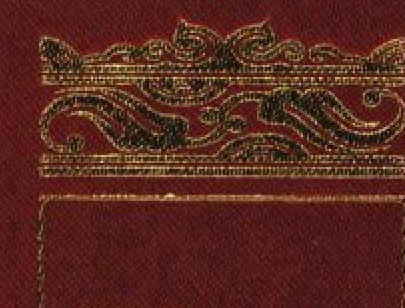
域外漢文小說大系

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





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域外漢文小說大系

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



越南漢文小說集成

陸

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老窗粗錄

錄曰言有明徵前代替異今視古事存記載後人照戒是迹非故有曰[illegible]前有云不越則甘言甘致何爲邑攝老生前不偶會通李黎今幸逢辰年初春襄愷念言經世迭更失真姑牽自少所聞誌大老之所言錄及[illegible]附以前見之所聞見登老集誌陳椇前編輩之共成三錄一黎岸社大安縣誌并述義忠臣寶錄黎永祐四年壬戌建第甲范丑豐所撰二錄鴻庭氏丁黎李陳紀三錄後黎紀附錄南趙帝王年表錄爲自家見覽安敢公於稱用不丕今於鄉里資貴孝子方爲[illegible]程爲耳

紀

太祖高皇帝 光帝 諱利父諱[illegible] [illegible]帝三子長曰[illegible]次曰[illegible]季曰黎利初從[illegible]

《老窗粗錄》書影

之金吾衛將軍及重光敗反藍山見明人苛虐慨然有撥亂之志謂人曰大丈夫生世
當濟大難立大功流芳千載何乃屑屑為人役使遂率豪傑舉義兵於藍山自稱
平定王十年平擒明將黃福斬明大將柳昇即天子位紀元順天傳位太子元龍貌
黎 尊號高皇盛哉天之時衍貴適逢今之初也
帝姓黎諱祁清化瑞原藍山之蒙村也初帝皇母鄭氏玉 貫水注社陳局村七年
癸亥 二月初七夜見虎狼一群突入家中負取皇母將出山中安置不有犯害皇母初
惶恐始醒覺見巨大一虎毋黃色黑點起臥不安皇母念其必為產乃以白
君難產否以虎毋即連連點頭俯首形狀啼泣之狀皇母揣……

《老窗粗録》書影

皇越春秋　一卷

《皇越春秋》書影

莫解春心能誤事　誰知尤物足移人

未知天平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回

陳天平乞憐上國　裴伯耆告急中朝

卻說陳天平乃陳聖宗之孫、天明之子也當叔明逼死憲宗之辰以事切責叔明欲誅之天平恐禍及遂逃于老撾後聞季犛漢蒼簒國欲激美以復讐而漢蒼遣边臣追逼自謀共老撾宣慰使刁緑請入中國乞憐刁緑乃寫表遣使護天平如明、此行側徑懸崖

《皇越春秋》書影

目録

佚名◇撰

老窗粗錄

劉玉珺、朱旭强◎校點



提要

劉玉珺　撰

《老窗粗錄》，不題撰人及時代。今見抄本一種，藏於越南國家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漢喃研究院，典藏號爲A. 2818。該本共83葉，由四人抄寫而成，抄者均未詳，實係《老窗粗錄》及《雄朝褚童子及仙容、西宮二位仙女玉譜》二種不同性質的作品合訂而成，玉譜的抄寫筆跡與正文部分的三種筆跡均完全不同，今析出單行，可往參看。正文前半部分每半葉8行，後半部分每半葉10行，每行字數不等，有雙行夾注。書中「宗」字因避紹治帝（阮綿宗）之諱而作「尊」，而「時」字則没有因避嗣德帝（阮福時，1848年即位）之諱而作「辰」。因此，該抄本極有可能抄寫於紹治年間（1841—1847）。

本書的内容系撮抄各種野史、地志、筆記、小説而成。文中多有「詳《藍山録》」、「詳出《地誌》」、「出《廣記》」、「餘文既詳《公餘》」、「具見《公餘捷記》，不必再寫」、「且見《公餘記》」等小字注。全書不分卷，以主人公生活時代的先後爲順序進行編排。時間從陳廢帝昌符元年黎太祖黎利出生（1377）至後黎熙宗（1676—1705），最後一個故事的主人公爲黎熙宗庚辰科（1700）進士黎有喜，但其事跡殘缺未完。每朝

均依次對各帝王進行簡介，次及當朝科考前三甲。主人公除黎利、絳嬌、禡鑽公主等帝王神靈外，餘者多爲歷朝科考中第者，包括阮廌、莫挺之、阮秉謙、馮克寬、范維玦等名宦名儒，各人事跡詳略不一，有的內容有史可考，有的內容純系民間傳説和史家杜撰，甚至將中國的一些名人軼事、佳作傳奇亦嫁接於其中。書中內容多與《藍山實録》、阮氏點《傳奇新譜》之《碧溝奇遇記》、《雲葛神女傳》，《公餘捷記》之《莫狀元殊絶人物》、《確溪入學禮自宰一耕牛》、《白雲庵居士阮文達譜記》等所載相同，但文字敘述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

全書抄録頗差，字跡模糊不清處較多，俗寫、錯漏之處亦多不勝數，因僅見抄本一種，只能以此迻録，就文意通讀。某些篇章參校以《公餘捷記》VHv. 1324 號抄本和《傳奇新譜》樂善堂刻本，編號A. 48。

在整理過程中，劉青海、孫菊園先後審讀了校樣。

目録



黎中興

序〔一〕

籙曰：言有明徵，前代替興。今視古事無記載，後人監戒是還非，故有曰無稽，有云不越〔二〕，則其言其事，何爲龜鑑？老前生不偶，會適黎季〔三〕，今幸逢辰。年初柒襄，恒念言湮世遠，事久失真，姑舉自少所聞諸大老之所言傳，及長，附以自己之所聞見證考〔四〕，集諸陳紙舊編，筆之者成三録。

一録大安縣羅岸社志〔五〕，並述載《忠臣寶録》；黎永祚四年壬戌廷試第一甲范丕建所撰〔六〕。二録鴻龐氏、丁、黎、李、陳紀；三録後黎紀，附籙南越帝王年表。籙爲自家觀覽，安敢公於鄉國□哉？公於鄉國，須賢者筆，方爲法程焉耳。

【校勘記】

〔一〕「序」，序文原無標題，今徑補之。

〔二〕「有云不越」，「有」前原衍一「有」字，據文意删。

〔三〕「會適黎季」，「黎季」原作「季黎」，據文意改。

〔四〕「附以自己之所聞見證考」，「證」原作「登」，據文意改。

〔五〕「一録大安縣羅岸社志」，「大安縣羅岸社」原作「羅岸社大安縣」，今據漢語習慣改。按，「社」爲越南地方行政單位，類似中國的村邑。

〔六〕「黎永祚四年壬戌廷試第一甲范丕建所撰」，「試」字原文無，據文意補。

黎紀〔一〕

太祖高皇帝

諱利，父藍山黎橫之第三子。長曰黎學，次曰黎除，季曰黎利。

初，後陳重光帝，受金吾衛將軍。及重光敗，歸藍山，見明人苛虐，慨然有撥亂之志〔二〕。謂人曰：「丈夫處世〔三〕，當涉大難，立大功。流芳千載，何乃屑之爲人役使乎？」遂率豪傑舉義兵於藍山，自稱平定王，十年卒擒明相黄福，斬明大將柳昇。即天子位，紀元順天，傳位太子元龍，號黎太宗〔四〕。嗚呼！盛哉！天時之行亨適運，今之初也。

帝姓黎，諱利，清化瑞原藍山之豪傑也。初，帝皇母鄭氏玉，貫水注社。陳昌符七年癸寅。二月初七夜，見虎狼一將突入家中，負取皇母，將出山中安置，不有犯害。皇母初惶恐始醒覺，見巨大一虎母，黄色黑點，起卧不安。皇母念其必痛産，乃問曰：「山君難産否乎？」虎母即連連點頭俯首，形如拜泣之狀，皇母揣揣□□□，以手招前所負之虎，引行山中采藥葉，將就搗混，使虎母吞之。須臾□□虎子，皇母再取藥葉，遍浴虎母子身安卧。俄見前所負之虎將，傾身向皇母，再負回家安置。時則鷄鳴矣。虎將

復去，後夜見將山君虎兩玉置庭前。明日皇母見之，取藏爲家寶。

乙丑陳廢帝昌符元年。八月初陸日子時，生帝子。雷陽縣水注社殿村，乃皇母之鄉。時鄰里皆聞有異香，火光滿室。見有乳母四人侍候，沐浴上牀安眠。四人忽化形不見(五)，人人皆驚駭。時水注社如蓋村有他麻樹茂，號麻奇，有桂木高大，不知幾年。有一黑虎狼居此十年餘，性憐人，嘗與牧豎遊戲，不曾犯害。乙丑年八月生帝，自此不見。帝年長，毛髮遍身，龍顏隆準，眼光口大，聲如洪鐘。左手有十二黑子，龍行虎步，聰明智勇，謀謨韜略，恢恢大度。每行，有黃雲覆其上。鄰境之民，咸服其義，結待賢士，網羅豪傑，日夜憂勤，拯救塗炭之民。

帝二十八歲時，使家人耕於昭儀峒，見一老人由福茶出到此，嘆曰：「貴哉此地，無人可屬。」家人回告，帝出不見。追及石雷縣今雷陽。羣隊册，見竹簡題曰：「天德受命，歲中四十數已定(六)，惜哉！」未及，帝又速追，忽見僧謂帝曰：「僕自哀牢而下，姓鄭，字白石僧。昭儀峒佛皇有傾□，形如國印，男貴不可言，恨女有失節。其若後有明師能改葬，再中五百年。」帝迎回，將皇考葬此。時癸巳陳天慶六年。正月初十日寅時，天師葬，深三尺五寸，棺木用□□□白色(七)。掘得佛皇一小像，並勘封一小庵(八)。將回置宍深塔，奉事天下，始立小庵在此處，□□封號佛皇處奉之。天師回至瑶金社下村，電雨雹，晴晦玄冥，天師僧乃飛化升天，人人見之大驚。詳《藍山錄》。

乙未，陳天慶九年。帝三十歲，時皇母在雷陽縣沛提社蓋村。出關中，見大小二足迹，長二尺，在關中，與見銅一塊，上有柱。皇母大驚哭泣。帝出見，取入家中，喚黎石與黎魁，同來洗浄，占認形樣，是天寶印。赤銅，面長七尺闊，六寸八分，柱高五寸三分，巨一寸四分。上背有符[illegible]咒曰：上帝敕命，寶印天

庭。降之南國，赫赫威靈，諸天山岳，欽受令行。急急如律令。

丙申陳天慶十年。十二月，目山册人黎文安，夜拋網在藍江域府。四處不得魚。上見水色光如火燭，至夜忽得劍舌。文安怒甚，使棄之江中。其妻黎氏淡取之將回，作刀器用。原帝少時，與文安朱程交，久就受如生。文安有父忌日，請帝與黎石、黎魁、黎謙、黎康等，共就文安家。帝望見家内牀下光如火烘，驚問之何由。文安具言其詳，帝使取視之，乃異劍。兄弟宴飲滿席，帝乞取將回作舌耕，文安許之不惜。回家磨光，認見「黎利順天」等字樣，知其天劍，密藏之，不與人知。出《天南籙》[九]。

丁酉年正月十五日寅時，帝開門下庭，得劍柄異形。磨光見「黎利順天」字，帝仰天祝曰：「皇天上帝，中天御卒，臣黎利微躬賤休，德薄才輕，難堪監國，方令胡朝虐政，北國占侵，生民塗炭。如許，臣拯救得以保全邦家，永奠願其連如一。」祝悉，以劍舌入此，柄連如舊。舉之不出，是知天地秘藏，不敢泄漏。按，天劍如鐘形，舌用熾鐵片，直三尺，闊二寸，原上舌有靈符，柄是黑銅，直五寸，闊三寸五分，厚四寸。咒曰：上帝敕令，寶劍威强，舉指一動，火照十方。天崩地裂，鬼伏神藏。急急如律令。

帝初皇曾祖家如蓋村。一日，見衆鳥翔遶，曰：「此佳處也。」因徙居之。自是開基爲一方長，傳之三世，而生帝於雷陽之山鄉。及長，結納豪傑，起義藍山。不十年，天下大定。建立西京，遂爲天下根本詳出地志。

初，帝本縣人杜富争訟不平，引明賊迫帝。帝與黎柳走至河藍江邊，見一女著白衣卧死。帝祈封墳，賊逐獒犬至。帝與柳走入榕樹穴。賊以鎗刺入，適見白狐走出，獒即走逐狐，帝得脱。後帝與明將相持，杜富引賊攫取佛皇靈輀骨，懸於船後。夜，帝命親將鄭可、黎備，負草涉彼流下，伺賊熟睡，竊取靈

輀，賊覺動捉獲，以大銕釘手掌於船板。□將軍乘賊安眠，斷其手臂，將靈輀回葬依原。帝嘉其忠肝義士。

帝初起兵，嘗駐在清漳縣藍江社山邊六年，故名其城「六年」。城傍笠嶺泉，中間小山曰非民，峯泉各蒼幽，樹木蔥鬱。近有月澳先生隱居於此。有詩云：

葵京龍勢接南溟，千仞山青水共青。羣馬峯迴臨路寨，雙虯泉咽隔傒城。
六年弓劍英雄手，一枕煙霞隱逸情。

帝承陰功積纍，自皇母鄭氏至以前，七世不曾打駡人。詳棗神叫阮廌爲將軍。二十八歲癸巳。天師葬皇考貴地，三十歲乙未。得寶印，三十一歲得神劍，三十三歲戊戌。招賢納傑，四十二歲丁未。擒福、斬昇。十年間撥亂反正，衣不更冬夏，食不拘二時。奉皇天之劍印，殄宣德明宣宗之狡童〔一〇〕，天子即真。順天紀號，堂堂越南，對北朝而並帝，非韜略過人，英雄冠古，疇能北返其北軍，而南治其南國；超陳李大行與丁先皇稱君，臨越甸，開拓南畿。祚佑二十五年，享三百年而餘。可謂流芳千載，克踐前言也哉！

戊申年正月十四日，帝即位，紀元順天，命承旨阮廌作《大誥》。

阮廌，上福蕊溪人。其父飛卿登英宗朝進士，仕至大理少卿。公二十一歲中胡朝聖元黄甲，官至御史臺。及胡亡，歸黎。初見太祖，意猶少可。辭歸，夜宿佛寺，夢見五位神官會議，謂：「天曹已敕黎利爲王。」至旦，公提劍再往，山林迷道，望旅舍就宿，館主曰：「茲有靈神，夜歸憩息，公宜他往，不然禍及。」公曰：「暮夜何處可投？乞留一宿，如有事，任我當之。」夜半忽聞風雷，公挺劍起，見一大漢。公即握其髮，厲聲將斬之。其人叫曰：「願將軍佑恕。」公曰：「何知吾將軍？」曰：「將軍今雖難，後日

開國功臣。」公曰：「孰爲人主？」曰：「姓黎名利。」公曰：「那人如何稱此？」曰：「彼七世不曾打罵人。積德隆厚，今當有天下，我乃棗神也，已經數百年。今既泄天機，必有重罰。將軍其憫之。」公纔放手。忽然不見，未幾，棗樹被霹靂火而枯死。後帝有天下，公奏封棗神，使天下用棗板作主木。公遂潛以赤蜜，於寺館柱樹木皮，題「黎利爲王」四字，使蟲蟻舔就食〔一一〕，望成字樣。自是人人傳言，以爲祥瑞。公作《大誥》，有曰：「宣德之狡童，黷兵無厭。」北人見之，批云：「作此文者，其後必不全。」後果因氏路染禍〔一二〕。

俗傳公家後有荒園。一日，指使家人日旦開墾。夜夢女人來訴曰：「妾有三子初生，尚幼，願待長成之後，開墾未晚。」至旦，公尚寢，忽見叫□殺三子蛇，蛇母走脱，公始悔悟。後公出遊，見一少艾載席，遂唱云：

圭於尼𡨸半照簋，丕雖浩最渚衛㵋。春樸做𠀧包繞歲，𠀧固𣉹台渚固昆〔一三〕。

艾應之曰：

圭於青池半照簋，𣘃丕雖最渚衛㵋。春樸歲買进𠀧歲，𣉹羣渚固晦之昆〔一四〕。

後公娶之。與公唱和詩百篇數，如《和公原韻》詩有云：「丈夫當勉丈夫志，女子非兒女子情。」風陵大節，概如此。他日，氏路出入禁宫進羹，開罩有蛇出逐，帝走之脱。召侍臣會議，因召公入謂曰：「造叛逆謀，當議何罪？」公曰：「應論三族。」公遂染禍。氏路因辭與獄官，請就江邊沐浴，遂化爲蛇而去。詳出國史。

乙酉二年五月，試明經科。趙泰、潘孚先〔一五〕、慈廉天幔。武永貞、天木。阮克學平陸。皆中。命黎少

穎如明。少穎，唐安慕澤人。先世汝猷淳淥老棘人，爲諒山知府，居母鄉慕澤社。父黎景恂，充太學生，與清沔扶内裴伯耆相善。

庚戌順天三年，始鑄金印，方形如天印，用黄金三鎰五兩，天下有□受敕命。自二年至元年用天印，三年以後用金印，天劍寶藏。

癸丑順天六年，閏八月二十二日，帝崩於東宫正寢殿。十月二十三日回葬於藍山陵邑。取如蓋，受命至莊條等甲各處爲陵廟禁地。分四園店，次巡撫詔郡公黎貴、黎魁公同承憲二司督押天下各鎮府縣。取鐵林瓦磚造作西京殿。及後寢五連内宫侍女奉事。太祖永陵、後諸帝陵皆在此處，陵皆有碑，殿後西湖爲腦象。金牛湖其湖極廣大，衆水所注。江自湖發源，環抱面前。江上地産小石，圓闊可愛，人不敢竊取。又有小溪，亦有湖發源，在小江之内。從右臂流過殿前，旋抱似焉。弓架□其上，象萬渠，講廷白橋，由橋始至殿，殿趾極高，兩腋開拓。庭下帖水，厚視朝前殿，後門外二石契極靈，殿三連爲王字。每樣象京師廟制，納陛而升，俯視左右，山溪個個回袍，真肇造之勝地也。

【校勘記】

〔一〕「黎紀」，「黎」字原無，或是頂格漫漶之故，據文意補。

〔二〕「慨然有撥亂之志」，「撥」原作「扒」，爲越南俗字，今改正，下同。

〔三〕「丈夫處世」，「丈」原作「大」，據文意改。

〔四〕「號黎太宗」，「宗」原作「尊」，乃避阮朝明治帝綿宗之諱，今改正，下同。

〔五〕「匹人忽化形不見」，「匹」原作「四」，據上文改。

〔六〕「歲中四十數已定」，「數」下原衍一「只」字，據文意刪。

〔七〕「棺木用□□□白色」，「棺」原訛作「桉」，據文意改。「用」下三字殘。

〔八〕「並勘封一小庵」，「封」原作「風」，據文意改。下同。

〔九〕「出《天南籙》」，「籙」原作「路」，據《天南雲籙》書名改。

〔一〇〕「殄宣德明宣宗若之狡童」，「宣」原作「熙」，據《明史》改。

〔一一〕「使蟲蟻舔就食」，「舔」原作「甜」，據文意改。

〔一二〕「後果因氏路染禍」，「路」原作「絡」，據《大越史記全書》改。

〔一三〕「圭於尼奄半照篚，坙雖泩最渚衛檄。春檸做缶包繞歲，缶固馱台渚固昆」，此爲喃詩，大意爲：此見何方賣席女，涼席如今可有餘？風華正茂，芳齡幾許？有否夫婿，生子幾何？

〔一四〕「圭於青池半照篚，𥹰坙雖最渚衛檄。□檸歲買迍𣇊歲，馱羣渚固晦之昆」，此爲喃詩，大意爲：賣席原是西湖女，緣何君問可有餘。望日早過，月盈復虧。猶待閨中，何來子息？

〔一五〕「潘孚先」，「潘」原作「藩」，據文意及史實改。



太宗文皇帝

諱元竟，太祖長子。帝母玉陳於太祖起兵時乙巳年，進入乂安，至興元湖口，神祠乞帝一妾，請護破吴賊。帝母玉陳請自當之。紀元者二：紹平、太寶。

壬辰太寶三年，會試科阮直中狀元，青威貝溪，二十歲。阮如堵中榜眼，青潭大蘭人，十九歲會元，壽一百二歲。梁如鵠中探花，長津紅蓼人，今號嘉福。阮遏中進士。大安務柴人。

仁宗宣皇帝

諱邦基，太宗之子，十二歲即位十七年，紀元者二：泰和癸亥、延寧甲戌。

戊辰泰和六年，會科試士，阮堯咨中狀元，張江扶良。鄭欽長中榜眼。安定東里。原欽長公太寶壬戌科中同進士。使人迎母赴京，母曰：「我望帶得魁元，今在下人，任汝爲之。我決不往。」公即辭歸學。今再試果中。

聖宗淳皇帝

諱思誠，初爲嘉王。因天興作亂，仁宗遇害。阮熾、丁烈迎立爲帝〔一〕，在位三十年。紀元者三：光寧庚戌、光順丙戌、洪德庚寅。

初，帝母吳氏聖慈莊淑皇太后，洞榜人，吳相公媳女也。時黎太宗西幸，聞其賢，納之後宮。居期有娠，時將就館，忽然昏倒下牀，恍惚間，見朱衣兩隷宣言有旨，掖之騰空上去。但見朱宫晻映，玉陛陵層，光彩射人。不似緇塵境略，纔到丹墀。導之左，密祝之曰：「竚此候命，毋得喧鬧。」后俛首屏氣而已。俄頃間，聞殿上宣旨云：「南邦文獻之地，偶罹一厄，須待少主代朕出治，以寧兆庶。」見一員出班奏曰：「竊見南曹星君曾臨北朝，造得許靈功業，宜應是選。」帝遣使召之。后傾目瞷視，見赤袍大仙來向前伏奏曰：「忝以不才，濫膺眷命。撫七十載，治安之運，躬三十年晨夙之勞。不能仰慰監臨，反招庇纍。今降窮僻地，雜處山海間，臣敢辭。」帝曰：「交趾一方須卿鎮撫，偶嫌狹小，南埵數郡，任汝恢拓，以廣提封。並仙童東方朔，仙娥趙婕好，與之皆往。朕言不再，慎勿堅辭。」赤袍仙固不肯行，帝以玉笏擊

其額出血；仙童有逗留之□，帝怒舉玉趾擲其肩；趙婕妤猶有難色，帝亦以玉笏擊其頸。遂皆相顧駭驚，陛辭而止。赤袍仙亦隨吳氏去，仙童、仙娥從兩隸出，不知所之。是日太宗早朝，聞吳氏風昏，促駕省視。纔到宮門，宮人奏宮中無事，已生下皇子矣。上欣然笑問，吳后具奏如夢中所見。上以儲宮預定，但惡其不祥。屏母子斥歸館，月給衣廩而已。吳氏過悞而安，了無怨望，保護皇子，養正至聖功。皇子亦得之天資，厥修罔覺，帝王之學，日就月將；經緯之文，神驚鬼泣，詳山品水，在在有之，歷歷不能盡述。惟六七歲時，隨塾師過蓮滄。師以殘蓮命題，皇子應口立成，不勞雕刻，占云：「唐宮已放三千女，漢塞猶屯百萬兵。」帝王氣局，是已概見。未幾，聖考升遐，皇兄遭變。大臣阮熾、丁列等迎立，時十八。入承大統，廷臣拜賀。樂府獻歌，當席陶娘一年少，倩盼多情，千儀不俗。仙仙舞蹈，宛若回鸞。上旨命之曰〔二〕：「舞必有歌，盍唱一闋。」娘應命歌云：

遥謝丹墀別一天，寸心葵藿念懸懸。太陽景仰回午〔三〕，願接餘歌了夙緣。

上不解意味，再命續吟。娘輕盈舞態，嘹喨嬌傳，載歌妝做飛仙格調。又歌云：

逍遥月下枉攜瑟，山水憑誰解我音？今日相逢原有約，何堪孤負百年心。

同列聞之，竦然失色。時上嗣德在初，淡然無他好，艴然叱之曰：「何物歌兒，弄出挑人情緒？」命禁官，娘亦笑色自如。聖慈在帳後望，方顧之問曰：「陶娘春秋幾何？誰是管甲？」一人叩頭曰：「癡兒有恙，口不能做聲。近今二旬，但能善舞。緣他以母產故，隨本音入侍，以備其數。不意勃出歌聲，失之冒瀆，罪該萬死。」聖慈復問曰：「已曾嫁人未？」他又奏曰：「業教坊兒，不曉音律，以故未敢嫁人。」乃命引入張理認得詳的。因語上曰：「細看陶娘狀貌，不類凡人。憶在天庭聞旨時，已曾記得慣

熟。今朝相遇，深有夙緣。不可概以歌兒眼前托過。」上乃探曰：「備禮册爲元妃，車駕回慈宮行拜謁禮。」聖慈從容謂曰：「向昔夢上遊帝闕，聞聽德音，今事已吻合，誠如天旨。惟仙童未知何處下落。欲得是人，以備國家之用。」上拜奏曰：「寔賴聖慈積慶，小子敢不夙夜求之？」至光順，癸未。令試中進士四十四名及第賜宴。帝迎太后幃帳後瞷視。見狀元少年容貌不凡，應對甚敏，酷類仙童。命叩其姓名年庚，則天本高香姓梁名世榮，與帝同庚也。因召小黃門囑之曰：「爾姑托行酒，試看狀元有甚奇處，使來告我。」俄頃，入奏曰：「渾身無玷，惟左肩不正耳。」聖慈點頭笑曰：「昔天庭宣命時，伊人頗有難色，上帝舉踢之，故有此痣。我認顔色不謬。」上再拜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仰賴聖慈先見。」卻説梁公誕生也。日，夜聞神告曰：「而家積慶，上帝簡知，特命仙童降生，以報陰功。」言訖不見，公果應期而生，神資英特，天性聰明。人以神童稱之。常受業於同輝進士武夢得，經旨慣熟，文理雄渾。年二十三，果中科甲。但好詼諧，崇奉佛科，齋門傳牒，皆其所撰。後人有詩嘲：

第名□飛步羣賢，膾炙文章口尚傳。虛寂詼諧儒道義，何人錯認是仙童？

公偏信左道，不與騷壇。然久培翰苑，奉和御詩，人猶傳誦云。時内難甫平，新君初立，占人欺其年幼，侵我南壤，上大駕親征，生擒國王茶全(四)，國人以烏州贖命。上以地勢廣大，分爲廣、順二處，置爲廣南，承宣肆，府三，縣九。一日，御駕麗海門，觀望山岩險要，謂侍臣曰：「異哉！山何之險，後世必有英雄割據。」乃刻石立碑，鐫詩一律云：

撑船繫敍過烏龍，百二山河此要衝。列嶂懸崖青直直，沖天泊浪碧重重。
先朝事業傳遺迹，南國輿圖總舊封。納垢藏汙山海量，人間無處不朝宗。出《廣記》。

是科，帝親制三魁，狀元梁世榮，榜眼阮德貞，探花郭廷寶，天下共知名。已出《公餘》，擺講嘗慕澤，四狀同出然也。聖宗二十四年，探花黎弘熊青林朱實人。初入第三場，題出《漁父入桃源賦》，公於第二聯有曰：「宅浮水國方任意，期所方路失坐寰。」至此念終不屈，忽聞籠中有「許許」之聲不已，公恨發憤曰：「不知其何許？」因寫卷對與任所之。場官批神句。丙戌科同登進士，凡十人。

己丑科申仁忠中格，公安勇安寧人。從帝平占，製《南征將士思家詩》，文臣三十餘人奉和，公詩最優，賜金三鎰，升爲騷壇元帥。詩曰：

五事閨情鮮得俱，可憐雙影鏡中孤。誰知志士馳驅日，翻作柔腸契闊秋。
蝶夢三更隨處有，雁書一幅到家無。休賡別鶴離鸞曲，自古男兒志九州。

後公之子仁信、仁武，孫景雲疊同登科目。公撰扶擷碑文，既詳《公餘》。

庚戌科，預中范道富大安縣，二十八歲。

附聖宗御詩：

《安邦風土詩》

海上高峯羣玉立，星羅棋佈翠峥嶸。魚鹽如土民趍利，禾稻無田稅薄征。
波向山屏低處湧，草穿石壁隙中行。邊浪從來承平化，十七祭年不識兵。

《永福盤沙山詩》：

三折流邊聳石堤，盤根萬里壯坤倪。散步高峯觀日浴，橫舟中心聽猿啼〔五〕。

《壺公洞詩》：

神槌鬼鑑萬重山，虚崆高窗宇宙寬。世上功名都是夢，湖中日月不勝閒。
華陽龍去玄珠墜〔六〕，壁落泉流白玉寒。我與乘風淩絶頂，望窮山海有無間。

《鳳眼濤虚洞詩》：

净土樓臺景致奇，古人陳迹已依稀。一天草木供吟賞，不盡江山公指揮。
代有興廢今視昔，乃無記載是還非。行中利有間應稱，付與僧童意自知。

《嘉遠翠山詩》：

三折流邊俗翠山，孤高如削玉峯寒。築來廢寺陵峯上，覽盡荒碑勢暝達。
穿密起疑天地小，登高頓覺海雲寬。巒山光改渾如昕，回首英雄一夢間。

《維先隊山延齡寶塔詩》：

千仞層巒石化成，攀緣石磴步禪扃。李朝怪誕碑空在，明寇兇殘寺已更。
路少人蹤苔甲緑，山多春雨曉痕青。登高眼界無窮著，萬古茫茫草樹平。

洪德年間，廣德縣碧溝坊，在國監之左。有書生姓陳，名淵，字尤班，家世樸陋，素好詩禮。其父爲令，頗有陰德，晚始生淵，天資秀異，神性聰明，周歲喜書，六歲曉音律，父母鍾愛，以爲奇童。既十歲，受業於梁先生，始於堆間草茅結盧，爲僻居讀書之所，年十五歲，嚴慈雙逝，家計單寒，取給於人。然手不釋卷，思以學成父志。尤長詩歌，下筆成篇，文不加點。常詩云：

男兒膽氣更文章，要使才猷動帝王。書劍功名驚地軸，茅草事業破天荒。
手提玉簡三千字，坐擁金箋十二行。身到汾陽無礙處，百花叢裏醉壺觴。

時生年少任俠，日常攜友散步，訪古尋幽。題花咏月，園亭寺觀。觸景便吟，短什長篇，不能盡述，姑敍其所題《金龜堆詩》云：

一脊茅篇宛水山，渾敦鑑後幾年幹。鳳池浮上文章甲，碧水撐廻道學瀾。
堯世剩存送詔迹，洛濱如在負書間。青雲此是將來格，向伺尋常七十賢。

《珥河詩》：

汪汪四匯音賄。接天涯，派入龍編玉抱廻。晴月水山明翼軫，微風波影動樓臺。
利名帆棹千年會，朝貢舟航萬里來。好問鯨洸尤洗日，滿船絲竹載霞杯。

《西湖詩》：

間出瀘苑玉鏡溪，盈眸風景似杭州。越南連帶重波帖，秋水長天一色鋪。
孤迹參無閒水鶩，虎妖因斷宛金牛。平章分付騷人筆，路出皇都第一洲。

凡經過品題，鮮能和者，人呼爲詩將。但神仙一事素所不信，嘗斥之有詩云：

流水浮雲兩渺茫，不知何處是仙鄉〔七〕。虛空蓬島乾坤別〔八〕，浪說桃源日月長。
楚館薄祠還夢行，天臺洛浦總荒唐〔九〕。當年秦漢成他事，孤冢寒陵只夕陽。

甲辰年，玉壺寺尼姓吳者，設無遮大會。時天下太平，又值賞春佳節，京城田野觀者四出。生亦儒冠士服，逐伴少年遊，直抵會間。間緑穿紅，經過一遍，停足於緑陰之樹，忽見飄下一紅葉，背有朱書細楷數行。生拾而觀之，乃一詩也。但雲篆依稀，不能盡曉，只於首尾念得四句，云：

柳緑桃紅三月天，青鸞飛下梵花邊。藍橋路外人如蟻，誰識神仙在眼前？

生看了驚異，嘆曰：「我素名詩將，逢敵便戰，這詩制自何人，嗚怪我前？恨不得與他半面，辨了一辨。」仍發願曰：「如來有靈，還堂主張這事，把這紅葉倒作媒人可也。」亦想願間，俄聞飄風馥郁，迎鼻而來。生抬頭一顧，見一簇紅衣五六人，從寺中出，逍遥鞦韆樹下，韶顔稡齒，皆國色也，中有一人，年可十七八，眉含柳葉，臉映桃花，顔色俱佳，服粧絕整。生纔顧盼，則玉骨冰肌，真個傾城國之貌，自是動色揺神，一點芳情，都在美人身上。女見生有顧戀之意，亦以秋波頻送，若相憐之狀。生暗喜，趨前挹曰：「去打鞦韆，偶因失驟，誤觸芳顔，幸勿以衝撞見罪。」女斂容答曰：「只園廣大，豈以一誤罪人。」生見其怡色雅詞，即應口曰：「只園廣大，願開方便之門。」女兒生語意頗傲，徐啓朱唇曰：「覺海慈悲，不度癡迷之鬼。」生曰：「無遮好會，便多人我輪回。」女曰：「自在法身，豈作風花教主。」生曰：「菩提樹，不知何處下栽？」女曰：「般若花，只在有緣上去。」女微笑曰：「灼灼曇音□。花，豈意更遭蝴蝶鬧。」生曰：「深深釋苑，定知今許鳳凰棲。」兩個對話，不覺斜日含山，月下精神，遊人各散。女亦輕移蓮步帶意含羞，背寺而出。生尾之至廣文亭，行且吟曰：「月下精神何處見？」女顧續曰：「眼前色相本來空。」生素重風情又有膽氣，亦不甚訝，但曰佛耶？豈其夢耶？因於是夜，點燭獨坐，竟夕不寐，因制《憶秦娥》詞一闋與《懷春十咏》以寄幽思云。

《憶秦娥》詞：

巧樣粧，這嬌娘，現是觀音好道場，若教鐵石，挂肚牽腸。書房好我伴清光，人生萬願總尋常。

何時共會〔一〇〕，明月西廂。

其一：

楊柳隨風到上方，天間吹下粉脂王。疎疎山掃青眉淡，擾擾雲收翠鬢長。

顏貌也應登紫閣，風流只合配才郎，何當寂寞書窗夕，留伴清光四寶房。

其二：

書齋歸去憶花神，百媚千嬌記未真。袖拂絡紗籠雪腕，步移苔砌露湘裙。

可嗤癡月癡花客〔一一〕，更遇傾城傾國人。没個紅娘吹信律，西廂他處更逢春？

其三：

花顏怪見幻毛嬙，巧爲青年送斷腸。無故乍逢還乍別，教人如醉又如狂。

尋春路阻三春樹，傷過胸填百感漿。夜静更殘人獨坐，月移花影過東墻。

其四：

黄昏何處鄧金蓮，方丈空餘柳鎖煙〔一二〕。玉佩瑶簪人去矣，鏡花水月思茫然。

戀深癡想紛如縷〔一三〕，愁重剛腸軟似綿。月下歸來誰與語？孤燈挑盡未成眠。

其五：

人生難遇者嬋娟，安得黄金换夙緣。淨土無端空墜玉，塵心自信未能禪。

癡魂此夜牽襟畔，好愛何時並枕邊？風伯豈知吟思苦，穿花吹到美人前。

其六：

留春無奈去匆匆，回看遭逢一夢中。怨景有懷傷懶蝶，芳心無處作征鴻。

良宵寂寞孤燈月，秋夜淒涼半枕風。點檢幾回詩想罷，參橫猶自倚吟窗。

其七：

誰知月下遇傾城，贏得慵癡別後情。浮世縱能諧夙願〔一四〕，此後誓不負今生。

別時悔未詢鄉曲，去處猶疑響佩瓊。月落閒愁宵不寐，暮朝況復杜鵑聲。

其八：

人間更有這妖嬈，月下花前影亦嬌。見面從今成惱僕，遣懷無處慶良宵。

可憐五夜愁縈枕，不覺三分瘦到腰〔一五〕。何日姮娥偏愛我，登天一路指星橋。

其九：

東風何事故參差？吹起雲來又放歸。不管鶯忙煙底樹，空留鵲怨月中枝。

惜春意欲無人會，題葉吟成問自知。何日天門方便啓，此生緣分付紅絲。

其十：

風流邂逅古來多，底事如何又坎坷？帶悶書懷容易懶，催愁春漏等閒過〔一六〕。

塵心慢把相思嘸，豪氣空成別恨魔。最是關懷難遣處，臨時一轉漾秋波。

自是行思坐想，廢寢忘飧，意懶神疲，力難運肢體矣。月餘不就學舍，其友何郎來省，生具以實告。何推席曰〔一七〕：「此必是仙人也。十五年前聖宗皇帝出遊，御輦過玉壺寺，見一美姝於鐘樓，吟云：『於低淩景淩柴，雖慍道孛渚虧悉臥〔一八〕。』帝愛其才思，邀與賭詩〔一九〕，美人請帝先做。帝索題目，美人即以前所吟命題，御云：

　　噏事塵緣窖㗂㖵，雖怪道孛渚𧹼𠃣。持鯨尒刻散念俗，魂蚑三更吝事茝。

　　𩊇慘詞尋蒙薩浒，滝思𢬣丈渚㶁瀉。𠯇𠯇極樂羅兜𡭧，極樂羅低㐱𡮈㐌。〔二〇〕

　　美人看了，仍於題聯一句批云：「欠景意」，爰將「持鯨尒刻」四字改爲「遼椿迻唱」〔二一〕，又改「三更」字爲「懈仙」〔二二〕，「慘」字爲「苦」字，「滝」字爲「源」字。上大嘉稱賞。屈致禁中，因與同輦。回至殿門，騰空而去。始知其爲仙也。帝乃於殿門之外，起樓以望之。今殿前大興門望仙樓是也。元兄平生詆斥仙事，概謂荒唐，安知向賭詩者，不復來此爲開一障耶？」生沈吟曰：「葉上之詩必此人也。然猶疑似。」何曰：「仙可遇而難求，瓊林杏苑，人世蓬萊，以兄仙才，必在第一峯矣。書中有女，不減雲漢之飛瓊，奈何爲無益之悲，徒使渺茫間，反笑我爲荒唐也。」生聞言方强起就學，然悶悶盈顏，一片神魂，未嘗不在女側。聞白馬祠最靈，親詣密禱，且卜之得第四吉讖，借風行舟之兆，贊云：

　　勞心勞力欲成功，必待花開一陣風。多謝東君輕出力，望春别有一枝紅。

　　是夜因求夢於祠所，三更末，見一老人彩衣道冠，手執金箇，立於庭中，呼曰：「餓色郎，明日於東津晝肆，俟我爲汝選佳期也。」生寐而覺，晨往求之，了無所見。暗道：「東津古來此何爲？知龍肚必戲我。」惘悵欲歸，頃見老叟手持傳神一幅，匆匆而來，問之，則美人圖也。仔細接看，百般丰采，一肖所遇之人，生欣然請買得之，袖歸文房，挂於壁間坐側，每於月夕風晨，不勝遐想，仍藉此以消愁。因題詩其上云：

　　月花骨格玉精神，金屋朱樓異世身。臉懶曉妝仍怡雪，鬢羞梳整自抛雲。

　　不輕一步移閨閫，肯爲千金易笑嚬。何日愁波將意轉？眼前風送有情人。

　　自是愁思稍寬，精神留戀，每飯必置箸二雙。祝然後食，日以爲常。居月餘，時值初秋，涼風乍動，

新雨初晴，黯然傷神，遂口占一律云：

金風吹落井邊梧，殘暑關何入素秋。御老仙客星瘦削，踈歡柳色減嬌柔。
天邊寄信來鴻雁，星渚佳期近女牛。借問此時砧杵夜，誰憐書館淚颼颼。

因顧圖中美人，謂曰：「某少年孤貧，一寒至此，書窗勤苦，內之主饋，下乏使令。自一遇至今，情懷萬狀，縱娘子不念情人則已，如情人之念娘子。何藥可醫？胡爲吟眼至此，枉今空抱煩惱也。」言訖，畫中美女粉臉隱紅，似有含羞之狀。生雖甚訝，然心內喜，以爲曠世奇逢，乃吟四律云：

其一：

不言不語忽精神，一段風情易溺人。葉底花猶含玉蕊，天間月欲放冰輪。
誰將檀樧懷雲舊，點假丹青變態新。若是有情憐寂寞，何妨一現作真身。

其二：

無情誰料有情憐，乍爲悲秋便訴雲。未發真辭通笑語，先將畫軸見精神。
人雖將對如千里，意已潛投到九分。喜處若聞低說道，世間何假不成真。

其三：

蕭踈天氣逼槐堦，吹動佳人不語懷。惱爲無聲含柳想，嬌從好思上桃腮。
剛嫌華事空仍色，浪倩鶯瑰喜更猜。若使來時春放盡[一三]，彙紅應賞一枝梅。

其四：

幾回冷淡傍書齋，今日情人若半開。色相疑從天闕降，精神更自玉壺來。

含羞將惱無言處，默相堪癡有感懷。此去三生緣路近，分明枕畔是天臺。

一日，早往鱣堂，半餉午而歸，忽見牀上整置一盤，啓而觀之，珍膳嘉殽，無有不具。生怪曰：「門鎖依然，豈天風偷送到此？」細觀廚房，杳無踪迹，惟壁上畫人，簪梳差而已。時生未用早飯，遂取而嚼焉。清芬異味，齒舌俱香，嚙且吟曰：「具饘無地產，送食自天廚。」生顧圖中美人曰：「豈哀王孫而進食耶？」因奉巵酒曰：「既然相愛，何不一共罩也？」自是每聽講回，已見午飯整置。生亦半疑半喜，不解所爲。明日，詐就鱣堂，中途而返，潛匿牕外。窺見美人從畫中出，淡服清粧，不施朱粉，挽卻烏雲，往東廚討個頓飯。生乘不意，即推門突入，連忙呼曰：「娘子，多荷辱臨，今日得拜謝矣！」女低聲曰：「既落君家，敢不受命。」生跪下，女急扶起。生因叩其姓名，女曰：「妾乃南岳仙姝霞絳嬌是也。曩因相遇，歷致塵寰，事係夙緣，今復與君再結，以克未了之債。」生曰：「得非玉壺間相與小生聯句耶？」嬌笑曰：「然。」生曰：「我爲芳卿斷情久矣，今復在此作躲影乎？」女曰：「昔玉壺寺建大功業，妾因隨娣姝遊觀，見君不信仙教，欲以小言提醒(二四)。不料弄出口觜，逞一段才情。別來匆匆，遺惱君子。近聞白馬真君奏聞靈上帝，憫君未室，怨墜塵緣，每欲使妾投胎，與君作合。第妾以璇宮玉質，一旦托生人家，則元真已換。使待年紀歲月，又再參差。故願托本圖，欲完真身，與君作對，其舊姻也。今奉巾櫛，幸以此意相憐，勿使妾他日有遺恨也。」生即指天誓曰：「如有負約，月斧雷斥。」女謝聞曰：「君金石之言，願留肺腑。」生見娘態辭氣，喜不自勝，因問曰：「欲早成親，胡乃稽遲至此？」娘曉之曰：「彼崔鶯輕於獻玉，難酬紅杏之欲；金瑛易於隨風，終抱青梅之恨。蓋得之易，棄之不難。故姑待時辰，遲以歲月，欲君知會遇之難，而使君愛惜之至也，謂幸而訝。」生曰：「蓬蒿凡骨，獲配瑤姿，千載一時，不勝歡

喜。但願同衾共枕，胥陶偕老之鄉，勿勞娘子過慮。」女郎招所畫花枝〔二五〕，變成兩個侍女，仍命整頓茶膳，相與行交拜禮。生願視絳嬌不定情，欲以微辭挑動。娘曰：「君性太熱，妾既踐閬浮，豈無人意？但妾乍與仙侶同遊，別來未有辭謝，今請開賀筵，便辭仙客。」生欣然從之。

至晚，安排酒果，鋪置庭中，嬌整粧與生玩月。生忽於壁間一顧，則錦宮瑶閣，瓊室玉門，紅杏碧桃，迥異塵寰之景界，黄梅紫李，自同天下之風光。俄見仙容公主與魏絳香從中聖至，及羣仙踵後者百餘人，皆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嬌整容迎接，生亦弁立敍禮。坐定，嬌敍其邂逅之緣。仙容、絳香齊聲戲曰：「我輩身在金蓮，久離欲界，豈意班中玉女，今日有夫。」絳嬌曰：「從來仙女多緣人間，兩貴姐已於前頭先立赤幟矣。但褚、徐二郎今不在座。」各撫掌大笑，已而開侈宴之筵，奏《鈞天》之樂。麟脯鳳炙，極水陸之珍；鸞舌鶯喉，盡歌聲之樂。宴罷，羣仙顧謂生曰：「今日奇緣，誠爲曠世一會，勿道神仙爲虛幻也。」生謝曰：「凡間藐質，夢不到于青都。今日遭逢，始信僧孺夕羊之事，諒是天機難泄，非虛傳也。」辭話既了，羣仙各各散去。生與嬌餞送出門，回首間已失所見。生與娘攜手入房，正是：一朵名花，未經曉雨；十分春色，總屬東風。誠仙府之奇逢，人間之至樂，不可以言語形容也。絳嬌謂生曰：「五年這段因緣，今夕殆與君訂矣。」

明日，生在絳嬌坐側，眼去眉來，不啻廣寒仙子、水月觀音，大喜，口占詩云：

素娥粧了出瑶宫，銀燭光中接玉容。經目新嬌花景弄，稱懷遍體雪肌豊。
仙源遡盡三更月，凡骨清來一夜風。從此平生心願足，不當雲雨夢巫峯。

玉潤冰調出艷胎，虛皇屈降伴書齋。謾言三島神仙遠，今日丹青畫裏來。

曠世遭逢曠世緣，此生種福係生前。從今抱看霞娘子，始信人寰有謫仙。

早膳罷，生謂嬌曰：「玉壺相遇，一日三秋。今幸天從人願，喜踰望外。百歲之期，於此爲始，寧可忘乎？娘子艷辭藻白，吾不及也。前已見詩什，自從魚水緣諧以來，可無片言以記其實乎？」絳嬌辭以筆硯非婦人之事。生曰：「班姬、蔡女，古時曾已聞聲；道蘊、易安，今世宛存記迹。都亦非歟？」生强之至再，嬌黽勉從之。讓生前唱，而嬌始從和之，今凡六十韻。其詩云：

昨夜君何其？春開錦繡闈。銀河橫鵲渚，水鑑照蛾眉。
托得桃花日，相逢梵花時。芳心難自抑，倒舌謾相持。
才稱潘容美，姿兼謝思奇。三生懷已別，十咏記相思。
情重神能感，時來運亦隨。千里締好會，三島降真姬。
似昔從仙侶〔二六〕，遊凡到地壙〔二七〕。只緣傷色界，不覺墜心機。
塵願通瓊宇，胡窗屈玉肌。絳星辭貝闕，畫軸托紅絲。
歡娛臨芳席，仙遊作好期。宓妃來洛浦，王母下瑶池。
雁落吹簫女，虬登鼓瑟妃。鈞天調聖樂，雲液絕靈媚。
玉筍調霜藕，金盤薦寶糜〔二八〕。珍羞窮水陸，異器作珠璣。
量大盃傳急，喉清曲候遲。笑舛容可掬，態遠意難窺。
彩曲酣歌整，弓鞋惱客移。橋登辭既醉，佩贈囑于歸。

夜靜風吹籟，天高月放暉。瓊台吟未罷，綉褥坐相歌。
酒肆黃花酡，茶呼赤脚司。嫽金言語話，戀玉渴懷癡。
席上詩相倦，花中蕊欲飛。良宵難鄭度，好事豈終違。
色膽大如斗，芳情耳若飴。留燈垂繡幕，添麝熱金猊。
快携雙玉手，歡入五花帷。無力嬌堪畫，多情動若吹。
含羞低雪貌，帶赧解羅衣。七寶臺中樣，千金屋裏資。
麗容生不偶，俗眼見應希。可蝶花心戀，且鶯柳骨萎。
同心連翡翠，帶血吐薔薇。燕舞花枝顫，蜂啣玉串遺。
海棠風骨透，芍藥露珠篩。興洽推鶯簟，春狂拂翠幃[二九]。
烏雲鬆鬢髩，清風温臙脂。楚館低襄王，秦臺隔沈兒[三〇]。
衾中難口道，枕上只心知。天假雙棲翼，人疑並理枝。
凄涼憐織女，寂寞笑瓊姨。鼉鼓休頻蹙，雞聲莫早啼。
心歡眉際露，耳囑舌聲低。吴尼直月老，白馬是明師。
願勿將違忤，長教免別離。永奉閨房在，相從紙筆嬉。
篋中猶暮雨，窗外欠朝曦。輾轉眠難就，留連樂不支。
清粧猶染體，曉態可醫饑。蘭場更粉黛，芝隴點腰肢。
婷嫋添新甚，羞慚對昨非。肌膚從此潤，項踵任郎私。

昔夢今真矣，心期身得之。蓮嬌看不厭，桃穉愛年衰。
償了風流債，傳奇咏此詩。辭情皆懇切，朝夕願情惟〔三一〕。

詩獻，嬌展天孫雲錦一軸，按舞法運筆一揮，龍鳳争飛，雲霞交映。生奇之，以爲至寶，因挂於壁間，無能讀者。蓋雲錦神墨，變化無迹，不欲使人知也。絳嬌自花燭之後，奉先思孝，治家甚勤。巾櫛之奉，蘋藻之共，無不稱意者。及賓朋宴會，不待分付，隨呼即出，精英清奇，殆非人間所有。遠近多爲生喜，生亦愈加愛重焉。光陰迅速，荏苒三年，不覺好事多磨。佳期易誤。只緣生性嗜酒，日在香粉綺羅中，沈湎爲樂，常欲强嬌娘共飲。嬌每以兩斧孤樹爲戒，時時若諫，如水投石，乃作詩以諷之云：

勸君須愛少年身，莫向酣杯浪度春。志士每因多飲蕩，富翁曾悔買歡貧。
河東罷去緣糟粕，采石忘歸爲麯神〔三二〕。不信酒爲狂誤藥，醒時須看醉時人。李太白。采石津有捉月亭。俄而有雲來，騰空而去，醉酒而自亡歸也。

生亦和以拒之云：

知他誰是百年身，酒樂須當及早春。解悶三杯能作氣，迎歡一斗便忘望貧。
斷秦蛇澤方知聖，翼漢鴻門始覺神。自古醉翁愁不到〔三三〕，可憐惟是獨醒人。

是後，蕩飲愈滋，海誓山盟，都被麯魔忘了。

一日，生自外來，醉得七顛八倒。娘扶入叩諫，生拂意欲去，被娘再三牽阻，怒從心起，遂以皮鞭連打，乘怒逐之。千祈萬請，亦不面顏。娘慘然叩頭謝曰：「妾以金玉之資，感君厚情，屈奉閨房之任。三年夫婦無唱隨，只望一對團圓，不負月中之約。況君年少才高〔三四〕，青雲在邇，而日夜沈醉，不惜千金之

體，尊前岐路，恐致蹉跎。互互悃誠，欲效斷機之諫。不圖苦口，纍忤君心。妾不負君，君何負妾？放棄之婦，夫復何言〔三五〕！妾侍君有年，塵緣已盡，當從此歸矣。春風多厲，妾自護持，願勿以妾爲念。」言訖，以袂揮淚，拜辭而去，顧盼已失所在。那時生在迷境，意其躲避，必俟怒解而後歸，豈期娘已望空去了。遂剪燈就寢，然中心驚惶，寢不成寐。及醒悟時，呼問侍士，始知過不在娘。點燈訪尋，並無蹤迹。雖萬分傷感，然悔不及焉。須臾，侍女亦去。生自是形如雜穀，手足交墮，來視畫人，則顏色冷淡。生淚下如雨，死而復生者數次，廢寢食彌月。鄰朋爲之送饘粥，生置圖前，泣請月餘，閉門不出。

其故友何郎來省，生喜，因留之宿。何昔與生談來仙事，迨後遭逢，生秘不泄，故何往來遊宴，但知生佳偶，不覺其爲仙婚矣。及聞生還道始終合離之事，但見生哀戚滿容，何亦爲之流涕。因謂生曰：「白馬之祠，既云顯應，盍再祈之？」生乃依何言，親詣祠，焚香祝曰：

伏以龍顏如在，神輒祈輒應之機；蟻悃所求，仰無量無邊之惠。欲副凡情之願，須憑聖德之聰。小生誤落醉鄉，易迷塵慮。月下風前邂逅，但知艷色傾城；樽前歧路蹉跎，詎奈狂心被酒。致使匣中龍化，枉教鏡裏鸞分。草堂一記逍遥，嗟未遂乘龍之願；玉樹三山邃遠，恨空將駕鶴之愁。橋乍分銀漢之岐，水已隔蓬萊之路。今者臍非可噬，心幸見原。伏望神明普施妙濟，轉離爲合，七夕聯織女之橋；換果成因，三天配上元之偶。益望舊弦早續，庶重蒙牽引之洪恩；沿祈覆水再收，俾在後不勝於鰲戴。謹祝！

祝畢而回，行且嘆曰：「我今念及娘子所作『醒時須看醉時人』句之時〔三六〕，信酒爲狂誤藥矣。今醒悟之時，事已如此，且奈何哉！」自詣祠回，不可勝數。姑敍數章，以遺識者一覽。

其一：

催愁天外落剛風，吹斷情緣一醉中。絲野未堪消俗慮，彩鸞畢竟負奇逢。

臨心羅帶猶香味，細語紗廚宛玉容。撫洞蓬窗今萬里，此生何處又相逢？

其二：

誤把浮生生落醉鄉，傷心底事奈何娘！　橋橫銀漢三更斷，水隔蓬萊一路長。

豈謂程期還謫降，也將契闊妙顛狂。重逢縱有開陽淚，不忍前緣道一場。

其三：

紅霞深處盼青鸞，路隔天台往返難。照悶燈殘霄漏永〔三七〕，薮愁衾薄午風寒。

可憐張碩仍凡骨，堪笑襄王是夢間。萬里藍橋娘去矣，相親何日復相還？

其四：

嬝嬝婷婷絶代流，青燈繡帳幾回頭。朱昌劍匣崇朝墮，弄玉簫聲半夜收〔三八〕。

解語花兮成幻色，無情酒不制新愁。何緣借得遊仙枕？　必到蓬瀛十二樓。

其五：

瑶臺誰借望飛瓊，訴與由來未了盟。當日早知多别路，此生何用遇傾城。

百年舊約言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此處愁秋兜下債，十年九月悔多情。

其六：

緑陰偶日望陽臺，暮雨朝雲去不回。王鶚春情無處著，劉郎心事向誰開？

遊疎斷徑多黄葉，步少閒庭半緑梅。一段剛腸柔淚洒，西風吹作碧臺灰。

其七：

雨打梨花半掩扉，相思盡日抱香癡。早窗病覺工夫少，閑院愁增漏鼓遲。

離别人懷當暮影，凄涼天色又斜暉。義娘縱不仇輕薄，飄盡殘紅盍再歸。

其八：

金爐香冷淚痕消〔三九〕，孤館風聲伴寂寥。人世愁來泉路近，神仙輿去玉京遥。

三生忽覺巫峯夢，七夕相聯織女橋。哀訴可憐孤燕在，梁間暮暮更朝朝。

其九：

睡餘風發遍棠梨，悶倚雲欄卻懶題。上苑秋回傷雁過，武陵春盡恤鶯啼。

心焦不待醇杯熱，骨瘦難堪晚氣凄。種種幽愁催未竭，暮鐘聲斷又晨雞。

其十：

相親相愛莫相捐，曾已當年囑耳言〔四〇〕。往事一場皆夢裏，渴懷個月每雲邊。

兩塵縱隔今生恨，百憶須締再生緣。付與三清來鶴駕，燈前訴此斷腸篇。

每詩成，咏吟再三，欷歔泣下。未幾病發，何郎親爲送藥，恐生以思娘故，或致傷生。多方勸解，終莫能得守固，誑之曰：「嗟訝！其誤久生！」生曰：「何謂？」何曰：「兄前誤詆仙説，迨後玉壺奇遇，兄始信而好尚之，遂使妖祟音致。承風，今來作怪。若不早圖，必有非常之患。且臨夜三鼓，某於書窗讀倦，倚枕而卧，夢見一老大孤遶在兄側，吸取血髓。今兄果然卧病，此必妖狐所化，變幻惑人〔四一〕，欲以

君爲如意君也。願君自愛，勿惑花月之妖，而損平生之志。」生曰：「死生有命，夢寐無憑。我忝以聰明，君子豈肯無意而生。且家娘態度殊常，貞純出類，閨房之任，當世所希。自諧伉儷以來，神爽身輕，不啻翰生羽化。縱然妖怪。豈得今日猶在當世此乎？」何曰：「娘子縱是天仙，今去已多時，其恩絶矣。凡以李杜之才，豈無朱陳之配？續繼之常，何自若乃爾。況先人遺體，惟兄一身，豈以袵席之私，而傷箕裘之業？」生曰：「朕非不念，然情之所適，自不能忘萬一〔四二〕，張公孤望，杜氏不回。其亦不忍他娶矣。」何言不入，拂衣而去。生念及「寧甘死相見，不忍生離別」，嘆曰：「傷哉此句！此予今日乃也。」因取娘子所遺香羅帶，懸於梁間欲自刎。忽見香風一陣，震岸而來，窗前墜下穿花一串。生急視之，已見一雙侍女擁娘至矣。生且喜且悲，抱而泣曰：「今日不來，當尋於九泉矣。」娘曰：「妾在此，豈忍使君至此耶！昔敬時，十步九回頭矣。但不去不足以感動君心，故假一行，藉以爲諫間。然君誠高義人也，聞道自情之際，莫非金石之言，妾何心遽忍其逝！」生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今後當從娘子矣。」娘曰：「昔有何言於白馬祠，宜早還願。」生始悟，備禮而往。遂爲夫婦如初，爰作詩相慰云：

一日雲階阻玉顏，面頭不忍對花香。每傷化劍終難合，豈意遺珠又再還。
宿娘輕隨今夜雨，新盟重指舊時此。寄言臺上司天客，莫把更漏換漏乾。

娘續慰云：

迢迢一夜兩悲歡，把舊新詞拭淚看。千古從來情誼重，一朝反作別離難。
覆流自古收應罕，明鏡如今破復完。從此永諧鸞鳳侶，任將好思續關關。

自是情愛愈篤，事始睦施，無不順從。

居一年，生一子珍。時以科舉爲念，勤勞書案，不懈晝夜。娘子曰：「芳名雖重，塵俗可輕。大抵人生天地間，以是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成。上不樹提，下無根著，光陰催過，生復死還，啻如水泡草露，倏忽便無。君不見萬古以來，江山有何常住，富貴有何常居？榮悴升沈，千般萬狀。縱能身名蓋世，才氣過人，得志快心，高者不過七八十年〔四三〕，下者不過五六十載〔四四〕。雖功名罕逢之際，須臾而黃鬢青雲，然歲月其逝之間，瞬息而紅顔白髮。雖在塵世百春秋之富貴，乃仙鄉一晝夜之清閒。世人不知，色身是夢，把肉塊皮袋，何認作我，較長量短，分雌別雄。不覺焦思勞神，總是失身之捷徑；懷樂耽寵，無非消命之烘爐。眼前露閣雲臺，昔壯麗今還假物；境外銅山金穴，始盈餘今亦古丘。從前機巧，到此成空；向昔英雄，於今安在？且悲歡聚散，人事之常，君於青年已曾身履之矣。偈云：『人生如鳥同林宿，大限來時各自飛。』到此雖安車駟馬，安可用於短影勾芒之景界乎？不如削去七情，洗除六欲，朝遊三島，暮返九天。興風月於蓬萊，洗塵埃於弱水。乾坤春不老，極樂何如？日月影增長，風光無限。願君熟思，以脱塵籠〔四五〕。」生聞言，似有難色。娘止之曰：「凡人所以爲難者，仰事俯育，有繫戀耳。今君無親眷之纍，妾亦無富貴之求，奈何以一人哺啜，而縻身於苦惱之場乎？」生猛然省曰：「非娘子指迷入覺，幾乎一身墮個塵網！然仙可學乎？」娘曰：「以道求仙，仙亦甚易，要在人修持何如耳！況君名在仙籍，有妾變化，固不難矣。

生問其術，因受以秘訣。生深求默會，遂能藏往知來，通玄入妙；降龍伏虎，難測神機；縮地藏雲，妙施法手。

一日，奇雲綉霧〔四七〕，盤結庭中。雲間一雙白鶴，銜書而下。生與子珍及絳嬌各乘而去，不知所之。

後何郎自遠來訪，至則沾階茗掩，古樹鶯啼。問其鄰，皆曰：「閉門已一年矣。」意其得道，始與人言，嘖嘖稱奇。後與坊人泛舟西湖夜遇之，因事其詳，與何郎言合。由是京城傳聞，人皆知者。自生既捐故宅之後，已經歲月，柳墻花徑，風物依然，人遊其中，則香氣盈滿，夜間有天樂聲。人皆以爲神，輒祈輒應。

一日，有大鳥自西歸來，止於屋上。須臾，復望雲飛去，墜下一紙，有紅添題云：

離合人家一大塊，靈芝已换俗筋骸。五京風月常春色，貝闕煙花外望堆。
得道同居花蓋峒，生身今作玉星魁。紛紛浮世無人識，旦日朝元鶴又來。

識者曰：「此陳先生得道成仙，今來歸也。」坊人益異之，因葺爲祠，歲時香火奉祀。今安國寺是其遺迹也。

永祐元年，有南州秀才以舉子夜來求夢，忽忽見吏引至一所，雲窗霧閣，極其壯麗，四面都是水晶，簾内設雲母屏，鋪綵繡帳，香氣逼人，清光奪目。秀才整衣而入，中有人頂紅雲冠，衣黄蘭袵，據屏中。坐旁有少年、美女及童兒，環立左右。或持金屏蔽障，或執翠羽紋鞋，或捧瑶簪，或擎花蓋，儼然若帝王家者。俄聞殿上聲賜坐，謂之曰：「卿知所以奉邀意乎？」秀才曰：「仆江湖賤士，塵慮易迷，人足履瑶宫，三生有幸，但不知此是何地，及尊貴所屈邀何意。」其人曰：「此即天上紫青宫，去人間八十萬里，苟非夙緣，烏得至此？以卿高才厚義，欲以事寄傳於世耳。」因敍始終，謂秀才曰：「某黎聖宗朝陳淵，字尤班〔四八〕，廣德碧溝坊人也。上帝以某先有陰德，憐某少孤貧，屈降仙姝，下與配匹，兩情恩愛，相敬如賓，中間雖以使酒暫分，旋復歡聚，花房再燭，玉鏡重圓。居一年，生子珍，遂受帝命同在仙宫，闞掌箋

奏。今者逍遥仙府，天上相遇隨，不復落桑滄景略矣。豈意下界愚民，輕薄風波，好爲詐誕，妄指我夫婦爲仙雠。又相傳由某性酒顛狂，屢犯娘子，構成寃債，故上帝論淵身後投胎在廣德安花坊，爲阮小民之女，娘子身後投胎在壽昌縣金花坊，爲陳尚書之男，倒爲夫婦以相報。這等造證織謗，語出不經，遂使世人口碑浪説，至形諸簡牘。有曰：『可憐憤火起，便把愛林燒。』有曰：『早知漿火灰緣冷，恨不積相醉席燔。至今風雨湖中浪，猶爲仙雠起怒嗔。』如此之類，不可勝數。夫文章通乎造化，士君子秉筆立言，苟欲爲世傳奇，豈無活言闊語，何至謗及高明，誚貽上界？求以惑世，適以欺民。且古事所無而加爲有，得罪於古人甚矣。卿前程廣大，今將得志人間，朱事必居人前，他日亦當與某同遊。今幸遥臨，爲唱一語，使爲解迷，亡令白璧雲間，久受蠅聲之玷。」秀才聞言唯唯，因懇問前程，其人曰：「他日便知，真機不露。」乃賜宴餞還。秀才辭而出。既覺，因以事叩諸寺僧秦牒，居安國寺已還三世，頗道洪德年事，皆謂合。遂記之。

【校勘記】

〔一〕「阮熾、丁烈迎立爲帝」，「烈」原作「列」，據下文改。

〔二〕「上旨命之日」，「上」下原衍一「未」字，據文意删。

〔三〕「太陽景仰回午」，按此一句原闕一字。

〔四〕「生擒國王茶全」，「國王」原作「王國」，據文意改。

〔五〕「橫舟中心聽猿啼」，「心」原作「沁」，據文意改。

〔六〕「華陽龍去玄珠墜」，「華」原作「花」，據越南避諱字，今改爲正字，下同不注。

〔七〕「不知何處是仙鄉」，「何」原作「付」，據文意改。

〔八〕「虛空蓬島乾坤別」，「虛」後原有一「言」字，據《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删。

〔九〕「天臺洛浦總荒唐」，「洛」字原無，據《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補。

〔一〇〕「何時共會」，「何」原作「他」，據《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改。

〔一一〕「可嗤癡月癡花客」，前一「癡」字原不清，據《傳奇漫録·碧溝奇遇記》補。

〔一二〕「方丈空餘柳鎖煙」，「空」原文作「寶」，據文意及《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改。

〔一三〕「戀深癡想紛如縷」，「縷」字原文模糊不辨，據《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改。

〔一四〕「浮世縱能諧夙願」，「夙」原文作「宿」，據文意及《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改。

〔一五〕「不覺三分瘦到腰」，「分」原文作「兮」，據文意及《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改。

〔一六〕「催愁春漏等閒過」，「等閑」二字原脱，據《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補。

〔一七〕「何推席曰」，原文無「推」字，據《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補。

〔一八〕「於低淩景淩柒，雖恠道李渚虧悉馭」，喃文，大意爲：於此即景即師，雖好佛道，未了塵心。

〔一九〕「邀與賭詩」，「與」原文作「詣」，據《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改。

〔二〇〕「嗡事塵緣沓嚥喋，雖恠道李渚虧馭。持鯨尒刻散念俗，魂蚑三更吝事茦。皸慘詞尋蒙薩泮，淹思飦丈渚澏鴻。蘆笋極樂羅兜些，極樂羅低㐱增迣。」，喃文，大意爲：世事塵緣誠可笑，雖好道佛未離塵。持經一聲散俗念，蝶魂三更悵世事。萬尋慘海爲淺灘，千丈恩河未盈滿。何處尋得極樂界，極樂只在爾身邊。



〔二一〕「爰將『持鯨尒刻』四字改爲『遣椿逡唱』」，「遣椿逡唱」爲喃文，大意爲：春風吹盡。

〔二二〕「又改『三更』字爲『慷仙』」，「三」原作「㠯」，即喃字「三」。然原詩作「魂妊三更吝事茕」，據改。「慷仙」二字原脱，據《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補，喃字，成仙之意。

〔二三〕「若使來時春放盡」，「來」原作「乘」，據文意及《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改。

〔二四〕「欲以小言提醒」，「醒」原作「醉」，據文意及《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改。

〔二五〕「女郎招所畫花枝」，「枝」原作「姑」，據《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改。

〔二六〕「似昔從仙侶」，「似」原作「以」，「從」原作「洪」，據文意及《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改。

〔二七〕「遊凡到地壝」，「壝」原作「遺」，據文意及《傳奇新增・碧溝奇遇記》改。

〔二八〕「金盤薦寶糜」，「金」字原脱，據《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補。

〔二九〕「春狂拂翠幃」，「狂」原作「經」，據《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改。

〔三〇〕「秦臺隔沈兒」，「隔」原作「陋」，據《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改。

〔三一〕「朝夕願情惟詩獻」，「情」字原無，據《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補。

〔三二〕「采石忘歸爲麯神」，「爲麯」原作「麯爲」，據文意及《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改。

〔三三〕「自古醉翁愁不到」，「不到」二字，《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作「盡釋」。

〔三四〕「況君年少才高」，「少」字原脱，據文意補。

〔三五〕「夫復何言」，「復何」原作「何復」，據文意及《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改。

〔三六〕「我今念及娘子所作『醒時須看醉時人』句之時」，「時」原作「始」，據《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及文意改。

〔三七〕「照悶燈殘宵漏永」，「宵」原作「兩」，據文意及《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改。

〔三八〕「弄玉簫聲半夜收」，「簫」原作俗體類「羊」，下同。「收」原作「設」，據《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改。

〔三九〕「金爐香吟淚痕消」,「淚」原作「泊」,據文意改。
〔四〇〕「曾已當年囑耳言」,「言」原作「垣」,據文意及《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改。
〔四一〕「變幻惑人」,「幻」原作「窃」,據《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及文意改。
〔四二〕「自不能忘萬一」,「忘」字原脱,據《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補。
〔四三〕「高者不過七八十年」,「七」下原訛一「年」字,據文意改。
〔四四〕「下者不過五六十載」,「五六十」原乙作「五十六」,據前句改。
〔四五〕「以脱塵籠」,「籠」原作「寵」,據《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改。
〔四六〕「有繫戀耳」,「繫」原訛作「擊」,據文意改。
〔四七〕「奇雲綉霧」,「雲」字原脱,據《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補。
〔四八〕「字尤班」,「班」原作「寵」,據上文及《傳奇新譜·碧溝奇遇記》改。



憲宗睿皇帝

諱鏳，聖宗長子，在位七年，紀年景統戊午。

壬戌科，黎益中狀元，小棠清朗人，四十四歲。裴新同進士。天本金榜人。

乙未科，杜履齊中狀元舒池如朗人。梁得朋中榜眼，阮子都中黄甲懿安人。梁得朋，進士謙亨之孫也，以族人汝忽居北國，得《太乙神經》，精術數之學。年外五旬，其妾始懷三月而公没，後生男，命名曰有慶。十歲，能屬文，長而善飯。

其於梁有慶，具見於《公餘》，不必再寫。



威穆帝

諱璿，在位四年，紀元端慶。帝好殺立威，爲簡清公所殺。

乙丑端慶元年，是年會試科，黎鼒中狀元慕澤人。黎景詢之曾孫。公弟黎鼐以神童稱，公每抑之。具見《公餘捷記》不必再寫。



襄翼帝

諱榮，聖宗之孫，在位七年。洪順。帝優游不斷，被鄭惟滜所殺。



恭皇帝

諱梧，在位五年。紀元統元，爲莫登庸所廢。

附莫登庸僭黎

祖莫挺之，字節夫，兩國狀元，靈隴洞人。《史記》作傍河社人。按，自雲嶺而下，沿河帶右，另爲傍河社，故今黎舍何寺是其驗也，社寺保傍。乃李朝尚書顯績之孫。公中仁宗丙寅科，第一甲第一名，仕至□部尚書，賜金魚袋。弟連官亦登進士。仕至工部尚書。狀元乃顯績之孫，俗號秀第，居隴崗社。

世傳鄉有陵阜〔一〕，材木鬱發，獮猴居之。其母常往刈薪，爲雄猴所脅。歸語其夫，夫怒，即服婦人服，懷刀往刈薪。猴狃故態，提刀擊殺。晨往視之，見土中已培土成一墳，夫異之。婦尋受胎，期年生公，姿貌卑陋，人以爲猴精之驗。其夫終，遺葬於猴墳之上。蓋同默會其機故也。

公資稟過人，生而穎異。時皇子昭國公益稷開學堂教習，公往受業。年既冠，中英宗甲辰科狀

元〔二〕。上以資貌卑陋，不欲置之首選。公作《玉井蓮》以自況，其意蓋以井中蓮雖卑而貴。帝覽之，遂置上策。

歷任各職，往北使。與北使訂日交關，阻風雨愆期，爲監關所拒。公婉辭以待，北人寫對句云：「過關遲，關關閉，願過客過關。」公立應：「出對易，對對難，請先生先對。」北人服其敏，開鑰賜進。

至北朝，元人以公卑小，鄙之。一日，宰臣召入府俱坐，有薄帳繡黄雀竹枝上，公以爲生雀，趨就捕之，人皆笑其鄙陋。公曳裂之，衆怪問，公應之曰：「我聞古人有梅雀畫，今宰相繡帳竹雀。夫竹，君子也；雀，小人也。宰相繡此，以小人加請君子之上，只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爲聖朝綴之耳。」衆服其能。及進朝，適外國進扇，皇帝命公與朝鮮使贊之。朝鮮使即高麗。先就其辭云：「蘊辭蟲蟲，伊尹周公。雨雪凄凄，伯夷叔齊。」公未定體製，望他筆管推之，遂演之曰：

流金爍石，天地爲爐，汝於斯時兮，伊周巨儒。北風其涼，雨雪載塗，汝於斯辰兮，夷齊餓夫！

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進逞一作呈。皇帝以噫此句爲優。後封兩國狀元。

其在北使，與北人遇於塗，公乘驢觸其馬，北人語云：「觸我騎馬，東夷之人也？西夷之人也？」公應曰：「遏予乘驢，南方之强歟，北方之强歟！」又與對答，北人出對云：「杞己木，梧吾木，如何以杞爲梧？」公應云：「僧曾人，佛弗人，云胡以僧事佛？」北人云：「安去女〔三〕，以豕爲家。」公曰：「因出人，入王成國。」北人云：「後世子孫有國者，但嫌單字，享國不長。」

元人又云：「日火雲煙，白日燒殘玉兔。」公應：「月弓星彈，黄昏射落金烏。」又云：「魑魅魍魎四

小鬼。」對云：「琵琴琵琶八大王。」又云：「鴃鳥墻頭談魯論，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蓋指鳥語，譏南人鴃舌也。公以類觸聲，譏北人蝸鳴也，對云：「蝸鳴池上讀鄒書，獨樂與衆樂，彼樂與衆樂，孰樂？」朱批又云：「洛水神龜單應兆，天數九，地數九，九九八十一數，數數混成三大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誠所感。」公云：「岐山靈鳳兩呈祥，雌聲六，雄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聲透入九重天，天錫靖康皇帝〔四〕，萬壽無疆。」其應對出口成章，無少屈者。

又，北朝后妃薨，臨祭，命公讀祝，但見空紙，公即矢口而讀云：

青天一朵雲，烘爐一點雪。上苑一枝花，廣寒一片月。噫！雲散雪消，花殘月缺！

北人驚服。其後脱軒先生有咏云：

第一魁元早致身，居官不改舊清貧。扇銘重譽燕臺闍，北使應知國有人。

其狀元講學故處，其一在高堆社舊縣，其二在宗舍社橘林寺。

噫！公學冠羣儒，名魁兩國，自陳迄今五百餘年。而田夫老野兒童婦女，猶知其名，赫然如在目前。讀公之文者，凜然起敬，如有生氣，真可謂殊絶百世人物也。勿可以其後子孫之故，而少玷焉。出《公餘》。

按公傳，公甲申六月初八日申辰生，今無可考。又，國語傳載公遇亡婢引見冥司，事涉怪誕，然前輩言常作國史語文以記之，今其文不傳，故不籙。

公之子侃、直官員外郎。孫迪、遂、遠遭胡篡位，爲明人向道，獲漢倉及子芮。明以遂爲參政，迪指揮使，遠鹽鐵使。遂子孫後居青河麻溪，三世又移居宜陽古峯。

登庸乃挺之七世孫也，起身交跌，爲力士。威穆宗瑞慶四年，爲指揮使，昭宗光紹元年爲因國公〔五〕，遂廢昭宗爲江陲王，立恭皇。統元六年〔六〕，廢恭皇，自立爲帝，紀元明德，在位三年。登庸爲上皇十二年而卒，廟號太祖。登瀛即位，紀大正，十一年卒，廟號太宗。子福海立，紀年廣和，六年卒，廟號宣帝。子福源，紀元永定、景曆與光寶，三十二年，廟號憲宗。子茂洽立，紀元純福，迭改崇康、延成、瑞泰、興治、洪寧，纔三十六年。當黎世宗光興十六年，鄭松進討，走入京北鳳眼，被擒。茂洽之叔敬典據青林僭立，紀元康祐。纔二年，又被擒。莫始亡。莫宗室名玉琿逃入北國，乘得敬典之子敬恭，立爲莫後。竊據高平處，紀元乾統〔七〕，遣人貢大明，明封爲安南□使，以奉莫祀，得二十三年。傳位於敬寬，自稱上皇，後爲鄭王所擒。敬寬襲位，紀元隆泰，三十九年卒。子敬完立，紀元順德、永昌，纔十四年，鄭王進討，遁入大明，在南寧府，屬廣西。

乙丑三年，莫賜進士二十七名，杜綜中狀元，細江屬賴人。阮文徽中第六〔八〕。按：文徽，東岸咏橋人。且見《公餘記》。

【校勘記】

〔一〕「世傳鄉有陵阜」，「陵」原訛作「棱」，據《公餘捷記》改。

〔二〕「中英宗甲辰科狀元」，其下原衍有「太學生勇首充内書家，□對策文宜魁多士。」十七字，與前後句意不合，據《公餘捷記》刪去。

〔三〕「安去女」，「安」原作「家」，據《公餘捷記》VHv. 1324 本改。

〔四〕「天錫靖康皇帝」，《公餘捷記》等他本録此文者，「靖康」多作「嘉靖」，按莫挺之中陳英宗甲辰科狀元，合公元1304年，其當元代，前後文亦多提及，靖康爲北宋最後一個年號，嘉靖爲明世宗（正當莫登庸時）年號，皆不協。

〔五〕「昭宗光紹元年爲因國公」，「光紹」原爲「光統」，據《大越史記全書》改。

〔六〕「統元六年」，「六」前原衍「一」字，據《大越史記全書》並文意改。

〔七〕「紀元乾統」，「乾統」原作「乾祐」，據《大越史記全書》改。

〔八〕「阮文徽中第六」，原其下衍有注文「大安獨步」四字，據前例，當指阮文徽籍貫，與其下按語「東岸咏橋人」不合，今删去。

黎中興

莊宗裕皇帝

諱寧，又諱恂。

初，昭宗被弑，黎蘭將帝入哀牢國，已得十年。至是，阮淦與惟俊迎立爲帝，以圖恢復。

紀元元和〔一〕。



附莫登瀛

紀元大正庚寅，在位十一年。

乙未年，莫賜進士三十三名，阮秉謙中狀元，天本高香人楊德亦中格。

按：秉謙，字文達，海陽永賴中庵人。母慈淑夫人汝氏，乃先明安子人，尚書文瀾之女，通經史文章，精風鑑術數，方洪德盛時，而知四十年後炎運衰微，概然有大丈夫改物之志，擇配不嫁幾一十年。一見文定公，知其有貴兒相，遂歸焉。後

遇一少年過雲江寒渡頭，愕然嘆曰：「少時何不相遇？」夫人纔詢姓名，知是莫登庸，嘆悔者移日。

公以洪德二十年辛亥生，身長大，容貌英偉，未週歲能言。一日，父文定抱諸巷，公忽語云：「日出東。」文考大驚異。年四歲，文考論以經傳正文，公能爛熟口，續又誦諸國語詩數十首〔二〕。時夫人他往，因拽竹樞弄兒戲，吟云：「月撩弓」，下句未就，公從傍和云：「援栖仙，忍忍拸」〔三〕。文考喜，以告夫人。夫人大恚曰：「月，臣象也。公何以此命兒？」文考大慚謝，然悔終不釋，竟辭歸，終於父家。

公少時與羣兒浴於寒渡，商泊北客人相之曰王，及細看，曰：「可惜皮粗，做狀元相。」故人知公乃大器。

既長，負笈受業於梁得朋〔四〕。公乃弘化金湖人，奉北人得《太乙神經》，造諸玄理，易道遂東〔五〕。梁公病篤，囑其子有慶於公，公撫育之如子，故得以成名。

光紹年間，兵火起，公隱居教授，抱道自樂，不求名達。統元初年，鄭綏、莫登庸皆有挾天子令諸侯之志，頻構兵〔六〕，境内大亂。公《感興》詩：

泰和宇宙不虞周，互戰交争笑兩讐。川血山骸隨處有，淵魚叢雀爲誰驅？

重興已卜渡江馬，後患應防入室貙〔七〕。世事到頭休説著，醉吟澤畔任閑遊。

蓋黎氏當興，始知偏安終必復國，而室貙其隱語也。

既鼎革，四方平，親朋多勸之仕。年四十四始入鄉試，領首選。莫大正乙未春，年四十三，赴省試，四場並第一，庭試擢魁元及第，授東閣校書，拜刊部左侍郎，俄遷户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在朝八年，

疏劾弄臣十八人，請悉誅之。其志每欲萬物各事其所，微而瞽盲亦皆授以歌卜業。忽值范瑶婿猖横〔八〕，恐纍連姻，遂托致仁。時莫廣和二年壬寅秋，公年五十二。既歸之後，兵火起，重牛以聚寶江，正大人居中正〔九〕，仍號居士，起迎風、長春等橋，歲時遊憩。築中津館於雪江之津，作碑以記其實。又修葺佛寺，携僧同遊，時或泛舟遍金海、都海觀魚；安子、卧雲、敬主、塗山諸名山，皆杖履登臨。適意處，皆嘯咏，往來或徜徉終日。每遇樹木清幽、時鳥變色，輒欣然有得〔一〇〕。

在朝公卿，莫不到家，以師禮事之。每有大政事，遣使默訪，或時徵至京師，從容規畫〔一一〕，裨益弘多。尋復還庵頤養，更不久留。後以功臣封程泉侯〔一二〕，纍升吏部尚書、太傅程國公。二代祖考妣並皆封蔭，妻妾三人、子七人，並皆以次受封。

莫景曆三年，舒國公景倩，青威耕穫人，及其子倦歸順國朝。公曾有《寄倩》詩云：「顧我存能知義在，知君處變亦甘心。」又云：「氣運一周離復合，長江豈有限東南。」倩得詩頗悒怏。倦有將才，每戰屢勝，福源甚患之，問計於公。公對曰：「倦父與臣有舊義，昔曾遊臣門，現今出守在天長，正居疑信之間，用計擒之，囊中一物耳。」遂將壯士百餘人，先伏北岸處，移書與倦，約就船話舊，酌酒講歡〔一三〕。乘醉徑移北岸，伏兵卒至，因諭以家義國恩。倦感泣，遂復歸莫，卒爲名將。數十年，莫賴以維持。

時世祖義兵大振，數戰神符，謙王莫敬典兵敗，世祖進兵，由西山、京北，中外皇皇。公獻虛實計，境内漸安。

莫延成八年乙酉十二月，公寢疾，莫茂洽厚禮慰問，且語以國事。公但曰：「他日有事故，高平雖小，可延數世。」他無所言。乾統、隆泰、順德、永昌，退保高平，歷七十年然後泯。其言無不驗類此。

是月二十八日，公卒於家，壽九十五。學者追尊爲「雪江夫子」，葬本鄉之原。

公爲人魁梧英爽，博極羣書，深明易理，雨晴水旱、禍福灾祥、存亡得喪之義，無不前知。時有門人裴姓者，安陽中人，曉諸吏事。公謂「晚年富貴」，今近年七旬，獨落魄不偶，竊與門人言「先生奇術有誤處」，公聞言，笑而不答。一日，借漁船十隻，泛萬寧海之洪潭，約某日時開泊，逢物收回，當獲重賞。意欣然聽命，果於海中獲衣巾老媪，載歸，事之如父母。後廣東都督使人來言，太夫人泛海漂風〔一四〕，觀星象落在南土，鄰邦之義，當相搜尋〔一五〕。莫以重賞購求。公命奉車以獻，裴得重賞，後爵至韶國公。我朝順平八年，中宗崩，無嗣。世祖有持疑意，詢之馮克寬〔一六〕，不能決，因使家人賫厚禮，潛往海陽訪之。公弗答，但顧家僮曰：「方今不稔？在穀種不好，爾當有覓舊穀種之。」又命觀遊寺〔一七〕，僧童灑掃焚香，餘無所言，其意蓋微示以事佛吃碗底意。寬且馳告，世宗悟，遂即立英宗，永奠我區夏。

端公阮潢以昭勳靖公之子，内懷危懼〔一八〕。其母范氏夫人尊稱聖母，原籍四岐范舍人，與公有鄉誼，常密使人請於公，爲子求一條生路。使者以銀一包爲贄，獻於公前，拜祈不已。公適策杖後園，園有數十餘石塊，叠作假山，横遶軒前，有蟻羣母子方緣石而行，公徐目蟻而笑曰：「横山一帶，可以萬代容身。」使者悟其意，歸以告潢，潢遂決計求領廣順，至今蟠據。

嘗與門生張時舉卜易得「乾」卦，而知八世之後起干戈。其神妙淵奥，不能盡述。

授徒甚衆，惟馮克寬、梁有慶、阮嶼、張時舉爲最者。克寬遂以數學爲我國中興名臣。初，克寬假館遊學，既卒業，公夜扣門語之曰：「雞既鳴矣，夜既明矣。何不起而作食，堅卧何爲？」遂潛行清華。嶼隱居不仕，作《傳奇漫録》，公多爲斧正，遂爲千古奇筆。其成就人才，我國朝多藉其用。

胸懷洒落，天資極高，而充養純粹，渾然不露圭角，人不問不言，言必有中。從容就事，不見其有爲。居家中四十四年，而其心未嘗一日忘世。憂時憫俗，一發於文章，出於自然，矢口輒成，不有雕琢，簡而暢，淡而味，無皆不關於世教。所作國語詩甚多，著《白雲詩集》千餘首，不時，《中津賦》一篇而已。然觀其略，如霽月光風，千古猶可想。公嘗有詩云：「高潔誰爲天下士，安閑我是地行仙。」蓋自言其志也。

永祐元年乙卯，鄉人追思盛德，即於公故宅立祠宗二連。總人亦仰其德，歲以春秋祀焉。族人阮有理等恐其譜系湮没，徵序記於予。予自洪州出，幸其先生同鄉閈，相去又纔二百十九年〔一九〕。少時聞諸程狀元名〔二〇〕，既從大夫遊，評論先賢，又得其一二，每欲親廬邑，而求其所謂程先生者，間又羈於仕路，有志未能。景興辛酉年春，奉命莅州，自謂咫尺閑居，寸武可蹴，兵事蝟冗，更覺遠而千里。至壬戌，奉築冬橘河堤〔二一〕，始得觀《中津館碑》〔二二〕，碑字盡蕪没不可辨。詣祠一謁，仍求問行狀於七世孫阮時當〔二三〕，奈不能作一片語，欲詢之故老，即亂中零落，無有存焉。僅有鄉邑陳伯光稍能追述前筆，並示《中津碑文》、《國音賦》及《白雲庵詩集》一抄本，因得以詢長春、迎風等橋諸名迹。及觀諸宅，樓臺室屋數間，阮時當及其子孫十餘人居之。仍徘徊顧望庵鄉之西〔二四〕，潭凝旋四五聚窩，亦可數畝，餘深强一丈許，瀦而淅，淅而瀦，回環反照，鍾秀毓靈，宜其達人者出焉。遽嘆古碑云「硯池水映」，豈不信然。往來吟咏，低回不能忘者久之。間思慕先生，欲作一譜記。第軍務匆忙，竟不能提筆。迨癸亥冬，奉討塗山水寇，駐師雪江，再謁先生祠，今時當撰出諸譜系，詞以亂中流落，閱日方得亂紙數張，僅寫先生姓名而已。敬哀集衆見，並收拾平日所聞，以爲之記。至於搜殰遺文，彙成篇帙，以垂示世教，將有俟於能者歟〔二五〕。惟夫麒麟、鳳凰，固宇宙之不常有也，然必遊唐藪、鳴周岐，方可瑞世耶！先生以明睿之資，抱

聖賢之學，使得時行道，必能黼黻皇猷，鏗鏘至治，變澆訛慢易之風〔二六〕，爲禮義文明之習，乃其德宜輔王，而偶生伯世，惜哉！

又按：公時有老貢士入門受業〔二七〕，公言：「金八鎰我始教。」貢士許諾，具禮樂入。誦八字云：「致治廢法，百王所同。」仍語之曰：「我今年老，臆記只八字而已」。老貢士遂研精體認〔二八〕，後科題意皆八字中所素定，老貢士□意敷演，文內有全用這八字，場官批云：「八字價八鎰。」

又有弟子一人，家貧無以爲資，公問：「家有稼穀否？」對得二畝。九月禾當結果，公命刈之曬乾將貯。這弟子依言盡刈之。明年象疫，便問於公，公曰：「禾初結貫曬乾可療。」該弟子獻之，遂致富貴。

又，先生□九十三歲，終於家，有立碑祠下。黎季景興年間，邑人名文可，見碑下有四蝸穴，文可與其子掘之而碑仆〔二九〕。鄉人扶起不得，見碑伏下，顯曰：「吒昆文可，打我碑遭〔三〇〕，罰古錢三貫。」遂責以謝禮，一扶便起。

戊戌科，莫賜進士科，甲海中狀元，公之母文江府公論社人。

辛丑科，莫賜進士三十名〔三一〕。黎如虎。公，仙呂仙州人。

其如甲海之母、黎如虎二者，既詳迹於《公餘》。

【校勘記】

〔一〕「紀元元和」，「元和」原作「祐和」，據《大越史記全書》。

〔二〕「續又誦諸國語詩數十首」，「詩」原作「時」，據文意改。

〔三〕「援栖仙，忍忍拸」，喃文，意謂：援仙手，急急挽。

〔四〕「負笈受業於梁得朋」，「笈」原作「筐」，據文意改。

〔五〕「易道遂東」，「易」原作「見」，據文意改。

〔六〕「頻構兵」，「頻」後原因换行故，衍「年間」二字，其下初並有「兵火起公隱居教授抱道」十字，後已删去，皆後文辭句，竄入本行，而「年間」二字忘删，今删之。

〔七〕「後患應防入室貙」，「貙」原作「驅」，據《神怪顯靈録》改，下一處同。

〔八〕「忽值范瑶婿猖横」，「猖」原作「唱」，據文意改。

〔九〕「兵火起，重牛以聚寶江，正大人居中正」，後二句文意不詳。按《神怪顯靈録》載《白雲庵居士阮文達譜記》，此三句作「起白雲庵於鄉之左」。

〔一〇〕「輒欣然有得」，「得」原作「事」，據《神怪顯靈録》載《白雲庵居士阮文達譜記》改。

〔一一〕「從容規畫」，「規」原作「第」，據文意改。

〔一二〕「後以功臣封程泉侯」，「程」原作「呈」，據《大越史記全書》改。

〔一三〕「酌酒講歡」，「講歡」原作「勸」，據《神怪顯靈録》載《白雲庵居士阮文達譜記》補改。

〔一四〕「太夫人泛海漂風」，「太夫人」原訛作「大丈」，據《神怪顯靈録》載《白雲庵居士阮文達譜記》補改。

〔一五〕「當相搜尋」，「當相」原作「相當」，據文意改。

〔一六〕「詢之馮克寬」，「馮」原作「憑」，據《大越史記全書》改。

〔一七〕「又命觀遊寺」，「觀」原作「島」，「遊」字原不清，據《神怪顯靈録》載《白雲庵居士阮文達譜記》改。

〔一八〕「内懷危懼」,「危」字原無,據《神怪顯靈録》載《白雲庵居士阮文達譜記》補。

〔一九〕「相去又纔二百十九年」,「二」原作「一」,據本文作者所在景興辛酉年(公元1741年),與阮文達所生洪德二十一年(1498年)之間距改。

〔二〇〕「少時聞諸程狀元名」,此句之後原衍「煙没微序記於予」七字,據文意删。

〔二一〕「奉築冬橘河堤」,「橘」原作「橋」,據《神怪顯靈録》載《白雲庵居士阮文達譜記》補。

〔二二〕「始得觀《中津館碑》」,「館」原作「觀」,據前文「築中津館於雪江之津」改。

〔二三〕「仍求問行狀於七世孫阮時當」,「行」原作「乃」,據《神怪顯靈録》載《白雲庵居士阮文達譜記》補。

〔二四〕「仍徘徊顧望庵鄉之西」,「徘徊」原作「細緋」,據文意並《神怪顯靈録》載《白雲庵居士阮文達譜記》改。《神怪顯靈録》「西」字下又有一「南」字。

〔二五〕「將有俟於能者歟」,「歟」原作「余」,據文意改。

〔二六〕「變澆訛慢易之風」,「澆」原作「譊」,據文意改。

〔二七〕「公時有老貢士入門受業」,「老」字原無,據下文二處「老貢士」加。

〔二八〕「老貢士遂研精體認」,「研」原作「妍」,據文意改。

〔二九〕「文可與其子掘之而碑仆」,「文」原作「名」,據上句改。

〔三〇〕「吒昆文可,打我碑遭」,喃文,大意謂: 文可父子,打倒我碑。

〔三一〕「莫賜進士三十名」,「士」字原無,據文意補。

中宗武皇帝〔一〕

紀元順平〔二〕，在位九年。

附莫福源

紀元永定、景曆、光寶。

己酉，順平元年〔三〕。

辛亥，莫狀元阮倩及子倦詣闕稱臣，京北削平，命倦鎮天長，後福源用程狀元計，諭倦以歸莫氏，賴以維持數十年。

癸丑年，莫賜進士二十一名。陳永綏中探花，青州安逸人，二十一歲。初爲安邦承政使，明人授以帛書□□鎗頭，公以盾受之。明人見其制變敏達，稱爲三魁之才，賞賜以銀華。

甲寅順平六年，黎始開制創科，賜進士出身十三名。阮侊預中，公慈廉上安決人，屢驛望北〔四〕，始

慕義向明。時試已至第三場，公始入行文，兼四場爲一，預中在格。時人稱之。公五旬仕至參政〔五〕。甲辰年，莫賜進士二十四名。范鎮中狀元，杜汪中榜眼〔六〕鎮，嘉福藍橋人；汪，段林人，里閈相鄰，又同庚生癸未年，兩人事迹具詳於《公餘》〔七〕。

【校勘記】

〔一〕「中宗武皇帝」，此前原有「黎紀」二字，前有「黎紀」與「黎中興紀」，此處續標「黎紀」易致混亂，今删去，後文「世宗敬皇帝」、「真宗順皇帝」處同此，不注。

〔二〕「紀元順平」，「平」原作「治」，據史實改，下同。

〔三〕「己酉順平元年」，「己」原作「乙」，旁有小字注「己」，據改。又，「平」原作「治」，旁有小字注「平」，校記見前，下一處同。

〔四〕「屢驛望北」，「屢」原作「屋」，據文意改。

〔五〕「公五旬仕至參政」，「旬」原作「月」，形近致訛，據文意改。

〔六〕「杜汪中榜眼」，「眼」原作「銀」，據文意改。

〔七〕「兩人事迹具詳於《公餘》」，「事」原作「字」，據文意改。

英宗峻皇帝〔一〕

諱邦，黎□□之孫〔二〕。時中宗無嗣，鄭明訪求帝胄，得帝於東希衛鄉，立以爲帝。在位十五年，紀元二：天祐、正治。

是時天本雲葛安泰神女生，後陳氏〔三〕，取夫生子，没後托爲人。生化無常，而性靈不昧。嘗顯見神異，民祈禱即出。

按：黎太公於天祐年間，太婆懷胎逾期，遽攖一疾，淹淹抻卧，惟愛香嗜花而已，疑其花妖月祟。門外有一人求進，莊客不納，其人笑曰：「我自有伏龍降虎之奇，出幽入明之妙，特來相助，何乃當面錯過也。」太公聞之，遽拜請延入。道人惟玉斧一柄而已，密念通天咒語，一擲玉斧，公應手而例。果見數員力士引公前去，歷九重門而入，竚立廡下。望見皇帝正坐，一位紅衣娘子捧玉杯上壽，失手缺其角。內出一員手持玉簿〔四〕，約書數十字。良久，聞雷霆振聲：「爾薄文明之地耶？」繼後兩員擁這紅娘從南出。前引一金牌，上是「敕降」字，中有兩「南」字，下乃缺字，其餘望遥字澀，不能悉辨。太公問力士曰：

「此何爲者」力士曰：「此乃第二仙主瓊娘，此行必被謫矣。」廡中一人出來叱曰：「何等職司，在此嘈雜？」力士曰：「我等是五雷神兵候旨。」因拽公返。公漸漸覺醒，則太婆神舒體快，已生一位女子矣。是夕，異香滿室，禪光照窗，喧喜盈門。道人忽然不見，舉家靈其術，感其德，稱嘆不已。公想出神之見，必仙人降生，因「降仙」名焉。及長，膚白凝脂，髮光可鑑，眉彎新月，目湛秋波。古云：「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亦不足以形容其美矣〔五〕。常静居一室，學字觀書，尤善簫彈，精音律，竊湘妃之妙技，占弄玉之高才。閑居無事之時，每見春花明媚，夏景清涼，榴荷鬥艷，秋夜姮娥開寶鏡，冬天玉女撒銀光，則對景拈弄筆墨。嘗作四序詞各一闋〔六〕，被於管弦以自娱〔七〕。

其一春詞：　春似畫，暖氣微，桃花含笑柳舒眉。蝶亂飛，叢裏黄鶯睍睆，梁頭紫燕喃呢，浩蕩春閨不自持，掇新詞。

右《春光詞》

其二夏詞：　乾坤增鬱燠，草履青蛙鬧。枝頭寒蟬噪，聲聲杜宇惱，亞亞黄鸝咾，頻相告。春主今歸兮如何好，這般景色，添起一番撩潦。幸祝融君，歌一曲《南薰操》，新送荷香到。前番傷心，隨風盡掃。

右《隔浦蓮》

其三秋詞：　水面浮藍冰削玉，金風剪剪敲寒竹。蘆花萬里白依依，樹色霜凝紅染緑。瑩徹蟾宫娥獨宿，瑶階獨步秋懷促。不如徑來籬下菊，花香閑坐〔八〕，撫瓠彈一曲。

右調《步步蟾》

其四冬詞：　玄冥播令滿關山，鴻已南還，雁已南還。朔風凜烈雪漫漫。遍倚欄杆，倦倚欄杆。擁爐向火覺青顔，坐怎能安，卧怎能安？起觀姑射落塵間，花不知寒，人不知寒！

右調《一剪梅》〔九〕

一日，太公偶過庭前，聞彈聲響亮，調曲清奇，傾耳聽之，不以爲喜，反以爲憂。遂與至友陳公拜爲義父〔一〇〕。陳公乃陳朝遠派，以母鄉寓籍於此〔一一〕。公因構樓於陳公之花園，移女居焉。不意隔壁有一宦家，晚年無子，步月花街，得一嬰兒於碧桃樹下〔一二〕，因收養之，唤名桃郎，至是已曰成矣。見女言行有法，資質不凡，遂有附喬之願。二公亦同其鄉里，欣然許諾。六禮既成，女歸於夫家，事公姑以孝，處良人以順，有《關雎》之風。明年，遽得熊羆吉夢，次年復有門楣佳慶。光陰迅速，斗柄已三東指矣〔一三〕。

時三月初三日，女忽無病而殂，青年纔二十一。二家不勝哀慘，從厚而葬。女身歸帝鄉之後，以塵緣未備，不能忘情，侍靈霄則愁削春眉，會瑤池則淚彈玉臉。羣仙見而憐之，訴於上帝。又封柳杏公主，仍許下塵。仙主奉命歸鄉，則已二祥矣。時老婆正苦思兒，徑來仙主舊房，見其晚風飛簾，斜陽入户。牙彈蛛織，玉管蠹生。壁上詩歌，並被烏龍捲子；卓前皿器，惟餘老鼠欺人。老婆睹物思人，慟挹於地。仙主遽入抱母曰：「孩兒在此，老婆不必悲傷。」老婆瞪目曰：「吾兒何處得來？毋乃不死乎？」仙主摇首，俱流淚而已。太、陳二公及兄來，驚喜交集〔一四〕。仙主拜泣：「兒孩失孝，纍及雙親，非不願著萊衣而戲舞庭前，獻由米而承歡膝下，争奈玄機莫測，天數難逃，願三大人，割夷甫之深情，收卜商之哀淚，庶少減兒孩之罪耳！」復顧其兄，囑以奉親之事，便欲辭去。陳公泣止之曰：「自從吾兒棄世，我等心喪魂消，今既來則安之，何乃別若是其急耶？」仙主曰：「兒是第二仙宫，有事被謫，今辭塵劫，復旻帝庭。但以念功劬勞，暫來候問。雖三魂其在，而九魄已非，更不能常住人間矣。爺郎曾有陰功，已得入天仙簿，異日必當完聚，保無虞也。」言訖不見。且説桃生自斷弦之後，挈子隨父赴京，僻處書齋，舉

業皆廢，行往坐卧，無一而非懷愁悒恨也。一夕，初秋時節，景色淒涼。雨滴空堦，偏入愁人之耳；風搖蕉葉，易驚旅客之魂。生抱子而坐，偶吟《感懷》二絶云：

其一：塵劫嗟予浪此生〔一五〕，前緣暗想不勝情。當年司馬求凰侶，變作離鸞别鶴聲。

其二：孤愁客邸不成眠，況是淒風苦雨天。天若有情應念我，莫教風雨過窗前。

吟完，子已熟睡，叫乳母抱子安眠〔一六〕，復盤膝而坐，愈覺無聊。卒然攸得寒燈半滅，俄聞柴扉外叩聲甚急。啓而視之，乃仙主也。生挽衣泣曰：「卑人多福，得配瑶姿，産子育兒，家庭有慶。豈意半緣契闊，中道仳離，遠鳳侶於雲中，折鸞羣於雪夜。孤衾隻影，落寞何堪〔一七〕？惟願相從，以慰寸心塵渴也。」仙主以袖拂面曰：「良人差矣。鍾情之極〔一八〕，從古有之。但不可徒牽紅粉之私，自墜青雲之志。況上有嚴慈老耄，下有稚子無知，得使誰靠乎？」生曰：「某非短見，不愛殘生。但以抱任子之悲，挂申生之恨，恐不自保。」仙主曰：「妾是天宫仙女，君亦帝所星曹，配匹良緣，莫非前定。然恩情中止，歡愛未酬。後數十年，當得續興娘之願也，不必傷心也。」遂夫婦就寢，枕上惟勉生以修齊之學，道生以忠孝之方。五更左刻，則仙主被衣而起〔一九〕，語生曰：「故鄉迢遞，舊室淒涼。妾之爺娘，懸望於君矣。君當時常訪問，不可忘舊日半子之情也〔二〇〕。」言罷，騰空而去。

自此雲移不定，變幻靡常。或假體美姝，吹玉簫於月下；或化形老嫗〔二一〕，倚手仗於道傍。凡人以言辭戲慢，多被其殃〔二二〕；以財幣禳求者，復蒙其祐。所得金錢假物，皆載歸以爲家庭之奉。如此有數十載年。仙主生父母相繼而没，次年生亦尋卒，其兄撫育諸子，至於成人。仙主心下無挂，始遍遊天下，歷覽名勝，遂以爲仙家矣。

嘗至諒山地方，見高山路畔，隱約一坐浮圖，十分景致。但見千歲松梢〔二三〕，上衝碧漢；數叢蘭若〔二四〕，半倚青衿。庭前野鶴金花，案下巖猴供果。殘碑苔掩，不知功德之年；古佛塵生，罕見求緣之客。仙主參禪玩景，遂於三松樹下，橫几而坐，撫彈歌曰：

孤雲來往兮山岧嶢，幽鳥出入兮林夭喬。花開滿岸香飄飄，松鳴萬壑兮聲蕭蕭。
四顧無人兮敻塵囂，撫彈長嘯兮獨逍遥！吁嗟兮山林之樂，山林之樂兮何減靈霄。

歌吟竟，忽聞路有人唱曰：「三木森庭，坐著好兮女子。」仙主舉目，看時見一人儒巾闊服，騎一匹馬，從者數十，前有旄節一柄，乃應聲曰：「重山出路，走來使者吏人。」其人下馬曰：「娘子何方人物，有此美才？」仙主遥指山中曰：「此處人也。」其人復唱曰：「山人憑一几，莫非仙女臨凡？」仙主應曰：「文子帶長巾，必是學生侍帳〔二五〕。」其人聽罷，忙然深深作揖，抬頭已無人矣〔二六〕。遍尋寺中，不見踪迹，只見木横倒當道，有「卯口公主」四字，木旁立一株，標云〔二七〕：「冰馬已走。」從者請其故。公曰：「『卯口』公主，加於木上，柳杏公主也；記『冰馬已走』者，得我馮姓起功也。」衆聞言各吐舌稱奇。公遂召山莊父老，留行銀以爲重整祇園之費。題詩一絶句云：

叢林寂寞弗人家，忽聽有人山外歌。幾曲遶雲人不見，滿前山色碧嵯峨。

此後，仙主浪行踪於駕霧乘雲，歸逸興於吟風弄月，凡四方名山大川、城省寺刹，無不留題絶勝。後復起繁花之想，返駕東京，常往來長安間，如槐街、報天、横亭、東津，無日不至，人莫測焉。

時馮侍講還，充入鄉曹，吏事紛拏，簿書叢脞終日，甚覺不耐。因想起四牡所經之處，泛洞庭〔二八〕，登黄鶴，餞岳陽，題赤壁，前日何等瀟灑，今日何等煩冗。岑樓子云：「簑笠西湖榮佩印，桑麻醫野勝封

侯。」不如且向山中覓一間遊也〔二九〕。因帶詩囊，携酒壺，與二個少年朋友，一是吴舉子，一是李秀才，直望西湖散步〔三〇〕。此日正值初夏，天色晴明，三人轉還一帶上林，又還許多孤亭水榭〔三一〕，時薰風陣陣，將荷香萬斛，横鼻而來，舉目間已抵西湖岸矣。李喜謂馮曰：「老臺學富五車，才高七步，今逢此良辰好景，能不勃然興詩乎？」馮即吟曰：

名利奔波一片塵，西湖寸步忽閑身。蓬萊方丈皆虚幻，始信仙凡總是人。

吴繼吟曰：

瑩然方寸俗塵無，包括乾坤一畫圖。霽月光風隨灑樂，月中何處不西湖〔三二〕？

李續吟曰：

花迎客香柳迎船，此日西湖儘醉然。醒起笑談驚四座，此身應是謫神仙。

馮公聽罷，欣然曰：「吴兄清奇，李兄放逸〔三三〕，二公氣象，大概不同。要之各極其志，真天仙才也。」吴、李曰：「老臺沈鬱，自是大家風範，晚輩效顰耳〔三四〕。徒取貢水江頭之笑，何敢當天仙過譽乎！雖然廣素云賒，桂枝甚近，姮娥未必不見愛也。」三人相顧大笑，復沿着西湖堤而進〔三五〕，縱日遊觀。忽見槐陰處露出一座酒樓，屈曲盡是湘湖斑竹，樓前朱扁，寫着「西湖風月」四個大字〔三六〕，門傍草書紙紅兩對聯云：「壺中閑日月，城外小乾坤。」門内紗簾晻映，有一少年紅衣美人，托窗而立。李生前向行恭曰：「此處樓臺〔三七〕，是何所在？某等足隨興使，誤入蓬瀛，欲借貴莊，暫作蘭亭勝會，未審仙家肯容塵俗否？」美人曰：「此柳娘新店也。諸公既是酒詩韻士，一坐何妨？」因命捲起紗窗，三人整衣而入，對座於南窗下，飲酒閒玩。果然樓中景物幽雅不凡，檐前鸚鵡聲聲，戲金鬟之女使；瓶内蓮花

朵朵，和寶鼎之香煙。幾行粉壁盡新詩，數幅錦屏皆在畫。李生張目，觀看不已，俄是東壁一絕云：

店方門内照明月，時正人傍立土圭。客有三星鉤月帶，惠然一木兩人提。

顧馮公曰：「識此意乎？」馮佯爲沈吟不曉之狀，李遂將四句折成十二字云：「店方閑，時正佳。客有心，惠然來。」折罷，乘酒興，向屏内大聲曰：「主人既有『惠然來』願，今高朋滿坐，豈無一物見惠乎？」言未悉，已見侍女捧一幅花箋曰：「主人風味酸寒，無以爲膾，敬將菲題聯爲侑酒之需。倘諸公不吝一揮[三八]，亦遭逢一佳語也。」李生托接看之，乃《西湖觀魚》排律，連聲應曰：「敢不從命，敢不從命！」馮語曰：「既承雅意，當即連吟。但下里巴人[三九]，曲卑調鄙，願得陽春一唱以引之，何如？」侍女返步，取出一起云：

西湖別占一湖天。

馮曰：今斗濶水渌涓涓。生涯何處數間屋，吳曰：活計誰家一隻船。隔竹疏籬聞犬吠，李曰：烹茶敗壁透廚煙。輕輕桂棹手中蕩，馮曰：短短簑衣身上穿。仿佛洞庭遊范蠡，吳曰：依稀碧漢泛張騫。千尋浩蕩諳深淺，李曰：四顧微茫迭後先。欵乃往來紅蓼畔。馮曰：嘔啞出入白蘆邊。沙中狎戲忘機鷺[四〇]，吳曰：雲外閑看率性鳶。幾曲滄歌聞水國，李曰：一雙白眼傲坐喧。交頭對話依荷蓋，馮曰：伸手相招戲芡錢。笠放蓮間藏菜好，吳曰：籃沈梢底養魚鮮。或將淡酒花叢酌，李曰：時枕長篙柳影眠。醉後笭箵抛水面，馮曰：浴餘袯襫曝風前[四一]。安花牧子新朋結[四二]，吳曰：上苑樵夫舊約堅。抱膝徐吾觀蚌勢，李曰：探頷笑彼没龍淵。網結每避勢途險[四三]，馮曰：鈎直羞將利餌懸[四四]。寒渚夏來猶愛日，吳曰：長安春盡未知年。三公肯把煙霞換，李曰：半點寧容俗慮

牽。渭水任符文伯卜〔四五〕，馮曰：桃源好訪武陵緣。聞鐘乍覺心爲佛，

馮吟未盡，聞樓中應聲曰：

得月應知我是仙。

三人齊聲曰：「好結！好結！」正稱賞間，忽見樓外一個漁人赤腳蕉頭，弊襦短葛，手提竹笠，內有三尾大魚，望斜陽行且歌曰：

我舟中壺酉兮，爾店中星畱兮，誰知占卜道兮〔四六〕。

馮靜聽，莫解其意。李生曰：「莫非此人有挾君平之術否？」馮心下未定，不意樓中轉出青衣侍女，携酒一壺來，遞與漁人，漁人受之，不交一言，懸魚於樓外而去。侍女接入樓中，不半晌間〔四七〕，已排下季膺魚鱠矣〔四八〕。三人正適嘉餚旨酒之興，早見紅衣美人娉娉婷婷而出，向西壁間，倚於坐下。徐啓朱唇曰：「文人辱臨菰室，几席生光。野味薄殽，權表嘉賓厚意爾。」吳生曰：「唐突花門，無任惶愧。」李生曰：「曩者漁人歌曲，甚爾蹊蹺〔四九〕，不知其中意義，可得聞乎？」紅衣美人曰：「這彼狂歌，有何難解。言『壺酉』者，謂彼壺中乾酒也。言『星畱』者，謂我畱中無魚也。至『占卜』之言，無非寓『易』意乎。」三人聞言嘆曰：「娘子無非天上人乎？何乃靈心慧性，高出尋常。爾。」美人曰：「諸公胸藏錦繡，口噴珠璣，寔可驚動鬼神。頃因偶構得一對，復教大方。」三人聽之，乃是：「三魚𩺰鱠，樓前會众欲三人〔五〇〕。」馮公看完，正倚窗索興，遥見湖上湧出一輪明月〔五一〕，因應曰：「兩个竹筵，湖上延朋看兩月。」李生見馮先對，技癢才情，復向美人朗誦曰：「一月色澄清，與此只堪成一對〔五二〕。」仙主見他狂放〔五三〕，莞爾答曰：「三千塵夐隔〔五四〕，望之想已幸三生。」說罷，向三人打一萬福，轉身屏後去了。三

人乘着月色收拾而回。數月重訪舊遊，至則湖口茫茫，樓臺不在。但聞晚蟬一部，噪槐樹陰陰。席草而坐，忽見樹間有兩行篆字云〔五五〕：

雲作衣裳風作車，朝遊兜率暮煙霞。

世人欲識吾名姓，一大山人玉夐花。

李生曰：「玩此詩意，氣格不凡，我等前日之遊，必與天仙相遇，真可幸也。」馮公連連點頭，因將昔年奉使山中所見之事〔五六〕，説與二生。吴生喟然曰：「老台前日詩句，以神仙爲虚幻之事，今番此遇，始信羅什僧孺之事果非虚傳也。」各快快而去〔五七〕。

却説仙主既離西湖，復駕乂安朔鄉焉。朔鄉之東，有一帶桃林，碧山森其南，清溪帶其北，絶有仁智之趣。更遇仲春，樹樹桃花，發得精神可愛。仙主遂於樹陰，拂一塊白石閑坐〔五八〕，左顧右盼，見溪中落花依水，水緑花紅，蕩漾相愛，不減桃源勝景，所欠者漁舟問津耳。因步到溪邊桃花而戲，不覺烏落烏啼〔五九〕，已將晚矣。忽見山中一少年書生，神凝體秀，玉閏冰清，袖藏墳典之書，胸滿經綸之學，直指西村而往。仙主暗喜，遥謂生曰：「妾踏青看花，遠來迷路，君家何處，借宿一霄，願勿執魯男子之所偏，惟效和聖人之自信〔六〇〕，則妾不勝頂戴矣。」這少年疑是懷春遊女，佯爲不聞，趨而去之。原來此生乃仙主前生之配偶也〔六一〕，只因亡於愁鬱，復托生於此〔六二〕。年纔弱冠，志邁常人，有倚馬之才，有擲果之貌〔六三〕。不幸椿萱雙謝，棠棣孤開〔六四〕，室家未諧，貧寒撤骨。此日肄業席散而歸，恰與仙主相遇，但生嚴於女戒，故確然見拒耳。他日復出，見當道桃花樹一幅花箋，有詩云：

艷質天然不假栽，芳心貞守幾年來。豈容塵俗等閑見，直待春君次第開。

素女相知長我照，風姨傳信爲誰媒〔六五〕。早知流水無情戀，莫遣飛紅逐客杯。

看畢，復起憐才之念，慨然嘆曰：「筆力停匀，詩詞香艷，不意世間有如此才女！雖易安復生，淑真再世，未知其優劣也。」遂於詩左復賡一律云：

昨見瑶池殿外栽，如何仙種落塵來。滿前凡草閑無語，獨伴幽蘭空自開。
弦管風流應取笑，朱門狂浪敢通媒。相逢林下增惆悵，欲醉羅浮一酒杯。

題罷，身如夢境，心如懸旗，生欲往林裏相尋，又恐失造次，只得坐於樹下〔六六〕，傍徨顧望。直至天色纔晚，方勉强言歸。時春雨淋漓，一連數日。生愈堪恨悵，因綴成一詞，以寫幽懷云：

才何佳，情何好，一片才情撩客惱。客惱幾時消，相尋不怕遥。風忽起，雨忽至，深嗟咫尺成千里。雨伯風姨太薄情，春愁寂寞户常扃〔六七〕。幾曲夢遶桃源裏，欲把千金買一晴。右調《風雨恨》。

次日，和風飛柳絮，暖氣拂遊絲，果開得一天曙色。生行且想曰〔六八〕：「我之前詩必爲風雨所敗，不知曾得美人一賞鑑否？」比至，則桃花衣舊，墨迹新題，玉人不知何處耳。復將前詩讀過一遍，對詩怏悒，若難爲情，再題一首云：

萬種相思盡日栽〔六九〕，尋芳負忍此番來。數行錦字人知在，一陣春風花正開。
垂顧重蒙君有意，牽期錯恨我無媒〔七〇〕。吁嗟奇遇成烏有，愁海茫茫浪渡杯。

題完，遥聞林中有聲曰：「君子復至乎？」生見是仙主，喜出望外，向前施禮曰：「前蒙青眼，深感盛心。自念荒疎，不堪俯仰；詎意諄諄不棄，辱疎鍾情，雖曹子之遇江妃〔七一〕，鄭生之逢溪女，亦未足以仿佛其萬一也。是以不慚形藏，妄自續貂，抱春悶以空回，悵芳塵之未挹，自念寒儒福薄，貧士緣慳。

今日重逢，不知何修至此也？」仙主於石上請生坐，曰：「妾縣旁之宦家女也。怙恃雙亡，門庭冷落，欲效十年之待字〔七二〕，深虞多露之見欺。昨者泯迹繁花，移居林内，見君翩翩吉士，洒洒真儒，故動摽梅之思。自冒投桃之恥，倘君子不嫌聲迹，許結絲羅，安知不是三生香火姻緣也。」生大喜曰：「多謝垂憐，容求作伐〔七三〕。」仙主笑曰：「丈夫行事，何必若是其執也？夫文君識貨，而談者皆美其行權；紅拂愛才〔七四〕，而後世不疵其越禮。妾之與君，上無父母之可告，下無親戚之可依，知己相逢〔七五〕，一言爲禮，爰求蹇修爲哉〔七六〕？」復吟曰：

千樹桃花幾度栽，劉郎何幸又重來。百年緣債還收拾，萬斛幽愁盡擺開。
誰謂赤繩徒浪語，應知紅葉是良媒。稿砧自古多前定，莫怨天庭墜玉杯。

生曰：「『天庭玉杯』，是何説話？」仙主曰：「後日便知，不必問也。」生遂續吟曰：

藍壁何緣敢種栽，喜逢佳偶自天來。昔年秋夜銀橋隔，今日春闈玉鎖開。
昌世符飛徵鳳卜，語冰不假令狐媒。寒儒遥報將何以？願把新詞謝酒杯。

詩成，二人緩步而歸。至家望月訂盟，朝天拜謝，遂成瑟琴之樂，起居出入，相敬如賓。生自此在春闈之時多，遊雪門之日少。

一日，仙主夜織未罷，見生戴月而歸，因設座庭前〔七七〕，焚香對飲。生四顧良久，帶酒言曰：「秋色澄明，月輪瑩徹，二十八宿分明，子兮子兮，如此良夜何？」仙主見生放蕩，常欲勉以正，因生之言，遂以二十八宿疊成一律云：

「女」顔誰「謂」遠書「房」，「畢」把「危」「心」定主「張」。鄰「軫」「室」「虚」分「壁」焰，月「低」「昴」

「角」借「樓」光。「柳」文「星」炳須「參」究，「箕」轉「牛」毛要「井」詳。「觜」吐「奎」翰爭「鬼」斗，禹門「翼」「尾」趨陽「亢」。

生見詩，知有諷勸學之意，即倒和曰：

呑「牛」掘「井」志方「亢」，「箕」授「參」傳已「畢」詳。「斗」「室」「壁」題驚「鬼」膽，「危」「樓」「奎」咏動「星」光〔七八〕。「角」才誰「謂」「低」唐「柳」，「翼」「昴」多「心」「尾」漢「張」。素「女」清「虛」應「軫」我，桂枝月「觜」送文「房」。

仙主得詩謂生曰：「夫所謂儒者，當窮經致用，學古入官，始雖文翰而進身，終則經綸而濟世。若徒爭奇鬥艷以爲才，尋章摘句以爲名，不亦遠乎！」生再三致謝曰：「小生少負微才，失於狂放，今承金誨，銘刻在心〔七九〕。」纔就寢。歲餘生得一男，穎悟非常，生喜其萬事已足，學業日增。明年一舉連捷，官至翰苑，衙靜吏稀，終日與仙主唱酬，曲盡人間之樂事。

一夕，殘冬寒威相迫，二人擁爐向火，仙主潸然下淚〔八〇〕，生驚問其故，仙主顰眉曰：「妾非凡間之女，乃上界之仙，只因誤墜玉杯，暫遭謫譴，與君作合，誠匪偶然。曾諧宿世之芥針，再執此生之箕箒。今謫期已滿，復命霄庭，念君子之枕席誰供，憐妾兒之幼沖何恃〔八一〕？悲歡常事〔八二〕，離合由天，雖淚灑紅冰〔八三〕，愁生白髮，亦何益乎？」生愕然失色曰：「仙凡懸隔，幸得連姻。夫婦綱常，豈應渺忽，今甫契尋芳之約，忍寒同穴之盟？桂落中天，花殘上苑，何其締合易而分散不難也！」仙主曰：「事君有年，豈不相諒？妾非貪紫微之樂，而忘荆布之思；非重蓬間之遊，而輕糟糠之誼。但恨歸期已促，難可久留，亦事出無奈矣。」生聞言，悽涼可掬，淚眼交流。三更末，仙主遞兒於生前拜爲別〔八四〕，執生之

手，似有不忍相捨之狀〔八五〕。俄而鸞車玉佩之聲，漸迫門外，復勸解數語而去。生急欲挽之，只見香風頻來，祥雲四合，已失所在矣。生昏悶移時，自是公務疎荒，形容消瘦。但有一怨，不能盡述，惟留數行一篇云：

書齋盡日掩柴扉，獨掩柴扉淚暗垂。垂淚千行斑似竹，哀腸百結亂如絲。寒儒自古多憂患，落魄嗟予更可悲。徒壁龍鍾何所倚〔八六〕？出門潦倒更誰知。相見何曾蒙相愛，萍水藍橋如有待。反側何須夢好逑，團圓想已酬緣債。慇勤花下對花談〔八七〕，叮囑庭前朝月拜。願爲年年並蒂連，願爲刼刼帶同心。同心並蒂矢無他〔八八〕，一夜相離兮奈何？吹白徘徊驚客夢，鼓盆慷慨吐莊歌。雲收雨散巫山瘦，橋斷烏飛銀漢斜。愛海無端成恨海，恩波何事起愁波。愁波恨海應難涸，恩愛已隨霜葉薄。錦帳春消重慘悽，粧臺影去長寥寞。水流南澗藻空生，風動西垣花自落〔八九〕。焉得琴弦再續鸞？焉得華表重來鶴？離鸞別鶴何悽涼，永念伊人枉斷腸。桃水自深情自淺，柳條偏短恨偏長。長卿渴病應難瘳，奉倩癡心祇自傷。昔日庭前祈禱處，而今惟有月茫茫。茫茫月色如前度，月色不知人思苦。早識仙人易別離〔九〇〕，當初莫入天臺路。天臺路隔幾千重〔九一〕，前度劉郎那得通？何日再伸平日約，今生已負死生同。齊眉行義高山仰，髮結恩情逝水東。海誓山盟無處覓，可憐好事轉頭空。轉頭不覺光陰換，綠暗紅稀春又晚。燕子傷心舞不成，鶯兒惜景歌似怨。誰家梅留弄黃昏，何處玉蕭吹夜半。況復深秋帶雨時，隔岸寒砧聲續斷。寒砧隔岸搗深秋，不搗深秋搗客愁。獨坐寒燈常作伴，失眠長漏久爲仇〔九二〕。半氈吟淡紅塵鎖，孤枕凄涼白雪浮。已矣佳人難再得，北堂惟有樹忘憂。

此後生身纏病骨〔九三〕，懶於宦情。嘗自嘆曰：「凡人之求仕者，或爲國則以輔世愛民，或爲家則以仰事俯育爲圖。今我既乏經濟之才，又無親眷之纍，豈能爲一身哺啜，久縻名利之場乎？」遂上乞骸骨一本，謝歸鄉，築室桃林舊處，終身不娶，教子成名，惟托興煙霞，放情詩酒而已〔九四〕。

卻說仙主拜謁霄殿之時，上慰之曰：「南國之遊樂乎？」對曰：「五紀之期，已完公案；三生之想，獨絆私情。惟願陟降無常，遨遊自在，庶得覓塵寰舊遊也。」上帝許之。仙主乃帶紅、柿二娘，直列清華庯葛地方，騰空而下〔九五〕。這地方峯高水麗，花草青幽。玉井鍾靈，湧出陰陽之水；雲衢浩蕩，通來南北之人。仙主每於此處大顯福善禍淫手段，方民震恐，相率立祠而奉之。

黎景興年間，朝廷聞知，遽命羽林衛士，方士知法之人，大爲剿除之舉〔九六〕。此時象馬喧鬨，鼓鐘振動。有張弓，有發炮，聲似雷霆；或擲印，或飛符，勢如風雨。霎時間，山川變色，鳥獸驚惶，竟將一座靈祠，卻成灰燼矣。誰知威靈盛大，仙法更神，仙主傳文有國語云：「哂𧽈𧾿芇監損國威，嘆浪粉𨉟皮丈夫〔九七〕。」數月之後，疫染一方，殃遺六畜。此前日十分猖獗，鄉民愈不能堪，結壇致禱，忽然叢裏躍出一人，跳坐三層壇上，厲聲曰：「我乃上天仙女顯聖凡間，汝等能請命朝廷，重修新廟，我當除灾降福，轉灾爲祥。否則，使汝一方終無噍類矣。」鄉人如神降所言，詣闕叩訴。朝廷靈異其事，即命重創廟宇於庯葛山中〔九八〕，敕封禡鑛公主。方民祈禳者，輒報應如響。後來王師平寇，大有默護之功，加贈「制勝和妙大王」，榮列祀典。至今家家畫像，處處構祠，以介景福云。

戊午年時，阮淦之子阮潢既長，頗有戰功。鄭明王據位，陰欲害之。其母原籍四岐范舍人〔九九〕，與程公有鄉誼，密使人爲子求一條生路，以銀一包爲贄獻於公，祈拜不已。公適策杖後園。園有數十除石

丸，蒼苔叢出，疊作假山，橫遶軒前，有羣蟻緣石而行。人祈拜不已，公徐目蟻而笑曰：「橫山一帶，足以萬代容身。」使者悟其意，歸以告潢〔一〇〇〕，潢遂以計求領廣南、順化二鎮。今俗呼化爲喙，訛辭也。

己未年，莫賜進士二十名，同沆中黃甲。公至靈壥陽人，少號神童。

一日，公詣鎮所承司廨宇，擊鼓三通。承司官意有公事，各具公服來會，見公在此，問：「何故擊鼓？」公乃言：「寒士求食，恐其難達，故擊鼓。俾列位各出公堂，易得乞耳。」承司出題，做好賜以錢米。公請出一百題，一休便就。承司三員更相出題，公援筆立就，題出不及，頃刻成百篇，辭意俱美。承司官賜錢五緡〔一〇一〕，米一簣。

噫！公可謂奇才矣。近日百篇猶存，亂後失之，惜哉！世傳公家貧，鄉有富豪翁贅婿之，遂得肆力學問。嘗自負才志魁天下，時人亦爲之語曰：「至靈狀榜，非范則沆。」蓋以公才勝於范公也，其後公不得魁元，而范公果魁天下，真讖語耶！其餘詳在《公餘捷記》。

壬戌科，莫賜進士十八名。范維玦中狀元，阮克敬中黃甲。

范玦，至靈確溪人。世傳爲陳公寶門弟，常以大科期之，爲扦葬一地決科，言來年必中大科〔一〇二〕。公再請北客要視，別立他向。陳寶外任，不之知，自神其術，揚言於朝：「今科狀元，僕門人。」范玦落名，陳寶適外任聞之，回家徑詣穴所〔一〇三〕，細看真的無疑。恠問玦，以寔對。於穴上命玦依頭足立標：「即更葬之。若果不驗，我當焚所讀書，免致誤人也！」是科范玦二十二，果魁天下。

噫！陳公可謂奇術矣。按其地辛來巽應〔一〇四〕，九曲朝前〔一〇五〕，穴居小溪，溪前一堆，卓立午位〔一〇六〕，去穴甚近。陳公所謂向決科，果然。而客人立向雖合俗眼，而卒不中，可見地理之難矣

哉〔一〇七〕！其地舊有記云〔一〇八〕：「確溪之山東繞，科第有期。」此其穴應也。

公少時，有人出對云：「丈夫志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僅有所諷也。公對曰〔一〇九〕：「帝王施爲氣象，必有大過於人〔一一〇〕。」

黄甲阮克敬五十五歲中，超類青堆人，中會元，往北使，仕至尚書。後歸黎，降承正使。子克恭亦進士。

先是，公未第時，夢神人告，榜中第一名范維玦。及覺，遍尋天下，無有此名。後教士徒於至靈縣確溪社，有婦人詣問之曰：「妾有子初入學，不知禮物如何？」公笑曰：「厚薄隨心，更有何例？」母曰：「家耕牛一隻，入學重，當宰之以禮聖師，可乎？」青堆公曰：「如此至重厚矣。」母遣牛爲禮訖，乞青堆公命名。母曰：「渠姓范，父族命名從三字中從『維』，願先生量此命名。」青堆暗想夢中，不覺驚異，私自忖曰：「我與此兒同榜，何時哉得？」乃教之學，見公誨悟殊常，喜：「此兒登第不遲也。」光寶壬戌科果同榜。青堆雖年晚暮，然文學詞章，雅有奪甲争魁之志。庭試日，謂范公曰：「狀元須讓我。」范公遜辭，曰唯唯〔一一一〕。及寫題訖，青堆公腸中作痛，連至日午，不能行文。忽憶前夢，仰天祝曰：「狀元不敢與維玦争，願神保護，俾見完文。」言訖止痛〔一一二〕，乃命筆書。已而榜出，范公果中狀元，而青堆公在正榜。可見人生榮進有分，其形於兆如此，況狀元科甲乎？

附莫茂洽〔一一三〕

紀元淳福、崇康、延成、端泰、興治，在位三十一年。

戊辰年莫賜進士十七名。皇太后見進士入拜，嘆曰：「前科取士，黃諮卑小慈廉下安玦人，同□獨眼同沆之弟。國祚衰矣〔一一四〕！」

【校勘記】

〔一〕「英宗峻皇帝」，原「英」前有一「黎」字，今爲統一體例，徑刪去，下文「敬宗惠皇帝」、「神宗淵皇帝」、「玄宗穆皇帝」、「嘉宗英皇帝」，「熙宗章皇帝」各處同。

〔二〕「黎□□之孫」，「黎」下原空二字未寫。

〔三〕「後陳氏」，「後」原作「厚」，據下文情節有黎降香過繼給父執陳公爲女，因改。

〔四〕「內出一員手持玉簿」，「持」原作「投」，據文意改。

〔五〕「亦不足以形容其美矣」，「不」字原無，據文意加。「形」原作「相」，據文意改。

〔六〕「嘗作四序詞各一闋」，「闋」原作「開」，據文意改。

〔七〕「被於管弦以自娛」，後句「其一春詞」原在「被」字下作小注，據後文「其二夏詞」等句例移改。又「於管弦以自娛」六句原重出，今刪之。

〔八〕「花香閑坐」，「花」前原衍一「吐」字，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及文意刪。

〔九〕「右調《一剪梅》」，「一」字原無，據文意補。

〔一〇〕「遂與至友陳公拜爲義父」，「與」字原脫，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至」原作「志」，據文意改。

〔一一〕「以母鄉寓籍於此」，「籍」原作「等」，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一二〕「得一嬰兒於碧桃樹下」，「嬰」下原衍一「女」，據文意删。
〔一三〕「斗柄成三東指矣」，「東」原作「冬」，據文意改。
〔一四〕「驚喜交集」，「喜」字原無，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補。
〔一五〕「塵劫嗟予浪此生」，「嗟」原作「差」，據《聽聞異録・柳杏事迹記》改。
〔一六〕「叫乳母抱子安眠」，「抱」字原無，據《聽聞異録・柳杏事迹記》補。
〔一七〕「落寞何堪」，「寞」原作「莫」，據文意改。
〔一八〕「鍾情之極」，「情」字原無，據《聽聞異録・柳杏事迹記》補。
〔一九〕「則仙主被衣而起」，「則」原作「側」，據文意改。
〔二〇〕「不可忘舊日半子之情也」，「半」原作「伴」，據《聽聞異録・柳杏事迹記》補。
〔二一〕「或化形老嫗」，「形」原作「刑」，據《聽聞異録・柳杏事迹記》補。
〔二二〕「多被其殃」，「被」字原缺，據下文及《聽聞異録・柳杏事迹記》補。
〔二三〕「但見千歲松梢」，「見」「梢」二字原無，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補。
〔二四〕「數叢蘭若」，「叢」原作「松」，據文意及《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二五〕「文子帶長巾，必是學生侍帳」，按「學」俗體作「李」，故上句謂「文子」。
〔二六〕「抬頭已無人矣」，「抬」原作「檯」，據文意改。
〔二七〕「木旁立一硃標雲」，「硃」原作「朱」，據《聽聞異録・柳杏事迹記》改。
〔二八〕「泛洞庭」，「庭」原作「廷」，據地名改。
〔二九〕「不如且向山中覓一閒遊也」，「如」原作「知」，據文意改。



〔三〇〕「直望西湖散步」，「直」原作「真」，據文意改。

〔三一〕「又還許多孤亭木榭」，「許」原作「詐」，「榭」原作「謝」，據文意改。

〔三二〕「月中何處不西湖」，「月」原作「閒」，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三三〕「吴兄清奇，李兄放逸」，「清」下原補一字不清，並下接「放逸」二字，「奇李兄」三字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補。

〔三四〕「晚輩效颦耳」，「颦」原作「頻」，據文意改。

〔三五〕「復沿着湖堤而進」，「沿」字原不清，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三六〕「寫着前題『西湖風月』四個大字」，「湘」字原無，據《聽聞異録・柳杏事迹記》及文意補。

〔三七〕「此處樓臺」，「臺」原作「檯」，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三八〕「倘諸公不吝一揮」，「吝」原作「各」，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三九〕「但下里巴人」，「巴」字原乙在「下」字前，據文意改。

〔四〇〕「沙中狎戲忘機鷺」，「忘機」原作「亡幾」，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四一〕「浴餘袨衧曝風前」，「袨衧」原作「校巧」，據文意改。

〔四二〕「安花牧子新朋結」，「新」原作「親」，據下句「舊約堅」改。

〔四三〕「網結每避勢途險」，「險」原作「除」，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四四〕「鈎直蓋將利餌懸」，「鈎」原作「釣」，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四五〕「渭水任符文伯卜」，「卜」原訛作「下」，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四六〕「誰知占卜道兮」，「占卜」原作「卜易」，按此句藏謎，據下文知謎底爲交易之「易」，故不當出現在句中，今從《傳

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之。

〔四七〕「不半晌間」，「晌」原作「餉」，據文意改。

〔四八〕「已排下季膺魚鱠矣」，「季」原作「李」，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四九〕「甚爾蹊蹺」，「蹊蹺」原乙作「蹺蹊」，據文意改。

〔五〇〕「樓前會衆欲三人」，「人」字原無，據文意及《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補。「欲」，《傳奇新增》作「欸」。

〔五一〕「遥見湖上湧出一輪明月」，「輪」原作「輪」，據文意改。

〔五二〕「興此只堪成一對」，「成」字原無，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補。

〔五三〕「仙主見他狂放」，「放」原作「教」，據文意改。

〔五四〕「三千塵夐隔」，「千」原作「生」，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五五〕「忽見樹間有兩行篆字云」，「行」原作「個」，據文意改。

〔五六〕「因將昔年奉使山中所見之事」，「山」原作「仙」，據文意改。

〔五七〕「各怏怏而去」，「怏怏」原作「快快」，據文意改。

〔五八〕「拂一塊白石閑坐」，「石」原作「名」，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五九〕「不覺烏落烏啼」，「烏」原作「鳥」，據文意改。

〔六〇〕「惟效和聖人之自信」，「效」原作「願」，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六一〕「原來此生乃仙主前生之配偶也」，「原」原作「願」，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六二〕「復托生於此」，「復」下原衍一「撫」字，「此」字原無，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删補。

〔六三〕「有擲果之貌」，「擲」原作「鄭」，據文意改。

〔六四〕「棠棣孤開」,「棣」原作「隸」,「孤」字原係行旁補字,不清,並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六五〕「風姨傳信爲誰媒」,「爲誰」二字原係行旁補字,不清,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六六〕「只得坐於樹下」,「坐」原作「生」,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下一處同。
〔六七〕「春愁寂寞户常扃」,「扃」原作「扁」,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六八〕「生行且想曰」,「行且」原乙作「且行」,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六九〕「萬種相思盡日栽」,「思」原作「知」,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七〇〕「牽期錯恨我無媒」,「恨我」原乙作「我恨」,據上句及《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七一〕「雖曹子之遇江妃」,「曹」原作「遭」,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七二〕「欲效十年之待字」,「效」原作「數」,「待」原作「乃」,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七三〕「容求作伐」,「伐」原作「筏」,據文意改。
〔七四〕「紅拂愛才」,「拂」原作「佛」,「才」原作「財」,據文意改。
〔七五〕「知己相逢」,「己」原作「以」,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七六〕「爰求蹇修爲哉」,「蹇」字原無,據文意及《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七七〕「因設座庭前」,「庭」字原無,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補。
〔七八〕「『危』『樓』『奎』咏動『星』光」,「星」原作「陽」,據文意改。
〔七九〕「銘刻在心」,「心」字原闕,據文意及《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補。
〔八〇〕「仙主潸然淚下」,「潸」原作「潛」,據文意改。
〔八一〕「憐妾兒之幼沖何恃」,「妾兒」原作「兒妾」,「幼」原作「幻」,皆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八二〕「悲歡常事」，「歡」原作「勸」，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八三〕「雖淚灑紅冰」，「冰」原作「水」，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八四〕「仙主遞兒於生前拜爲别」，「兒」前原在行旁補一「向」字，據文意删之。

〔八五〕「似有不忍相捨之狀」，「捨」原作「拮」，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八六〕「徒壁龍鍾何所倚」，「龍」原作「銅」，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八七〕「慇勤花下對花談」，「林」原作「花」，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八八〕「同心並蒂矢無他」，「蒂」原作「帶」，據文意改。

〔八九〕「風動西垣花自落」，「風」原作「鳳」，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九〇〕「早識仙人易别離」，「仙」原作「山」，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九一〕「天臺路隔幾千重」，「路」字原無，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補。又，「天臺」二字初爲行旁另人手筆所補。

〔九二〕「失眠長漏久爲仇」，「眠」原作「眼」，「漏」原作「偏」，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九三〕「此後生身纏病骨」，「生身」原作「主」，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九四〕「放情詩酒而已」，「放」原作「於」，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九五〕「騰空而下」，「騰」原作「滕」，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九六〕「大爲勦除之舉」，「除」原作「陳」，據《傳奇新譜·雲葛神女傳》改。

〔九七〕「哂踉𨘗芇監損國威，嘆浪粉䶦皮丈夫」，喃文，大意爲：

〔九八〕「即命重創廟宇於庯葛山中」，「庯葛」原作「葛庯」，據前文「直列清華庯葛地方」改。

〔九九〕「其母原籍四岐范舍人」，「其」原作「某」，「舍」原作「合」，據《神怪顯靈録》載《白雲庵居士阮文達譜記》改。

〔一〇〇〕「歸以告潢」，「潢」原作「鐄」，據前文「阮淦之子阮潢」改，下同不注。
〔一〇一〕「承司官賜錢五緡」，「緡」原作「婚」，據文意改。
〔一〇二〕「言來年必中大科」，「中」字初作「若」，後有抹改痕迹，其改字不清，今據文意改。下文「而卒不中」處之「中」，原亦爲「若」字，並改之。
〔一〇三〕「回家徑詣穴所」，「徑」原作「經」，據文意改。
〔一〇四〕「按其地辛來巽應」，「來」原作「東」，據《南天珍異集》改。
〔一〇五〕「九曲朝前」，「九」原作「尢」，「朝前」原乙作「前朝」，據《南天珍異集》改。
〔一〇六〕「卓立午位」，「卓」原作「草」，據《南天珍異集》改。
〔一〇七〕「可見地理之難矣哉」，「理」原作「里」，據文意改。
〔一〇八〕「其地舊有記云」，「地」原作「他」，據文意改。
〔一〇九〕「僅有所諷也。公對曰」，此七字原爲雙行小注，據文意改爲正文。
〔一一〇〕「必有大過於人」，「大」字原無，據《南天珍異集》改。
〔一一一〕「曰唯唯」，「曰」原作「日」，據文意改。
〔一一二〕「言訖止痛」，「訖」原作「乾」，據文意改。
〔一一三〕「附莫茂洽」，「附」字原無，據前文體例補。
〔一一四〕「皇太后見進士入拜……國祚衰矣」，此一段原爲注文，據文意改爲正文。

世宗敬皇帝

諱惟潭，紀元嘉泰癸酉、光興。在位二十七年。

丁丑科，莫賜進士十八名，武僚中狀元良才梁舍人，阮仁霑中榜眼仙遊內裔人，范家門中探花太安陽回人。

按范家門公諱帶，年三十歲未學，隨父放笱外野，夜夢神人告曰：「何乃使探花郎爲此耶？」父乃使公從學。年五十三中探花，仕至禮部侍郎，爵仁河伯。常令鄉人築山於本鄉者七，以象七星。其屋居在本社隤三社今三登，四邊皆有池。公輔政共十六年，後莫亡，公起兵於海陽塗山，與黎相拒。兵果不敵，遂投寺爲僧，隱居於塗山寺。後伊社作榜文，有少年新貢士不如意，公曰：「老探花豈不若新少貢耶？」事覺被執。臨決遂吟云：

義士忠漢節，青天白日知。子孫如有祿，須待太平時。

其後顯應，有廟祀在昇龍。門扁題曰：「陽已探花門」。伊社有事祈禱，上童借口示其休咎。本社有人奉柳杏公主，乞對聯。應口讀云「莫謂神仙爲誕仙，居天上神在人間。」自有國家以來，家奉母儀，國樂

王爵，名公不朽，在黎景興年間。

庚辰三年，黎試士於萬賴行在，阮文堦中第一天祿芙蕾人，馮克寬山西石室馮舍人中進士(一)。

按：馮父本風水家(二)，頗精青烏之術。遭遇世故，徜徉山水間，專以一切扞葬尋龍爲業。常往來京北慈山路，適遇一少婦人從海陽來，暗攢柳眉，親裝野服，與之皆往，僅一里許。公見雅閑，試問之曰：「今娘踽之獨行，不知何處去？」娘見公性厚的，兼頗有福相，乃攢眉答曰：「妾有同壤之仇，力不能報，欲求善類，冀得佳兒，俟他長成，可雪此生之恨。蒙君下顧，敢告以實情。」公聞之不覺驚以下淚，嘆曰：「娘子一介女流，猶自復讎之志，況鬚眉男子的寧可以故國衣冠，而爲篡逆奴僕乎？」於是携之西歸，結爲夫婦。纔及期年，生一男子，聲洪目秀，手骨不凡。五六歲時，屹如大丈夫品量(三)。夫人喜告公曰：「全賴陰功，幸我有子。察兒色質，不類凡兒。公宜教以讀書，以觀其立志。萬一彼蒼不負，幸遇其時，扶大廈於將顛，補穹囚於既繫，願足矣。妾又□術教子成名，郎君亦無遺憾。」公乃擇日啓蒙，使之入學，凡平生所得，無不言提其耳。侯亦得之穎悟，告往知來，年近加冠，及門受業於程國公。東北之士，莫不知名。時常訪友於雲耕，公意其放逸，以詩訓示。其詩云：

爾離吾裏屬吾毛，生本聰明見識高。一貴用功須學孔，寸陰惜隨勉師陶。
顯揚二字宜從念，遠大前程勿憚勞。跨竈克家力令子，中江方且副吾胞。

侯接得詩，叩函盥讀，乃倒和前題，刻日回程：

跬步離家念在胞，漁書臘史敢辭勞。研磨道理心以礪，鍛鍊文章力似陶。
立志思酬於户望，奮身擬跨禹門高。海中皆是池中物，會見翻然振羽毛。

父得詩，喜曰：「吾兒有大志，吾復何憂？」自是任其志向，不以常情拘泥。是時僞莫擅朝，人無定向。議成試法，務悦民心。志於富貴者，莫不入其籠絡。侯超然遠引，不肯投名入試。朋友惜其才，屢勸舉應，侯以書遺之曰：

自君一别至於今，音魚雁書希舊音。驛遠折來枚又遠，更蘭想處夢相尋。
關山雖隔千經里，□義猶懷一才心。自古大才應大用，丈夫豈與世浮沈？

自此自著道袍，頂遮禪笠，穿囊竹杖，托以風水自娱。而憂時憫世，未始一朝亡卻，觸目有感，策筆便吟。未□□泥，已漸然露頭角，長篇短什，無慮千章，姑述一二首以見志：

嘆亂世有乖離運，隨時消息亦何思？市朝變易那常在，氣運循環豈復私。
萬死英雄無地葬，一生忠義有□嘉。冬寒之後春應復，聖作欣觀士女綏。

又詩：

英雄舉世漫滔滔，誰識名儒志氣豪？文戰不崇徒武戰，力勞自逞忽心勞。
鴟梟□欲同鸞鳳，松柏低看雜李桃。何日四方都蕩定，世間始信讀書高。

《今夜書懷》：

一事何來一事頻，節過佳興遂時新。窗前對月思良友，燈下觀書是古人。撫卷欲關還自掩，怯寒漸屈又還伸。如今借得天工手，斂卻三冬轉作春。他如《咏元旦》、《咏春格》、《題弘道書堂》、《賊客中》、《除夕》，至今讀之，凜然有生氣。

值莫崇康年間，內地龍飛，義旗稍振，春秋二比，漸復成規。乃循宣興山路，□步危險，遇道旁古樹，

憩息其下，乘興便吟：

擎天枝幹鬱森森，傲雪凌霜鐵石心。廊廟指期梁□□，大才夫豈久森林〔四〕？

日旬間，詣青化內地，聞弘化地多文學，乃往雨渤旅處。日開講席，招集村童。童亦慕其善誘，遠近莫不入門受業。塾師倚席爲之捲空，以此速於訟。勘官一見其非常人，笑謂之曰：「聚徒均是儒流，童蒙求我亦理所不禁。公所一般呈面，不忍繩之以法，宜各賦詩以觀其志。」勘官未及出題，適有外人將蚌一箕來贈。勘官因指此爲詩，任意擇韻，以伸訟理。侯即占吟云：

一介鱗蟲浮水上，非螺非蛤其名蚌。含珠帶甲武文才，吐雨呑波河海量。
既倒狂波豈力回，方升紅日傾心向。江湖外國知嘉名，彼鷸勢孤安敢抗？

塾師擱筆謝去。勘官不覺驚嘆，接之上坐，改容謝曰：「先生詩玉成，爲烈士，第孤踪客也？不知何處得來？某今欲授之室，優遊數歲，俾後學有所矜式。」侯莞然笑曰：「某本山西逸客，馮士寒儒，千里遠來，蓋欲漸達得一路。豈徒口腹之計，斂羽縮頭〔五〕，與鷦鷯争一枝哉？」

於是作揖而别，遍遊國境，要結士豪，往來永福、安定間。假館課童，構爲住足之地。聞右相鄭公尊扶黎世宗敬皇帝於安陽行在，侯乃詣門投謁，獻以滅莫之計。鄭公嘉其賢，留之幕府，以講顧問。值光興庚辰科，遂中進士，翊扶王室，遂成中興之功。

是時僞莫僅平，朝廷草創，忽聞驛報北使來命。官軍迎之，就公館安歇。欽頒天旨，但見「青翠」二字，題於錦上，舉朝莫見其應答。北使日日督責，皇帝深以爲憂。時侯已落職歸家，遣使執問之。侯不俟駕，赴闕云曰〔六〕：「此事容易，不足以煩聖慮。」上曰：「先生此言，必有高見。」侯曰：「逆莫餘黨，

散居北埵。鼠竊狗逾，頗爲中國邊埵之患。天朝命官軍進勦，故約師我師以此日夾攻耳。」上曰：「果如此言，何故題二字耶？」曰：「折此字樣，乃『十二月出卒』字也。」上乃命揀文遵如天旨欽命，渡江接見坐定，北使以公幹，辭色俱厲。侯只優遊笑語，吟風咏月而已，未曾説到公事。北使責之曰：「某以公事來，而公只閑談泛應，得非慢天旨乎？」侯乃斂容對曰：「小國偶罹厄運，貢道不通六十餘年，不得皇華一面，今快睹麟趾，辱臨弊邑，小國君臣不勝喜幸。姑且暫留玉趾，聊瀉渴塵。至於出卒之期，某朝庭分已定，不須大人督責。」乃出揀文，自袖中呈與座右。北人見之，不覺驚服。

其當官莅事，類皆如此。曾爲參政，郡人重爲文辭，凡造成福果，揭文碑志，皆徵於公，至今讀之，猶膾炙人口〔七〕。侯四紀在朝，□番出使。在廷倚重，當世知榮，只惟公廉□已。青白傳家，數子孫别無厚産，數世之後，略存者傳神像，後人欲賣之，以償薪粟。有一老人見之曰：「此蓋古畫，宜求官買獲善價。若賣與田夫，決不售矣。」時有天姥阮尚書當國，他乃詣門求見，阮公許之。入叩以來情，他乃撑圖上呈。而阮公展之上，始□馮公傳神像，欲懸之壁上，竦然起敬。但見皤然白髮〔八〕，儼若朱顔，頭頂法冠，身穿象服，儒家四寶，種種具陳。酷肖老臣象貌。阮公乃盥手焚香〔九〕，□向前拜禮，重修舟艭，厚遺遣還。原來阮公於前夜四更末，夢見一隸告云：前朝相公來見。未及迎接，公遽覺起，乃唤門童囑曰：「來日有何人來謁，引來告見我。」逮旦，他果携公傳神像軸來，阮公看果，語家曰：「馮公正氣，山岳鍾靈，經今風火不常。精神如生，平生如此自許，今日顯聖又如此。我讀馮公詩集，見高麗使臣季暐詩序稱曰，昔人果不謬哉〔一〇〕！」乃事進於朝，添給祭田，以供奉事焉。

丙戌年，莫試士賜進士二十四人，黄甲陳有誠大安陶浪人，三十九歲。仕至提刑御史，後復歸黎。

壬辰年正月，黎進兵於安朗，擒得莫常國公阮倦，倦瘡甚而終。

黎賜進士，吴致和、吴致知父子同科。時中進士三名，而子致和中第一，父致知中第三，人皆以爲罕有。後吴和之子吴仕榮、曾孫吴公擢、吴興教皆中進士，時人爲之語曰：「天下進士固□，子佹首科吴致和，父吏登科吴致知。」〔一一〕阮光宅中第二。

癸巳年，黎進討昇龍城，莫茂洽敗走，隱於鳳眼、横圭、茶郡、廉郡、拿獲、廣順。端郡公阮潢入朝，鄭主謀害之。潢知其意，遂殺莫降將藩彦、吴廷茂，張帆出大鵝海口，歸順化。自是擁兵不朝。

【校勘記】

〔一〕「馮克寬中進士」，「中進士」三字原無，據後文補。

〔二〕「馮父本風水家」，「父」原作「公」，據文意改。

〔三〕「屹如大丈夫品量」，「夫」原作「人」，據文意改。

〔四〕「大才夫豈久森林」，「久」下原有一「山」字，據詩律刪。

〔五〕「斂羽縮頭」，「縮」原作「宿」，據文意改。

〔六〕「云曰」，「云」原作「雲」，據文意改。

〔七〕「猶膾炙人口」，「膾」原作「鱠」，據文意改。

〔八〕「但見皤然白髮」，「皤」原作「翻」，據文意改。

〔九〕「阮公乃盥手焚香」，「焚」原作「樊」，據文意改。

〔一〇〕「稱曰昔人果不謬哉」，「昔」原作「西」，據文意改。

〔一一〕「天下進士固旣，子危首科吴致和，父吏登科吴致知」，喃文，大意謂：天下進士有三名，子已魁首吴致和，父又登科吴致知。

敬宗惠皇帝

諱惟新，世宗次子，在位十九年。紀年者二，慎德己亥、弘定庚子。

己亥，慎德元年。初，端國公阮潢回順化，朝廷大震，平西王即奉帝回鑾，數日還京。十二月，帝進兵充西都，莫慎忠侯降〔一〕。

初，節制昭勲公卒，翼郡公鄭檢輔〔二〕。

按，檢永福槊山社人，屬居卞上。少時家貧，無以養母，常盜鄰人雞米以供母，人皆惡之，乃投檢母之滅鮍處〔三〕。是夜風雨雷電皆至，川水盛滿。至明日，見深淵處已成一堆。衆人異之。後有風水師過堆處謂曰：「此堆有墓，非帝非伯，權傾天下。祚傳八代，蕭墻禍起。」

進討諒國公。中宗立，公以藍江迫隘，惟瑞源縣安陽社，左控重山，右歸大河，形勢開爽，氣象明昌，立行殿奉帝居之。是時攻莫之路，自瑞源出石城、錦水，廣平以連美良、安山等地，沿山一帶，王師來往安陽宮□府，六十年爲天子行在之所。滅莫以後，殆還□都，然每有警急，即復□鑾，以同根本。迨後鄭

主宮廟號稱宜，享二百餘年。與槊山下上並爲重。唯其鎮所憲，則別設於山東云。鎮所在，東山楊舍社，憲同在東山營舍社。

【校勘記】

〔一〕「莫慎忠侯降」，「侯」原作「厚」，據文意改。

〔二〕「初，節制昭勳公卒」，「初」原作「後」，按前文有述，阮潢爲昭勳公之子，受鄭檢排擠而從阮秉謙主意，遠避廣南。則此時阮潢殺莫將奪路回順化事，遠在「昭勳公卒」之後，據改。

〔三〕「及投檢母之減鯰處」，「減鯰處」爲喃字，意謂：

神宗淵皇帝

諱惟祺，紀年者三，永祚、德隆、陽和。在位二十四年。

己未，永祚元年。初，逆椿作亂，人情洶洶，靖王會帝由寧山抵金榜回安陽〔一〕，二月始還京。丙寅年，鄭王命嘉郡公征廣順，不克。乙巳年天下大餓，自叁月至九月，錢一陌米一疇。至十月，一陌八疇。

辛未年，試士。阮明哲中探花至靈樂山人，進士明善之孫，五十四歲中。會試、庭試應試皆第一。公未第時，夢神人謂曰：「到老來未成身。」後果由安老縣中〔二〕，「未」即未年也。公年九十，猶生二子。入朝帝呼曰「布赭」。壽九十六歲，贈户部尚書，賜謚文豐。

按據記云：公原名阮明哲〔三〕，奉御筆賜名阮壽春，後避帝諱，再改厚春。少時與獲澤神童齊名〔四〕，人語之曰：「神童獲澤，秀樂山人。」秀即公也。公文字甚優，而苦遲暮，五十四，辛未科中三場，會試過午始出十二題目，諸士每目略對，多不充瞻。惟公對四目詳悉，而遺其八。場官不敢批取，置之留儲。

及遞卷，上云「多不樂意」〔五〕，上皇問：「場中試卷尚有遺否？」對曰：「撮取已盡，惟存一卷四目對甚好，而遺其八，故不敢批取。」皇帝判云：「詩一句、賦一聯之善者尚可取，況四目之好乎！」對曰：「此卷不取則已，如取則置之首科。」判曰：「可置之則置之。又何疑乎？」仍置之首科。

公自場内回，囑亭居主人看榜尋報，公遂在家，語夫人。夫人唾之曰：「五十餘始中三場，而今題對其四而遺其八，又何望得中乎？」公曰：「婦人何知？四目倒押諸十二目矣！」乃與夫人俱出田野栽樹，適亭主看榜回報，望見一里許，問曰：「中第幾名？」亭主未及對，舉手附頭示。公謂夫人曰：「果如我言，庭試中探花。」

公以文章登朝，頗見寵遇，某科提調乂安場，使二婢女衣從者服隨入場〔六〕，事覺，體察官以事聞。皇上曰：「爾公事在，任爾公事，安得妄言！」上意以公有過，宥之則法不可行，罪之則情不忍，停使之不聞〔七〕。

永祐二年，王上將受尊封，欲得重臣尚書年老奉金册，時公未升尚書，上命封工部尚書、穎州侯，仍差齎捧重寶。

公年邁七旬，猶在朝，不得援例致仕。公語人曰：「諸士登第久，得援例引年，我始登第，何可相比？」年八十餘，始以工部尚書、太保、錦郡公致仕。公年老不衰，每元旦延御大禮，必造朝，必得賞賜。及諸權貴贈送頗多。按，公少時難屯，二十餘未娶。夜讀假寐，見神人謂曰：「汝妻生。」訪諸鄉中有一女生。後果娶之。又爲之樂道社豪傑所奪。富翁之子死，再歸公。艱難頗如此〔八〕。又，傳公有友人，久病不愈。公就省，因省於壁云：「馮去疾，霍去病，疾病俱除；韓延壽，杜延年，壽年延求。」友人病痊。真可謂神筆矣。

甲戌科，武拔萃中黃甲唐豪慕澤人。嘗見慕澤社之一德母生五子，武惟玦郡公，武惟志宰相，武方丈尚書，武拔萃黃甲，武求晦進士。五子延慶之多，皆一母賢德之致，可爲後來婦人之鑑。其見《公餘記》。

【校勘記】

〔一〕「靖王會帝由寧山抵金榜回安陽」，「會」原作「雲」，據文意改。

〔二〕「後果由安老縣中」，「老」後原衍一「金」字，據文意删。

〔三〕「公原名阮明哲」，「名」字原脫，據文意補。

〔四〕「少時與獲澤神童齊名」，「與」字原無，據文意補。「獲」原作「護」，據地名改，下同。

〔五〕「云多不樂意」，「云」原作「雲」，據文意改。

〔六〕「使二婢女衣從者服隨入場」，「者」字原無，據文意改。

〔七〕「停使之不聞」，「停」原作「亭」，據文意改。

〔八〕「艱難頗如此」，「艱」原作「難」，據文意改。

真宗順皇帝

諱維祐，紀元福泰。

癸未年，福泰，神宗以在位日久，傳位太子，是爲真宗，自爲太上皇，在位六年。

附籙大清年紀

其國夾高麗國，太祖高皇帝天命元年〔一〕，起於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丙辰，在位十一年。太宗文皇帝天聰元年即位於明熹宗天啓七年丁卯，至明莊烈皇帝崇禎九年〔二〕，乃建國號大清，改元天聰十年爲崇德元年。明崇禎甲申十七年，李自成亦正入京城，明莊烈帝登萬壽山自盡。

是時大清世祖章皇帝即位，紀元順治，天下一統，改易中國衣服，又有薙髮之令。中國父老詣闕，乞留一握髮，以存古迹，我南國亦之半薙俗曰「羅崽再粘」，而衣服原舊。後我國使至燕京〔三〕，父老見衣服皆流涕〔四〕。

丙戌年三月初三日，大雨雹。丁亥年八月初三日，大雨雹。戊子年三月十一日，大雨雹。鄭主命嘉郡公討廣南，爲阮生擒，至庚寅始放回國。

己丑年真宗順皇帝崩，羣臣復迎太上皇神宗淵皇即位，復享十四年，紀元者四慶德、盛德、永壽〔五〕、萬慶。

壬辰科會試，賜進士九名。

胡仕揚瓊瑠完厚人〔六〕中乙酉科解元，戊子科代試，事覺充軍，辛卯科再中。三十一歲一舉進士，再中東閣奉使，仕至公爵。公乃宗驁之裔，曾孫仕賓中進士。

嘗曰：乂安瓊瑠完厚地方接蠻獠，素不知音，自古皆然。自至靈縣緑楊社楊公存文學〔七〕，爲時宗師，胡公仕揚入門〔八〕，必得教授。黎朝壬辰科進士，自此以爲破天荒，登貴士，文風大振，科目不絶。因祀楊公存爲先賢，免其子孫調役意公存移至於完厚，至今尚然〔九〕。公文學有餘，無意於進仕，每於鄉科入場代試，往往被解。胡公在正府常以爲諫，不聽。蓋公以是爲逍遥矣。

世傳公曉於術數，精堪輿，周遊天下，爲人扦葬，始至娶妻居之，號五方師，人亦賴得地靈發福如鳳眼諶田武氏陽居〔一〇〕，公所立也。時上建府堂，胡公進公定向，上從之。值端陽節，悉以天下恭進禮物，賜以回程，命諶田郡公具船搬錢，以其家富貴，免其侵故。其優禮如此。

公又善兵法，以授胡公。胡公北使日，助中國破賊，在我國南征，有大功，由師傳之得其真也。胡公既顯，事之甚禮。公没後，遇忌日，盛禮祀之。門人不至，必加譴責焉〔一一〕。伊淑人之功，厥惟大矣。或曰，樂山探花郎亦公門弟。

按公賦集以百千數，今所見《高祖劎》、《卧龍》、《白衣山人》、《鴨子辭雞母遊湖》、《李白賦》、《項羽別虞姬》等賦，至今讀之，猶膾炙人口，名下無虚，信矣。

公之子楊普亦善於詞賦。年十一自乂安還，抱其弟遊緑楊市。往來婦人相語曰：「賦翁蒜晦[illegible]之〔一二〕。」普聞之發忿曰：「諸婦何從？所居近蒜鄉否？」中有一人曰：「僕居近之。」普以褻語寄報：「爲我語公蒜，天下陽物長大者多〔一三〕，不獨蒜公也。能與我角賦，即就我家。」其人以語公蒜，蒜即往訪尋。普延入坐定，出題作賦，披卷至「在齊聞韶」處，即以是爲題。普破首聯云〔一四〕：「上人乙己，斯文在兹成集大；金聲玉振，德造極安行生知。」蒜公見之大驚，擱筆求退〔一五〕。普請坐以成篇，大加嘆獎〔一六〕。其賦體與《秋聲》並傳〔一七〕，皆普所作。

己亥年，阮國禎中狀元青池月盎人，范惟質中天本午莊人。

辛丑科，鄧公瓚中狀元仙遊扶章人，陶公正榜永賴會庵人。

壬辰年五月二十五日，大雨颶風，損傷禾穀。

【校勘記】

〔一〕「太祖高皇帝天命元年」，「皇」字原無，據文意補。

〔二〕「至明莊烈皇帝崇禎九年」，「莊烈」原作「烈莊宗」，據文意改。

〔三〕「後我國使至燕京」，「使」字原無，據文意補。

〔四〕「父老見衣服皆流涕」，「見」字原無，據文意補。

〔五〕「永壽」，「永」原從下訛作「萬」，據史實改。

〔六〕「胡仕揚瓊瑠完厚人」，「仕」原作「士」，據下文及《神怪顯靈録》改。「瑠」原作「留」，據地名改，下同。

〔七〕「自至靈縣緑楊社楊公存文學」，「緑楊」原作「録陽」，「楊公存」原作「陽公存」，據《神怪顯靈録》改，下同。

〔八〕「胡公仕揚入門」，「揚」原作「陽」，據前文及《神怪顯靈録》改。

〔九〕「至今尚然」，「然」原作「存□」，據《神怪顯靈録》改。

〔一〇〕「如鳳眼諶田武氏陽居」，「諶」原作「堪」，據《神怪顯靈録》改，下一處同。

〔一一〕「必加譴責焉」，「譴」原作「遣」，據文意改。

〔一二〕「賦翁蒜晦罒之」，喃文，大意爲：問蒜翁之賦何如。「罒」原作「意」，據《神怪顯靈録》改。

〔一三〕「天下陽物長大者多」，「陽」上原衍一「相」字，「長大者」原乙作「長者大」，皆據《神怪顯靈録》改。

〔一四〕「普破首聯云」，「首」原作「白」，據文意改。

〔一五〕「擱筆求退」，「擱」原作「閣」，據文意改。

〔一六〕「大加嘆奬」，「加」原作「嘉」，據文意改。

〔一七〕「其賦體與《秋聲》並傳」，「傳」字原無，據文意及《神怪顯靈録》改。

玄宗穆皇帝

諡維瑪，紀元景治九歲即位，在位九年。

景治元年癸午，九月洪水破潰，失禾穀。

甲辰年，大赦天下，租庸十分之二又盡赦。十一月初一日，見彗星一位出在震方〔二〕，得一月夜常□□者，顧前長後短。

乙巳年，秋穀豐收，天下太平。

丁未年，賜進士三名，阮光宅中至靈傑特人。七歲讀書，至《大禹紀》，有父執出對曰：「七歲神童子。」公對曰：「八代黄帝孫。」甲辰科進士十三名，而公不預，「三名必得預矣。」今果然。其子光皓、光暢皆中進士，意同前科東城綦里人吴致知、吴致和父子同科〔三〕。

九月，朝廷延選天下兵士，分道進擊高平，莫敬宇敗走北國。

丙戌年，宣光武公悳叛，自立爲王，朝廷遣將進勦，悳手下麻福告殺悳以降。朝廷軫其先有有功，使悳子復襲位，未幾，公俊自萌叛逆，以速無辜，又立其弟公柄使奉武祀。



按武氏原貫海陽嘉福巴東，武文淵始移居在山西仙遊〔三〕。昭宗光紹年間，招集勇士〔四〕，文淵應募，從征有功，封爲宣光部統兵使。自是威重日著，兵至數萬，據誼郎州。至莫登庸僭位，文淵完境自守，不奉正朔。淵生下只一女。一日，托問臣僚：「人之種瓢，只出一果，食乎？賣乎？」有應之曰：「食餘始賣。」淵遂以女爲妾，人自是號爲「主瓢」。其城爲「城瓢」。後莊宗封爲太保。

文淵卒，弟文密嗣，封爲嘉郡公。大同、洮江、瀘江、濡江、請江皆寧帖，商船輻集，人民繁庶。大同亦小京師。密卒，公紀立，中宗封爲太保仁郡公〔五〕。世宗初年，公紀入朝於萬賴行在，封爲右將軍。纔得一年，遣歸大同撫禦。莫茂洽遣玉瓚來侵，公紀擊敗。公紀卒，子德供立，世宗滅莫還都，德供入朝，獻方物。升爲太保，爵和郡公。德供卒，子公應立，升爲太保，爵端郡公。

公應卒，子公悳立，神宗封爲太保，爵嘉郡公。至是時其除阻僭稱王爵，僞立朝班，稱爲小陵國王。廣南府土官執送鄭主殺之。朝廷軫武公舊勞，復立俊弟公柄嗣武後。

【校勘記】

〔一〕「見彗星一位出在震方」，「彗」原作「弗」，據文意改。

〔二〕「意同前科東城綦里人吴致知、吴致和父子同科」，「同前」二字原作「是」，據文意改。

〔三〕「武文淵始移居在山西仙遊」，「仙」原作「山」，據地名改。

〔四〕「招集勇士」，「士」原作「之」，據文意改。

〔五〕「中宗封爲太保仁郡公」，「封」字原衍一「興」字，據文意删。「郡」原作「興」，據前後文改。

嘉宗英皇帝

諱維禬，玄宗之弟。紀元陽德，在位四年。

甲寅年四月十五日巳時[一]，赤紅見。五月初六日，天下官軍士皆會在府堂，嫠翁狀耽在堺鞊。朝廷命許軍士錢，得以不亂。至二十四日辰時，又見赤紅，再捉得前者謀作亂殺之，改元爲德元。

【校勘記】

〔一〕「甲寅年四月十五日巳時」，「巳時」原作「已辰」，按：「已」「巳」爲形近之訛，「時」字爲避阮朝嗣德帝阮維時之名諱，常作「辰」，又天干「己」、「乙」與地支「辰」皆不能配，並據後文「二十四日辰時」改。

熙宗章皇帝

諱維祫。嘉宗之弟，十五歲即位。紀元二，永治、正和。在位二十九年。

丙辰永治元年，試士科，阮貴德中探花慈廉天姥人，裴公頎東安縣平民人中〔一〕。貴公少時遊學〔二〕，一日講罷，與諸生閑坐。公告飢求退。有人出對云：「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君子志。」公應之曰：「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社稷臣。」諸公驚異，公後登永治丙辰科，入正府建策，有大功，受應命輔新主。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磐石之安，真可謂社稷臣焉。

雅好文學，當日命一縣令買屋材，其人報詞有云：「期至西成之候，將來東鄂之津。」公大喜，賞錢五貫。

一日，坐明倫堂，命百官肄習，見堂柱蠹穿一孔，因命坐中口占。公口占：「開通九竅賢人智，化育昆蟲造化仁。」探花武晠公云：……〔三〕夫公以才德鎮服，天下爲名，官宰相；而武公授徒千數，爲時宗師。其氣象慨然可想，見於此。

公文章德業，無愧古人，尤善勸誘後進焉。知國子監日，每月正習二期，又以休閑，召諸生入，出小題令席上作之。

又，其課習，文體務取淳厚，斥去浮薄。出《光武徵嚴光詔》題，名士阮懋賞文其略云〔四〕：「裘輕輕，車簇簇，國外希共濟之雨；雲蒼蒼，水泱泱〔五〕，桐江少交遊之客。」初覆官皆以爲得，大加稱賞，置之優項。監榜未出，而學者已先傳誦。至評文日，公獨不取，曰：「此乃市文〔六〕，非王者語。常將此態，難於上榜。」撰一體，其略曰：

彼一時，此一時〔七〕，無徒慕巢由之避世；出是道，處是道，盍當師伊呂之輔王。休將臺上獨高，遽忽屯下初見。

文既成〔八〕，學者以爲規式。其後懋賞屢應舉不第，人以公爲見式。

公在城下年間，涵養作成，不遺餘力，其學雲集，文治蝟然。中興以來，極盛於此，繼之者皆不及焉。

又，公與彰德鄧國公往勘河堤，乘輿作詩〔九〕。公落句：「斜陽未已滄浪興，更非新沙步縱看。」鄧公落句有云〔一〇〕：「夜深更演留春訣，水自無波月自團。」較與公作，其氣象雍容閑雅，殆爲勝矣。未幾，公以首相致仕，壽終。而鄧公致十餘年，官歷大司空，再致仕，壽八十六，福禄壽考，勝於公〔一一〕。其兆見於詩矣。

又，洪德國語有《咏陵母送使者》詩云：

亭庸蕩蕩馭移蹎，餒媄昆尼改使君。汝漢念羣丹蔑滕，傷陵𩯁㐌泊迻分。

……命媄蘿鑛油蒙蒙，衛時㕵擬義君臣〔一二〕。

其論句每本並缺，王命公作。公奏云〔一三〕：「皮忠孝㐌坤缸援，會功名渚䶵佘吝。」〔一四〕上大加稱賞，放賜銀子二笏。

又，公與西姥尚書阮公當坐西面，西姥公竪目鏡，公以芙蔔報，賦國語詩，每公一句，西姥公唱而公酬之：

共饒護事㐌數㖡，公𩙍箕翁𩙍眉。日月堆彙熠螺相，樞機蔑櫃憑𦧜𥟉。
察尼毫末节实日，壓幾姦頑㐌易証。昆秘彈婆停嗰晚，强耗强重乳朱咍〔一五〕。

二公俱明達氣象，而公任意焉。

世傳，公陪政府日〔一六〕，常與人閑坐，以其所得祭肉，市酒一壺，共置盤邀諸衙一飲。諸人皆唾去不顧，公獨挈酒並肉味嘗之，人皆服其德度。

公初年知國子監，以我國祠宇止襲具文，而荒漠遐陬，非聖人陟降之所，其奉事頗有疏略。一日，夢見先聖來臨，語命公曰：「安南文教之地，我常往來，且命冉有守之，卿其勿略。」公跪應諾，醒覺驚異，清晨入大成殿前謝過，且祈保護，俾得事完而後設。乃以奉工役，其殿宇、回門、廊廟、磚墻、道路，一一鼎新，且制度宏廠，中興以來，未之有也。經二年告成，竣費巨萬，奉頒錢止得一千貫〔一七〕，餘皆公家貲。胄監成〔一八〕，公致仕，常在家以朔望肄習，從容又十年而後即世，常舉事以戒朝士，凡某得宿篇，益加謹慎，因筆及之。

裴公輔東安平民人，仕都繪事中。時擇陪臣北使，考揀公文得三名，而慕澤爲之優。有朝士戲謂公曰：「考得三名，而慕澤居其二；考字得一，而慕澤爲之優。□考攫金，他亦兼之。平民不能措手足。」

蓋伊社地脉多發攫金之人，故朝士謔語〔一九〕。公輔爲□□。有頃，潛報人取朝士芙蓾盒，置之頭帽上。朝士尋覓不見，驚訝：「竊取盒，蓋非平民而何？前言戲耳，願急見還。」公輔曰：「庸非慕澤人否？平民安能措手足？」因各撫掌大笑。按公輔少時有貴客出對：「茹濕濕，客岑岑，撫鼓蓬嵐，尋嵐習。」〔二〇〕公詩云：「館聲聲，踸成成，技彈箏情，性情星。」〔二一〕

戊午年四月二十四日戊辰，地震，赦租庸十分之一。十月初五日酉時，見彗星出坤方，形如絹，甚長，一月半乃止。

己未年，廣順鎮阮福灝率兵侵入布政州，據七縣一州。朝差溪郡公禦於太保奈橋，三年敗死，還住永營。

辛酉年三月初三，月白晝現，至七月止。

壬戌年正月初六日，地震，天下大饑〔二二〕。至夏，務豐收。七月，彗星現兑方，各務倍豐收。

癸亥年，賜進士十八名，阮登道中狀元仙遊懷抱人。范光宅中榜眼慈廉東鄂人。

阮公親父阮登明，天資甚粹，慈善樂易，事其兄甚恭，惟命是聽，不敢違異。子阮登道中狀元，公與遜讓，未嘗以父道自居。狀元乃下拜，公必引避。詣其家，使閽者先達而後入。或問其故，公曰：「狀元，上天子使托吾門矣，敢不敬乎？」公平生弊履惡衣，行必徒步，見者不知其爲朝士而誤犯，未曾與較。一日朝回，過南門市，有一屠夫相遇〔二三〕，見公徒行，貌似積年負債之他社長，出而執之。公與辭，他不聽，因縛其門。時副官汝進賢，原以公爲父執〔二四〕，甚加敬重，亦自朝回，肩輿至此，顧見之，倉皇下拜扶起。公語以故。汝公遂執屠人，奉公歸。抵家，公少坐，汝公入內室更衣。公以自解其屠縛，謂曰：「汝

速尋路行，吾亦從此去矣。」及汝公出〔二五〕，登明與屠人不見所在，使人追之不及，汝公嘆息而止。公其德度如此。官至祭酒致仕，二子登科，狀元其次子，一門福祉，寔登明之陰德也。

公伯父阮登皓中探花。少有異才，而錯落不羈，好行怪異。隣鄉有妖廟，常化爲美女以惑人。公遇迫之而通焉，妖不得已，謂公曰：「公乃天上神謫降，其後貴顯。僕既犯禁律，又泄天機，必有重伐，公其憫之。」言訖乃變。其後妖廟爲雷火所焚。公後每於飲食，必先祝之。其好大率如此。

時清人入帝中華，發使齎詔往我國〔二六〕，令國人薙髮。上以爲憂，命公權關上接迎。公作《解諸侯惑文》，清人乃止。清人出對云：「老犬落毛，獨向庭前吠日。」公對云：「小蝸短頸，謾居井底窺天。」北人稱嘆。

范光宅慈廉東鄂人，遠祖麒定，曾孫麟趾，牧顯名於光寧。侄光宅、光容皆中進士。

乙丑年十二月初三日戊辰，地震。

丁卯年秋旱，水民饑，北人□米出賣。

丙辰年，時差節度制寧郡公、太傅祿郡公等率就布政州禦賢主〔二七〕，相持七年，至辛未，大破化兵，長驅至争江，收復七縣一州。時寧郡公兵深入山林，絶糧，取山芋而食，遂帶歸。今天下遍植，自此因呼曰「藠糧」〔二八〕，南國遂因之而有焉。

辛未年，賜進士，阮邁中至靈寧舍人。

公少時有客出對云：「躡漢王足。」公對曰：「壽項王頭。」客奇之。

後爲高平督鎮，廣南盜賊，三縱三擒，盜服其罪。永盛丙辰年間，爲山西督鎮，聽訟明允，人稱爲包

公復生〔二九〕。

東鄂人有失蕉入告，公令鄉丁拘泥塗屋，俄使賜芙蒥，見一丁手如藍，詰，果盜蕉人。

三帶府一家牛被斷舌而死，訴於公庭。公令人自宰肉食，不告縣官。後有投告該名擅將宰牛不呈單，公縛之，果仇人割舌牛也。

市有兩婦人争一匹帛，公命裂帛爲二，無帛之婦欣然自取其半而去，有帛之婦號泣不已，公命捉來，果首服。

寺中有羣尼會拜佛，有一尼失綾羅巾。公命羣尼樹幡執香，各持手拳一靈凡，旋幡念經。如有姦宄〔三〇〕，變異頻頻。盜啓拳微視。公揣其意，伊尼果首服。

東鄂津有漁人被他失大魚一尾，約三貫許。夫婦號泣。公聞知，密使家人遠謡稱買魚尾鱗。有一兒將魚鱗出賣。携兒問之，乃竊取之家兒。

慈廉人有被訴李翁仲祠〔三一〕，見一錦衣的是已物，置於祠内，遂就訴於公。公親行勘，果然祝曰：上神爲捉來，頃間有一人束手至前，問之首服盜財人也。蓋他行盜詣祝云：「今如有利，擇其謝之。」故他以此致謝。

一夜，公營失火，在獄之姦都出力救。既而火靖，獄人自點入獄，無一人遁者。

世傳莅政有仙女護之，故夜或巡遊在橋梁道路，有姦者必先知之。後公之孫蘧、選皆以叛逆，惜哉！公之祖墓俯葬，北客有云：「俯葬則生聖賢，仰葬則生叛逆〔三二〕。」其後，公改厝仰葬，果生叛逆之事矣。

庚辰年，阮庭檍中榜眼青池月盎人，丁公完中黃甲乂安香山安邑人，黎有喜中進士唐豪安舍人。丁完自號默齋。公少時失怙恃，終鮮兄弟。幾冠而議桃夭，爭奈蛇虺屢徵，熊羆欠夢。復納守相家女阮亞室焉。阮氏姿容閑雅，舉止端莊，能以正處已，以禮事夫，公愛而敬之。每遇朝退之暇，輒與閑談古今忠臣烈女，聯吟白雪陽春〔三三〕，唱酬之間，備見《關雎和鳴集》，不暇贅引。記一日，公春睡晏起，夫人吟《晚簪》一律以正之：

日出端非月出光，良人猶倚在仙牀。周公未遇關心切，湘水何妨去路長。
燕逸倘忘今職業，雞鳴忍聽古詩章。問誰添滴銅龍水，勉使三晨悔管郎。

公覽詩嘆曰：「措辭柔雅，寓意深長，古亦稱姜后、徐妃，當遜一首地矣。」召夫人，改容致謝。自此握髮吐哺，旰食宵衣，在官僚者，咸以勤幹稱。

至乙未，黎朝士選使臣結好鄰國，羣臣以公應命焉。公謝，回院語夫人：「我生黎朝科目，受黎官爵，食黎廪禄，南北東西，唯君所命。倘能不辱，是不負我初生意也。獨憐汝弱質孤芳〔三四〕，守貞心於雪枕霜衾，寄幽情於春花秋月，想此時此節，我之所以眷眷於汝，而不忍釋懷也。」夫人聞言，良久掩淚曰：「原隰勤勞，桑蓬氣概〔三五〕，此丈夫分事，妾非唯不知，且不敢言也。至於黛殘粉倦，綠慘紅愁，妾之出身亦何足算。所慮者以金玉之資，冒嚴凝之地。登山涉水，沐雨櫛風。旅次蕭條，行塵勞頓。此時天各一方，安能使妾鐵石其肝腸乎？」公再三慰之，竟覺憂心慅慅，染成一病。公亦爲之慘然，第以王事在身，每懷靡及，終付之無奈。至期百官撤俎〔三六〕，全家送至呂瑻驛〔三七〕，夫人將曲水盤以贈之，云：

一餞長亭萬里心，青春易擲隔分陰。皇華賦就揚鞭去，折柳就成掩淚吟。

北國觀光酬志大，南天陟嶺擁愁深。如何覓得迷仙藥，一醒悠然聽好音。

公復賡原韻云：

仳離巡事勿關心，月有清光亦有陰。怯病牽情須强飲，含情觸景莫愁吟。
謾言士德糟糠厚，重感君恩濤海深。此去粗酬身事了，三秋琴瑟整同音。

詩成，公解羅衣以贈之。明日整頓登程，舉家含淚拜別。公欣然上馬，若不以閨閫介意。輕裘肥馬，其去如雲；後擁前呼，其從如雨。家人佇立以送，皆曰：「壯哉此行也。」獨夫人翻然自醉，侍女扶之上轎，至家後不能起。夫人娣妹及公之兄弟，都來慰解，方且勉强加餐。偷閑消遣，但所不能堪矣。年光迅邁，時令換新。每遇雨打杏花，煙含橘柚，是斷腸時也；或聽草蟲晚噪，春鳥晨啼，是消魂候也。觸景而漣漣楚雨，芳艷爲之暗消；傷心而落落秦雲，豐度爲之頓改。對月即長吁短吟，臨風則愁唱悲吟。凡作詩章三十餘首。姑述詩一律、歌一闋、行一篇以見志云。

《感懷詩》：

僕痛難復陟高崗，獨處幽房斷盡腸。嗟哉孤衾惟對月，憐他隻影自爲霜。
謾題錦手情難訴，直把羅衣意倍長。四牡如今何處住，洞庭秋月接山光。

《北風歌》：

北風何凄凄！君子於役兮，不知其期；我之憂心兮，惄如調飢〔三八〕。昔君之行邑兮，車馬騑騑；今君之家鄉兮，風景依依。昔我之送君兮，飲餞吟詩；今我之思君兮，遵彼伐枚。春日思君兮，感桃花之芳菲〔三九〕；夏日思君兮，傷燕子之喃呢。睹秋月而思君兮，念姮娥之孤栖；見冬梅

而思君兮〔四〇〕，令姑射之低迷〔四一〕。無日不思君兮，由稿砧之睽離〔四二〕；何日不思君兮，如絺綌之凄其。嗚呼！何日覩兮亦心則夷！

《征車行》曰：

征車阿曰大刀頭，不敢凝粧上翠樓。楊柳重絲牽舊恨，黄鶯抛杼織新愁。新愁舊恨憑誰訴，惟有夢魂得相遇。别後尋思不是真，冷侵綃帳何良苦。起來風雨入欄杆，想越幽州五月寒。五月猶垂寒剪剪，三冬無那雪漫漫。瑟曲胡笳心故國，數聲羌笛容間關〔四三〕。間關天碧黄沙滿，多少征人鐵作肝。冉冉征人車不歇，孤愁萬里行人絶。我憂惟有明月知，我心惟有丁香結。可憐姮娥夜夜心，可憐昌黎團團月。團團明月伴客程，不見桃園無限情。情中尚憶離瑘驛〔四四〕，别後猶驚唱鳳城。既出鳳城嘽駱馬，更思舊室耀宵行〔四五〕。别來一日三秋想，真是三秋百感生，百感攻心何日盡！征人幸得何日還？非是喜得封侯印。

且説公自過關之後，遇水泛桃花之浪，登程垂楊柳之鞭，所歷省城郡縣，寺刹名山，無不留咏。時或分韻而知郊、島之饑寒，時或品題而辨賀、白之仙鬼。歌詩詞曲，見於《皇華詩集》，多者百餘篇。凡騆駱所經之處，一切翰苑名公，山林詞客，索詩求之，往來不絶。見公文翰沈鬱，仿佛少陵；丰采清奇，頡頏衛玠。空谷之思，至形於篇什。有曰：「他時南國揚帆去，重睹丰姿有幾年。」又曰：「握手面談猶恨少〔四六〕，懷君君亦且懷吾。」如此之類，不能盡述。

一日，公至杭州，見山伯英臺一冢，心有感焉。謾然題曰：

手拂新苔認舊碑，吁嗟大義世間希。雪門受業堅交契，花下締盟約唱隨。

任歷風波心不轉。若名教死但奚辭，香魂一對今何在？時見雙雙燕子飛。

將近燕京，時值冬令告至，朔風凜凜，瑞雪飄飄，寒色怯霸橋之驢〔四七〕，冷氣擁藍關之馬。公氣質孱薄，兼以夙行晚歇，車驟馬馳，觸此栗烈之天，不覺風華抱恙。門子隨人，亦繼奄忽。公大加傷感，病勢增劇，東道欲求少歇，奈何慮牽使命，催促行程。行至荒林，但見紅日沈西，碧煙四合，欲急尋驛館，已無及矣。公露過一宿，不勝苦楚。至燕京，病轉沈重。時臘月晦日，公謂隨人曰：「我夢上帝召臣草一大筆，病必不起。我生科甲，死於使命，生死俱無恨，但以不能終王事爲嫌耳。」是夕，公卒於京公館。國幹官與司賓官衿殮成禮，北朝康熙皇帝諭祭以少牢之禮。事悉，靈車南返，朝廷憐其終於王事，加贈刑部曹左侍郎。聞訃日，夫人迷而復醒數次，欲尋自盡。親屬視之加密，無可奈何，始成服禮葬。撰一（下闕）

【校勘記】

〔一〕「裴公顧中」，「中」字原無，據文意輔。

〔二〕「貴公少時遊學」，「貴公」原乙作「公貴」，據文意改。

〔三〕「探花武瑊公云」，其下闕武瑊所對。

〔四〕「名士阮懋賞文其略云」，「名」原作「多」，據《神怪顯應録》及文意改。

〔五〕「水泱泱」，「泱泱」原作「央央」，據《神怪顯應録》改。

〔六〕「此乃市文」，「市」原作「吊」，據《神怪顯應録》改。

〔七〕「此一時」，「時」字原闕，據文意補。

〔八〕「文既成」，「文」字原作「下」，據文意改。

〔九〕「乘興作詩」，「詩」原作「云」，據文意改。

〔一〇〕「鄧公落句有云」，「公」後原衍「往勘」二字，據文意刪。

〔一一〕「勝於公」，「勝」原作「主」，據文章改。

〔一二〕「亭庯蕩蕩馭移蹎，餒媄昆尼改使君。 汝漢念羣丹蔑滕，傷陵鬚𤽗泊迻分。……命媄蘿鑛油蒙蒙，術時嘫擬義君臣」，喃詩，大意謂： 中心蕩蕩馬紛沓，母子此情送使君。 丹心懷念存一片，白髮傷陵見多分。……睹黃葉兮母悶，歸來寄汝忠義臣。

〔一三〕「其論句每本並缺，王命公作。 公奏云」，此三句原爲小注，據文意改爲正文。

〔一四〕「皮忠孝𤽗坤飣援，會功名渚馭余吝」，喃文詩句，大意謂： 忠孝雙全兼兩院，功名薈集有幾人。

〔一五〕「共鐃護事𤽗數嘚，公𩙻箕翁𩙻眉。 日月堆彙熩𤊚䎱，樞機蔑樌憑𧺀𥝱，察尼毫末节実日，壓幾姦頑𤽗易𨁪。 昆秘彈婆停嚪晚，强䅩强重乳朱咍」，喃文詩，大意爲： 時相同事兮，此公並彼翁。 日月齊耀兮，樞機調手中。 毫末未倒兮，控邪會有功。 婦孺恬恬兮，老而彌堅忠。

〔一六〕「公陪政府日」，「政」原作「正」，據文意改。

〔一七〕「奉頒錢止得一千貫」，「頒」原作「班」，據文意改。

〔一八〕「胄監成」，「成」原作「𪞚」，據文意改。

〔一九〕「故朝士謔語」，「謔」原作「𤢖」，據文意改。

〔二〇〕「茹㵘㵘，客岑岑，撫鼓蓬嵐，尋嵐習」，喃文，大意爲： 屋小客多鼓蓬響。 後一「岑」字原作「㨶」，據《神怪顯應



録》改。

〔二一〕「館聲聲，踸成成，技彈筝情，性情星」，喃文，大意爲： 館清人喧琴瑟聲。

〔二二〕「天下大饑」，「饑」原作「飢」，據文意改。

〔二三〕「有一屠夫相遇」，「屠夫」原作「書生」，據下文「屠人」及《神怪顯應録》改。

〔二四〕「原以公爲父執」，「父執」原乙爲「執父」，據文意改。

〔二五〕「及汝公出」，「汝公」原乙作「公汝」，據文意改。

〔二六〕「發使齎詔往我國」，「使齎詔」三字，原作「覺官語」，據《神怪顯應録》改。

〔二七〕「時差節度制寧郡公、太傅禄郡公等率就布政州禦賢主」，「賢主」指其時在順化分立的阮福瀕，原作「主賢」，據史實改。

〔二八〕「自此因呼曰『蔚糧』」，「蔚糧」爲喃文，美食之意。

〔二九〕「人稱爲包公復生」，「復」原作「服」，據文意改。

〔三〇〕「如有姦宄」，「宄」原作「凡」，據文意改。

〔三一〕「慈廉人有被訴李翁仲祠」，「翁仲」原作「仲翁」，據神名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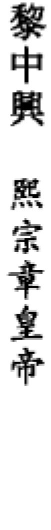
〔三二〕「仰葬則生叛逆」，「叛」原作「判」，據文意改。

〔三三〕「聯吟白雪陽春」，「陽」原作「楊」，據文意改。

〔三四〕「獨憐汝弱質孤芳」，「芳」原作「房」，據文意改。

〔三五〕「桑蓬氣概」，「概」原作「慨」，據文意改。

〔三六〕「至期百官撤俎」，「俎」原作「祖」，據文意改。



〔三七〕「全家送至吕琨驛」，「琨」原作「思」字，據《傳奇新譜・安邑列女傳》改。
〔三八〕「惄如調飢」，「惄」原作「𢙫」，據《詩經・汝墳》改。
〔三九〕「感桃花之芳菲」，「花」字原無，據下句對仗之「燕子」補。
〔四〇〕「見冬梅而思君兮」，「梅」原因上行「遵彼伐枚」而作「枚」，據文意改。
〔四一〕「令姑射之低迷」，「姑」原作「孤」，據文意改。
〔四二〕「由稿砧之睽離」，「砧」原作「砭」，據文意改。
〔四三〕「數聲羌笛容間闢」，「羌」原作「姜」，據文意改。
〔四四〕「情中尚憶離琨驛」，「琨」原作「槐」字，據前文改。
〔四五〕「更思舊室耀宵行」，「耀」字原不清，據《傳奇新譜・安邑列女傳》改。
〔四六〕「握手面談猶恨少」，「恨少」原乙作「少恨」，據《傳奇新譜・安邑列女傳》改。
〔四七〕「寒色怯霸橋之驢」，「霸」原作「伯」，二字相通，然此處「霸橋」爲地名，又作「灞橋」，據改。



佚名◇撰

皇越春秋

楊曉斌◎校點





提要

楊曉斌、朱旭强 撰

《皇越春秋》三集六十回，不署撰人及時代。今知存印本一種，抄本十種。

印本於維新二年(1908)印於河内，今藏於越南漢喃研究院，編號VHv. 1819/1—3，五十一回起闕。有署1908年黎讙序一篇，又名《越藍春秋》、《越藍小史》。

抄本中，有四種藏於越南漢喃研究院。一本編號爲A. 3215/1—2，每半葉7行，行21—31字。抄寫甚工，間有雙行小注，書寫較爲工整。其中第十九回至二十一回多有脱文，第二十二回後删削批註較多。一本編號爲A. 13；一本編號爲VHv. 1683，存72葉；一編號爲VHv. 2085，存152葉。一種存於法國遠東學院，編號爲VIET/A/Litt. 20(1—2)，題《皇朝春秋》，存初中二集共四十回，151葉，每半葉7行，行約25字。

一本原爲馬伯樂藏書，今存於法國亞洲學會圖書館，編號爲H. M. 2184。每半葉8行，行26—29字不等，間有雙行小注，有圈點，俗字頗多。

一本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寫本部，編號爲VIETNAMIEN A. 69，抄本，正文頗不同與諸本，改動較多，且有後人夾批。

一本見藏於越南國家圖書館，編號爲R. 451，僅存卷二，61葉，頁面尺寸爲30×18公分，每半葉8行，行20餘字。

一本藏於法國吉梅博物館，編號爲FV. 55732，共246葉。

一本原爲新書院藏本，藏地不詳，每半葉8行，行30字左右不等，間有雙行小注。

本書是一部章回體歷史演義，回目採用偶句，每回使用套語，開頭有「郤說……」，回末有套語「要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書中講述了從陳末經胡朝、明屬到黎初的越南歷史，主要刻畫了黎太祖黎利及其兄弟黎善的事跡。略云：

越南陳朝後期，胡季犛專權，弑陳少帝篡位稱帝，國號大虞，紀元天聖，史稱胡朝。出逃老撾的陳氏後裔陳天平行經雲南，到達燕京，面見明成祖，自稱陳藝宗之子，得到了明朝的支持。明責胡氏篡逆，胡朝上表請迎陳天平歸國即位，郤陽奉陰違，在半路設截殺。藉此，早有併吞越南之心的明朝正面攻打胡朝。經過多邦城之戰、木丸江之戰、鹹子關之戰，並在清化藍山人黎利、黎善兄弟的幫助下，明軍擒獲了胡季犛父子，胡朝滅亡，明朝佔據了越南。

黎氏兄弟爲恢復陳朝基業，尊陳藝宗次子陳簡定爲越南國王，紀元興慶，史稱後陳朝。一年後，簡定禪位侄子陳季擴，國號大越，改元重光。陳簡定、陳季擴先後起兵抗明，但軍力甚弱，相繼被俘，後陳朝結束。

由於留駐越南的明人大肆搜刮錢財、擄掠婦女，人民痛苦不堪，激起了他們反抗明朝的行爲。先前

曾幫助明軍的黎氏兄弟，廣交豪傑，在衆人的簇擁下，黎利自稱平定王，召募將士，從藍山起兵，抗擊明朝軍隊。他們利用險要的南國地形，設埋伏、使詐謀，趕走了駐守越南的北人，擊退了趕來支援的明軍，然後以擁立陳氏子孫爲名，與明朝講和。明敗，明宣宗君臣借機下臺，來挽回天朝顔面，願意講和。於是尋找陳氏後裔，正好當時有一個名叫陳暠的人，自稱是陳藝宗三世孫，無所作爲的他順手「撿了一個大餡餅」，被封爲越南國王，可惜好運不長，封立還没過幾天，這位越南國王就莫名其妙地「痛瀉」而亡。衆望所歸，在衆人的一再勸説和擁戴下，抗擊明軍的領袖黎利「極不情願」地坐上了皇帝的寶座，國號大越，紀元順天，越南進入黎朝統一時期。

與越南史實相比，前述這些歷史事件和人物故事有所誇張與虛構。這些歷史事件的起因、過程、結局以及涉及人物都符合歷史實際；而這些事件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古小説人物類型化的特點，其中主要人物形象，正面歌頌的如黎利、黎善、阮薦、段發、黎公僎等，他們都是越南英雄人物，或慷慨大義，仁慈英明，或足智多謀，或出生入死、英勇無畏，或不辱使命，在他們身上集中了普遍讚揚的人性的優點。與他們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明朝將領張輔、王通、黄福、沐晟等以及篡奪皇位的季犛，他們或剛愎自用，或有勇無謀，或欺上瞞下，或貪殘暴虐，或好色忘義，在他們身上集中了人性的一些弱點與黑暗面。此外，史載，明封陳暠爲越南國王，但他毫無作爲，是平定王黎利領導軍隊和民衆打敗了明朝的軍隊，因此人心歸服。陳暠自知危機深重，於是逃走，被越南的軍隊追獲，仰藥而死。而在本書中，陳暠是在宫中「痛瀉」而亡，引得黎利大哭，並質問蒼天：「天使南國無主耶？何奪陳暠之速！」云云，實藉以彰顯其仁義之心，與史實有所出入。

全書滲透著濃鬱的本土情感。如稱明朝軍隊爲「北寇」、「北賊」。在戰爭描寫中，明朝將領戰前不知部署，只知道麾軍向前衝殺，用計謀則弄巧成拙，反被越南人利用，將計就計；而黎利麾下將領則戰前精密部署，使反間計、設埋伏，打得明軍個丟盔棄甲、狼狽逃竄。

書中用大量筆墨讚頌了藍山黎利兄弟，故印本徑名以《越藍春秋》。一位是黎太祖黎利，用十分讚賞的口吻描寫了他爲人慷慨有大義，少有大志，仁慈愛民，體恤將士，領導英明，人心歸服，而且有强烈的維護陳氏正統帝位的觀念，三番五次、一再推讓，自己堅決不做皇帝。另一位便是黎善，他不僅足智多謀，知人善任，用兵從容瀟灑，令人歎爲觀止；而且料事如神，運籌千里，先知先覺。這兩位「重量級」的人物，主要是通過一系列的戰爭描寫和與明朝的糾葛中凸現出來的，其間描寫交戰的險惡、詐謀的使用，就好像是一部「越南版的《三國演義》」。黎利就像《三國演義》中塑造的劉備的形象，黎善則酷似諸葛亮的形象。

此外，書中有較多的神異事件和靈怪故事，比如寫軍師黎善和阮薦，他們精通列太乙、排六甲、袖課，望氣、觀天象，先知先覺，異於常人。又如，千年梧桐樹成精、化爲美女；懷胎巨蛇化孕婦托夢；山神女夜救阮薦並勸他尋找明主黎利；南將黃必死後顯靈，夜半給軍師黎善點撥用兵計謀，白天在陣前斬落敵將。這些看似荒誕離奇的神異事件和靈怪故事，充滿了南國夢幻般的浪漫色彩。

1987年4月，臺灣學生書局曾對本書加以標點排印，許嗚鏘校點，刊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此次校勘，囿於版本獲取狀況，乃選取A. 3215爲底本，而以H. M. 2184（簡稱甲本）、VIET/A/Litt. 20（1—2）本（簡稱乙本）參校。因校勘所得乙本僅四十回，故後二十回獨以甲本參校；而所得甲本缺第三十五回、第六十回，故對此二回僅作迻録，加以標點。在整理過程中，趙維國教授審讀了校樣。

目録

初集二十回



中集二十回

下集二十回

初集二十回

傳敘曰：有德則治，邦乃其昌。無德則亂，天促其亡。亂臣賊子，百世遭殃。忠君愛國，千載留芳。兵窮武黷，安逞自强。民怨神怒，罔克胥匡。忠臣義士，聖帝明王。天歸人與，祚久年長。

第一回〔一〕　陳子孫恃强失國　胡父子肆虐專君

説話天下大物也，自非聖德好生，神武不殺，不足以當之也。爲人牧者，不可恃富强而文德不修、武功不競，甚至教化淪於上，風俗壞於下〔二〕，雖强如秦、富如隋，亦不能救亡國敗家之患也。陳太宗受天明命，布德行仁，民安國泰，南北交通，歷傳六世。至憲宗開祐年間，藉祖宗之餘烈，承給足之宏基，國政不修〔三〕，荒淫無度。其兄叔明逼死而自立，是爲裕宗。在位二十八年，傳國於弟曰端，是爲藝宗。在位三年崩，其弟曰煒繼立，是爲睿宗。此時裕宗雖老，實專制國政，恃其國富兵强，與占城構兵，數侵北朝，思明之地，建官分治，餽餉不息，府庫空虛，政煩賦重，民不聊生，盜賊相尋，權臣僭竊。裕宗崩，其臣黎季犛弑睿宗，立睿宗子曰焜爲廢帝，改元昌符。時北朝明洪武知之，遣行人日讓移書責之。季犛暴虐日

甚，廢日焜，立藝宗子顒爲順宗。又弑順宗，立其子安古害字。利，在襁褓之中，因而斃之。又大殺陳氏，自稱爲舜後胡公滿之後裔〔四〕，竄姓名爲胡一元。子漢蒼易名烜。

庚辰天聖元年，時季犛自僭位，國號大虞，紀元天聖。篡位一年，自稱太上皇〔五〕，傳位其子漢蒼〔六〕，改元紹成。

辛巳紹成元年，漢蒼上表北朝，詐稱陳氏絶，烜爲陳甥，請權署國事，明太宗不察其詐，許之。壬午二年明成祖永樂元年，閏十一月〔七〕，明遣使封漢蒼爲安南國王。

癸未三年明永樂二年〔八〕，夏六月，漢蒼命尚書黄晦卿奉表歸北朝侵地。卿領命即行〔九〕，羣臣送出郊外方回。漢蒼謂侍臣曰：「朕今爲帝，羣僚百姓，未徧其德，應賜大脯三日。」即時詔下，内外聞之，通衢朱雀，張設宴樂，笙歌互奏，燈火輝煌，舉天不夜。羣臣當宴飲間，適有邊書回奏：「陳天平在老撾招兵集馬，幾欲犯關，請陛下遣將擊之。」漢蒼曰：「天平孤窮外國，雖欲逞兵，無能爲也。」敕各兵部飭各關隘，以兵追之，勿使近關。兵部飭了，復與羣臣玩賞，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窮奢極欲，無物不有，盡三日之歡。百姓貢獻勞費，而漢蒼不之覺，又命内監遍尋天下，凡有美女，即將入貢〔一〇〕，不順者罪夷三族。内監得令，出外脅淫婦女，無所畏忌。不一月，將回三千人，極其美麗，命入侍上皇，三百人存留宫中奉侍。於是三月不理朝政，日夜宿在後宫，與兒女戲悦。忽有近臣奏曰：「邊臣覘得陳天平入於國中，乞兵復讎，關係甚大，請陛下出朝議事。」漢蒼曰：「此事未卜實虚，茲因正旦届期，例有使人朝明慶賀，即遣御史趙允恭出使，細作真贋如何，俟朕號議。」正是：莫解春心能誤事，誰知尤物足移人。

未知天平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第一回」，此二字原來「傳叙曰」上，據乙本挪。

〔二〕「風俗壞於下」，此五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三〕「國政不修」，「修」原作「足」，據甲本、乙本改。

〔四〕「自稱爲舜後胡公滿之後裔」之「後」字原脱，據甲本補。

〔五〕「自稱太上皇」，此五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六〕「傳位其子漢蒼」，「位」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七〕「閏十一月」，「閏」字原脱。甲本、乙本俱有此字，《明史》卷六《成祖本紀》：「（永樂元年閏十一月）丁卯，封胡漢蒼爲安南國王」，據補。

〔八〕「明永樂二年」，「明」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九〕「卿領命即行」，「命」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一〇〕「即將入貢」，「將」字下原衍一「將」字，據甲本、乙本删。



第二回　陳天平乞憐上國　裴伯耆告急中朝

卻説陳天平乃陳聖宗之孫，天明之子也。當叔明逼死憲宗之時，以事切責，叔明欲誅之，天平恐禍及，遂逃於老撾。後聞胡氏篡國，欲激義以復讎，而漢蒼遣邊臣追逼，自謀與老撾宣慰使刁緣請入中國乞憐。刁緣乃寫表遣使調護天平如明。此行往反懸崖，登山涉水，既離南北，遥望北京，山河城郭依然，市井閭閻未斷，萬物静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一〕。誠爲一太平景象。因起興賦小律云：

九天文物北京華，處處鐘鳴鼎食家。客裏清愁無可奈，衣冠仍是舊山河。

吟畢，就館驛安歇。明日上表，時明成祖御翠微宫，覽表宣旨，召天平入見。明侍郎王俊引天平跪於龍墀，奏曰：「臣陳家後裔，聲教外臣，恭遇天朝，率先歸順，受封數世，撫有南邦。運值中微，逆臣僭僞，飭姦造詐，弑主殘民，臣幸以方外見遺，窮荒隱伏，方欲招軍討賊，逆黨見追，左右散亡，倉皇出走，艱難跋涉，始達中原。瞻望朝廷，無由控告。幸今皇上入承正統，率由舊章〔二〕。伏望陛下天地父母生成之德，

恤及微臣，世守南方，恭修職貢。季犛父子罪逆滔天，臣與此賊誓不俱生。」因叩頭流血，成祖憐而納之，詔：「就禮部安歇，俟朕別有區處。」天平拜謝而去。傍有少卿奈惟嚴奏曰：「近有安南陳氏舊臣清洏扶内人裴伯耆〔三〕亦來告急，請討季犛，願爲前驅，自比申包胥，今候在門外，不敢放入。」成祖曰：「既如此，宣入朕問。」侍衛引伯耆拜伏於地，成祖曰：「卿係故臣，何不早來申報？今事在燃眉，噬臍何及？」伯耆奏曰：「臣事陳王，恩深澤厚，第桑榆晚景，以老歸休，每欲起義以復仇，只恐其力之不贍，痛心疾首，廢寢忘飡，遥望君門，遠隔千里，不辭艱險，跋涉而來，仰望聖皇弘興滅繼絶之仁，肆臣子得討賊復讎之義，事雖萬死，臣亦不辭。」奏畢，淚下如雨。成祖聞之，甚憐，言曰：「此事朕已知之，昨者天平已來乞憐，朕已許允，今住在禮部院中，卿來相見，俟朕遣人送回未遲。」伯耆得聞故主亦在於此，喜不自勝，拜謝出來去了。會漢倉遣賀正旦使者來，成祖曰：「試令使者與天平相見，看他如何對答。」遂詔禮部出天平見之。趙允恭識故王孫，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伯耆以大義責允恭，恭惶恐不能對。成祖聞之，謂侍臣曰：「季犛父子無道弑主，暴虐國人，而臣民共爲蒙蔽，是萬世之罪人也，宜舉兵誅之，誠爲合理。」正是：

賊子亂臣天共怒，弑君篡國地難容。

未知舉兵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此十四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二〕「瞻望朝廷無由控告幸今皇上入承正統率由舊章」，此二十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三〕「陳氏舊臣清洒扶内人裴伯耆」，「氏」字甲本、乙本俱無；「清洒扶内人」五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第三回　明御史賚敕問罪　胡侍郎上表請歸

卻説明成祖知漢倉多行不義，乃大會文武羣臣，問以安南事務。新成侯張輔奏曰：「季犛反覆，暴虐百端，罪惡莫大，今因國内多變，陳氏祚終，舉兵執胡氏父子而歸〔一〕，郡縣其地，以絶後患。」張輔狼心已露於此〔二〕。大學士楊榮曰：「安南係是蠻方，風俗不同，禮儀各異，得其民不可治，得其地不可居。果然如此。莫若置之度外，使彼各自區處，成敗不關於我，得失即委是他。如此，則朝廷不動兵端，陛下不勤遠略矣。」成祖問尚書黄福曰：「卿意如何？」對曰：「陛下堂堂中朝，奄有四海，普天之下，莫不爲臣。且陳氏從前世累爲臣子〔三〕，雖權臣弑逆，而後裔尚存，若棄而不問，則非推亡固存之義。以愚觀之，宜先遣人問罪，使迎天平，歸其國政，彼若貪權固位，則舉兵誅之，立陳氏後，統治交人，永爲臣妾，此陛下誠得仁者字小之意也。」成祖曰：「君之言是。」乃命吏部修敕〔四〕。

甲申四年明永樂三年〔五〕，春正月，明遣御史李琦、行全樞賚敕往安南，問季犛篡陳之罪。李琦等至安南，漢蒼率羣臣候於道左，奉敕書回殿庭開讀。敕曰：「汝季犛父子，暴虐深重，不可勝誅，理準誓

師，進討往罪。第朕念南國生靈，横羅鋒刃，敕御史李琦、行全樞前來曉諭：宜改過自新，迎天平歸國，還他社稷，庶無赤族之誅。欽哉特敕！」漢蒼聞讀畢，默然，命明使出宫驛，設宴相待。會趙允恭使還，將天平伯耆事狀奏了一遍，漢蒼會羣臣商議，終日不決。季犛自内殿閃出〔六〕，曰：「朝廷文武，不爲乏人，只徒尸位，不知權變，朕譚一計，使我南朝君宰安如磐石。」其計如何，使人之情不得。羣臣叩頭謝曰：「上皇有何聖略，可保無虞？」季犛曰：「修表遣使，先往謝罪，後請天平歸國，如此則無憂矣。」羣臣拱手問曰：「天平復國，怎得無憂？」季犛曰：「此時便見，何必問朕。」皆不敢復言。自修表遣侍郎阮景真隨李琦如明，漢蒼與文武大臣送出門外返回。景真此行，雲程萬里，柳舍低徊，風月三更，梅亭信宿，擡頭日近長安，舉目星臨帝里〔七〕。李琦等引入拜上。表曰：「臣漢蒼頓首稽首，謹奉表陳謝者：臣冒瀆天威，罪甘王法。幸聖主廣好生之德，故邊臣蒙不死之恩，一室無虞，萬民有慶。伏乞天平歸國，重恢交趾山河，陳氏中興，無馭安南黎庶，願歸國政，永保鴻圖〔八〕。」成祖覽畢，言曰：「安南逆臣，猶知自悔，無有是事。情亦可寬。」命召翰林院入閣草敕封天平爲安國王，仍敕行人聶聰送天平歸國。復命征南副將軍黄中、吕毅，大理寺卿薛岩以五千輕騎護行〔九〕，再敕景真先回諭。漢蒼細心謹密，整頓兵馬，臨邊迎候，阮景真領命先回。正是：

九天日麗傳王命，萬里雲飛擁使旌。

未知使回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舉兵執胡氏父子而歸」，「氏」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而」字，甲本同，乙本作「以」。

〔二〕「張輔狼心已露於此」，「狼心」原作「心狼」，甲本同，據乙本改。

〔三〕「且陳氏從前世累爲臣子」，「從」原作「後」，據甲本、乙本改。「世」字原脱，據乙本補。

〔四〕「乃命吏部修敕」，「乃」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吏」，乙本同，甲本作「禮」。

〔五〕「明永樂三年」，「明」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六〕「季犛自内殿閃出」，「殿」，原作「閣」，據甲本、乙本改。「閃」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甲本、乙本「出」下有一「言」字。

〔七〕「舉目星臨帝里」，「臨」，原作「端」，據甲本、乙本改。「舉」，甲本、乙本作「縱」。

〔八〕「永保鴻圖」，「鴻」，原作「洪」，據甲本、乙本改。甲本、乙本「圖」下有「謹謝」二字。

〔九〕「大理寺卿薛岩以五千輕騎護行」，「千」，原作「十」，據甲本、乙本改。黄中、吕毅、薛岩護送陳天平回國一事，并見《明史》卷一五四《張輔傳》、《吕毅傳》，《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均載「兵以五千人」護送。

第四回 段侍講爲國進賢 黎太祖堅心辭聘

卻說阮景真領明成祖敕命先回，至於東都，入朝奏事。漢蒼曰〔一〕：「天平得位專權，則髮怨絲恩，一毫不爽。誠是自知之明。不知何以解之？」時有翰林侍講段發出班奏曰〔二〕：「臣舉一人，可解此患。」漢蒼曰：「卿所舉何人？」段發對曰：「清化府峨樂縣藍山社人黎公常〔三〕，字日曠，之子長曰黎來，次曰黎利，少曰黎石，季曰黎善。利生時，利，己丑年八月初六日子時生，左肩有七黑子。有一朵紅雲覆於屋上，經三日不散。其人器度豁如，寡言語，多學術，五經諸史，獨觀大略，一覽便記。黎石勇健過人，頗兼有謀。黎善，母娠時，夜夢一星如貫珠，墜於腹上，覺而誕。三歲能言，十五歲博通墳典，諳閑韜略，時人呼爲小神童。父母擇不肯娶，只好歷觀山河林藪、城市人民、江溪河海、道里遠近，無不盡記。有日，遊於三帶州隴外莊，見故陳太監李自成女，容貌端莊，性行純一，意有所悦，乃自求媒。李公愛其才而嫁之，後生得一男，命名欽。教子攻書，經史羣書精曉〔四〕，天文地理博通，父子齊名，聞於當世。臣本與同州，頗知其詳，請陛下幣書聘之，若三人得一，可以安天下矣。」漢蒼聞之，大喜，即遣中使梅仕齎詔書往聘。

且説黎利治家法嚴，男則勤於耕稼，女則勤於織紝。有日，兄弟會在學堂，討論文籍，忽見青鳥自東飛來，集於庭樹〔五〕，嘯三四聲而去，黎善袖一課，言曰：「青鳥傳書，信息甚大。」利曰：「有何音信？」善曰：「漢蒼必遣使來徵我矣。」利曰：「何日得來？」善曰：「今日即來，宜洒掃庭除，以待來使。」石曰：「徵者何幹？」善曰：「意天平將兵回國，彼恐禍及，求人以助，必有何人進舉，使我屈身事之，以救傾危之急，我若從之〔六〕，是助桀爲虐耳〔七〕！」石曰：「我雖微賤，獨有忠義，豈可屈節以事僞乎〔八〕？果有使至，使人推出便了。」推出王使，可發一笑。利曰：「不可〔九〕，我是村民，彼爲國主，若出不遜，則彼有辭可執矣。不如因善遇之，堅辭不出，或有固召我者，我則學閔損矣。」果有此事否？三人商議停當。有人入報天使至，兄弟出門迎接，至家中，梅仕奉詔書至案上，拱手言曰：「皇上聞大賢之名，廷中虛左，使某專致意於諸先生，願早登車，庶無負聖主慇懃之意。」使乎！使乎！黎利曰：「臣本下賤凡民，有何知能，罔於聖德，動煩天使，枉駕而來，冒瀆朝廷，利不敢奉詔。」仕曰：「當今聖明在上，四海之內，莫不爲臣，不爲臣者黎兄弟也。有夏修知，防秋永罷，攀龍附鳳，固不乏人，釣渭耕莘，且猶渴望，先生若奮鴻鵠之翼，展麒麟之才，出而維持世道，致主澤民，使功名同垂竹帛，豈不偉歟？」黎善曰：「上既有堯、舜之爲君，下又有禹、皋、稷、契之爲臣，雖在野有巢由，亦不失其爲唐虞之治。若善之兄弟，淺才小智，不足稱朝廷之使命，煩使者善爲辭焉。」梅仕再三勸勉，固辭，仕不得已，奉書返回，入朝復命。漢蒼問曰〔一〇〕：「賢者肯從我遊乎？」使者方欲奏事，已見侍衛入内奏曰：「有北書咨報，天平近已屆境，請陛下遣兵出關迎接。」正是：

南賢未得盟同志，北牒持來記遠憂。

未知北書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漢蒼曰」，「漢蒼」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二〕「時有翰林侍講段發出班奏曰」，「奏」原作「發」，據甲本、乙本改。
〔三〕「清化府峨樂縣藍山社人黎公常」，「化」原作「北」，據甲本、乙本改。「府」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四〕「經史羣書精曉」，「曉」原作「晚」，據甲本、乙本改。
〔五〕「集於庭樹」，此四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六〕「我若從之」，「若」原作「亦」，據甲本、乙本改。
〔七〕「是助桀爲虐耳」，「桀」原作「傑」，據甲本、乙本改。甲本、乙本「是」字下有一「亦」字。
〔八〕「豈可屈節以事僞乎」，「僞」原作「伴」，據甲本、乙本改。
〔九〕「不可」，此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一〇〕「漢蒼問曰」，「蒼」原作「昌」，據甲本、乙本改。

第五回　胡季犛設計行凶　陳天平當途遇害

卻說漢蒼方問梅仕，忽有衛士入奏北書，先報天平還近邊塞。蒼遣近臣入問於季犛〔一〕，季犛臨朝，羣臣文武班定。漢蒼曰：「今天平歸國，勢不兩立，請上皇賜教。」季犛曰：「公等何如？」羣臣辭塞，面面相覷而已。季犛曰：「先禮後兵，是爲神算，前遣大將伏兵於岩險之地，次令人備牛酒犒師，誘至山林間盡殺之，以除後患。正孔明擊周瑜之時，所謂排列靈弩以擒猛虎，盛陳魚餌以釣巨鰲，即此計也。季犛狼心。」漢蒼再拜曰：「上皇神算，諸臣莫及！」即詔飭沿途村民城市，整頓兵馬，先拜國王，後接天使。復命黃晦卿以廩餼出隘關迎候〔二〕，依計而行。敕神驛將軍黎民獻、副將軍蔡伯樂近前囑曰：「卿出八千精兵前往芹站，此處左有懸弓嶺，右有宿鳶山，甚是險惡，可分兩道埋伏，候天平與北將至，起兵盡殺之，事成，其功不小。」諸人領命去，畢訖。

乙酉五年明永樂四年〔三〕，春三月，黃中等送天平至丘溫，已見父老焚香遮道拜望，或有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威儀！」人民扶老携幼，攀住車駕，天平眷戀，不忍相捨。不覺日已向暮，平命就官驛宴息，

郡縣貢山餚〔四〕，村民供酒果，天平慰勞遣之，遂就寢。反側轉輾，竟夕不寐，忽然睡着，見紅日自北升，轉於南墜於水中，光芒四出，驚人耳目，遽然覺，乃是一夢，問侍臣，則東方已白矣，乃促諸軍起程。此時黄中見晦卿軍士争持牛酒犒師，執禮甚恭，從者見天平皆拜舞踴躍，中問：「漢蒼不至，何也？」晦卿曰：「安敢不至，偶有微疾，已陳列候接於嘉林江矣。」已排列靈弓香餌於芹站矣。中遣晦卿還促蒼，再命騎覘之，見黎庶簞食壺漿迎勞相繼於道，遂放心徑度隘留、鷄陵二關〔五〕。將至芹站，過落平橋，橋名不吉，果然落平。見山路險峻，林木葱密，軍行不得成列，會大雨如注，中等冒雨而行，忽聞一聲炮響〔六〕，伏兵四發，鼓噪震動山谷，左邊民獻殺來，右邊伯樂殺來。天平方至橋頭，失驚，被民獻一鎗刺死，落於水中。時人有詩吊云：

覊旅皇皇閲幾冬，艱難天爲試英雄。物華天寶知何處，王伯基圖一夢中。

薛岩、聶聰在後欲退，平橋已斷，遂遇害。裴伯耆奮力衝殺，爲老倦，力不當，亦被伯樂所殺。靈魂不散，常顯現於山間，旁民立廟於山頭奉祀。後人有詩吊云：

邦家爲重一身輕，世道興衰不足評。隻影横空臨北塞，孤忠對月照南京。
天心未欲開平治，帝闕無由見老成。緑水青山留正氣，千秋雖死亦猶生。

黄中等欲舉兵擊之，橋斷不得前，民獻率軍遥拜曰：「遠軍非敢拒王師，天平小人也，非陳氏親屬，肆爲巧僞，幸得殺之，以謝交人。吾王即上表謝罪，天師所臨，小國貧乏，不足久淹。」使民獻作逐客之文，甚爲老練。中等不得已，收軍回去。獻等歡喜，奏捷凱還。漢蒼請季犛升朝宴賀，賞勞諸將，季犛曰：「幸今讎人已殺，其有何讎？天下清平，火未及燃。朕聞南海膠水縣有梧桐老樹，變生鬼魅，擾害吾民。朕欲南巡以

壓妖氣，羣臣宜整車駕，及日即行。」正是：

詭計弒君誠大惡，雄心虐政逞遊觀。

未知南巡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蒼遣近臣入問於季犛」，「於季犛」三字原脱，據甲本補。乙本無「於」字。

〔二〕「復命黄晦卿以稟餼出隘關迎候」，「迎候」二字原脱，據甲本補，乙本作「迎接」。

〔三〕「明永樂四年」，「明」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四〕「郡縣貢山鏥」，「鏥」，原作「膌」，據上下文改，下同。

〔五〕「遂放心徑度隘留、雞陵二關」，「隘留雞陵」，原作「隘髙雞稜」，據甲本、乙本及下文改。

〔六〕「忽聞一聲炮響」，「聞」字甲本、乙本作「見」。「響」，原作「口高」，據甲本、乙本改。



第六回　巡南海季犛遇鬼　伏嵬山陳暠復讎〔一〕

卻説迤南海膠水縣橫東坍大江邊有梧桐樹，經千餘歲，樹旁有石井，世傳秦時有鳳凰自北地飛來，棲三日而去。自此以後，枝葉茂暢，行客往來，納涼於樹下，可容千餘人。會有遼東丁氏婦，長自深閨，諳書籍。其夫遠遊，婦在家，點起寒燈，勤攻婦職，望見燈影，心上徘徊，忽動良人之想，因吟一律云：

無言何事動精神，隱約燈前欲惱人。坐卧未能離咫尺，良宵幸得共相親。

吟畢，望影題於壁上。其夫回，見詩疑之，罵曰：「我出未幾，汝動私情〔二〕，前與外人苟合！」其妻曰：「安敢如此！」夫曰：「筆札已形，何爲諉得？」婦曰：「妾以孩兒奉君巾櫛，不二其操，從一而終，豈有萌小玉之懷，遑文君之行乎！此詩吟影耳。」其夫不聽，一聯三四打，兄弟固争，亦不聽。其婦忿甚，夜奔梧桐，投於井中自盡。後係見雲雨暗，有一女子風度嬌癡〔三〕，容妝艷冶〔四〕，或歌或舞，或笑或語，徒倚於樹陰間。時人異之，相謂曰：「若非月殿嫦娥，必是瓊樓仙子。」會有北國客商，回自京城，行經至此，望見樹邊一少艾，獨坐沉吟，徘徊顧盼，若有所求。自維舟登岸，以言調戲，女欣然相從〔五〕，回至江

邊，忽然不見。商人失驚染病，立斃於舟中。時人有詩吊云：

　　江湖牽纜醉春歸，欲雨情風不自持。莫笑紅顏能誤客，泉臺憂喜少人知。

自此以後，或眷客於村中，或邀人於路外，不幸遇者（六），禍害尋作，動以百數，天下人莫敢近（七）。季犛聞之，詔下羣臣，盛陳儀衛，駕言出遊，五月庚寅，大駕進發。陸則象馬星陳，水則舟師風送，行至膠水、遼東社分，季犛御樓船旁觀風土，見女人伏於岸上，意其民間鳴冤噓枉，命泊師近岸，問曰：「何等女兒，敢爾唐突？」其女叩頭奏曰：「妾本京城太守之女也，不幸妾夫被譖，謫宦遠方，自揣無能，每欲自絕，只恐幽泉之下，見笑於緹縈（八），冥漠之中，含羞於李氏。今欲投入宮婢，至則聖上大駕已南巡矣。故不辭艱險而來，途中邀駕，冒死伸冤，伏望照臨，俾得改過。」季犛見其人膚如凝雪，唇若泥珠，顏色殊常，言詞宛雅，春情乍動，納於舟中，呼爲才人（九）。諭曰：「朕今臨此鎮妖，然後還朝大赦，則汝父之罪，不攻自破矣。」其女問曰：「誰是爲妖？」此是爲妖。季犛曰（一〇）：「梧桐千歲，久化爲妖。朕往伐之，以除民患。」其女曰：「陳家末祚（一一），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況陛下道同堯、舜，德合禹、湯，禮爲御而樂爲車，仁爲干而義爲櫓（一二）。遠來近悅，遠如北國，不久即來。大畏小懷，有何妖之可鎮？且千歲梧桐，一方天柱（一三），縱有鬼魅倚勢害人，是不過薄命者遇之耳。至如忠臣愛國、守正不邪，彼焉敢犯？敢犯季犛而已。且民之有喬木，猶國之有世臣，倘喬木彫零，則世臣難保。」時柱國黎季獵在旁，見女言語，促動身上，乃奏曰：「才人見識甚大，不惟承勢，且又識時，外不敢揚君遇鬼之心，內實切勸上愛民之意。臣竊想：周之姜后、周之樊妃，亦不過此，願陛下納之。」季犛見其近臣切諫，又寵愛才人，其事遂寢。乃降旨不由陸道，直出江程，遵海而南，進次於獨步海口。一名大鴉。忽然想起，謂侍臣

曰：「朕聞陳氏餘孽，猶在民間，卿等宜密飭各處，係見陳氏宗族，解納賞功。若故意匿藏，罪應赤族。」侍臣領命飭訖。再言曰：「崔嵬之嶺，名藍古跡，寶殿珠宮，朕欲登臨以觀勝景。詔百姓修削道路，候朕臨幸。」百姓得令，奔走服役，不勝其苦。時有陳暠，乃陳英宗三世孫，先是避亂，逃於大安縣安江栅〔一四〕，寓居於潘世叔家，叔知，以女妻之，復生二子。忽聞季犛行經地面，密旨誅求，即忿起讎心，陰圖報復。原有與仁澤人武惟楊交厚，暠潛至楊家謀事〔一五〕，楊設酒相待，酒至半酣，暠試言曰：「某本胡氏罪人，逃生至此。今彼密令四索，勢亦難逃，欲面投降，求活一家性命。幸而見恤，賜爵加官，不惟妻子蒙休，而朋友亦同其利。」惟楊聞言大罵曰：「昔我以汝爲金枝玉葉，演派天潢，不意狗彘其心，逞此無恥之行，何面目與汝相見！」乃拂衣而起，暠挽袖謝曰：「某素知君忠義，前言戲之耳！」楊復就坐，暠放聲大哭，楊曰：「公子有何憂悶？願急告我。」暠曰：「今季犛巡行至此，某欲報讎，無人可恃，請先生救我！」楊曰：「馬遇伯樂而嘶〔一六〕，士遇知己者死。說出死字。我亦深怨季犛，無由可乘。今公子見推〔一七〕，雖死不惜。」又說出一死字。暠曰：「先生誠如此，不特暠之幸，亦天下之幸也。」二人商議畢，楊自辭去。卻說季犛舍水登程，望嵬山直往，行至山脚，分軍士四面周山圍住，然後臨幸。登至山腰，惟楊伏於叢莽中，橫槊望季犛直刺，中金花上。季犛落下，幸得御林軍以於盾遮蔽，楊不得再刺。羣臣扶起，徘徊四望，已見女才人立於山頭，遥遥言曰：「妾本謫仙，與君相遇，爲君弑逆，天上已誅，遣妾反回，永守碧梧宫裏。隱然已出梧桐之鬼，而季犛不覺，可發一笑。君速回鑾駕，制此北兵，若再遊巡，爲禍不淺。」言訖不見〔一八〕。季犛回頭，已失才人所在，嘆惜不已。如是而猶嘆惜，可發一笑。心中戰慄，即傳令武士搜捕，獲惟楊於叢林，扛來，命釘於地下，雄棍痛打。季犛曰：「量汝小人，罔敢無禮！」此則有禮。楊曰：

「我爲陳氏子孫報仇，恨不殺得汝，可惜！可惜！」吾亦爲之一惜。季犛曰：「陳氏子孫爲誰？」楊曰：「南國百姓，係是陳家子孫。」季復命打下，打得皮爛，血流滿地。又問曰：「誰人遣汝？」楊曰：「天遣我殺此無道之人〔一九〕！」季犛曰：「伊堅，不肯招。」令取鉄鉗，打折兩門牙齒。又問曰：「誰人遣汝行此悖逆？」楊曰：「我殺汝，無人遣也。」季犛大怒，令斷其手足。楊曰：「汝行至慘刑，不過欲招出而已，舍我便起。」季犛命扶起，楊强坐，即墨再拜，曰：「我生不能殺賊，以報陳氏之恩；死則爲厲鬼，以呑季犛之肉。」言訖，遂撞於石，頭破而死。後人有詩吊云：

巍巍正氣凛秋霜，慷慨孤忠逞自强。劍樹刀山低正氣，贏將一死答君王。

有詩吊季犛云：

瘡民蝗國肆觀風，嵬嶺殊非博浪中。一簇横鎗能不死，老天胡忍縱姦雄。

此時陳暠聞事不成，惟楊被死，遂去妻子投於老撾，後陳苗裔猶在安江本此。季犛見楊已死，無可奈何，欲停駕要索陳氏，告見東都告急，自促駕還宫，日夜兼程，不可回顧。正是：

一駕驅馳霜雪重，三軍奔走雨風輕。

未知還軍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伏嵬山陳暠復讎」，「暠」原作「蒿」，據甲本、乙本及下文改。「復」，甲本、乙本作「報」。

〔二〕「汝動私情」，「動」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三〕「有一女子風度嬌癡」，「風度」甲本、乙本作「身度」。「嬌」，原作「矯」，據甲本、乙本改。
〔四〕「容妝艷冶」，「妝」原作「贓」，據甲本、乙本改。
〔五〕「女欣然相從」，「相」原作「自」，據甲本、乙本改。
〔六〕「不幸遇者」，「遇」原作「過」，據甲本、乙本改。
〔七〕「天下人莫敢近」，「敢」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八〕「見笑於緹縈」，「緹」原作「提」，甲本、乙本均作「緹」；西漢時有緹縈救父一事；甲本、乙本是，據改。
〔九〕「呼爲才人」，此四字原脱，據甲本、乙本上下文補。
〔一〇〕「季犛曰」，「曰」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一一〕「陳家末祚」，「末」原作「未」，據甲本、乙本改。
〔一二〕「仁爲干而義爲櫓」，「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櫓」，乙本同，甲本作「弩」。
〔一三〕「一方天柱」，「天」原作「千」，據甲本、乙本改。
〔一四〕「逃於大安縣安江柵」，「逃」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一五〕「蜀潛至楊家謀事」，「謀事」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一六〕「馬遇伯樂而嘶」，「遇」原作「過」，據甲本、乙本改。
〔一七〕「今公子見推」，「今」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一八〕「言訖不見」，「訖」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一九〕「天遣我殺此無道之人」，「殺」字下原衍一「無」字，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删。

第七回　議征南明朝選將　分禦北胡主屯兵

卻說季犛欲停蹕，見公文言明朝遣兵入寇，故不敢久留，促駕反回不題。先是，黃中等送天平歸國，被矢，引殘卒回朝。奏聞，成祖大怒，謂成國公朱能曰：「蕞爾小國，敢拒大邦！此而不誅，兵則何用？」朱能頓首曰〔一〕：「逆賊罪大，不可容誅。臣等請杖天威，一舉殄滅！」未必。成祖遂決意興師，敕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調兵南伐〔二〕，以蜀兵七萬五千益之。

秋七月辛卯，以朱能爲大將軍，新成侯張輔爲左將軍，沐晟爲右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參將〔三〕，雲陽伯陳旭爲右參將〔四〕，大將軍率左右副將軍〔五〕、左參將，及清遠伯王友統神機將軍程寬〔六〕、朱貴，遊擊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等，横海將軍魯麟、王玉、商鵬，鷹揚將軍呂毅、朱吴、江浩〔七〕、方政，驃騎將軍朱榮、金銘、吴旺、劉劄出等，大小二十五將軍，以兩京畿、荆、湖、閩、浙、廣西兵二十萬五千出廣西憑祥。右副將軍右參將軍都統指揮陳睿、盧旺等大小二十將軍，以巴蜀建昌〔八〕、雲貴兵十萬出雲南蒙自。水師大都督柳昇以水師二萬五千、戰船五百艘往諸海口，以防攻擊。兵部尚書劉雋參贊軍務，工部尚書黃

福、大理卿陳洽轉餉，選定。是日，成祖幸龍江禡祭，誓衆曰：「胡賊父子，必獲無赦，脅從必釋。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行，毋害稼穡，毋肆取財貨，毋掠人妻妾，二句是徒誓耳〔九〕。毋殺降。有一犯者〔一〇〕，雖功不宥。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必拜陳氏子孫賢者，統治一方。如此不敢奉詔。班師告廟，以次立功。」誓畢，諸將拜謝起程。成祖送之而還。夜觀天象，見一大星如斗，墜於西分，謂侍臣曰：「西師有憂，朱能其必不免也。」果然。大軍進至龍州〔一一〕，朱能病卒，諸將住師，以聞。時有南國邊將覘得消息〔一二〕，申報朝廷。漢蒼請上皇會羣臣，議退敵之計。季犛曰：「今北國寇勢甚重，我國兩京，實爲根本，不可疏虞。朕回西都，防禦內面，至如東都與各關隘，付與公卿調度。」漢蒼對曰：「皇父慮及此，正社稷之福也。」正社稷之禍也。季犛命駕幸西都，漢蒼送出郭外，囑曰：「皇父必由之路，宜屈駕往藍山聘黎利兄弟，出以輔之，則我國無憂矣。」漢蒼雖云盜賊，而好賢之心則篤矣。季犛曰〔一三〕：「量一村夫，何至屈朕若是！果哉？朕使人喚之，不至，朕殺之便了。」賢人而喚不至則殺，求賢如此，可發一笑。言了，登程。漢蒼還朝，召文武羣拜爵，以金維孝爲太守，守隘留關；范寬爲統領，守鷄陵關〔一四〕；副元帥丁美屯芹站；平寇將軍陳承守籌江柵；盤灘江則略定將軍胡杜，木丸江則中郎將黃世岡、阮子仁〔一五〕，太守鄭賢住嘉林江，飛雄大將軍武必克守畢椥關〔一六〕，大元戎梁民獻、大都督蔡伯樂、參軍段發鎮守多邦城，大小諸將六十員，各領兵馬三十萬〔一七〕，號百萬，分各險要住劄，皆聽大元戎將令。漢蒼宣民獻入內殿，執鈇鉞，以柄授民獻，曰：「多邦城是安南喉舌，此不謹，則邦國危矣！凡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亦得爲君令將之禮。民獻領命，分付諸將出屯各處把守，遣人探聽北兵消息。正是：

不覺偏方城地窄，敢將羣小抗天兵！

未知探聽如何，且見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朱能頓首曰」，「首」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二〕「敕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調兵南伐」，「西平侯」，甲本同，乙本作「平西侯」。「沐晟」，原作「木晟」，甲本、乙本均作「沐晟」；《明史》卷六《成祖本紀》載：「（永樂六年）秋七月癸丑，論平交阯功，進封張輔英國公、沐晟黔國公、王友清遠侯」；《明史》卷三百二十一《外國列傳・安南》載，永樂四年七月，「命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佩征夷副將軍印，爲左副將軍」；《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安南叛服》載，永樂四年七月，「以成國公朱能爲大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爲左右副將軍……等二十五將軍，以兩京畿、荆、湖、閩、浙、廣西兵出廣西憑祥」；甲本、乙本是，據改。

〔三〕「豐城侯李彬爲左參將」，「城」原作「成」，甲本、乙本均作「城」；《明史》卷三百二十一《外國列傳・安南》載，永樂四年七月，命「新城侯張輔爲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爲左右參將」；《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安南叛服》載，永樂四年七月，「以成國公朱能爲大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爲左右參將」；甲本、乙本是，據改。

〔四〕「雲陽伯陳旭爲右參將」，「陽」原作「湯」，甲本、乙本均作「陽」；《明史》卷三百二十一《外國列傳・安南》載，永樂四年七月，命「新城侯張輔爲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爲左右參將」；《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安南叛服》載，永樂四年七月，「以成國公朱能爲大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爲左右參將」；甲本、乙本是，據改。

〔五〕「大將軍率左右副將軍」，「大將軍」原脱爲「大將」，據甲本、乙本補。「左右副將軍」下原衍「左右副將軍」五字，語義重複，删。甲本「左右副將軍」下衍「左副將」三字，乙本作「右副將軍左副將軍」。

〔六〕「及清遠伯王友統神機將軍程寬」，「友」原作「支」，甲本、乙本均作「友」；《明史》卷一百四十六《王友傳》載：「(永樂)四年，從征交阯，與指揮柳琮合兵破籌江柵。」《明史》卷一百五十四《張輔傳》載：「明年(永樂五年)春，輔遣清遠伯王友等濟自注江，悉破籌江、困枚、萬劫、普賴諸寨。」《明史》卷六《成祖本紀》載：「(永樂六年)秋七月癸醜，論平交阯功，進封張輔英國公、沐晟黔國公、王友清遠侯」； 甲本、乙本是，據改。

〔七〕「江浩」，「浩」甲本、乙本作「潔」。《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安南叛服》載，永樂四年七月，「以成國公朱能爲大將軍……呂毅、朱吳、江浩、方政驃騎將軍，朱榮、金銘、吳旺、劉劄出等二十五將軍」出廣西憑祥攻打安南。《明史》卷三百二十一《外國列傳·安南》載，張輔領軍攻打安南，永樂八年正月，準備班師，張輔說：「若諸軍盡還，恐沐晟兵少不敵。請留都督江浩」。 底本是，甲本、乙本誤。

〔八〕「建昌」，此前原衍「將軍」二字，據甲本、乙本刪。

〔九〕「二句是徒誓耳」，「徒」原作「經」，據甲本、乙本改。

〔一〇〕「有一犯者」，「有」上原衍一「毋」字，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刪。

〔一一〕「大軍進至龍州」，「大」原作「天」，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一二〕「時有南國邊將覘得消息」，「覘得消息」四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一三〕「季犛曰」，此三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一四〕「守雞陵關」，「陵」原作「棱」，甲本、乙本均作「陵」； 《明史》卷一百四十六《朱榮傳》載，永樂四年，「從新城侯張輔征交阯，破雞陵關」； 甲本、乙本是，據改，下同。

〔一五〕「木丸江則中郎將黃世岡阮子仁」，「岡」原作「劉」，甲本、乙本均作「岡」；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安南叛服》載，永樂五年「(張)輔等進次魯江，賊五百艘逆戰，木丸江大敗之，殺其將阮子仁、黃世岡百餘人」； 甲本、乙本是，

據改。

〔一六〕「飛雄大將軍武必克守畢𣘦關」，「𣘦」原作「棚」，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一七〕「各領兵馬三十萬」，「三」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第八回　張總兵遣拔二關　丁元帥退伏五將

卻説梁民獻分付諸將訖，自提兵至多邦鎮守。探聽回報：「明舉兵進至龍州，朱能卒，成祖以張輔代能，促輔興兵起程，早晚必至。」獻急寫公文飭各隘關防守。隘留關太守金維孝得令，傳軍士整備，登城守護。時張輔發憑祥，度城越壘，進取隘留關，見關上已排列陣勢。中軍大將金維孝手執長鎗〔一〕，坐下青騌馬，大呼曰：「賊奴何敢侵吾境界！宜速返兵；不然，則碎尸萬段！」張輔怒，不答話，命遊擊將軍毛八丹出戰，鼓噪而進，兩馬交鋒，鬬至百餘合，不分勝負。日暮，各鳴金收軍〔二〕。張輔曰：「我觀賊將武備諳閑，非可以力勝，來日用奇取之。」乃遣程寬伏於左，朱貴伏於右。平明，使毛八丹引兵挑戰，金維孝開兵出戰，八丹嘯曰：「今我來取汝首級〔三〕，汝不怕耶！」孝怒曰：「犬賊敢欺我〔四〕！」遂擊鎗交戰，丹戰三四合，撥馬便走。乃誘敵也。孝曰：「大賊何不迴戰！」丹輪刀復戰，鬬六七合，復走。又誘也。孝乘勝追之，忽見一通銅角，左邊程寬殺出，右邊朱貴殺出，殺諸後軍。維孝回馬拒戰，毛八丹背後趨來，望維孝一刺，落於馬下。張輔麾軍趨殺，直拔隘留關。拔一關。驅兵大進，南軍失散，奔回鷄陵

關。統領范寬見隘留已失，與衆將議曰：「此關衝要，外無援兵，勢難自守。諸公以爲去守如何？」指揮潘正曰：「賊衆未來，豈有棄城先走？倘朝廷摘出，其罪難逃。莫若俟至賊來，引兵出擊，觀勝負隨宜可也。」是亦走也，不過百步耳。言未了，哨馬回報：「北兵已進至界首矣。」范寬遣兵拒敵，無一人敢出。彼壯其氣，我褫其魄，安敢出？張輔引軍斬關直入〔五〕，范寬被獲，請降，輔給爲先鋒向道。統領大將署向道前軍耶。問曰：「此路至芹站難易何如？」寬曰：「甚是險惡，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列。」亦如井陘口。輔又問曰：「首將者誰？」曰：「副元帥丁美，其人騎射精閑，韜略兼備，用兵守險，勢亦難攻。」輔曰：「公回誘彼投降，事成，某奏朝廷，封公好爵。」寬應諾便去。時丁美守芹站，覘得三關失守，范寬投降，即聚衆將議曰：「賊乘勢遠鬬，不可争鋒，莫若效上皇前日之計爲上。」照應上文。諸將聽命。乃遣校尉李通領二千兵伏於左，一將去伏。指揮裴蘊引二千兵伏於右，二將去伏。聞見炮聲，起掩殺。二人去訖，後遣督兵憑意伏於橋邊，見賊半渡，引兵出擊，將橋斬斷，截得後軍。三將伏去。又喚阮樸、鄭芳屯駐於芹站左右，以防北寇劫寨。五將去伏。分付去訖，見范寬匆匆而來，在城外呼曰：「請元帥一見。」軍士入告，丁美張弓插箭，上馬出城。范寬曰：「今天兵到此，伐罪吊民，某已投降，賜官封爵。賜爲向道官。願明公早早歸投，以活性命。」范寬狗心。丁美叱曰：「汝是朝廷肉食，莫能遠謀，丁將軍可謂老讀《春秋》矣〔六〕。不能全節以事君，更忍甘心於降虜。汝宜速去，慎勿可言，不然，則汙吾一箭。」罵得快活。張弓欲射，寬蓋慚滿面，回去，至北營道與張輔〔七〕。輔命土官將地圖一看，遣黄中〔八〕、吕毅將兵徑往落平橋左右，捕搜伏兵，二將前日已經。後進至昌江市，造浮橋濟師，遣朱廣、王恕從向道前往芹站，兩旁殺退應兵，此二將擊阮樸、鄭芳。分攻劫寨，喚後部江浩、朱銘囑曰：「汝至近橋，徐徐而進，調護三軍，聞賊聲號，持兵捍禦，勿使斷橋。」恐蹈

前車之覆〔九〕。諸將去了，乃傳數季犛二十罪，諭諸境內立陳氏後，二十罪不明，此特省筆。然後大軍大發。且行且聽，過落平橋，望見丁美陣上齊整，輔麾兵大戰，鼓噪喧天，喊聲振地。丁美舉炮號，無有一人救應。先是，黃中、呂毅倍道卒至靜俟，見南軍炮響，李通起兵，黃中直至，刺死李通，諸軍走散。失將。右邊裴蘊引兵殺出，被呂毅舉刀頭落，盡殺諸軍。失了二將。後面馮意欲出斷橋，被江浩、朱銘殺退。丁美不見救兵，望後便走，回至芹站，見城上純是北兵人馬。先是，朱廣、王恕得令，至芹站左右，見阮樸、鄭芳埋伏，朱廣、王恕分兵衝殺，阮鄭抵敵不住，奪路而走。朱廣劫了城柵，丁美走回，朱廣曰：「我已取城了，汝何不下來受縛！」言了，驅兵大出，後道張輔亦來，將丁美圍住。美左衝右突，不得脫，被北軍所獲。輔得芹站，入城安撫百姓，將士引丁美入帳內，輔曰：「降者免斬。」美大罵曰：「我南朝大將，豈降汝鼠輩乎〔一〇〕！南國只有斬寇將軍，非有降寇將軍！」輔大怒，命推出斬之，美至死罵不輟。時人有詩賀云：

丈夫英氣勵勤王，雖死心中誓不降。忠貫兩間懸日月，千秋青史永留芳。

輔斬了丁美，遣朱廣、王恕哨探，直抵富良江。然後發兵自芹站西折至新福縣，復遣朱榮往約沐晟。正是：

搴旗斬將方完算〔一一〕，略地攻城欲會兵。

未知往約如何，且聽下回便見。

【校勘記】

〔一〕「中軍大將金維孝手執長鎗」，「手」字原脫，據甲本、乙本補。

〔二〕「各鳴金收軍」，「金」原作「鼓」，據甲本、乙本改。

〔三〕「今我來取汝首級」，「今我」，甲本、乙本作「我今」； 「來」原作「未」。據甲本、乙本改。

〔四〕「犬賊敢欺我」，「犬」原作「大」，據甲本、乙本改，下同。

〔五〕「張輔引軍斬關直入」，「斬」原作「新」，據甲本、乙本改。

〔六〕「丁將軍可謂老讀《春秋》矣」，「讀」原作「續」，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七〕「至北眢道與張輔」，「至」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八〕「遣黄中」，「中」原作「忠」，甲本、乙本作「中」，《明史》卷一五四《張輔傳》、《吕毅傳》，《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安南叛服》該人均作「黄中」，據改。

〔九〕「恐蹈前車之覆」，「前車」原作「車前」，甲本、乙本亦作「車前」，據上下文改。

〔一〇〕「豈降汝鼠輩乎」，「鼠」原作「汝」，據甲本、乙本改。

〔一一〕「搴旗斬將方完算」，「搴」原作「蹇」，據甲本、乙本改。

第九回　沐晟敗賊華榯關　張輔移營昌江市

卻説沐晟軍自雲南近發臨安府〔一〕，過蒙自，經野滿洲，斬木通道〔二〕，攻奪猛烈。至華榯關，時守關飛雄大將軍武必克細作知沐晟近至，乃遣參將楊生伏於關左林中，監軍劉基伏於關右嶺下，自引軍退後埋伏，令關門大開，輔至隘留關門閉，晟至華榯關門開，前後遥遥相對。以誘北兵入。沐晟見關開無鎖，疑之天下太平，外門不閉。使人哨探，回報關内只有數簇民家，詰之，彼謂守關軍士，聞大兵來，棄關去了。此亦計也。晟曰：「蠻人多詐，不可盡信。然軍已至此，怎得休了！」即麾軍進入。勿入！勿入！中計矣。沐晟在先，都督高士文隨後。透過關來，諸將軍入阱矣。未及一里，見一聲炮響，左邊楊生殺來，右邊劉基殺來，隘留關則張輔伏兵，華榯則必克伏兵，一往一來，禮無不答。前面見大將武必克手舉方天戟，坐下白驊騮，上回寫金維孝聲勢，此回寫武必克聲勢，遥遥相對。令左右弓弩齊發。時沐晟困在垓心，高士文提刀拒戰，被楊生一箭射中窩心，翻身落馬，可謝隘留維孝之禮。殺得北兵七顛八倒、死者遍野。二人趨殺撞過北將後道，陳旭、陳睿等引生力軍殺入，擊退楊生、劉基，破入重圍，救解沐晟，既敗而復勝。遂合兵大戰〔三〕，槊刺如蓬草飛沙，鏢發如

甘霖墜地，必克獨力難支，奪路便走。既克而復不克，何名必克！沐晟率軍大進，克華榆關，必克收拾殘卒，走回洮江，渡兵去了。沐晟將關內百姓家屋盡燒毀了，成祖之誓虛耳。驅兵追趕，見大江阻隔，無舟可渡，必克必取渡了。自駐兵於洮江北岸，令造船渡白鶴，與輔來會。時張輔自新福縣諜得胡有東西兩都，甚是險固，又有洮沱富良三江，波濤洶涌，於江南岸，沿邊樹立寨柵，延亙九百里，盡撥江南諸郡民守之，號二百萬。又於富良江南岸置樁，盡取國中船艦，列於樁內，諸江海俱下捍水，時列象陣於柵內，皆遍江不可近。惟多邦城地坦可駐師，又築土城高峻，城下掘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故池，甚於險惡。輔見此光景，自移營至三帶州昌江市，日夜造船，謀圖進取。忽有哨馬飛報〔四〕，嘉林江太守鄭賢起兵攻打甚急〔五〕，輔遂遣朱榮引兵拒敵。

卻說鄭賢見隘關盡失，整頓兵馬，謀圖恢復。會有北將後軍校尉魏文同乘勝擄掠人民，成祖之誓虛矣。至於嘉林地界，鄭賢引兵出擊，殺文同於江頭，因勢追擊張輔後部，行至江北，遇朱榮，更不打話，麾軍交戰，鼓噪震動。戰不多時，鄭賢後軍紛紛散出，賢迴馬喝止不住。先是，朱榮已差人抄出鄭賢後道，兩面夾攻，鄭賢回馬時〔六〕，朱榮趨來，刺賢於馬下，諸軍大敗。朱榮率軍回昌江，此時沐晟已渡兵來會，黃福亦至，輔延入帳中，商議曰：「今賊恃險，不肯與戰，欲老我軍，諸公以爲何如？」尚書劉儁曰：「兵法云：『以一擊百，莫善於險。』我欲速戰〔七〕，勢亦所難，自非用間，使彼內自相攻，我後乘之，方可勝算。」輔曰：「安得用間？」黃福曰：「某出關時，夜觀乾象，有吉星萃於西北方，又有太白纏於牛女之分〔八〕，以此度之，南國必有英才起兵討叛，第未審爲誰，宜使人陰求，結爲心腹，然後用間，方成。」言未已，門吏入報：「有人自稱黎使，手携信書，請來相投。」正是：

方患賊徒難與戰〔九〕，恰逢才將出扶征。

未知使來如何，且聽下文便曉。

【校勘記】

〔一〕「御説沐晟軍自雲南近發臨安府」，「臨」原作「林」，據甲本、乙本改。

〔二〕「斬木通道」，「道」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三〕「遂合兵大戰」，「兵」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四〕「忽有哨馬飛報」，「哨」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五〕「嘉林江太守鄭賢起兵攻打甚急」，「守」原作「子」，據甲本、乙本改。

〔六〕「鄭賢回馬時」，「鄭」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七〕「我欲速戰」，「速」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八〕「又有太白纏於牛女之分」，「又」字前原衍一「又」字，據文意删。「之」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九〕「方患賊徒難與戰」，「患」原作「喜」，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第十回　黎兄弟起兵討賊　明將佐遣使聘賢

卻說黎利、黎善自辭聘之後，日誦詩書，夜讀韜略，四旁賢士，聞者歸焉。一日，有縣令咨報乘輿且至。黎利曰：「彼固迫我乎！」善曰：「迫而不出，彼必不容。曷若我挈家眷遁入林中，後有商議。」利曰：「正合吾意。」遂挈妻子入林去了。後人有詩贊云：

淵澤龍潛幾度秋〔一〕，羞將清節屈强胡。三軍一自經營後，不覺南城有汶無。

且說季犛回自東都，聞漢蒼之囑，先飭郡縣咨報，後駐蹕於山外，遣使者宣召黎兄弟。使至其家，不見一人，問諸士人，謂曰：「黎利棄家去了多時矣。」使復命，季犛曰：「朕素知村夫有名無實，敢致屈駕親臨，誰使屈駕〔二〕。罪應滅族。」即詔下郡縣捉解〔三〕，自返駕回西都，不題。時黎利入林中，居一二月，善使人覘得北兵消息〔四〕，遂會兄弟思議。善曰：「今明朝大舉兵來問胡氏罪，諸關已拔，惟多邦城胡將守險，欲攻不得，權且駐兵臨洮、三帶間，我今興兵協力殄滅胡仇，立陳氏後，撫治一方，以救斯民於荼毒〔五〕。不然，外則北兵擄掠，內則胡將貪殘，則黎庶魚肉矣。且季犛誅求太急，我不先圖〔六〕，何異獨坐

窮山，聽虎自噬耳！」利曰：「招兵馬者易，通明將者難。何以成事？」善曰：「請兄勿憂，弟已有計矣。」不知何計。利聽之，揭榜招兵。時天下厭胡氏之虐，不三日，來投者至八千人。富者助其財，勇者助其力。諸將乃追尊黎利爲上將，黎善爲軍師，其餘各定爵位畢。自分兵馬二道，一道隨黎利調遣，一道隨黎善使令，善遣一將以五百人調護一家老少往老撾寄寓，再謂黎利曰：「兄將兵出美食、横林中，此處險要，固可以屯兵，弟取道出傘圓山屯扎，倘有消息，易於咨報。」利曰：「善！」於是二道舉兵登程。

黎善出至傘圓山下，相地屯兵。自寫書一封〔七〕，密遣一人爲使，往三帶報與張輔。其人至三帶軍門應候，吏入報，張輔命唤入，使者呈上書信，張輔拆書反覆觀看，疑訝不已。黄福曰：「得其人矣，此天之助我也。」輔猶不信，即召士官問曰：「黎利居汝國，其人如何與〔八〕？漢蒼有恩禄否？」士官曰：「此人文學淵博，才智兼優，父子齊名〔九〕，聞於當世〔一〇〕。胡氏再三徵聘，尚不肯從，况又蒙其爵禄乎！原有受室於本州，故陳太監李自成女，往來歷閲，某素知之。將軍若不信，請召陳故官問之，則顛末便曉。」

張輔聞言，即備牛酒金帛，遣使以駟馬往隴外聘陳故官李自成，隨召即至。胡聘黎而黎不至，張聘李而李自從〔一一〕。一則鄙僞主之殘，一則感故君之德。前後遥遥相對。輔率大小將佐出道迎接，回至帳中，叙賓主禮畢，令設宴相待。輔曰：「僕承王命，進討亂臣，所被賊徒依江守險，攻之不克，猶且駐師。聞有大人，請來禀命。大人不辭苦勞，枉駕親臨〔一二〕。僕得慰望，甚好！甚好！」假慈悲，姦猾甚。太監曰：「老夫弱質，才淺智疏，冒瀆大臣，屈兵招致，得來拜謁，少慰平生。幸甚！幸甚！」老實中鬼怪在。輔曰：「僕聞大人有快婿，天才敏捷，聖智聰明，松栢其心，金石其操，正是東牀之佳婿也。」善佞巧在不説破。太監愕然曰：「何以知之？」知之早矣！輔曰：「蘭生幽谷，無意於浮香，而香隨馥郁；月至滄海，無心於露色，而色

自澄凝。何必對鏡常觀，當風自立，然後知耶？」知不說破妙。太監見言近逼，乃托曰：「訥婿徒負虛名耳。平日以才能自恃，經濟自期，而不屈身許國、致主澤民。老夫只恐得時則龍升於天，失時則魚失於水。夫如是，以厖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張輔見太監疑惑，故托以對，輔疑太監安得不疑惑？乃命取書〔一三〕與太監看。輔激曰：「陳家失御，胡虜專權。虐天逆地，民人塗炭。雖鄰國猶且興兵問罪，況舊臣豈無奮志報仇？僕今帥師臨境，取彼凶殘，立陳子孫，戢安南國。大人既蒙先朝厚澤，豈忍視神州之陸沈耶？」太監見言語促動，憤起，耐而不得了。乃言曰〔一四〕：「季犛父子，老夫恨不得生噬其肉，願舉其婿以助將軍，將軍信用之，則胡寇之頭立致麾下，惟將軍圖之。」言畢謝別。輔出大小官僚送至軍門〔一五〕，執太監手囑曰：「大人早告賢婿籌謀，不可遲延歲月。」太監許諾相別。正是：

不勞使命臨軒聘，曷得賢人助我功。

未知告別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淵澤龍潛幾度秋」，「幾度」，乙本同，甲本作「度幾秋」，似甲本是。

〔二〕「誰使屈駕」，「駕」原作「使」，據甲本、乙本改。

〔三〕「即詔下郡縣捉解」，「詔」字原脫，據甲本、乙本補。「捉解」，乙本同，甲本作「擒解」。

〔四〕「善使人覘得北兵消息」，「消」原作「休」，據甲本、乙本改。此句其餘字乙本同，甲本作「善使覘得消息」。

〔五〕「以救斯民於荼毒」，「荼」原作「塗」，據甲本、乙本改。
〔六〕「我不先圖」，「不」原作「則」，據甲本、乙本改。
〔七〕「自寫書一封」，「書一」原作「一書」，甲本同，據乙本改。
〔八〕「其人如何與」，「與」字原脫，據甲本、乙本補。
〔九〕「父子齊名」，「齊」原作「有」，據甲本、乙本改。
〔一〇〕「聞於當世」，「世」原作「時」，據甲本、乙本改。
〔一一〕「張聘李而李自從」，「張」字原脫，據甲本、乙本補。
〔一二〕「枉駕親臨」，「臨」原作「征」，據甲本、乙本改。
〔一三〕「乃命取書」，「乃」原作「仍」，據甲本、乙本改。甲本、乙本「取」字下有一「前」字。
〔一四〕「乃言曰」，「曰」字原脫，據甲本、乙本補。
〔一五〕「輔出大小官僚送至軍門」，「出」甲本作「率」，乙本無。「門」字原脫，據甲本、乙本補。



第十一回　黎善使人行反間　太監遣僕投勸書

卻說太監告歸，張輔送至軍門，揖手相別，還帳中寫書，打發來使〔一〕，使返回傘圓山入帳應候〔二〕。善問曰：「北人進止如何？」使者曰：「某方投書時，張輔猶豫未決，先問土官，後迎陳太監，不知商議何事？」善驚曰：「我岳翁亦來此乎？」使曰：「然。」善曰：「我之與彼，南北殊風，言服有異，安得不疑，然既有太監在此，事定矣。」遂拆書看畢，曰：「張將軍知我也。」書不明言，莫若求使入內應〔三〕，而作者省筆？遂喚軍中從事范旦謂曰：「汝引三十人強悍隨勢往多邦城，詐投胡將〔四〕，探聽虛實，密報回音，及期，裏應外合〔五〕。」范旦領命，將三十人入林採薪，擔往多邦兑賣，日日如常，胡兵慣面，或有願助火頭，或有請代汲水，有日宿於館外，有日宿於軍中，胡兵不疑。會有高衛尉得令出營勞筆，見范旦，問曰：「汝等何處百姓？某乃黎善差爲內應百姓。勇健若是，不圖奮志立功，而自苦乃爾？」范旦曰：「某是西蘭山圍人。被北寇擄掠家產，殺害生人，欲起義以報讎，只恐無人唱率，不得已，渡江而南，朝夕採薪，以供殘命。」衛尉曰：「我復元帥充汝爲兵，討賊立功，汝肯聽否？」胡不敢？旦曰：「某與此賊不共戴

天〔六〕，若將軍見容，猶死生而骨肉矣。」衛尉入帳中，以事明言。民獻命召入，旦等入轅門拜謁。獻見其人雄壯膂力，意有所悅，問曰：「汝知射乎？」旦曰：「臣等家在山林，以射獵爲業，豈有不知？」獻曰：「令善射君將弓弩來試我看〔七〕。」三十人帶弓插箭，同至武場，升降疾徐，下而飲〔八〕。望侯百發百中。民獻曰：「我得此神射，則北兵休矣。」胡兵休矣。即日給爲神射軍，日則使之相隨，夜則使巡檢。中計矣。范旦得用，密使隨人報信，隨人回至傘圓山屯，善問曰：「汝等到此，成得甚事？」其人將始終説了。善喜曰：「獻得旦喜，善亦喜旦。汝往囑范旦，細心謹密，事機若泄，吾計破矣。旦亦是矣。至十二月戊午返回，我有指教。」隨人聽令退去。已見李岳翁家僮被軍士縛回，善喝退軍士，自解其縛，問曰：「汝從何處得來？反被吾軍所獲。」家僮曰：「李大人往北軍還，聞諸將軍起兵討賊，喜懼交錯〔九〕，自會宗族言曰：『我婿同謀，李聲必敗，只恐明將貪猾者多，未必肯立陳氏，倘彼自占據，則吾婿匡救之功，反爲一番畫餅矣。』故寫書，使某粘於肉内，詐作樵夫，渡江而南，行至錦帶山，忽迷失道，落入林中，被二三壯士捉住，欲將斬了，某不知何處軍士〔一〇〕，不敢實言，只苦苦請饒性命，故軍士解回，聽軍師分處。」善喜曰：「書安在？」家僮取於肉裏呈上。善開看，書曰：

故陳太監李自成致書於黎賢婿足下：蓋聞聲大義以除殘，丈夫素志，以至仁而討賊，君子夙心。矧今上國興師，明伐罪吊民之理，想自軍議事，誠興師繼絶之名，雖云滅莽興劉，只恐得隴望蜀，事難逆定，變不先圖。所幸俊傑識時，行止足徵離鏡；英雄處世，經營應卜屯雷。惟協力以殲仇，實我願也，若委身而事主，惟君籌之，於是乎，書不盡言。

善看畢，言曰：「我太翁正是老成人矣，俚曰：「拜婦翁爲父〔一一〕，父爲一家先。」紙甚當。憂慮不失於遠近。」

善告家僮曰：「汝回覆大人，不須挂念，圖回庶事，某自當之。」家僮聽命去訖，不知有許路費否？見門外人報：「黎上將有公文來，猶候在外，未敢放入。」善曰：「許入，我問。」正是：外戚雲傳鴻信去，內親風送雁書來。

未知公文如何，且聽下文便見。

【校勘記】

〔一〕「還帳中寫書打發來使」，「發」字原在「書」字上，據甲本、乙本乙正。

〔二〕「使返回傘圓山入帳應候」，「返」原作「發」，據甲本、乙本補。甲本、乙本無「使」字。

〔三〕「莫若求使入內應」，「若」原作「或」，據甲本、乙本改。「入」，甲本、乙本作「人」。

〔四〕「詐投胡將」，「投」原作「報」，據甲本、乙本改。

〔五〕「裹應外合」，「裹」原作「程」，據甲本、乙本改。

〔六〕「某與此賊不共戴天」，「某」原作「汝」；「戴」，原作「載」。據甲本、乙本改。

〔七〕「令善射君將弓弩來試我看」，「令」原作「今」，據甲本、乙本改。

〔八〕「下而飲」，原爲正文文字，係注文誤入正文，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下而飲」三字下原有雙行小字注文「小注」二字，係衍文，今刪。

〔九〕「喜懼交錯」，「懼」原作「具」，據甲本、乙本改。

〔一〇〕「某不知何處軍士」，「不」字原脫，據甲本、乙本補。「處軍士」三字，甲本、乙本作「兵」。

〔一一〕「拜婦翁爲父」，「婦」原作「父」，據甲本、乙本改。

第十二回　黎將軍尋弟定計　范從事回師問謀

卻說將軍黎利自引兵出美食之後，分屯設寨，招賢納士，凡天下人才，被季犛之亂，避居山林，至是聞黎利起兵，投者無數。利建立隊伍，日講武藝，夜讀兵書。時陳後簡定季擴亦來相會，揭此以爲後日中興。黎利欣然已有尊立陳之意，遂會衆將議曰：「今胡賊猖狂，北兵縱逞，我駐師於此，左右相投，公等以爲誰便？」范都曰：「以勢論之，胡氏依地負險，不與交戰，俟老北師，然後卒擊，明將必敗。臣以爲與胡攻明便。」亦有一說，不知所便者何事耳？潘僚曰：「以事觀之，明朝遣將，伐罪吊民，救弱扶衰，正爲順道，臣以爲與明攻胡便。」前言計，此言事，事亦爲計，第未明便者爲何計？利見諸人議論不一，令諸將把守屯壘，自寫公文，先咨傘圓屯軍師知會，然自往定計。黎善見公文，令士卒排設筵宴，率諸將出道俟直，忽見黎利引二三小卒乘單騎而來。善揖拜，迎回帳中，坐定，命設酒。利曰：「某自別四弟出美良，郡縣土豪〔一〕，來者甚衆。或有勸我與明攻胡，紛紛不定，故特來須叔決定。」善曰：「兄意何如？」利曰〔二〕：「我想先滅胡寇，次討北師，後提得勝之兵，長驅大進，雷掃中原，執明君臣父子回南，言之甚大。尊立陳

皇，一統天下，傳檄諸侯，樹后建邦，列爵分土，均田制禄，顯忠遂良，使之吏得其官，民安其業，誠爲快舉。」有志於上，所存乎中，如是一場，雖是大言，亦不失帝王氣象。善摇首曰：「兄志則大矣！未免有差。夫攻人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且我兵微將寡，國小民貧，故提數千烏合之師，而抗百萬熊桓之衆，正猶以鳥卵而鬭泰山耳。古人有言曰：『南國山河南帝居，截然分定在天書。』不虚語也。無如與明合力，艾刈亂臣，使南國山河歸於故主。然後我兄弟退於田里，樂業安居〔三〕，倘明有覬覦之心〔四〕，亦畏其名義矣。」明明欲立陳氏，而回田野，恐未必然，至於多事耳。利沈吟半晌，言曰：「叔言是。然已與北將通謀否？」善曰：「不須深慮，兄且回整頓兵馬，俟何日見小侄將胡符印來，即就東都賺城襲了。」利曰：「怎得印符？」善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不知何得印符，使人猜之不出〔五〕。利會意，辭去。善唤何雷謂曰：「汝密往明寨探聽如何？急回報信。」何雷聽令出去。

卻說張輔得黎善投書内附，自喜爲天之助，傳令三軍曰：「黎軍師書我，投書自第十回〔六〕，至此方露。遣將縫席爲囊，内儲乾草，以備填濠，登城則造雲梯，渡江則結浮筏。見升天炮，渡江而來；聞銅角聲，附城而上。係見何人衣縫『義』字，頸被蕉皮，正是我軍，慎勿妄殺。」三軍依計而行。軍中得令，各去修造。輔命約沐晟、陳旭等屯兵，上自臨洮，下至白鶴。自遣李彬等駐兵，下自嘉林，上至三帶。寨栅聯絡，陣法整齊，器械精嚴，攻具完備。何雷諜得虚實，潛回至林中，望見范旦馳驅射獵於山間〔七〕，雷曰：「是范從事麽？」旦猛聽回顧，遂懸弓而來，問曰：「公將何之？」雷曰：「我奉軍師命，往覘北兵消息，今日返回，請問公安得出此？」旦曰：「彼使我索腈，幸得好物，不知何物爲好。你和我同回獻軍師〔八〕。」雷曰：「正是。」二人還至大屯，入營拜謁。雷將北兵事勢說了〔九〕，范旦曰：「民獻使某入山射腈〔一〇〕，

偶於山傍，有雙黑狐相抱鳴嘯，某一發串雙，請將獻納。」善笑曰：「狐者胡也，黑者蒼也，漢蒼其休乎！汝入後槽活捉麋鹿數頭，并兩狐將出，納與民獻〔二〕，彼喜得嘉腈，必然舉酒，汝請設大酒筵，使軍士飽醉。三更時分，各以『義』字粘於衣襟，削蕉皮包於頸上，出外放升天炮，登城應候，見北兵近岸，吹銅角一通，引北兵入城，此照應前書約於北將。後入於帳中，奪取兵符帥印，趨出豐州交與吾兒，已有調遣，慎勿有誤。」范旦領命回多邦去訖。正是：

外譚小計教明將，内運奇謀破漢兵。

未知回多邦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郡縣土豪」，「郡」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二〕「利日」，此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下文補。

〔三〕「樂業安居」，「居」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四〕「倘明有覬覦之心」，「之心」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文義補。

〔五〕「使人猜之不出」，「出」原作「足」，據甲本、乙本改。

〔六〕「投書自第十回」，「投」原作「報」，據甲本、乙本改。「自」字，甲本乙本作「在」。

〔七〕「望見范旦馳驅射獵於山間」，「山」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八〕「你和我同回獻軍師」，「和」原作「知」，據乙本改。甲本作「與」。「軍師」，原作「民師」，據甲本、乙本改。
〔九〕「雷將北兵事勢說了」，「兵」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一〇〕「民獻使某入山」，「使」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山」，甲本、乙本作「林」。
〔一一〕「納與民獻」，「民獻」原作「獻民」，據甲本、乙本乙正。

第十三回　排陣法善設五屯　論兵書旦賺二將

卻說黎善分付范旦去了，升降下太乙，見三門具，五將發，乃宣諸將五更齋就轅門聽令。至期，諸將會集，善命入帳內取出匣開看，純畫獅虎，不知先生制自何時？先喚其子黎欽告曰：「我之與汝，內則是父是子，外則爲將爲兵〔一〕，慎勿狎慢。先教其子以警羣公，先生之計謀切矣！我許汝五百精兵、兩員戰將，前出遠山屯次，望多邦火號，即將馬蒙以獅虎〔二〕，進駐豐州，衝賊象陣，此兵畏象陣，先生用計破之。奮力交攻，務以全勝。接見范旦挈取符印，南出丹鳳縣，協兵伯父賺襲東都，違令者斬。」此一屯。復喚前軍崇光囑曰：「汝以精兵五百，過不拔，出松山，山下有小林，分兵半屯山上，半屯林中，保守加嚴，以禦賊之後路。若賊將至，擊之，勿使脫過，違者自甘軍令。」此二屯。後軍趙扈將三百步兵出涸海邊埋伏，來日中時〔三〕，賊將必至，士卒困倦，起兵出來活捉，誠不費力。此三屯。又以三百騎命中軍阮濟引出錦帶山，此處有三條路，將木石塞絕兩大路，惟置一小路，分兵伏於兩旁，見賊至，以鼓爲號，以兵擊之，雖不擒得，然亦折兵太半。此四屯。監軍鄧敦領兵四百善射，取道出玉蕊山屯駐，這分兩路，將小路塞斷，上塞二大、置一小，此塞

小置大，先生用兵，愈出愈奇。置大路，容賊進行，將兵攝後擊之，收拾器械，還錦帶接應阮濟，然後回泗海取濟。此五屯。諸將聽令去訖。復入帳後，喚三四衛卒，附耳低言如此。不知何言，下回分見。其人出去，自升帳。以俟捷音。

卻說范旦將麋鹿回多邦，民獻喚將近前，以手摸捉，喚想不已。伯樂曰：「狐有矢迹，麋安得獨之？」旦對曰：「幸甚！某入林，見羣聚吃水於溪邊，卒來暴捉縛了。某切想非憑大將之威靈，安得如此等物？」巧佞。獻得意言曰：「雖然亦是，汝之神力也。」樂曰：「臘月狐心是爲佳景〔四〕。」欲壯其陽。令出將行酒，旦曰：「臣承事元帥以來，軍士未能遍識，臣欲大令軍中舉酒，分賜嘉膳，俾臣得贄見三軍之禮，不知意主如何？」獻曰：「正合吾意。」乃傳令大賜軍中飲酒，死已至矣。諸將士得令，東報西抵，沽酒市脯，喧鬧之聲，達於內外。忽然參軍段發驚惶，吾亦爲之一驚。自外而入，揚言曰：「當今兩國相持，不知鹿死誰手？死在范旦之手。而元戎不圖遠慮，只好逸遊，北寇結筏造船，其勢必來交戰，危在旦夕。危在旦，不危在夕。且范旦不知何許人物，將軍一見，信而用之，安必南國無人僭亂，胡漢蒼僭亂耳。與匪通謀，入爲內應，正是！正是！善之謀，發說破。倘彼從中竊發，寇自外來，將軍何以制禦？此時將軍走矣。爲今之計，先斬旦等，後率將士登城守護，庶保無虞；不然，則禍將至矣。」旦見段發說破，自作色，言曰：「將軍何不容物也，且爲將而不知天時，不識人和〔五〕，不曉地利，是庸才耳！將用兵，必有三敗，君胡不知，而反妬忌人耶！」巧僞之甚！不言自己，只說他人，後乃趨入。民獻曰：「何有三敗？」旦曰：「隆冬肅殺，遠涉山河，冒雪衝霜，卧金被鐵，屯兵久駐，寒熱侵人，縱欲行兵，折膠墮指，是一敗也。此說天時。兵法曰：『引兵圖國，先用其兵，先和而後造大事。』況彼自構兵以來，殘虐生靈，殺傷黎庶，河北之衆，扶老携幼，

渡江而南，號哭之聲，震動天地，將軍已親見之矣〔六〕。且人極則反，民苦則離，事定於中，欲制不得，故不和於民，不可以進戰，是二敗也。此說人和。兵法有曰：『以一擊百，莫善於險；以千禦萬，莫善於阻。』此亦劉儒之討張輔。又曰：『善戰者無附水而迎客。』先生長於兵法。將軍之禦此城，前有江河襟帶，後有山林蔽障，雖秦之潼關，蜀之劍閣，亦不過此，縱欲承接兩翼，不能飛過。彼不自知利害，擅自渡兵，此時只遣數騎登城，不言已自登城，而言遣騎登城。巧妙！一箭射下，則北兵自化爲三江之魚矣。是三敗也。此說地利。然勿謂明之無人，莫或中軍必有能兵之將，見我以逸待勞，而彼之糧食不繼，三軍久駐，疾病易生，彼欲自退，故佯爲結筏渡江，後自退去。故《武備》曰：『善用兵者，進而人莫能禦，退而人莫能追。』此之謂也。前既解了三敗，後又開說一段兵書，以眩胡將。巧妙絶甚！某之孤窮投托，幸得全生，每欲殺賊復仇，以報元戎之德。竭誠事主，反得猜疑，願死於大將之前，以絶姦細。」言了，挈劍欲自刎〔七〕。民獻即抱住，奪劍擲於帳下，就使獻不奪劍，范旦如何處置？叱曰：「參軍出，我得范旦，如齊桓得夷吾，幸不得中肩耳。汝何有不容人之量乎？」發見諫不聽，長嘆曰：「三軍必死於佞人之手。」自出南門，取三百精兵，投物賴去了。正是：

一時佞口欺人易，千古忠言悟客難。

未知出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外則爲將爲兵」，「爲將」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二〕「即將馬蒙以獅虎」，「蒙」原作「象」，據甲本、乙本改。

〔三〕「來日申時」，「申」原作「甲」字，二本作「申」，據改。「時」，原作「辰」，爲越南避諱字，據甲本、乙本改正，下同不注。

〔四〕「獵月狐心是爲佳景」，「臘」原作「獵」，據甲本、乙本改。「是爲佳景」，甲本、乙本作「最爲佳味」。

〔五〕「不識人和」，此四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六〕「將軍已親見」，「已親見」原作「以親身」，據甲本、乙本改。

〔七〕「挈劍欲自刎」，「欲」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第十四回　范旦竊印走豐州　張韶奪壺擊王友

卻說段發引兵出了，范旦佯爲喘息不已，民獻以好言撫諭，旦曰：「臣欲吞三軍之肉〔一〕，可消其恨。」伯樂曰：「彼係朝廷爵命，勿可輕舉，俟清平之後，我作一本，削其兵權，然後隨汝所爲。」旦乃止，即命中軍舉酒，三通鐘鼓，上下相歡。勝漢會於彭城十倍，安得不敗乎？內傾北斗之樽，外奏南薰之樂，淹淹夜飲，盎盎晴遊。碧月高懸，影截千山之樹；珠星遠照，光穿泗水之波。此是叙景，先寫星月交輝，以照下文雲昏雨降，此知天道不絕南人之類。不覺此時銅音三轉矣，獻樂大醉，喚范旦語曰：「今日之宴，勿視尋常，將印兵符，國家所係，汝宜謹守，愼勿疏虞。」奉守！奉守！寄那與烏，投身許虎。旦唯唯，獻等遂就寢。旦出寨，見將士蓬頭伸足，即喚衆人整衣束甲，腰懸弓矢，手執利刀，放升天炮，登城應俟。時北兵居河，見火號，入報張輔，輔急令軍中曰：「賊所恃此城，我已得神人之助，大丈夫報國立功，在此一擊，先登者賞不次。」於是將士踴躍，舉棹如飛，至四更，泊南岸，盡將囊草填壕，一刻即成大路。旦望見北兵近城，舉吹銅角一通，輔率都督黄中以雲梯附城，指揮蔡福等先登，諸將繼之，將南寨放火，城上火炮齊鳴，數聲競

響，胡兵倉黃失措，又因帶醉〔二〕，矢石不得發，敗走。旦等走入帳中，摘取印符，開出東門，望豐州去了。此時獻等猶在醉鄉，猛醒，聞軍中喧鬧，乍起出門，見火光衝天，急喚范旦，不見。已取印符去遠了。望帳中已失印符所在，驚懼走，出東門，見火起，走回南門，聞純是北兵喧鬧，至西門，見無人自門出外，收得一千餘人，順路退走。北兵圍合，盡將四面放火，房屋延燒，城中存三萬人，焦頭爛額，哭聲喧天。忽然一聲響喨，雲陰密布，大雨澍，火光盡滅，餘者全活。後人有詩云〔三〕：

逆賊猖狂起戰鋒，自將赤鬼鎖機中。若非神女巫山降，三萬雄兵作火龍。

黃福傳令，南國民兵盡皆放出，一不妄殺，惟活捉渠魁而已。此時明將王友驅兵入城，搜取財物，撞遇胡書記張韶，王友令軍圍住〔四〕，韶奪槊衝突，刺死三四人，不幸槊折，被友兵所獲，調回寨中。這寨前日之宴，酒猶存，王友令取酒來吃。呆哉王友！須臾，軍士引張韶至，友呵呵而笑曰：「好！好！」復吃了一杯，言曰：「張書記胡晚至，能我從，享富貴。」又舉一杯吃了，笑曰：「好！好！」韶大罵曰：「鼠輩怎敢欺我，城存則存，城亡則亡，豈求汝富貴乎！」友持壺近前便酌，韶奪壺望王友一擊，壺破，刺中友面，血流滿襟。王友怒，命推出寨前腰斬〔五〕，至死，韶罵不絕口。時人有詩吊云：

槊根錯節鎮邊城，慷慨軍中一槊橫。富貴頭顱休足問，丹心誓死不降明。

且說張輔入城，遣兵四索，已不見胡將所在，驚訝。黃福曰：「胡將失守城池〔六〕，勢必逃去，不足驚疑。第我得此城，實賴黎善之力，今沒見一人，不知何幹？」即喚百姓問訊，百姓曰：「五更時見一支兵馬，衣間有『義』字，手內握兵符〔七〕，斬關出東門去了，不知何處兵士。」福知之，言曰：「黎善用兵如此，勿謂淵淺無龍也。」劉儁曰：「雖然賊城既破，賊將尚存，去草而不除根，則枝葉易生，難於耡治。況

豐州象陣，將士尚多，彼若復求，此時又費了一場戰鬬，未可必也。」黄福曰：「公言亦是。」張將軍引兵追賊，沐將軍往破豐州，探黎兵消息，後共來齊會。」諸將依議，沐晟起兵豐州直往。正是：

不憂賊將跳城去，只恐黎兵奪印回。

未知此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臣欲吞三軍之肉」，「吞」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二〕「又因帶醉」，「帶」原作「解」，據甲本、乙本改。

〔三〕「有詩云」，此三字原爲雙行小註，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四〕「王友令軍圍住」，「王」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友」原作「支」，是前注。

〔五〕「命推出寨前腰斬」，「推」原作「催」，據甲本、乙本改。「前」，甲本、乙本作「外」。

〔六〕「胡將失守城池」，「胡」原作「明」，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七〕「手内握兵符」，「握」原作「掘」，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第十五回　黎欽飛馬刺文丘　段發伏兵擊沐晟

卻説豐州守將乃都督費文丘，其人勇健膂力，時列象陣於椿内，日日練習，甚是巧精。黎欽得令，出屯遠山，會衆議曰：「軍師此命，非是尋常，或者先試吾輩之能，後驗小將之略，有何計策，小將賜教，某不辭難。」欽曰：「如此，則阮産將二百人出東關，此處有三山，將馬蒙以畫獅埋伏，聞號抄出左陣擊之；杜容以二百人出富老，此處雖是無山，然有一處草木幽鬱，亦可伏兵，以虎皮蒙馬首，見號抄出戰右陣擊之。」二人將兵去訖，欽令一百人斬枯草灌油〔一〕，每人一束，移營屯伏，以俟攻擊。時豐州將士得大軍分賜酒餚，士卒歡喜。費丘曰：「元帥賜令，不可不從，第行兵之道，不以治而忘亂，不以安而忘危，兵不可不持，城不可不備，爾等其慎之。」諸將聽令，不敢盛飲，日夜巡防。至五更，見多邦城火光衝天，炮聲振地，軍士入報，費丘急出整兵來救，行未及半里，欽覘得，令兵縱草入城放火，丘軍後隊望見，嘯曰：「舊城火起。」丘回顧，四方八面，煙火盡著，自引兵回救，近至城外，見一聲炮響，左邊阮産殺來，丘捉象拒戰，産容各以獅虎翼而前，象皆股慄〔二〕，

多中炮箭，縮鼻便走〔三〕。丘手提雙劍，力戰二將〔四〕，鬭至百餘合，精神加倍。欽見二將力已漸衰，即飛馬横鎗，直入陣中，望費丘一刺，落於地下，殺賊衆軍。忽見一支兵象趨來，乃是前屯督兵胡玄聞費丘被圍，引兵救應，欽遣阮産出戰。至平明，未分勝負，自然胡玄落於象地下，諸軍紛紛解散。欽乘勢衝殺，見范旦執印符匆匆而來，欽問曰：「公何得早來？」旦曰：「我奉軍師將令，依時即來〔五〕。至此，見一人立於象頭督戰，因出其不意，望後一射〔六〕，穿過喉前，翻身墜下。」欽曰：「既有將令，同我速行，勿可刻緩。」二人合兵，望丹鳳進去。及沐晟進丘來時〔七〕，則城池寨栅皆已殘破。復見二三小卒被傷卧於頹壁間，晟不解所以，唤小卒問曰：「汝何處兵士？實來告我，糊塗者斬！」耀武揚威於無人之境。可笑！小卒驚懼，盡將顛末説了。晟始知内應，既出於此，自引兵遍觀欽伏兵戰陣處，驚曰：「如此將才，我誠不及，幸而天賜助我成功，若彼與賊協謀，我難必勝。」言了，分兵爲兩部返回，由永誓而進。

卻説段發先是引兵至物賴，撥取民兵，得二百餘人，入林中屯駐，聞得多邦失守，遣人飭取豐州兵馬，引來收復，遣人回報豐州失了，諸將被戮，發失驚不敢出，令軍士啣枚、馬去鈴静往。又遣一人去探北兵虚實，其人至途中，聞沐晟進兵捕勦〔八〕，即回申報。發分兵爲三道埋伏，囑曰：「鳴金起兵出擊，鳴鼓收兵。」三道伏訖，沐晟提兵趨來，軍中建一大旗〔九〕，内書「平南大將軍平西侯沐晟〔一〇〕」。發候至近，鳴金一通〔一一〕，伏兵齊起，吶喊之聲，震動山谷，將沐晟圍住。二番被圍。此時晟不知有伏兵，不有防閑，手無寸鐵，段發提刀趨來〔一二〕，喝曰：「段將軍在此！」望晟一刺，晟只得木盾遮蔽，幾不能脱，幸吴旺提兵趨來〔一三〕，手仗丈八蛇矛〔一四〕，坐下赤兔馬，横左擊右，遮前刺後，殺開一條血路，救脱沐晟。發知不勝，退回林中，鳴鼓收軍。吴旺見鼓聲喧天，疑是應兵，不敢戀戰，望沐晟便走。發軍回寨中，問

曰：「某欲追殺賊，公何以收軍？」發曰：「某見南面塵土衝天，賊之後軍必至，知我孤弱，分兵夾擊，我則前後受敵，必然大敗。不若乘彼未至，舉兵退去，然後徐圖。」士卒聽令，發散民兵，唯取三百弁兵，望無虧去訖。北將李彬督後部，凡所到之處，脅淫婦女〔一五〕，掠取貨財，故不能行，及見軍中撞鼓，自引兵來，没見一人，問諸旁人，始知沐晟被圍，悔恨不已，乃自驅兵尋沐晟去了。正是：

兵微將寡知幾早，智淺心迷悔恨遲。

未知此去如何，且聽下文便見。

【校勘記】

〔一〕「欽令一百人斬枯草灌油」，「草」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二〕「象皆股慄」，「象」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三〕「縮鼻便走」，「鼻」原作「蕊」，據甲本、乙本改。

〔四〕「力戰二將」，「將」字原脱，據二本補。

〔五〕「依時即來」，「時」原作「然」，據甲本、乙本改。

〔六〕「望後一射」，「射」原作「刺」，據甲本、乙本改。

〔七〕「及沐晟進兵來時」，「及」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八〕「聞沐晟進兵捕勦」，「聞」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捕勦」，甲本、乙本作「勦捕」。

〔九〕「軍中建一大旗」，「軍中」甲本、乙本作「中軍」。「建」字原作「見」，據甲本、乙本改。
〔一〇〕「平南大將軍平西侯沐晟」，「平西」原爲乙文，據甲本、乙本改。
〔一一〕「鳴金一通」，「通」原作「道」，據甲本、乙本改。
〔一二〕「段發提刀趨來」，「提」，原作「題」，據甲本、乙本改。「趨來」，甲本、乙本作「奮來」。
〔一三〕「幸吳旺提兵趨來」，甲本、乙本「幸」字下有一「得」字。「提」，原作「題」，據上下文改，甲本、乙本作「挺」
「兵」，甲本同，乙本作「刀兵」。
〔一四〕「仗丈八蛇矛」，「仗」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丈」，原作「杖」，據甲本、乙本改。
〔一五〕「脅淫婦女」，「婦」原作「父」，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第十六回　問村夫民獻中計〔一〕　遇義兵段發解圍

卻説李彬尋沐晟來會，問張輔，張輔已追民獻去了。先是，民獻、伯樂順道走至途中，遇大雨，此雨應在城中滅火拯民時。軍士冒雨而行，欲便道取西都。纔至松山，見一聲炮響，山上盡樹紅旗，旗内大書「奉黎命前軍崇光」，二人不知是何處兵士，躊躇未敢進。再見連珠炮，伏兵趨出，民獻此時心神不定，望後便走。崇光驅兵追躡，殺得胡軍棄甲曳戈，降者無算。崇光收拾器械回寨〔二〕，民獻、伯樂走至富良，點軍，失者太半，命入民家掠取糧米，掘坎造飯。較之簞食壺漿之迎，必勝十倍。伯樂曰：「昔我悔矣，存一萬兵在豐州，已失了。元帥調來撥取，復多邦城，甚爲全勝。」獻曰：「正是。」飯畢，二人引兵進發，至途中，見五六小卒狼狽而來，獻曰：「汝何處兵？」小卒曰：「臣豐州戍卒〔三〕，五更被黎兵燒城，刺死首將，象馬盡散，一萬兵皆覆，臣復逃生至此。」二人聞之，呆了半晌，不知進退何路。會見二三村夫，蓬頭散髮而奔走，前日黎善附耳而言，至此方見。獻遣人喝住〔四〕，問曰：「汝何處人？而奔走若是！」臣本黎軍師遣誘將軍耳。村夫曰：「臣玉蕊人民，不知何道兵馬，自稱大將軍，起兵討北寇，抄掠居民，擄掠鞭撻，臣恐禍及，

遁走出此。」伯樂曰：「此必愚民乘亂猖狂，劫奪民財劫財未明，掠米已見。耳。我訊就誘彼協力討賊，封賞不次，彼若順從，整兵來戰，以復前屯，若得成，將彼斬之便了，如此則功歸於我矣。伯樂狗心矣。彼若不順，亦盡殺之，且暫回朝，後有商議。」恐不得回朝。獻曰：「都督見識甚大。」狗與狗同。亟問村夫曰：「還東都何處便？」曰：「入玉蕊，過錦帶，經涸海，度傘圓，出美食，還東都便〔五〕。」獻等喜，引兵入玉蕊，及至，小路斷塞，大路平坦，伯樂疑曰：「小路塞，大路通，何意？」獻曰：「此必小寇用計，塞諸小路，置大路，使商人通行以掠物耳。」自促軍前行，遥望山頭旗幟翳天〔六〕、干戈麗日，獻立於馬上嘯曰：「何處小將？急急下山投降，與我討賊，我奏朝廷，加官爵。」見一聲炮響，閃出一將，上遮青盔，下坐白駉，揚言曰：「汝不識監軍鄧敦麼！我奉黎軍師命來取汝首級，早早下馬受降，不然，則分尸碎骨。」獻大怒，揮軍登山決戰，山上炮弩齊發，胡軍不得上。忽有三四小民奔來嘯曰：「後面北兵彌山遍野而來〔七〕，諸將急退。」北兵黎善附耳低言之衆。二人失驚，望大路快走，背後鄧敦驅兵拔寨下山追躡，嘯曰：「胡軍降免斬！」軍士叩頭請降，民獻回頭，只存一百人而已。走錦帶山，又見兩大路，純是木石塞絶，惟小路尚曠，樂曰：「此處必有伏兵。」獻亦疑惑，住脚自看，見鼓聲大振，伏兵齊起，當頭一勇大將乃阮濟，手執紅旗，指揮諸軍，將獻、樂圍住，獻見進退無路，嘯軍士曰：「途已窮矣，不戰則死！」諸軍奮力殊死，不得解。倏然見黎兵紛紛散出，一將飛馬橫刀殺入，右衝左突，如入無人之處，救出獻、樂，望後只見三四小卒相從，問曰：「我兵何在？」小卒曰：「被賊圍了。」復提兵殺入重圍，救了一支兵馬，追阮濟，濟敵不住，撥馬便走，乃引兵返回。民獻望之，乃是參軍段發，問曰：「將軍何能救我？」發曰：「某駐物賴，殺走沐晟，引兵入東林，差人細作，不早晚北兵必至，故不敢久留，穿山攀木至此，見元帥被圍，不得已冒死

救出。」獻曰：「若非將軍，必遭毒手矣。」發曰：「夷吾安在〔八〕？」獻羞慚言曰：「悔不用參軍之計，以致失守城池，奔走終日，三四次遇賊，只稱『奉黎軍師將令特來討汝』，不知此賊爲誰？」發曰：「此特某盼目而戰，不知是誰，今吾師言之，此必是黎利兄弟也。前日某進於朝廷，徵之不出，今與北賊通謀，則國家危矣。」獻曰：「量一窮民，怎敢如此？」發曰：「元帥勿低視一世之人豪，黎利有帝王之量，黎善有相將之才，漢之武侯，亦不過此矣。」獻曰：「如此奈何？」發長嘆曰：「天命有廢興，國祚有長短，不可以逆定，今已至此，且暫回朝，此時便議。」三人同路而行，軍士手無寸鐵，行至涸海，山高水秀，草木清幽，鳥嘯猿啼，風雲披拂，乃下馬歇息。軍士勞渴，走至海邊吃水，獻、樂困倦，解甲卧於草上，何謂苦之甚！《詩》云：「僕夫况瘁。」其是之歟！微微欲睡，段發獨坐，按劍沈吟，忽見炮響一聲，伏兵殺出，將獻、樂縛了。段發奪劍奮力獨戰，且攻且走，進至山旁不幸跌足墜於石坎，舉之不上，黎兵趨來，發知不脫，望東嘯曰：「我非不能盡心報國，今力竭矣。」欲以自刎，見一人突如其來，呼曰〔九〕：「汝不知後軍趙扈乎？我奉命來活捉汝，烏能捐生！」躍來奪劍，發死不得，被擒。諸將盡乞降。扈鳴金收軍，崇光、阮濟、鄧敦引兵續進至，合兵一處，先寫公文申報，然後獻俘。正是：

風送羣雄歸地裏，星馳寸楮向轅門。

未知獻俘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問村夫民獻中計」，「問」原作「聞」，據甲本、乙本改。

〔二〕「崇光收拾器械回寨」，「崇光」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三〕「臣豐州戍卒」，此五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四〕「獻遣人喝住」，「住」原作「往」，據甲本、乙本改。
〔五〕「還東都便」，「都」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六〕「遥望山頭旗幟翳天」，「幟」原作「熾」，據乙本及上下文改，甲本作「織」。
〔七〕「後面北兵彌山遍野而來」，「面」原作「回」，據甲本、乙本改。
〔八〕「夷吾安在」，「夷」原作「養」，據甲本、乙本改。
〔九〕「呼曰」，「曰」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第十七回　胡參軍降黎軍師　明督戰殺胡元帥

卻說趙扈生護胡將，奏捷還大屯，黎善不看捷書，問曰：「今日我得天將，胡不解回？」小校曰：「得三員大將。」善曰：「三人者一鶴一雞，汝急出前屯報趙扈，試觀今日何人與之力戰奮不顧身，調回我問，存二將權檻在此，供給酒食，降卒各給糧食，勿缺。」小校領命，飛報諸將，以爲段發必死，送回轅門應候。善望見軍士縛段發解入門前，趨出，喝退軍衆，自解縛，推之上坐，命烹茶相待。發以手推倒於地，叱黎善曰：「生同南處，謀與北地通；居其國而棄其民，在其邦而背其主，托爲辭聘，自萌略地之姦，假作耕夫，徒逞滔天之逆，有何面目與爾相飲！速速斬之，庶不爲慚負之人矣。」善笑曰：「公既叱我，公豈不聞？夫良禽擇木而棲，賢士擇君而事，公既抱經濟之才，何必資暴逆之黨？以公之志，推公之爲，何異乎驅虎吞人、教猱升木？未免後世之解頤矣！」發曰：「女爲知己者容〔一〕，人爲知己者用。吾之委身從事，正以酬知遇之恩。古人云：『乘人車則載人危〔二〕，衣人衣則包人難。』吾豈以利而忘義耶？」善曰：「胡氏害物殘民，惡同桀紂，弒君專國，罪過王曹。況民者陳之民，主者陳之主，善之此舉，

非爲身謀，逃季犛之難而爲之耳。正以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豈有萌僭叛之心，逞包藏之志乎？公若去暗投明，捨邪歸正，不徒漢蒼得去，而陳氏亦興，則黎庶獲蒙其福。願公思之，愼勿見誚。」發見黎善詞直理壯，推心見誠，遂下階拜伏請降〔三〕。善扶起，携入帳中，謀兵事。諸將問曰：「渠寇三人，軍師去其二，何也？」善曰：「此固諸公不察耳，獻、欒助桀爲虐，罪惡貫盈，昔在芹站之時，彼殺天平與明將，命北師問罪，薛岩、聶聰子弟，豈不願來報讎乎？若我容之，彼必謂我養寇，莫若權留在此，使彼殺之。則我不受殺人之名，而彼得復讎之志。」諸將信服。善喚趙扈謂曰：「汝引兵先去迎接北將，延入前屯安歇。」諸將曰：「不知今日至否？」善曰：「今夕即至。」趙扈聽命即去。

卻說張輔引兵追民獻等，没見信息，喚土人盤問，土人曰：「早時已見玉蕊去了。」輔欲將兵趨上，已見沐晟、李彬狼狽而來，將黎兵樊象陣與被賊擊敗說了。輔問曰：「今賊何走？」晟曰：「不知何落。」輔曰：「追賊渠爲首。」乃合兵開山破石，斬木平林，取道直進。至玉蕊，見一舊柵，輔引兵觀看多時，適遇一人，問曰：「何人駐兵在此？」其人曰〔四〕：「前有一支兵，自稱黎義兵，誘胡將兵至，擊之，追入林中去了。」輔即率兵趨入，至錦帶，見四方八面草木萎靡，依是一個戰場，黃福疑之，問：「所在何處？官軍戰爭於此所在〔五〕？」對曰：「黎將軍遣人誘胡元帥入此，伏兵大戰，殺得胡兵棄甲投戈，只得單身奪走。」黃福曰：「黎善用兵，真神人也。」劉儁曰：「某驗自投書授計，决策攻城，象陣燒屯，玉蕊誘敵，以至於斯〔六〕，雖伊吕亦不外是。」張輔見二人贊揚黎善，怒曰：「何爲一輩羣小，憂心悄悄，慍於羣小。不過倚我勢而爲之，始得聲勢，諸公何稱揚之過！」福曰：「將軍勿尋常視人，南國有此等人，我失於區處，爲禍不淺。」輔含怒不答。自此含怒，故後日出無數戰場。督軍前進。曾半響，見一簇兵馬，旌旗燦爛，弓劍

精嚴，中建一大旗(七)，内書「義兵」二字，當頭一員大將，手執神弓，坐下駿馬，遥言曰：「前軍趙扈奉軍師將令遠來迎接，諸大將且行。」輔見黎兵問曰：「賊將安在？」扈曰：「某已擒了。」胡將聞得凶渠已執，皆欣悦稱嘆不已，遂合兵同行，至涸海，延入前屯暫歇。

卻説北兵齊戰薛石、聶行，乃薛岩、聶聰之子也。昔時其父送天平回南，被胡將民獻、伯樂殺死，及明舉兵討寇，二人有奮然復讎之志，情願從征，成祖充爲督戰，軍拔多邦城，二子恨不得獻等，哀號不止。會二將進至涸海，二子帶劍相隨，諜得獻、樂等檻在前屯，自挈劍走至檻所，望見獻、樂，各一劍斬訖，奔來帳前，拜曰：「小校憑大將之神威，已殺讎人，請來伏罪。」張輔曰：「汝殺父讎，誠爲好看，第可惜者，縛而殺之，殺得不快。」二子拜，出門。見一人布衣布服，坐下白馬，形容清秀，面貌端莊，將士環列左右，遣人入軍門先報黎軍師來接。時北朝將聞得黎善名而未知其面，皆走出觀看，軍遮滿路，馬不得行，鄧敦叱曰：「三軍起！」聲如巨雷，北兵驚起，張輔雖心中藏怒，然猶買個人情，自率沐晟、劉儁、黃福等出兵迎接，兩邊各下馬揖拜，延入軍中，叙禮畢，善曰(八)：「勞遠天神，辱臨敝邑，小國自甘重罪。」劉儁曰：「幸得先生神謀助戰；不然，何得至此。」兩邊説話良久，善曰：「日已夕矣，今且少歇，明旦煩請諸將惠來小屯議事。」諸將曰：「諾。」善令軍士牽牛羊來獻，返回。正是：

胡寇聞風驚破膽，明兵望影動歡心。

未知返回如何，且聽下回便説。

【校勘記】

〔一〕「女爲知己者容」，「女」原作「汝」，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二〕「乘人車則載人危」，「載」原作「戴」，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三〕「遂下階拜伏請降」，「降」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四〕「何人駐兵在此其人曰」，此九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五〕「官軍戰争於此所在」，「官軍」，乙本同，甲本作「軍官」。「在」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六〕「以至於斯」，「於」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七〕「中建一大旗」，此五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八〕「善曰」，「曰」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第十八回　沐右將起擊段發　黎上將賺襲東都

卻説黎善出接明將，回自前屯，入內房與段發談論兵機，推演遁算，段發想起，問道：「黎尊伯安在？」善曰：「所在不遠，公問何幹？」發曰：「今天下大亂，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若推尊伯兄爲主，掃除亂略，鎮撫兆民，則天下可定矣。」發明明已有尊立黎之意。善聞言失驚曰：「先生差矣，且天下大物，非薄力細故所能維持，我家德薄，安敢望此！況陳裔尚存，復位承乾，正當今日，宜竭力輔之，以免後人之饒舌幸矣。」發曰：「陳祚斬矣，公雖撑力扶天，窮謀縮地，事亦不濟，有云：天不昌劉，雖有孔明扶之，不足。且明臣貪猾，窺我山河，原非一日，今因其釁，占奪其地，割治其民，此時欲争之，則費了一局，願明公思之。」善曰〔一〕：「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興廢之機，付之大道。若我藉陳之名，而又奪陳之祚，豈有立身於天地乎！」二人支吾竟夕，不覺東方已白。善令人就前屯請明將張輔等立至傘圓屯中，分賓主坐定，善命設酒，再令吏就西班獻酬，酒吏請令，引酒就西階，獻曰：「張將軍飲諸。黄尚書飲諸。」勸諸將軍，趨東階，獻曰：「崇前軍飲諸。趙後軍飲諸。」此時沐晟

猛省，知胡將段發前日伏丘掩殺，今復在坐對飲，忽然奮怒，轉睛視發，幾乎裂目。發亦倏爾發憤，側目顧盼晟，卒至填胸。二人各相顧盼，晟拔腰間之劍，發引背後之弓，趨來相撕打。晟以劍刺段發之腹，發閃過〔二〕，以弓擊沐晟之頭，晟格去。張輔喝曰：「沐將軍安得無禮〔三〕！」黎善亦曰：「段發且住〔四〕！」二人言了，各起抱住，善推發就東階，輔携晟回西席。此會無漢王、項羽，而有項莊、項伯。一賀！善曰：「軍中行樂，反出仇讎！」輔以事責晟，晟曰〔五〕：「彼是賊臣，反生詭計〔六〕，途中設伏，抗拒天兵，使將士奔走顛連，幾乎喪命，今遇此，殺之便了！」善曰：「發已降矣。」晟曰：「降公不降我！」輔曰：「降黎軍師即是降我，將軍不記上皇誓師於龍江萬記不得。乎！」黃福曰：「矢之在弦，不得不發，昔日未服，便是我讎，今日既降，乃爲我將，使將軍當段發之時，將起之耶？抑止之耶？」晟自知失律，起謝。福接黎善問曰：「今賊之門户雖失，而巢穴猶堅，先生有何計策？」善曰：「請諸公勿憂，東都已在善掌中矣！」張輔愕然曰：「軍師有何神出鬼没，下得東都？」善曰：「某有二兒一子，意既來襲取了，今日早晚必有捷報。」明將舉皆冷笑，以爲不信，安然飲酒，不題。

卻説黎利得黎善授計，返回富良；招軍買馬，撫養士卒，以潘僚爲左軍，車三爲右軍，范柳爲前軍，范宴爲後軍，農文歷爲中軍，丁禮、黎豸爲左、右參贊，黎石爲總統兵馬。十二月己未，宰殺牛羊，犒勞軍士，會見段莽引三千輕騎來投〔七〕，以爲前部先鋒，傳令四更造飯，五更起兵，徑出柴山〔八〕，至丹鳳屯駐。丁禮遣丁狗引兵自丹鳳至渴江，將大小各路截住〔九〕，見胡軍逃回，盡捉。丁狗去不多時，生獲解四百餘人，丁禮令下軍飭器械，檻於别處，不得脱去。軍士將檻訖，見哨馬回報：「不知何處兵馬，如追風而來，請上將起兵拒戰。」觀望，當頭一員大將乃黎欽，隨後范旦率五百精兵進行，欽望見黎利，下馬揖拜，

曰：「小侄晚來，伯父恕罪！」乃回軍中。欽將符印奉上，利命黎豸寫疏，用胡元帥朱印押下〔一〇〕，昔日善附耳低言，至此方露。丁禮以胡軍服色許先鋒軍穿了，命段莽打著胡將旗號，手執兵符，望東都前進，諸軍拔寨後行。辰方戊未，至東都。黎利分諸將三面埋伏，令段莽嘯門告急。時東都城中純是文官，武將惟有總統軍國事務呂智，督率兵士，保守城郭，夜聞城中嘯門報曰：「多邦城危急，元帥疏回奏請。」守門將吏曰：「城中嚴禁，夜間不得開門。」段莽曰：「若不得奏，則多邦陷矣！」門外打燭點看，見元帥旗號本軍服色，言曰：「有疏投上城來。」莽插箭射入城上，吏奔入上殿啓奏。漢蒼檢認，的是元帥印跡，詔出開門。段莽擁兵直入，將門吏斬了，後軍進至，嘯殺喧天。呂智聞變，引兵來迎，遇段莽於御港，兩馬交鋒，戰數百合，未分勝負。侍衛入奏：「城中匪徒攻打甚急，請陛下出幸。」漢蒼走出門，望見三面火炬爆天〔一一〕，炮聲振地，大驚，走入後宮，率皇親公子一家老幼并近臣文武開東門出走。呂智不知，與段莽酣戰，殺至天明，遇范宴衝殺來，張弓插箭，望呂智一射，適中心窩，翻身落馬，胡軍盡散。辛酉，克東都。黎利入城，安撫百姓，城中黎庶焚香伏道拜謁，利以好言慰諭，曰：「我所以來，除暴救民，無有所害。」令軍中秋毫無犯，違者立斬，百姓歡喜不勝。黎利命取追風馬報軍師，及報傘圓屯，明將酒筵方滿，聞東都已克，皆驚愕歡服。沐晟曰：「軍師神謀聖略，使人猜之不出。」善曰：「小可也，不足深羨。雖然，東都已破，強孽未除，將士宜加力一番，掃清惡黨。」皆曰：「善！」輔等起兵出。善喚段發囑曰：「公居在此，撫諭方民，遣人往廣威，歷觀地勢有何所要險，畫取一本地圖，致某就東都觀事體如何，後有另議。」喚趙扈附耳說了一遍〔一二〕，遂起兵和與北將望東都便發。正是：

智取堅城能謹始，謀攻深窟善圖終。

未知進發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善曰」，此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二〕「發閃過」，「閃」原作「聞」，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三〕「沐將軍安得無禮」，「安得」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四〕「段發且住」，「且住」原作「直往」，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五〕「晟曰」，此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六〕「反生詭計」，「反」原作「返」，據甲本、乙本改。

〔七〕「會見段莽引三千輕騎來投」，「千」，原作「十」，據甲本、乙本改。

〔八〕「徑出柴山」，「徑」原作「經」，據甲本、乙本改。

〔九〕「將大小各路截住」，「各路」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住」，原作「往」，據甲本、乙本改。

〔一〇〕「用胡元帥朱印押下」，「元帥」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一一〕「望見三面火炬爆天」，「望見」原作「望辰見」，「辰」字衍，據甲本、乙本删。

〔一二〕「喚趙庖附耳説了一遍」，「喚」字甲本、乙本上有一「再」字。「遍」字，原作「邊」，據甲本、乙本改。



第十九回　向西都彬中賊謀　漁碧湖利得神劍

卻說黎善與明將望東都進發，凡所過之處，百姓食漿迎候，行至東都，黎利率將佐出門延入城中，少敘北南會遇，於是三江諸郡縣詣門請降。北兵得志，無有畏忌，出外擄掠，脅淫婦女，民苦，奔黎利控告〔一〕，利遣人追捉士卒，去不多時，獲回三四人。利曰：「天兵到此，本欲安民，反至害民，置汝何用？」立斬之。明將以此爲例。明朝將佐，望之失色，然理屈，不敢啓齒。劉儁曰：「漢蒼遁走，必回西都。黎軍師以爲何計可破？」善曰：「西都聞東都已破，季犛必去城走矣。應準一員大將前來，先占根本之地，然後進討，勿置彼聚兵合勢，堅城固守，此時攻之者難！」儁依計，命右參將李彬以一萬兵向西都〔二〕。善曰：「某有呆子欽，亦使相隨，凡事計議而行。」輔曰：「善！」使李彬與黎欽進兵，善打發鋭兵一千與欽同往〔三〕。彬輕欽小兒，埋怨張輔失於調度，不與欽答話，引兵先行，至桐海江，見江谿水深，無舟可渡，命駐兵伐木造橋濟師。欽自思曰：「李彬輕我年少不足與謀，不若我自別良圖。」乃喚阮産、杜容謂曰：「二君以六百精兵往桐海上流，撥取儂人船隻，渡江至石城縣埋伏，見南北交兵，分爲二道，

一出擊賊後陣，一向西都禦應兵。」二人去訖。

卻說西都聞東都已盡失，北兵又進，城中百姓一日夜四五番驚動〔四〕，季犛恐，議欲南幸，羣臣諫止。尚書范覽曰：「此城是根本之地，兵精糧足，若棄而不守，則無棲身之所，莫若遣人截各山河要害，然選往出攻取城池，以復社稷。陛下若南幸，則百姓以誰爲主而共事之乎？」季犛依允，詔大將軍韓雄出兵拒敵。雄領命進至石城，則李彬兵已渡桐梅，颯地而來。雄駐蹕，令兩邊沿途百姓放出，惟置空家，以魚油硫磺灌注〔五〕，分兵設伏，自引兵向前，布列陣勢，立馬横刀候敵。李彬衝騎飛來，雄不打話，麾兵交戰，兩邊鼓角齊鳴，鬭至四五合，雄撥馬便走，彬驅兵趨來，雄嘯曰：「汝不怕死乎？」復輪刀回戰，鬭六七合，復走。李彬追急，至武舍，見連聲炮響，火光大發，火起風生，風盛火急，伏兵齊起，韓雄回兵將李彬困在垓心，彬冒雪衝天，東投南突，不得脱，背後韓雄殺來，忽然胡軍嘯曰：「陣後有兵殺至！」雄停刀回顧，彬欲奪路逃走，忽見一小將騎馬横鎗，從左邊飛出，望韓雄一刺，落於馬下，殺散衆軍，救脱李右將〔六〕，乃是黎欽。李彬曰：「小將何處來救我？」欽曰：「某度將軍必中賊計，故分兵埋伏，擊賊後陣，使彼回救，因出其不意殺之，以救將軍。」李彬謝服。勿謝將軍，豈有謝小兒乎？二人驅兵乘勢趨殺，追至西都，不見動静。李彬疑訝，傳令駐兵，見鼓鳴三聲，城上樹起一紅旗，内書「義」字，後見大將唤曰：「前軍趙扈奉軍師將令，取城已多時矣。」命開出四門，李彬見了大驚，入城問趙扈曰：「將軍何由至此？」扈曰：「軍師出東都時，密遣某將一千兵，夜行晝止，倍道向西都，伏於錦水北林，俟胡將出外，將城襲之。上回唤扈附耳低言，至此方發。某至此，使人探聽，見韓雄引兵出，乘虚襲之。季犛焚宫室倉庫走出，某率軍救得火滅，然後追趨，季犛走至半途〔七〕，卻被黎小將差杜容殺至，彼進退無路，遁入海外去了〔八〕，

追之不上〔九〕。」李彬曰：「軍師如此神算〔一〇〕，真古今之奇才也〔一一〕。」命寫書奏捷〔一二〕，欽、扈亦起兵回至東都。張輔喜得兩都，又見交趾山河城郭、朝市人民、國富家稠、男清女秀，已有占據之意，自引將佐伴爲巡撫郡縣，以觀形勢，只疑黎善或有異謀〔一三〕，使人邀與同行。利曰：「去便去，何必邀人！」善曰：「彼疑我耳，故使同行。行便行，有何畏彼！」欣然應諾。善行至劍湖，見一片氣自湖中直上衝天，心知有寶劍，欲回使人摸索，然業已應行，豈有復反，默然而往。黎利居城中，恰逢皇考諱日，動思平生酷好鱒魚，令軍士四索不得，兄弟憂悶不已。石曰：「碧湖舊畜，必是多魚，伯兄使漁人求之，莫或有得！」利曰：「魚鰕正合吾意。」命換漁舟張網放下，不一時，魴鯉擲上盈舟，鱒魚不得。利曰：「魚鰕如此，鱒安獨無？」喚黎石曰：「叔一舟，我一舟，我與汝共打，豈不得乎！」兄弟共登舟取網，撐出湖中，罹網放去，往來數十次，網不見動。利曰：「怪！怪！〔一四〕不覩一物，何也？」言了，又放，見網摇拽，執紐牽去，網加沈重。言曰：「這擠不少〔一五〕。」加力牽上過來了，不見一物，惟一段古木而已。利曰：「魚脱矣。可惜！可惜！」擒擲去，再將放下。黎石曰：「吾網魚已罹，必是巨大。」自牽上舟中〔一六〕，别無他物，是舊鐵一片耳，亦將擲去。兄弟放打三四次，只得古木舊鐵各段而已〔一七〕。利曰：「雪盛隆冬，寒風砭骨，魚既不得，不如且回，别得他物，以供祭事。」乃捨舟登岸，持回細認，利是一劍柄，舊孔猶存；石是一劍石，尾末不朽，兩人插入，全然不動，退之不出，遂留於帳中。時人有詩云：

古今靈異自天留，一氣索蟠射斗牛。三尺龍泉歸有德，帝王還是帝王州。

遣士卒宰殺牛猪致祭。及暮，黎善外歸，遥望湖中已失白氣所在，心中疑訝。回至城中，升堂拜畢，趨出帳外，欸接將佐，就後宫宴息，見大光滿室，至近視之，乃是一劍，驚問小卒：「此物從何得來？」小卒

曰：「二大將前日出湖求魚，偶得此物。」善暗喜：「神劍已歸吾兄。」默然就寢。明日，見門吏入報，黃尚書請先生赴議。善整衣往北營，已見文武諸將坐列〔一八〕，善就席。張輔曰：「先生使趙扈襲城，何不捉季犛？」善曰：「某昔觀星象，彼未可擒！」福曰：「南國星主光芒未暗，何得而擒？黎公與我所見略同。」既云所見略同，何爲占據。劉儁曰：「兩都既得，首逆未除，諸將宜努力一番，掃清惡黨。」善曰：「胡氏父子，跳身遠遁，不足爲憂〔一九〕，今籌江、盤灘、木丸等處賊將梟雄，兵數萬，我若整兵遠去，彼即奮旅來攻，莫若先去羽翼，然後遠征，一舉大定。」張輔依計選日起兵。正是：

不憂首逆跳身去，只恐渠魁反面來。

未知出征如何，且聽下文分講。

【校勘記】

〔一〕「奔黎利控告」，「黎」下原衍一「黎」字，據甲本、乙本刪。「利」字，乙本同，甲本作「善」。

〔二〕「命右參將李彬以一萬兵向西都」，「李」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三〕「打撥鋭兵一千與欽同往」，「撥」原作「八」，據二本改。「兵」字，甲本、乙本作「卒」。「一千」二字下原衍「一千」二字，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刪。

〔四〕「城中百姓一日夜四五番驚動」，「五」原作「百」，據甲本、乙本改。

〔五〕「以魚油硫磺灌注」，「魚」原作「漁」； 「灌注」原作「註」，皆據甲本、乙本改。

〔六〕「救脱李右將」，「脱」字甲本同，乙本作「出」。「右」字，原作「石」，據甲本、乙本改。
〔七〕「季犛走至半途」，「季犛走」三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八〕「遁入海外去了」，「入」甲本同，乙本作「出」。「外」字下原衍一「至」字，據甲本、乙本删。
〔九〕「追之不上」，「上」原作「止」，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一〇〕「軍師如此神算」，「神算」，原作「軍筭」，據甲本、乙本改。
〔一一〕「真古今之奇才也」，「古今」，原作「如此」，據甲本、乙本改。
〔一二〕「命寫書奏捷」，「命」原作「會」，據甲本、乙本改。
〔一三〕「只疑黎善或有異謀」，「善」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一四〕「怪怪」，此二字，原作「物」，據甲本、乙本改。
〔一五〕「言曰這擠不少」，「曰這擠」三字，原作「齊」，據甲本、乙本補改。
〔一六〕「自牽上舟中」，「牽」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一七〕「只得古木舊鐵各段而已」，「已」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一八〕「已見文武諸將坐列」，「諸將」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已」字甲本無。「坐列」二字，甲本同，乙本作「列坐」。
〔一九〕「劉儁曰」至「不足爲憂」三十六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第二十回　木丸江胡折二將　悶海口明覆三軍

卻説張輔、沐晟聽計，留黄福、陳洽等與黎兄弟守城。

丙戌開大元年，明永樂五年。春正月甲寅，起兵望籌江進發。此時籌江守將乃平寇將軍陳承，因春旦時來，賞筵盛舉，城郭不防，軍士懈怠，不意張輔卒至。承引兵來迎，輔令呂毅出戰〔一〕，二將鬬至三十合，不分勝負。輔密遣沐晟抄出陣後夾擊，軍士大敗，承抄馬走。輔、晟麾軍趨殺〔二〕，克籌江柵，承走至萬劫江，輔驅兵大進，至普賴江，斬首三萬級，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承單騎至盤灘江，守將乃謀略將軍胡杜，見承敗回，即將兵馬布成陣法，二人立陣前，以俟近敵。倏然呂毅引兵追至，見陳承立於馬上，呂毅嘯曰：「犬賊敗走，猶敢抗拒天兵！」承罵曰：「汝用詐謀〔三〕，奪吾城郭，汝唤輔、晟來納下首領，不然，則噍類無遺〔四〕！」呂毅曰：「犬賊失脚，尚敢自大言！」揮軍大戰，二人將呂毅圍住，毅左衝右突，力戰二將，後道輔、晟進來，見毅被困，分兵襲擊，陳承、胡杜大敗，遁走，又克盤灘江。輔等入城，安撫百姓畢，進魯江。承、杜收殘軍，走至木丸江，中郎將阮子仁、參將黄世岡謂曰：「二公留帳下息宴。」二將

曰：「某被北寇用計奪了二屯，甚於痛恨，敢請將軍三千兵，前來恢復，殺此逆賊！」阮子仁曰〔五〕：「二公新敗，不可出師。」承、杜固請，黃世岡曰：「既如此，某整頓船隻，將五百艘，二將督水戰拒敵，步道某等當之。」承、杜聽令出去。替仁、岡得以不死，是亦天幸。時張輔進至木丸江，見水陸二屯甚是齊整〔六〕，傳令分兵四道：沐晟拒水軍，勿使登岸，王通在左，黃中在右，自居中發號交戰。阮子仁提刀出來，輔令朱廣出戰，兩邊戰至五十合〔七〕，背後黃世岡閃出護戰〔八〕，輔再遣蔡福出助，四馬交鋒，戰無數合，輔見仁岡精神加倍，密王通、黃中搜出左右，二將驅兵趨入。王通卒至，望子仁一刺，落於馬下；右邊黃中張弓望世岡一射，穿入眼孔，翻身落下，被軍中所殺，斬首百餘，胡兵亂走。承、杜欲舉兵上救，反被沐晟殺退，二人使將一萬人下舟斷絕上流，走膠水去。輔克木丸江，駐兵，遣人探聽數日，回報：「賊兵屯聚悶海口，季犛、漢蒼亦居在此，其勢甚重。」張輔恃其累勝，曰：「我到處無敵，何怕其重！」即驅兵窮追，至膠水，先遣人飛報諸海口，命水師都督柳昇來會。柳昇得令，督諸道水兵進上，與輔相遇於興江，合兵進往。時季犛棄西都，走出海外，遇漢蒼，於是父子君臣聚兵於悶海口，存五六萬人。諜得張輔進至，聚羣臣議曰：「今賊乘勝遠鬬，勢如破竹，公卿以爲何策退敵？」柱國季臘對曰：「此間雖海濱，而楸苓鬱〔九〕，可以伏兵，俟賊至殺之〔一〇〕，必然全勝。」季犛允命，陳承伏於南詔寨，胡杜伏於霞蘭柵，以拒賊步兵；又遣參將尹進、阮和，以小舟發兵，伏於兩岸泥芋中，季臘自督大船橫江拒敵。諸將去訖，張輔分左右並進，柳昇乘舟而來，季犛命范覽將數十小舟前來誘敵。張輔望見，麾水軍促戰，范覽且戰且走，罵曰：「鼠輩亦討死乎！」柳昇血性起，大怒，驅兵急擊。張輔觀步道無一人〔一一〕，放心進至，忽見一聲炮響，左邊胡杜殺來，輔不意，眩目望草木，疑是胡兵，望後便走。苻堅在八公山，草木想亦如此。胡杜趨來，刺

死指揮姜柄。可謝黃世岡木丸江之死。右邊陳承殺起，沐晟失驚，聞海外波濤，如千車萬馬之聲，奪路而走，督戰薛石被陳承所殺。可謝阮子仁之死。柳昇在江中，不幸水潮盡降，舟膠不進，左則尹道、右則阮和，皆推舟殺出，炮出如雨下，槊刺如蓬生，昇遂棄舟跳入水中躍去。士卒死者三萬餘人，水爲不流，可謝普賴之神。季臘得勝反回。漢蒼曰：「胡不追之？」對曰：「賊雖一敗，兵將尚多，盡力追之，恐中姦計，去攻而追，其又何計？莫若回兵修理戰具，然後進征未遲。」漢蒼曰：「戰具如何？」臘對曰：「彼今戰船者，我不有計禦之，難於取勝，宜盡取沿海漁舟千餘作棧〔一二〕，截木立栅，弓弩伏於中，鎗槊立於外，以防迎拒。」以備火攻。漢蒼曰：「行兵之事，隨便爲之。」季臘意欲出去。正是：

先施得計能成績，後逞奇謀可立功。

未知此去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輔令呂毅出戰」，「令」原作「合」，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二〕「晟麾軍趨殺」，「麾」原作「捕」，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兵」，甲本、乙本作「軍」。

〔三〕「汝用詐謀」，「汝」原作「此」，據甲本、乙本改。

〔四〕「則噍類無遺」，「遺」原作「道」，據甲本、乙本改。

〔五〕「阮子仁曰」，「阮子」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六〕「見水陸二屯甚是齊整」，「二」，甲本、乙本作「兩」。「是」，原作「於」，據甲本、乙本改。

〔七〕「兩邊戰至五十合」，「兩」原作「四」，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八〕「背後黄世岡閃出護戰」，「閃」原作「悶」，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九〕「而楸芩鬱」，「芩」原作「岑鬱」，據甲本、乙本改。

〔一〇〕「侯賊至殺之」，「侯」，甲本、乙本作「候」。「殺」字，原作「舉」，據甲本、乙本改。

〔一一〕「張輔觀步道無一人」，「觀」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無」字甲本、乙本下有一「有」字。

〔一二〕「宜盡取沿海漁舟千餘作棧」，「沿」字原作「緣」，據甲本、乙本改。「棧」字原作「剗」，據甲本、乙本改，下同不註。「舟」字，甲本、乙本作「船以一」三字。

中集二十回

第二十一回　善用火胡氏鏖兵　利得雨季犛失御

卻説張輔敗走至葛江，分兵屯駐，遣使回東都請黎兄弟赴營議事。使至〔一〕，黎利密問黎善曰：「張總兵累勝，何必請我？」善曰：「狃於小勝，不有防閑，必致大敗，故來召我耳。」利曰：「行止如何？」善曰：「不行，彼謂我怯，不如行之，今年擒季犛父子必矣。」兄弟應承，盡拔寨起兵登程，不一日，至葛江。北軍見之，喜曰：「黎軍師已至。」輔等出門迎接，入帳中，命酒相待。與傘圓屯善迎張輔，遥遥相對。輔以前日敗軍叙了。善曰：「不一敗不可以大勝，俟其細作如何，然後商議。」酒畢，輔命取小舟裝作漁船，致善出去，利亦出外屯駐。昇曰：「何等小人，總兵尊重如此？」輔曰：「黎利兄弟起兵協我破賊。」昇曰：「怎敢稱師稱將？」輔曰：「爾自爾，我自我，若不縱自尊稱，安能服得安南衆庶？」昇曰：「南蠻草寇，是不過狐假虎威，某視之腐鼠耳。劉儁以黎善爲伊、呂，柳昇以黎善爲腐鼠，正是黃犢無知輕老虎。不足挂齒。」言了，拂衣而去。

且説黎利取乘小舟放至胡寨前觀看，良久，早有胡軍知之，回曰：「匪黨窺我虛實。」季犛大怒，命

出追之。善見寨中旗動，令手下回棹，幸得春風起急，帆舉如飛，胡軍追之不上〔二〕。善至帳中，告張輔曰：「此賊以計破之。」輔曰：「計將安出？」善曰：「某若明言，柳將軍必不信服。昇之言，善已破。則事不成，將軍自遺之。」遂附耳從頭至尾說盡。輔大喜，會諸將傳令曰：「柳都督出水軍舟艦住鹹子潤曲處，此是蘆葦梅荻，可以泊船，偃旗息鼓靜候，俟賊進過，然後放舟截後夾擊。王通引三千兵至富棚後埋伏，朱廣以三千兵渡江，伏於監録寨後兩邊，望見江中火起，出兵擊賊步道。黃中、呂毅撥取三百餘船，内積柴草，灌以油蠟硫磺，往興江口住劄，賊至，縱火焚舟放下後，引兵順流下擊。吴旺率五百人以二十小舟前往誘敵，誘至上流，合黃、呂二將護戰。」吴旺得令，舟師放下，會有胡軍諜得，走回南寨告急。季犛入奏曰：「今戰具已完，賊兵又至，請陛下早降明旨。」漢蒼曰〔三〕：「卿整兵擊之，務獲全勝，早報捷音〔四〕，以副朕望〔五〕。」朕使先望。季犛拜命，遣胡杜、阮和將一萬兵由江道左邊敵北步道，陳承、尹直將一萬兵由右江陸道進圍〔六〕，自與尚書范覽居水屯。於是水陸並進，遇吴旺於横江中，范覽曰：「大將出征，汝早下來首級！」吴旺横刀立於船頭，言曰：「汝回告季犛父子來，可堪對手，汝鼠輩，不足我當。」季犛聞大怒，麾軍交戰，旗劍連天，棹楫震水。吴旺且戰且走，至葛江屯，善告張輔拔寨奔走。季犛望見，揮軍左右進趨，棧船連結亙十餘里，陸兵遍地而來。至富良江，黃中縱火燒城放下，火起風生，風隨水順，疾如流星，燒遍棧船，照得天心與水面通紅。下遣柳昇由鹹子潤放舟截後夾擊，左邊胡杜、阮和引兵來殺，被朱廣從後殺出，右邊陳承、尹直整旅來救，適遇王通隨後衝殺，兩邊趨殺，胡軍皆背水，焦頭爛額，斬獲數萬人，尸塞江盈，血流水赤。季犛、范覽捨死取一小舟，登岸遁走，輔回軍追至悶海口。此時季犛父子覘得兵敗，遁走義安，尚書范覽出降，輔撫安百姓畢。

四月，率將佐與黎兄弟分道追趨，至義安溼鵲口〔七〕。季犛收拾殘卒與民兵，共三四萬，分屯各處。張輔請黎善由陸道，黎利與沐晟由水道，各進兵。沐晟謂黎利曰〔八〕：「公本南人，諳曉地理〔九〕，宜督舟先行，某隨後進。」利欣然許諾，率師由溼鵲入。時季犛父子在荼龍江，命將士縫囊盛沙，壅塞上流，再遣將佐分兵由兩岸江道埋伏；後令季臘整頓船艦，候於江中拒戰。

卻説黎善先是遣人哨探，知胡兵分道由荼龍而下〔一〇〕，善疑之，唤崇光、鄧敦告曰〔一一〕：「汝以五十兵往溼鵲東岸巡捕，看虚實如何回報。」二人了。此時黎利引舟師至清河分，自然水涸，舟膠不得前，令軍士下江推捉，忽見一聲炮響，左右喊聲鼓噪，衝殺趨來。利遣段莽、范柳分兵拒戰，二人戰不良久，鏢箭俱盡，不能得脱。上流胡兵放數十小舟下殺，矢如飛星。利回顧左邊不得上，呼曰：「命必窮矣。」車三聞之出，言曰：「明公勿憂，臣請當之。」言了，向前迎戰。胡兵水步三面夾攻，車三以劍揮拂，箭紛紛落水如雨。利失驚，仰天祝曰：「我本爲民討賊，被困於此，伏望皇天后土救此生靈。」祝畢，大雨如注，水漲數尺。將士喜曰：「天贊助我也。」揮棹進行。時人有詩云：

江上龍争虎鬬時，紛紛戈甲滿天飛。雷車靡藉神仙力，不特周時靡孑遺。

胡兵戀戰不捨，胡兵後道直上，朱廣躍於岸上，搜溼鵲兩邊，遇胡將阮和沿江與車三交戰，廣望後刺至，刺死阮和於山坎間，驅兵大戰。卻説崇光、鄧敦至溼鵲東岸，見尹直與范柳交戰江邊，敦提刀殺入，將尹直斬爲兩段，殺散胡兵。於是黎利得解，水陸並進。

五月早時，張輔率軍夾江東西，直至荼龍江，柳昇亦至，殺散胡黨，獲船百艘。季犛等棄城遁走，黎兵協力進勦，至奇羅海口，胡屢困敗，諸軍大潰。乙卯，柳昇領永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訊得季犛在山

中，驅兵格之，生獲并其子季澄，縛送升車。次日，土人武如卿獲漢蒼及太子芮、將相王侯、上柱國季臘等，皆縛獻軍。丁己，胡氏悉平〔二〕。正是：

七年伯王成何事，一帶江河總是空。

未知胡平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使至」，「使」下原衍一「來」字，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刪。

〔二〕「胡軍追之不上」，「上」原作「止」，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三〕「漢蒼曰」，「曰」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四〕「早報捷音」，「早」原作「以」，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乙本無「早報捷音」四字。

〔五〕「以副朕望」，「以」原作「早」，據甲本、乙本改。

〔六〕「遣胡杜、阮和將一萬兵由江道左邊敵北步道，陳承、尹直將一萬兵由右江陸道進圍」之「將一萬兵由江道左邊敵北步道陳承尹直」十七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其中「步道」，乙本作「步軍」。「右」字，原作「左」，據甲本、乙本改。「陸道」，甲本同，乙本作「陸路」。「圍」字，甲本、乙本作「迎」。

〔七〕「至義安涇鵲口」，「義」原作「姜」，據甲本、乙本改及上文改。

〔八〕「沐晟謂黎利曰」，「曰」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下文補。

〔九〕「諳曉地理」，「諳」原作「暗」，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理」字，甲本、乙本作「勢」。

〔一〇〕「知胡兵分道由茶龍而下」，「茶」原作「茶」，據前文「茶龍江」改。

〔一一〕「喚崇光、鄧敦告曰」，「敦」原作「郭」，據後文改。

〔一二〕「胡氏悉平」，「胡」原作「湖」，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第二十二回　據安南張輔獻圖　平交趾黎祖行賞

卻説張輔獲胡氏，平安南，陽陽自得，決意吞并，遣人畫南國地圖：凡江山、城郭、郡縣、州府、户口、畜産、器械、糧船，實得數千，釘成一本執照後，遣諸將分行慰諭，與黎兄弟還東都，設宴賞功〔一〕。黎利曰：「南國偏方，姦臣僭竊，天朝不棄，命將出征，逆黨成擒，萬家相慶，請立陳後以帖民心。」輔曰：「今日賀功，姑且飲酒。」言了，出外，密使諭百姓請立郡縣。及宴罷，見帳外三四耆老伏地嘯曰：「陳氏不存，乞設都護，如漢唐故事。」輔曰：「民心如此，諸將如何？曷若奏捷回朝，獻俘傳命，此時立與不立，方可議定。」利辭回本營，與諸將言曰〔二〕：「明將欲占其地矣。」范旦曰：「請斬盡羣寇，尊立明公，鎮安社稷。豈可屈此無賴之衆乎？」善曰：「諸公差矣。我國本中興臣子，姑待彼聞命如何，然後有詞可執。」諸將乃解。此時陳簡定、陳季擴見明將不欲復陳〔三〕，逃去。張輔草露布，遣柳昇等檻送季犛等回北京。時成祖聞捷音，會文武羣臣於奉天門受之，命兵部左侍郎方賓讀露布〔四〕，至「弒主篡國〔五〕，僭號紀元」，乃問季犛曰：「爲臣之道，有如是乎！」犛不能對。詔以季犛、漢蒼下獄，放其子澄、孫芮等。

後季犛釋，戌廣西，其子蒼、澄，以善器械，赦用之，再敕往安南報張輔還。命沐晟、劉儁、黄福看交趾有懷才抱德之人，悉心訪求〔六〕，送還擢用。

丁亥年明永樂六年。春三月〔七〕，張輔回自交趾，上安南地圖，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復奏：「安南本中國地，陳氏子孫盡無可繼，國中父老百姓俱請爲郡縣，如中國制。臣請置交趾布政按察二使司、分十七府，曰交趾、江北、諒山、建平、三江、新安、建昌、奉化、清化、宣光、太原、鎮蠻、諒江、新平、義安、順化、升華，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衙十一、所三、市舶司一，改鷄陵爲鎮彝關，建設官民大小衙門共四百七十二。又安撫人民，得三百一十萬户，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糧儲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十三萬五千九百，軍器二千五十三萬九千。」如此等物，可惜！疏奏，成祖允旨。昧矣！後來生出無數戰場。嘉勞之，賜宴於軍中都督府旗〔八〕，軍人賜鈔五錠。秋七月，成祖問户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優？」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成祖從之。進封新成侯張輔爲英國公，平西侯沐晟爲黔國公，李彬、陳旭各增禄五百石，王友進封清遠侯，應封爲破面侯。都督柳昇封爲安遠伯，戰死都督高士文贈封建平侯，姜柄、薛石贈封都督僉事，並許子孫世襲。親擒季犛軍校王柴胡擢指揮使，從者李福等四人封指揮僉事，安南黎利擢爲交趾巡檢，皇帝暫巡檢印。黎石爲指揮僉事，黎善爲知府，黎欽爲知州，又用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一人爲諒山等府同知〔九〕，贈安南王後陳氏子孫七人，贈故官裴伯耆爲交趾按察副使，推陞元功，其餘頒賚各有差。復敕尚書黄福兼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又以侍郎張顯宗爲左布政使，都督呂毅掌都司事，府縣各選舉畢，遣使奉詔敕往安南封諸臣。正是：

一天雨露霑恩易，萬里關河去路難。

未知使往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設宴賞功」，「宴」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二〕「與諸將言曰」，「曰」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三〕「此時陳簡定、陳季擴見明將不欲復陳」，「定」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見明將」三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下文補。

〔四〕「命兵部左侍郎方賓讀露布」，「命」原作「會」，據甲本、乙本及下文改。

〔五〕「弑主篡國」，「主」原作「臣」，據甲本、乙本及下文改。

〔六〕「悉心訪求」，「訪」原作「放」，甲本同，據上下文改。

〔七〕「春三月」三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八〕「賜宴於軍中都督府旗」，「軍中」甲本、乙本作「中軍」。「府」字，原作「撫」，據甲本、乙本改。

〔九〕「又用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一人爲諒山等府同知」，「又」甲本、乙本上有「范旦爲同知州」六字。「用」字，原作「田」，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祖」，原作「組」，據甲本、乙本及《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安南叛服」改。「諒山」，甲本、乙本作「諒江」。



第二十三回　扶正統黎利尋主　奮中興簡定爲王

卻說明使奉敕往安南，黄福奉命録飭諸州縣〔一〕，催促大小官僚赴任。黎利對衆將曰：「我本討賊復陳，不意弄出一場傀儡，簡定不知下落？」黎善曰：「弟使人探，居知化州，我兄弟佯爲就莅，潛回知化州，别圖後計。」二人商議停當，見段發自外來謁，問安畢，言曰：「我聞明朝占據山河，分官管治，故不分雨夜而來，願爲明公一叙。」利曰：「先生所叙如何？」發請屏退左右。利曰：「左右亦是一心，何必疑訝。」發曰：「爲今之計，盡殺明將〔二〕，尊明公爲主，且欲殺北寇，發亦欲殺盡明將，明將幾坐不安席。保治方民，然後分兵扼諸險要，使來擊之，豈有我山河忍置彼安然好自在？」黎利曰：「先生始至，何以陷我於不義乎？我豈禽犢其心，奪陳氏天下乎？」發曰：「陳氏不得而求，安有抱符而斃？」善曰：「先生勿憂，且回傘圓，拔寨往化州先去，後某來議。」段發回去。明日，利入辭黄福，請赴任。福執手言曰：「不想如是，這係天子詔命，諸公勿訝。」何不奏諫，不過貪心耳。黎利佯應曰：「諾。」回本營打發諸將先行，自隨後發，至都門外，將印敕封粘，懸於樑上，詐告門吏曰：「黄尚書令汝更守官物，三日内無人來認，

便將回納，慎勿有差〔三〕。」欲緩盜耳。分付畢，兄弟投知化州尋簡定去了〔四〕。先則簡定尋利，此則黎利尋簡定，君臣相遇爲難。

卻說簡定乃陳藝宗之子，季擴乃簡定之侄，二人恐季犛逃於絶域，聞明將舉兵討賊，始報黎利。胡氏告終，胡將占據土宇，二人南行，至長安州謨渡，遇陳肇基，復避於化州，見土豪鄧悉擁兵數萬，保守郡縣，簡定以事説之，鄧悉降，及黎兄弟引兵來，軍勢甚盛，欲議興兵。黎善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昔光武寇亂未除，猶先雒都定鼎，請即正尊位，以慰民心，然後可也。」諸將依議，尊簡定爲安南國王，紀元興慶，以鄧悉爲丞相，黎利爲金吾大將軍，潘季裕爲少保，陳元樽爲少傅，阮山、潘涇爲左右正參將，阮景異、景異，真之子。陳元卿爲左右副參將，陳希亮、阮師檜爲征寇將軍，阮宴、潘低爲監門衛將，鄧汝戲、胡旦澄爲堅衛將軍，鄧容、黎蕊爲前部先鋒，黎石爲都督，范支、農文歷爲左右監察，范旦、趙扈爲游擊將軍〔五〕，段發爲宣慰使司，又以黎善爲參賛軍務，段莽、阮世美督運兵糧，其餘大小將佐，各陞擢有差。

興慶元年秋，八月壬午，起兵用出攻鹹子關。時黃福在東都，一夜五邊書告急〔六〕，福聚諸將議曰：「某知前日黎利兄弟爲禍不淺，今封敕挂章，投歸簡定造反。」參政劉昱曰：「某請引兵擊之。」黃福一面奏請益兵，一面差劉昱遣兵禦敵。昱引兵至鹹子關，布成陣勢，按馬橫鎗，立於陣前，命開關門〔七〕，向前嘯曰：「汝簡定背叛朝廷，萌心稱亂，大將到此，何不早降？」鄧悉遣阮山决戰，山提刀飛來，言曰：「鼠輩狼心，謀占我境，天子親征，不惟汝等就誅，至永樂父子，立隨受手。」昱大怒，舉鎗來戰，阮山舞刀相迎，兩馬交鋒，不得三合，斬劉昱於馬下。大將軍降了。鄧悉揮軍趨殺，克鹹子關。於是分兵郡縣攻打，此時民心久思陳氏，盡皆響應，郡縣復告急東都。黃福喚呂毅囑曰：「賊今勢盛，當避其鋒氣，公以一

萬精兵前往生厥江〔八〕一名逋姑，今屬望瀛縣。分道屯駐，塞諸險要，愼勿交攻〔九〕，俟朝廷兵至，然後出擊。」呂毅領兵進去。正是：

雲遶桂龍飛四野，星馳鐵騎鎖重關。

未知呂毅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黄福奉命録飭諸州縣」，「福」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二〕「盡殺明將」，「殺」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三〕「愼勿有差」，「勿」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四〕「兄弟投知化州尋簡定去了」，「投」原作「報」，據甲本、乙本改。

〔五〕「范旦、趙扈爲遊擊將軍」，「旦」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六〕「一夜五邊書告急」，「書」原作「雷」，據甲本、乙本改。

〔七〕「命開關門」，「開」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關門」，甲本作「軍門」。

〔八〕「公以一萬精兵前往生厥江」，「厥」，原作「決」，據甲本、乙本及下回改。

〔九〕「愼勿交攻」，「勿」原作「分」，據甲本、乙本改。

第二十四回　下戰書呂毅恃雄　逞奇謀黎善決勝

卻說呂毅引兵至生厥江，分道將各處險阻防截，陳王引兵至，命鄧悉攻之，呂毅堅守不出。悉遣軍士辱駡，毅坐城上亦令騎卒大駡，南北會場口戰。至夕而回。來日，悉又遣士卒逼近江邊，裸身打駡，自馬上督兵痛駡。呂毅大恨，引弓射中悉右臂，翻身落下，士卒救起將回，所被箭頭有毒藥，於是權且駐師調治。明成祖見黃福奏請益兵，特命黔國沐晟發雲南、貴州、四川兵數萬進征〔一〕，指揮盧旺、驃騎將軍劉劄出隨行，若死二人，後沐晟必死。仍命兵部尚書劉儁往贊軍務。

十二月，沐晟率師進至生厥江，呂毅出接，晟問曰：「曾與賊交兵否？」毅對曰：「黄尚書令堅守以待天兵。」晟曰：「令人下戰書，來日渡江擊之。」來日死之。毅作書，令人下戰書曰：「大將軍呂毅致書於僞主簡定等：夫行兵之道，識天時；制敵之機，要觀人事。苟力能相角，整旅來攻，如勢莫可當，束手就縛，庶免疲勞師旅，塗炭生靈。」使奉書投南寨來，陳王見之大怒，曰：「狂寇欺朕太甚！」命推使斬之。參贊黎善曰：「寇敵之言，善惡何須介意。若斬其使，徒汙吾刀，俟斬呂毅，方足爲快。且前彼不

敢出，今復下書來，意必沐晟將兵救矣。」命取文房筆墨批於書面曰：「來日決戰。」打發來使。陳王曰：「寇塞諸道守堅，何計能克？」善曰：「路若棋盤，豈能盡絕。臣願來日斬明將之頭，獻於帳下。」陳王欣然曰：「果如此，凡軍機事務，卿宜加心調度。」若果信用，陳何致亡。善領命出，會諸將授計，景異等不悦。此時丞相箭瘡未愈〔二〕，景異不聽黎善授計，乃扶病出曰：「君命切勿可違，黎參贊若有遺我，我亦不强。」異等乃止。善曰：「左副將阮景異將三百人撥舟渡江，此處瀉江一帶壁立江邊，以雲梯附舟而上，內有小路，披草而行，尋至生厥江右邊埋伏。」不悦者先遣就危險處，愈加不悦。景異曰：「賊勢强大，公許三百人，何以拒戰！公若殺我，便殺耳。」善曰：「兵不貴多，存乎其人而已。某若益之，難於隱伏，公且行，見厥江空城襲之，一卒勿可誤。」景異埋怨而行。復喚副將陳元卿告曰：「公引三百人，由下道渡江，此處有一簇平林，古樹交架，覆於江上，以繩懸索，搜出生厥江埋伏。亦如景異。陳希葛〔三〕、阮師檜往上流，以竹籬木板將水上壅絶，聞明兵人鬧馬嘶，拔上流籬板，放舟下擊。阮宴、潘抵往下流整備船隻，候江邊拯救人兵，收拾兵甲。范旦、趙扈以五百民兵至江前排陣，賊來交戰，宜輸不宜贏，故賊趨過，分兵左右静伏，候賊敗回，出兵擊之。鄧容、黎蕊引兵伏於中道，誘賊至後屯，散去，見火光，復將兵出擊。阮山、潘涇駐後屯，將乾柴枯草，灌以引火之物，積於兩旁，見賊至，放火焚之〔四〕，然後分兵掩殺〔五〕。」諸將聽令去訖。

卻説明使下戰書回〔六〕，沐晟見賊批決戰，問曰：「來日何人敢出？」劉劄出曰：「某願往。」盧旺亦曰：「某請往戰。」吕毅曰：「某久駐此，圖立寸功，乞先斬蠻寇之首，以顯其績。」善欲斬明將之頭，卒成大事，毅欲斬蠻寇之首，卒以隕身，言同事異。沐晟許允，傳中軍五更造飯，平明起兵。至期，鼓動三通，炮聲連

響，呂毅擁軍直渡，見范旦立於陣上，嘯曰：「呂寇來納下首領麽？」毅見南軍不整不齊，便不打話，舉刀交戰，鬭三四合，旦敗走，毅趨至背後，趙扈挺兵直上〔七〕，言曰：「呂犬不怕死乎？大將至此。」毅怒，提刀來戰，鬭六七合，扈望後便走。北寨沐晟知兵勢連勝，見江水盡涸，便不放下浮橋，空城麾兵盡渡〔八〕。呂毅回顧大軍已進〔九〕，放心趨殺，至中途，聞一聲炮響，鄧容、黎蕊閃出，嘯曰：「汝不怕大將乎？」毅曰：「旦、扈鼠竄輩耳〔一〇〕，汝何爲者？」容曰〔一一〕：「旦、扈無名下將，若我，爾敢趨耶，速來討死！」呂毅血性起，舞刀衝殺，二將且戰且走〔一二〕，徐至後屯。毅罵曰：「大言兒胡不死了。」蕊回顧，言曰：「汝敢至此？」毅趨至屯邊，不見一人，駐馬便看，忽然兩邊火起，風急火盛，焚盡四圍。毅失驚便走，左邊阮山殺來，右邊潘涇殺來，毅冒煙冲火，殺開一條血路，出走至中途，鄧容、黎蕊殺出，人困馬乏，被鄧容一刺落。後軍劉儁、沐晟見呂毅敗死，退去，卻被趙扈、范旦引兵截住歸路。沐晟冒死殺出得脱，劉儁文臣，走不上，被范旦一箭射死。於是山、涇、容、蕊四將引兵起來，北兵走至江邊，人勢嘯鬧，馬倦嘶鳴，上流陳希葛、阮師檜聞聲，拔起籬板，水漲大至，二人乘數十小舟，如流星放下截殺，北兵溺死，棄甲曳戈，塞滿水面。下流阮宴、潘抵督舟上來，收拾人馬器械無算。沐晟幸得脱先走〔一三〕，過北岸來，欲入城，見城上並是南人旗號，景異、原卿立於城上，嘯曰：「我奉天子取城了，汝急來就縛。」言了，張弓射下，中沐晟右脛，（可謝鄧悉之死，然後而晟不死，亦有幸不幸耳。）晟翻身墜馬，原卿奪劍下城衝殺，被劉劄、盧旺救起。沐晟格退原卿，走回東都，四萬人只存五百而已。陳王乘勝揮軍盡渡，克生厥江，自進兵福禄縣。忽小官入奏丞相鄧悉病卒，王放聲大哭，傳令諸軍，盡哀。正是：

一旅奮威誅逆賊，三軍灑淚泣忠賢。

未知往軍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四川兵數萬進征」，「川」原作「州」，據甲本、乙本改。
〔二〕「此時亟相箭瘡未愈」，「瘡」原作「鎗」，據甲本、乙本改。
〔三〕「陳希葛」，「希」原作「布」，據甲本、乙本及下文改。
〔四〕「放火焚之」，「火」原作「光」，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五〕「分兵掩殺」，「兵」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六〕「卻說明使下戰書回」，「書」原作「事」，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七〕「張扈挺兵直上」，「挺」原作「挂」，據甲本、乙本改。
〔八〕「空城麾兵盡渡」，「兵」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九〕「吕毅回顧大軍已進」，「回顧」原爲乙文，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一〇〕「旦、扈鼠竄輩耳」，「耳」原作「了」，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一一〕「容曰」，「容」原作「鎔」，甲本、乙本同，據上下文改，下同。
〔一二〕「二將且戰且走」，「二」原作「一」，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一三〕「幸得脱先走」，「脱」甲本、乙本原無。「走」字，原作「是」，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第二十五回　鄧公歸殯感三軍　陳王西巡煩百姓

卻說鄧悉恭儉慈仁，優恤孤寡，和順仁民，見明將分治州縣，自糾集民兵保守境內，盜賊屏息，爲陳氏中興，拜爲大將，起兵出征，病卒於軍中〔一〕。陳王聞之，放聲大哭曰：「天何奪鄧公之速耶？」命駐師於福禄州。

十二月，令三軍發喪設祭，王親臨奠，哭甚哀，軍士皆涕泣。陳王命城中樹一白旛，建一白旗，將鄧悉回化州安葬。軍中作歌挽之曰：「英雄處世，君子見幾。秋天風起，八月起兵。冬日雲飛〔二〕。十一月卒。悵冬今而有感，驚秋昔而增悲。秋冬肅殺將無奈，人生一去何時歸！已而已而，非夫人之爲慟而誰！」時人有詩吊云：

戎場萬里幾艱關，翌主經營不暫閑。王業未成人已去，三軍拭目淚汎瀾。

將士將殯啓行，老撾軍民皆聞之嘆息，宣撫使乃緑遣媳婦載糧米牽牛羊歸賻無數〔三〕。時萬象國遣使來貢象數羣，於是安南沿海諸郡縣聞聲率服。陳王得意，稍形怠荒，阮景異善窺上意，投其所好，王寵

之，拜爲相國。欲議興兵，景異奏曰：「我朝新喪丞相，士卒傷心，未可遽動。且明朝將佐，徒是庸材，我今有馬象五萬，一舉即平，何憂不濟！」大言之甚。陳王聞之，自是景異專權用事，驕肆益生〔四〕。早有東都細作諜得實虛回報，時黃福因生厥覆軍折將，沐晟且又被箭傷，卧病未起，幸得南朝新喪鄧悉，未有動兵，仍此遣防備，各處堅守，以事奏聞。

戊子二年明永樂七年。春正月，陳王宴羣臣於軍中，言曰：「朕聞五嶺諸州，有千歲狐精，多方作祟，擾害生民，朕欲起駕西巡，先者較獵諸妖，後則柴望方岳，以懷柔百神，卿等以爲如何？」相國阮景盛曰〔五〕：「陛下爲天地神民之主，興思及此，正是山河社稷之福也。」陳王從之，羣臣切諫不聽。金吾黎利、參贊黎善上疏諫曰：「臣聞萬邦作乂，虞后巡方；百姓阜成，周王時邁。我國承胡氏鳩張之後，繼明臣鼠竊之之餘，户口散亡，閭閻凋弊。陛下奮少康之旅，光履瑶圖，揮宣王之戈，克復舊物，正宜宵衣旰食，夙寐晨興，羅兔罝之賢〔六〕，網羅北寇，弋鳴鴻之士，駕馭南邦〔七〕，社稷垂休，天下幸甚。何事禽荒逸趣，攄夏康、周穆之盤游；告望焚柴，效漢武、秦皇之放蕩？尋常寸楮，伏鑒來臨。」疏上，以告景異，異惡黎兄弟忠直多謀，恐置之則己不得逞志，啓奏云：「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今陛下奮迹中興，近則歸心，遠則納欵，天下莫不引頸而望，天子出遊，省方觀風，以壯山河之勢，而黎氏兄弟以夏商秦漢亡國之君目其君，意必有希望在其中矣。」陳王大怒曰：「彼昔從北寇通謀，今反萌心專弄，斬之便了。」廷臣諫曰：「黎兄弟忠君愛國，守義盡誠，伏望齊威，少寬萬一。」景異曰：「遏天子乘輿，非省斂省耕之義，望人君覆轍，失爲肱爲股之誠，忠君愛國，有如是乎？」少保潘季祐曰：「生厥之戰，非用彼謀，陛下安得致此，以功準過，伏望思之。」陳王曰：「既如此，待以

不死，即下詔削黎兄弟及徒黨官爵，廢爲庶人，以勉爲臣之不忠者。」詔下，兄弟三人入謝，其徒黨段發、范旦等欣幸相告曰：「何異魚得遊海，虎得歸山，雖班生登仙，亦不過是。」師弟童僕收拾行裝回去。時人有詩曰：

一封直上抗龍顏，邦國存亡在此間。治國蓍龜留紙上，太平藥石寓毫端。
明君良宰箴規易，暗主忠臣啓悟難。假使諫言能有用，基圖誰謂客江山。

陳王以景異分屯守隘，以季擴爲首相，起駕登程，旌旗遍地，舟楫盈江，百姓逢迎，甚於煩苦。天方暮，命泊舟於沱江次，時四旁郡縣貢獻山珍，供頓物品，往來不息，前後相連。詔三軍宴於江中，撞鼓一通，橋開鐵鎖，樹合銀花，水面天心，舉皆一色。正是：

壓地樓臺春富貴，喝天歌鼓夜風流。

未知此宴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病卒於軍中」，「卒」字原脫，據甲本、乙本及下文補。

〔二〕「冬日雲飛」，「日」字原脫，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三〕「宣撫使刀綠遣媳婦載糧米牽牛羊歸賻無數」，「綠」之原無，據二本補。

〔四〕「驕肆益生」，「益」原作「兼」，據二本改。

〔五〕「相國阮景盛曰」，「相」原作「阮」，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盛」，甲本、乙本作「異對」。

〔六〕「羅兔罝之賢」，「羅」原作「罹」，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七〕「駕馭南邦」，「馭」原作「取」，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第二十六回　宴江中季擴遇妖　登臺上簡定禪位〔一〕

卻説陳王命三軍設宴，此時王御龍舟，釘於江中，季擴宿樓船，維於岸側。方二三更，忽見士夫入報：「有二道士，一稱袁秀才〔二〕，一稱胡處士，請來相見。」季擴許入，自假寐蒙被而卧。二人徐徐下舟，見季擴不起，拂衣出去〔三〕，擴望之，儒冠道服，自非陸地神仙，必是風塵外物，遽起邀請，二人復就坐。擴曰：「兩先生遠來，必有所教。」袁秀才曰：「某等先爲首相優賢納士而來，後爲天子一解耳。」擴曰：「甚事可解？」袁曰：「胡朝鹿失，陳王龍飛，蜂蟻之羣，盡皆喜悦，鳥獸之類，莫不應和。惟黄尚書虎視於都中，沐右將狐潛於塞外。蛇蹤旁午，虎跡震驚，致使百姓雁哀〔四〕，四方魚爛，故某等脱身藪澤，遁跡林泉，勸上圖之〔五〕，以救燃眉之急。」擴見言語的是儒雅，命酒相待。言曰：「今天子聞林中狐媚，幻化儒人，故大駕西巡，電擊强妖，以救民命。」胡處士對〔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彼北寇猖狂，南邦擾亂。海鯨野狗，吞噬者多；社鼠城狐，穿鑿不少。今天子乾五龍飛，坤三馬躍；師興熊虎，漢都揚光武之旗；旅奮貔貅，唐京反肅宗之旆；出鹹子則劉昱授首，渡厥江則吕毅捐身；以如此之虎

威，掃如彼之蟻附，賊無烏合，民獲雁安。若捨此而圖他，何異乎斬家鷄而愛野鷺者。首將何不爲上言之？」季擴見二人辭高氣壯，乃言曰：「某之失久矣，來日請奏天子回鑾。」二人拜謝退去。擴送出船頭，望躍上林邊，忽化爲一狐一猿而去。季擴驚怒，欲來奏上窮伐山林，不意天雨不止，師旅屯住不得。陳王降旨還軍，憤志不遂，欲以天下授季擴〔七〕，然後己自巡遊，歷觀山河，遍觀宇宙。軍回至福禄，羣臣迎接入城〔八〕，朝賀畢，陳王曰：「朕觀天下之勢，非雄才大略者不能。朕欲授季擴以大物〔九〕，庶免幾康時敕，俾得培用真元，卿等以爲可乎？」景異曰：「二帝與賢，三王與子，陳首將德義仁孝，聞於天下。陛下禪之以位，正堯舜之同心也，有何不可？」時羣臣畏景異，不敢違議，唯唯而已。於是陳王命築室於南城，擇日禪位。

夏五月，羣臣入奏，築室已完，百物整肅，請陛下臨幸。陳王與季擴同文武百僚登禪臺，焚香告祭畢，命少保潘季祐跪宣疏曰：「城中最大惟君，天下所主者宰。傳曰：『大德得位。所係匪輕；曆經云曆數在躬。』非常可得。故天命歸於有德，民心懷於有仁。眷惟季擴，德義日新，仁孝日富，羣僚聞命，百姓歸心。夫舉賢遜位之求〔一〇〕，惟志所願；而相帝綏民之責，捨汝其誰！汝終陟元后。」宣畢，季擴奉詔即皇帝位於城南，國號大越，改元重光，尊陳王爲上皇，封賞諸功臣〔一一〕，百官文武朝賀，皆呼萬歲，然後頒布遠近，咸使聞知。時天下不忍棄陳氏，又見有唐、虞揖遜之風，舉皆欣悦，百姓相從者如歸市。於是議定起兵，以中軍大將阮世美次鹹子關，監兵衛將潘抵次於太平海口，威遠將軍阮師檜、右副參將陳元卿、監察將軍范友分道次東潮各處〔一二〕，阮山次山心江，潘涇次爱子江，陳希葛次瀉江，阮宴次牛鼻江，大小將帥，各率一萬精兵就各所屯住。時有盤灘守將遣人細作，覘得消息，申報東都，請兵

出戰。黃福曰：「賊久不見動静，因軍中多事，今又起兵，其勢必大，勿可輕舉。」沐晟曰：「僞主初立，軍心未定，舉兵擊之〔一三〕，可獲全勝。」可得全敗。仍飭下徐政起兵。正是：

只緣僞主當初立，自逞貪心起戰鋒。

未知起兵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登臺上簡定禪位」，「禪」原作「即」，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二〕「一稱袁秀才」，甲本、乙本「稱」字下有一「爲」字，下句同。「袁」字，原作「猿」，據甲本、乙本改，下同。「秀」字，乙本同，甲本訛作「季」字。

〔三〕「拂衣出去」，「拂衣」原作「披兵」，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甲本、乙本「拂」字上並有一「遂」字。

〔四〕「致使百姓罹哀」，「使」原作「處」，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五〕「勸上圖之」，「勸」原作「効」，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六〕「胡處士對」，「胡」原作「狐」，據甲本、乙本及上文改。甲本無「對」字。

〔七〕「欲以天下授季犛」，「下」原作「子」，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八〕「羣臣迎接入城」，「臣」、「城」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九〕「朕欲授季犛以大物」，「授」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一〇〕「夫舉賢遜位之求」，「舉」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一一〕「封賞諸功臣」，「封」下原衍一「封」字，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删。

〔一二〕「監察將軍范友分道次東潮各處」，「友」原作「支」，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下同。

〔一三〕「舉兵擊之」，「擊」字原脱，據文意補。

第二十七回　攻盤灘阮異用計　聽仲東徐政中謀

卻説沐晟利陳皇初政，軍中未定，飭徐政舉兵攻之。政得令，犒兵選將，定日出師。時有百姓知之，申報福禄，陳皇詔景異攻盤灘，景異領命。

秋八月，異引兵起程，至盤灘，見徐政軍勢雄猛，城郭堅固，異遣兵布立寨栅〔一〕。來日分兵出外，排列陣勢，命取交椅坐於陣前，手執龍鈎，上遮青蓋，劍戟分陳，弓弩布足，令人唤盤灘守將答話。適見銅角一聲，徐政引軍閃出，頭戴白銀盔，坐下赤兔馬，身披雙龍甲〔二〕，手執丈八蛇矛〔三〕，高聲嘯曰：「汝主不遵王化，萌起叛心，烏合無類之徒，狗盜有生之衆，謀圖不軌，罪不勝誅，我奉皇威，恭行天罰，汝知改過，勸主來降〔四〕，守正去邪，聽其録用〔五〕。若執迷不悟，即踏平城郭，一簇無遺，汝其聽命〔六〕。」景異曰：「惟汝明國，君臣狼性，士卒獸心，奪我城池，侵我疆土。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竭北海之波，洗惡莫盡。我天子受天明命，拓地離方，揮金戈則海水謐寧，躍鐵馬則中原清宴，豈與汝等鷄羣狗輩計校贏輸〔七〕，蟲臂鼠肝，分別利鈍。汝速拔兵退去，棄寨歸來，庶免骨積沙場，尸填溝洫。不然，我提一隊倦

卒，將汝國輩八百四十城奪了。此時玉石俱焚，悔之不及。」徐政大怒，拍馬來迎，景異舞刀出戰，兩邊鬬二百合，不分勝負。及暮，各點燈燭夜戰，又鬬至無數合，成敗未分，忽然狂風大作，飛沙走石，諸軍亂竄，各回本陣。景異見一日夜戰不得徐政，心生一計，喚偏將阮仲東問曰〔八〕：「公敢來詐降爲内應否〔九〕？」仲東曰：「胡爲不敢？諸將明指。」曰：「公引一百精兵來投徐政，誘彼夜來劫寨〔一〇〕，我伏兵擊之，决然大勝。」仲東得令，平明，引兵投北寨來。吏士入告：「有將來投。」此時徐政方思劫寨之計，無人可使，忽有吏報，欣然謂曰：「試喚來我問。」吏引仲東拜伏於地苦求。徐政曰：「汝從景異，今復投降，得無計乎？」仲東曰：「我從陳主戰陣，今復景異專權，謀圖專國，鞭撻士卒，輕棄功臣，某若久居，恐禍相及，故特來相投，希圖寸功耳。」政見言圖功，疑之，大怒叱曰：「汝果詐降，推出斬之！」武士牽出，仲東發聲大笑。政曰：「汝既死，尚有何笑？」東曰〔一一〕：「我笑汝死期至矣，且尚不知。」政曰：「我何爲而死？」東曰：「異請黎善設謀，前日一戰不勝者，試汝戰鬬如何，不早晚，汝必死矣。」時徐政最畏黎善，見説善至，驚曰：「善亦在此乎？」東曰：「斬便斬，又何必問？」政命解來，謝曰：「某肉眼不見賢兄，果然肉眼。少罪少罪。」仲東就坐，政問曰〔一二〕：「何計破賊，願賢兄賜教。」東曰：「今夜引兵劫寨，擒善、異必矣。」政曰：「果如此，事成，政保賢兄爲參議。」東曰：「某不貪榮利，擇主而事之耳，前言圖功，直戲耳。」徐政命取酒相待，東飲了數杯，引軍回去，再囑曰：「將軍夜來，某舉火爲號。」政唯了。東回至南寨將事説了〔一三〕。異命將軍鄧偕、參軍黄堅以二千兵出寨外兩旁設伏，二將去了，命仲東前去誘徐政，自引三千兵去。

卻説徐政深信仲東，傳令軍中，人啣枚，馬去鈴，三更起兵，來劫南寨，將士依令。行至中途，遇仲

東，政問曰〔一四〕：「兄如何？」東曰：「善、異不防備，當在帳中吃酒，將軍急行，某先回舉號。」政督軍直進至南寨，不見仲東，又無一人保守，知是中計，將引兵退時〔一五〕，忽見火炮冲天，鄧偕、黄堅左右引兵殺至，徐政提刀衝突，殺開一條路走出，背後鄧偕、黄堅趨來，北兵雜踏，死者遍野。政走至城邊，見景異嘯曰：「我已取城了，汝急來受縛。」政吃驚，循濠遁走，黄堅卒至，舉刀斬政爲兩段，克了盤灘江。平明，安撫黎庶，奏捷回朝。陳皇喜得盤灘，斬了徐政，大會羣臣宴賀，忽有哨馬回奏：「明將張輔將兵來，不日至境。」正是：

朝中方喜戎功捷，塞外還驚告急書。

未知告急如何〔一六〕，且聽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異遣兵布立寨柵」，「兵」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二〕「身披雙龍甲」，「身」原作「自」，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三〕「手執丈八蛇矛」，「執丈」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四〕「勸主來降」，「勸主」原作「劾至」，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五〕「聽其録用」，「其」原作「至」，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六〕「汝其聽命」，「其」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七〕「豈與汝等鷄羣狗輩計校嬴輸」，「豈」原作「量」，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八〕「唤偏將阮仲東問曰」，「偏」原作「諸」，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九〕「公敢來詐降爲内應否」，「敢」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一〇〕「誘彼夜來劫寨」，「夜」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一一〕「東曰」，「東」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一二〕「政問曰」，「曰」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一三〕「東回至南寨將事説了」，此九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一四〕「政問曰」三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一五〕「將引兵退時」，「引兵」原爲乙文，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時」字，甲本無。
〔一六〕「未知告急如何」，「何」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第二十八回　阮美失守鹹子關　潘抵被執太平屯

卻説明成祖見黃福疏奏沐晟敗兵於生厥江，折了許多將士，大怒，命英國公張輔爲總兵，清遠侯王友爲副元帥，率二十萬往征。敕曰：「沐晟出師失律，致賊猖獗，今聞鄧悉已死，而八百媳婦老撾供餉者何人，照上回老撾載糧米而賻。賊云有象五萬，照上回萬象貢象。有謂我將帥皆易與，宜戒慎之，同心協力，早滅此賊。」時張輔聞陳主不用黎兄弟，大喜，引兵進發。

冬十月，軍至交趾，南軍覘得告急，陳皇詔阮景異替人守盤灘〔一〕，以得勝之兵往鹹子關屯守，與阮世美合勢。異得令，引兵至鹹子，會張輔聞得徐政戰死，痛恨景異，即飛報沐晟舉兵會勦〔二〕。此時沐晟已痊，可舉兵與輔進勦，二將至鹹子，分兵圍城攻打，軍皆殊戰，殺氣冲天。景異、世美見勢抵敵不住〔三〕，棄了鹹子〔四〕，夜間開門東殺，望太平海口遁去。潘抵見二人去來，接入寨中，商議曰：「賊勢強大，此城若失，諸道傾危，請阮相國以五千兵駐於文郁，整頓船隻，以禦水道；阮將軍以五千兵駐主萬屯，以拒陸道；某駐楊華柵以爲犄角之勢。若賊攻水道，則陸兵來救；攻步道，則水兵來迎。方可全

保。」異、美依計去了。時張輔覘得三將兵會於此〔五〕，輔盡取沿江船隻，遵海而來。入太平海口，幽夜分兵襲擊，異、美出於不意，棄盡寨柵遁走，尋回福禄去了。此時何不用計。軍士背水溺死無算〔六〕，輔、晟斬首數千人，投於海口，合兵圍楊華。潘抵引兵出擊，殺至天明，士卒所存無幾，猶戀戰不捨，精神益壯。輔見其人英勇，欲生致之〔七〕，嘯曰：「途已窮矣，何不受降？」抵曰：「除死方休〔八〕，豈有降虜。」言了復戰。輔惜之〔九〕，令軍中不可放箭，生擒而用。明將戰了多時，不能生得，輔遣朱廣出戰，以計擒之，朱廣上馬提刀趨來，鬬五六合，拖刀去走〔一〇〕，潘抵追上〔一一〕，廣取銅錐候近，一刺中抵右臂，鎗落於地，明將奔來，潘抵空手拳打中三四人，然後被獲，解回寨中〔一二〕。輔曰：「公若早降，何至就縛？」潘抵咬牙瞋目罵曰〔一三〕：「我陳朝臣子，豈降賊奴乎！速速斬之，不然，今日降，來日復反。」輔欲買個人情，親解其縛，抵以手拳輔目中〔一四〕，幾乎墜眸。輔大怒，喝令推出斬之，抵伸頸就戮。時人有詩吊之云：

忠肝義膽對神明，一萬嬰孤抗海鯨。逆賊無顔施劍戟，天將完節賜潘生。

輔斬抵訖，遣兵搜捕，得二百餘人，獲船四百餘，然後整兵追趨景異等〔一五〕，時陳皇駐蹕福禄，見異、美敗回〔一六〕，驚懼，與上皇議計，寫書遣使至張輔請降〔一七〕，輔深恨殺了許多將佐，不聽，斬使焚書，進兵至清化。陳皇聞信，引兵退入義安。上皇至演州屯駐，輔等悉力窮追，上皇孤軍不敢住，棄城取道去至美良〔一八〕，遣人往牛鼻、瀂江取陳希葛、阮宴回救，二將得令，引兵入美良，入城拜謁。上皇曰：「賊兵追急，卿等何計拒之？」阮宴對曰：「此城狹小，不可屯兵，莫若退入横林、黎利舊屯駐劄，方可保全。」上皇聽計，乃引兵入横林〔一九〕，見賊柵連絡〔二〇〕，内外齊整，命陳希葛屯於左，阮宴屯於右，自屯居中。至夜間，聞城頭籌鼓、林裏嗚禽，潛步出外觀看，見千山暗淡〔二一〕、萬木蕭條、百物啁啾，三軍號嘆，忽動故

鄉之想，乍增新敗之悲。淚眼潸潸〔一三〕，愁腸斷斷，乃返屯中少息，遽然而寐，見一人髮眉班白，立於門外，吟曰：「馬走入美良，龍飛昇吉利；兩鼠隱竹間，三熊歸椹裏。」陳上皇欲出巡問，忽然驚覺，乃會諸將辨解，皆不知所以。正是：

征淚凄涼心萬里，戰魂夢寐月三更。

未知此夢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陳皇詔阮景異替人守盤灘」，「異」字原脫，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二〕「即飛報沐晟舉兵會勦」，「舉」字原脫，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勦」字，乙本同，甲本作「獵」。

〔三〕「見勢抵敵不住」，「見勢」二字原脫，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住」字，原作「往」，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四〕「棄了鹹子」二字，原作「太平」，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五〕「張輔覘得三將兵會於此」，「張輔」二字原脫，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兵」，甲本、乙本作「共」。

〔六〕「軍士背水溺死無算」，「死」字原脫，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七〕「欲生致之」，「致」原作「殺」，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八〕「抵曰除死方休」，「抵」甲本、乙本其上有一「潘」字。「除」字，原作「徐」，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九〕「復戰輔借之」，「復戰輔」三字，原乙作「輔復戰」，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一〇〕「拖刀去走」，「刀」原作「日」，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一一〕「潘抵追上」，「追」原作「邊」，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一二〕「解回寨中」，「解」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一三〕「潘抵咬牙瞋目駡曰」，「潘抵」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一四〕「抵以手拳輔目中」，「抵」甲本、乙本作「潘抵」。底本中人名多省略姓氏，只簡稱其名；而甲本、乙本多用全名，文煩不注。
〔一五〕「然後整兵追趨景異等」，「追趨」二字，原作「進赴」，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義改。「等」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一六〕「見異美敗回」，「見」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異美」，甲本、乙本作「景異世美」。
〔一七〕「寫書遣使至張輔請降」，「降」，原作「封」，甲本同，據乙本及文義改。
〔一八〕「棄城取道去至美良」，「去至」，甲本、乙本作「走出」。「美良」原作「富良」，據甲本、乙本及上文改，下同。
〔一九〕「黎利舊屯駐劄方可保全上皇聽計乃引兵入横林」二十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蓋底本因上行「横林」二字而脱去一行。
〔二〇〕「見賊柵連絡」，「賊」甲本、乙本作「城」。「絡」字，原作「路」，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二一〕「見千山暗淡」，「見」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二二〕「淚眼潸潸」，「潸潸」原作「潛潛」，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第二十九回　入橫林張輔被困　走吉利簡定成擒

卻説上皇得一夢，命諸將解之不出，直至天明，遣人探聽張輔消息。時張輔進至演州，不見上皇，輔令人覘得走至美良〔一〕，輔分命沐晟從瀘江南而上〔二〕，朱榮抵牛鼻關而出，自引兵進出美良，不見動靜，即喚土人盤問。土人曰：「陳上皇聞大兵至，棄城走入橫林去了〔三〕。」輔即驅兵趨入，見一簇舊屯，四方八面，有門有户，依然八門陣法，無人居守，疑之〔四〕，問向道官云：「是何屯寨，空棄無人？」向道曰：「昔黎利兄弟引兵駐此，禦破胡軍，今棄了，不知下落〔五〕。」輔曰：「用兵如此法，此人不可久留，吾必除之，以絶後患。」恐除不得，反至大患。言畢，自引兵直入親看。忽見一聲炮響，左邊陳希葛殺至，右邊阮宴殺來，中上皇殺出，將張輔圍在垓心，鼓噪似雷鳴，矢發如雨下，若遇智者輔必被擒。殺得北兵尸積盈溪，血流滿地。張輔冲突，身被數箭，幾死。忽然前面沐晟引兵殺入，後面朱榮驅兵殺至，兩面交攻，殺得南兵三斷五截，東投西竄，死者無算，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救出張輔，上皇尋路遁走。輔曰：「諸公安得早來救我？」晟曰：「某從瀘江進上，幸得無人防守，故得驟至。」朱榮亦曰：「榮引兵抵牛鼻

關，疑有伏兵，令人細作，屯至是充曠，督兵前進至此，見總兵被困，殺入救之。」輔曰：「若非諸公，今日休矣。」遂以箭傷指示將士，將士憤激。輔切齒曰：「誓殺此賊，諸公悉力追之〔六〕。」於是合兵趨上，時上皇折盡將士，背後明人追急，失驚，棄馬走入吉利山。輔分兵四索〔七〕，上皇投入深谷中，朱榮卒至，上皇措手不及，被朱榮拳打三四次，然後縛住〔八〕。沐晟搜得威遠將軍陳希葛、監衛將軍阮宴等〔九〕，共縛送回，同居一檻。此正合夢中所見，馬走美良，龍昇吉利。吉利者〔一〇〕，吉利山也。子年十一月爲子月，是爲兩鼠；竹間爲簡字，簡定與陳希葛〔一一〕、阮宴爲三熊；同一檻歸爲椹裹。張輔命送京師，後上皇伏誅，希葛、阮宴得釋，二人不肯見上皇遇害，各自刎死，成祖憐之，命棺槨葬於城外，時北人有詩吊云：

城北纍纍兩渺茫，君臣相遇莫相忘。百年義合山河固，千載名留日月長。
竊哭野猿悲晝白〔一二〕，聽哀山鳥怕昏黃。行人挂劍今何在，獨對乾坤俎豆香。

張輔捉了陳上皇，欲傳檄進兵追東都帝，忽見黃福公文飛報：「賊黨猖獗東潮州，將舉兵入東都，請總兵速回禦敵。」張輔會衆將曰：「某欲窮追南寇，今逆黨在外稱亂，不可不除。若揮兵遠涉，賊逼東都，則南國不可保，宜返回勦除餘黨，然後再追。不然，未纔出户，便使亡家，不可也。」諸將聽令〔一三〕，拔寨回去。正是：

西討欲將傳檄去，東征忽已告書來。

未知回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輔令人覘得走至美良」，「覘」原作「占」，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至」字，甲本、乙本作「出」。

〔二〕「輔分命沐晟從瀘江南而上」，「分命沐」三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三〕「棄城走入横林去了」，「林」原作「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四〕「疑之」，「之」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五〕「不知下落」，「不知」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六〕「諸公悉力追之」，「力」原作「刀」，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七〕「輔分兵四索」，「兵」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八〕「然後縛住」，「住」原作「往」，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九〕「監衛將軍阮宴等」，「衛」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一〇〕「吉利者」，此三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一一〕「簡定與陳希葛」，「簡定與」三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一二〕「窺哭野猿悲晝白」，「晝」原作「盡」，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一三〕「諸將聽令」之「聽令」，「聽」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第三十回　築京觀張輔肆虐　上表書陳帝詐降

卻説阮師檜、陳元卿、范友次潮州，探得張輔連破鹹子、太平，乘勝追上皇至義安。三人會合議事〔一〕，范友曰：「今張輔遠追主上，東都必然虛空，我宜舉兵攻之，以分其勝，豈有鑾輿播越，而獨守孤城，臣子之心，豈應如是？」元卿曰：「正合吾意，我昔一心救駕，雖死不辭。」師檜曰：「將軍未進兵，何説出不吉？」友曰：「丈夫事主，血戰沙場，當以馬革裹尸爲幸，何怕乎死？」檜見二人忠憤，定以辛己日起兵。檜分兵爲五道，建五色旗，舉號三聲，引兵進發，忽一陣旋風將元卿、范友旗吹折，師檜疑之，欲令息兵，二將不肯聽，進軍前行。近至魯江，魯守將張浩諜得，一面差人告急東都，一面緊閉城堅守。師檜軍至，令人喚江浩出降，浩恃城堅，自登敵樓上嘯曰：「汝主已爲檻中之犬〔二〕，猶且不知，而謀入城郭乎？」卿痛恨，喝兵攻打，四面夾擊。爲城堅，五日不下，友令人清夜填穿窟入城中，引兵自内起出，江浩不意，聞兵起，提刀出門，撞遇范友，兩邊交鋒，不二合，友斬浩落於馬下〔三〕，開放四門，外軍直入冲殺，明兵不可勝數。平明，安撫城中百姓，欲起兵向東都，忽有哨馬回報：「北寇彌山遍野而來。」三人

出外布立陣勢，以候迎敵。張輔卒至，聞江浩死，大怒，麾軍交戰，殺氣冲天，三人兵寡，抵敵不住，還走。輔等乘勢大進，追至東潮州。師檜勢窮，回馬與朱榮交戰，鬭四五合，背後王通趨來，師檜敗走。榮、通追殺，斬首五十餘級。原卿挺鎗直來，刺中張輔右股〔四〕，輔帶傷强遏，不幸原卿馬跌前蹄，墜於坎中〔五〕，朱榮卒至活捉。沐晟追范友出山旁〔六〕，友輪刀復戰〔七〕，晟張弓射中馬，馬帶箭嘶鳴亂走，友墜下，被北兵生擒，得其黨二千人。張輔深恨，命悉坑之〔八〕，築爲京觀。自此而後，愁雲慘霧，常常從而出。時人有詩嘆云：

> 寂寂邊塵一古丘，淒涼草樹織成愁〔九〕。天荒地老形猶在，易觸征人血淚流。

張輔破了東潮〔一〇〕，上書奏捷。明成祖見張輔生擒僞主，連破賊城，勞苦久居交趾，下詔召輔回朝，輔上表請留沐晟領之。

己丑，重光元年，明永樂八年。春二月〔一一〕，輔振旅回，囑沐晟曰〔一二〕：「陳季擴已在目中，不足深慮〔一三〕，惟黎兄弟圖之，勿留後患。」囑了告别，忽有人回報：「陳季擴住天長海口，四出勦掠，甚於猖獗。」黄福請沐晟擊之，晟將四萬精兵進至，已見布成陣法，右邊陳元樽手執長鎗〔一四〕，坐下烏鬃馬，右邊阮景異手執寶劍，坐下白華騮，陳帝坐鑾車居中，青羅傘蓋，旌旗排列，前後齊整〔一五〕。沐晟亦排陣定，出馬陣前嘯曰：「汝箇定已爲無頭之鬼，汝宜面縛來降，不失封侯之位，不然，天兵到此，碎骨粉尸。」異曰：「我來爲上皇報讎，决然斬汝，汝宜納下首級來，不然，汝輩盡爲靈海魚之糲飯耳。」晟怒起，揮軍冲殺。兩邊戈戟交叢，鼓鉦競響，戰至日暮，南軍困倦，忽然窈冥晝晦〔一六〕，風雨大作，南軍回南，北軍回北去了。胡具澄曰：「北兵勢大，不可争鋒，莫若退回義安，别圖良策。」陳帝依議，清夜拔寨退去。平明，

北兵覺之，疑爲用計，不敢追趨，亦引兵回。陳帝還至義安，會羣臣議曰：「今賊勢益驕，卿等以爲何如？」胡具澄對曰：「爲今計，上表詐降，以緩師期，養威畜鋭，再圖後舉。」朝臣皆曰：「此計最善。」陳帝允旨，敕命修表，遣胡彦夙往使。黄福以事奏聞，成祖命方政往安南，誘許季擴爲交趾右布政使，又以其將佐陳元樽爲參政，潘季祐爲按察副使，胡具澄、鄧容、阮景異爲都指揮。

冬十二月，方政至義安，此時陳帝與羣臣假意執禮甚卑，方政自恃天使，且有怠慢之心。黎蕊自外入，厲聲叱曰〔一七〕：「汝輕南國無人乎？我主堂堂天子，豈有屈身受汝小爵乎？汝宜速去，不然，污吾一劍。」政曰：「我是天朝大使，汝是小臣，鞠躬至恭，猶且未稱。」言猶未了，黎蕊曰：「如此則稱。」即以手紐其頭髮痛拳，政大嘯曰：「諸公救我。」不敢！不敢！我國小臣，安敢與救大明天使乎！胡具澄即來勸解，方政抱首鼠竄而去。正是：

只惟穆穆南天子，豈是區區北小臣。

未知方政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三人會合議事」，「三」原作「二」，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二〕「汝主已爲檻中之犬」，「犬」原作「火」，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三〕「友斬浩落於馬下」，「友」原作「支」，同前注改。「落」字，甲本無。「馬」字，原作「門」，甲本同，據乙本及上下

文改。

〔四〕「刺中張輔右股」，「中」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右」，甲本、乙本皆作「左」。

〔五〕「墜於坎中」，「坎」原作「壙」，據文意改。

〔六〕「沐晟追范友出山旁」，「沐晟」，原作「元卿」，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出」字，甲本、乙本作「至」。

〔七〕「友輪刀復戰」，「友輪」原作「支輪」，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復戰」二字，甲本同，乙本作「回馬來」。

〔八〕「命悉坑之」，「坑」原作「抗」字，據文意改。

〔九〕「淒涼草樹織成愁」，「織」原作「幟」，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一〇〕「張輔破了東潮」，「破」原作「斬」，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一一〕「春二月」，「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一二〕「囑沐晟曰」，「曰」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一三〕「不足深慮」，「不」原作「下」，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一四〕「右邊陳元樽手執長鎗」，「元」字下原衍一「柳」字，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删。

〔一五〕「前後齊整」，「前後」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一六〕「忽然窈冥晝晦」，「晝」原作「盡」，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一七〕「厲聲叱曰」，「聲」原作「單」，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第三十一回　黎蕊得利慈廉縣　韓觀折糧西江心

卻說黎蕊打方政，諸人救解，政抱頭回去。美面哉天使。陳帝曰：「此事安得干休？」黎蕊曰：「諸將尚强，三軍既振，臣請奉將天威，以一千壯士將諸郡奪歸陛下〔一〕。」陳帝壯之，敕黎蕊爲征北將軍，引兵攻交趾。復命阮朔、胡具澄攻九真州，阮景異攻月怕江，再以潘季祐爲水師都督，鄧汝戲爲副都督，飭舟師沿海直抵神符海口，取道進攻東都。

庚寅二年明永樂九年〔二〕。春正月，諸將領命引兵前去，黎蕊率一千輕騎，分爲前後左右四隊，中建黃旗，内書「欽差征北大將軍黎」，入朝拜謝，望交趾進發，凡所經之處，秋毫無犯。郡縣守令望見旗上書黎軍，疑是黎兄弟用兵，舉皆畏懼，盡棄城郭遁去。黎蕊一向克捷，直進至慈廉縣。此時將士傳言黎善用兵從天而下，九真、月常諸將戰慄，引兵開城遁走，胡具澄、景異等所至不交戰鬭，又取得城。時東都黃福見諸將狼狽而歸，言曰：「黎善引兵，分道攻打城池，某等抵敵不住，逃生而回。」黃福曰：「昔黎兄弟被譴還家，喜得軍中安枕，今則彼復召用，我之將士〔三〕，食憂飲慮，正在此時，諸公勿辭勞苦，凡邊外

州郡，失之便了，至如環近城郭，宜加謹守，以俟朝兵，勿可疏虞，東都若失，則我軍無葬地矣。」此時沐晟亦畏黎善聲勢，不敢議興兵，依黃福之計，分兵緊閉諸城把守。黃福發驛疏奏，明成祖復命張輔往安南，會征夷將軍沐晟討交趾寇。敕四川、廣西、江西、湖廣、雲南、貴州六都司安慶等〔四〕，增撥精兵二萬四千隨征。輔領命。

秋七月，兵至華櫛關，聞黎善參軍，自按兵屯駐，不敢進戰。近至閱月，諜得黎將非黎善，乃是黎蕊，即下令起兵，半夜傳發，夜行晝止。此時阮朔、阮景異等見北兵堅守久不敢出，自懈怠不防，卒然張輔大至，阮朔、胡具澄棄九真退走，張輔得勝迴兵，攻月恒江，景異戰不利，敗走。輔得了二城，復尋率舟師渡江，逼慈廉下寨，黎蕊去城引兵出陣，輔知城孤軍，密令安慶等將三千兵搜至城後埋伏〔五〕，係見官軍與賊交戰，襲城取之。安慶去了，張輔鳴鼓張旗向蕊陣〔六〕，黎蕊立軍門，與明將打話，輔不答，麾軍衝殺，蕊提刀來迎，兩馬交鋒，鬬無數合，不分勝負，忽小卒嘯曰：「城中火起〔七〕！」蕊失驚回顧，朱廣從左趨來，斬黎蕊於馬下，南軍走散。輔克慈廉縣，福安諸州皆平，輔仍命北朝謫官分各州縣撫治〔八〕。

冬十二月，輔還東都不題。卻說先是都督潘季祐等率舟師往神符海口，探得中軍馬騏鎮守此屯，其人貪猾，季祐與汝戲商議，詐作商船，遣師士偃旗息鼓，持刀斧伏於舟中，先命一利口人將珍寶上呈，後自徐徐追入。馬騏歡喜，盡收禮物〔九〕，告曰：「係出商主，維船下我檢。」其人出報。季祐泛舟泊近門前，舉連珠炮，伏兵齋起，躍上岸來，擁入城內，馬騏失驚，盡棄士卒，登後城躍出遁走。不知珍寶有帶得去否？馬騏今日若得，必生翠羽牙扇〔一〇〕。季祐生獲北兵無數，命解下軍色器械斥去。二將得了海屯，進兵向東都，時黃福已差兵防截各關隘，攻之不下，自退兵回海口駐紮，汝戲令取船一百艘，出海巡哨。

辛卯三年明永樂十年〔一二〕，春三月，明將鎮守交趾，韓觀運廣東糧米赴安南給軍食。汝戲諜得，與諸小將議曰：「善用兵者，資糧於敵，汝等盡以所得北兵軍色著服，整頓兵器舟楫，詐稱護糧，俟至劫之，彼必無糧，自然退去。」諸將聽計，撐船望東進去，適遇韓觀於西江心，觀高嘯曰：「何處兵士截住官軍？」汝戲降卒立在船頭答曰：「奉張總兵將令，特來護糧。」韓觀見一團船艦，盡是北兵服色，不疑，放心直往。至近南船，汝戲舉旗一招，南軍盡渡北船來，斬殺北兵無數。韓觀投於江中，幸得善水性躍走〔一二〕，南軍追捉不得。汝戲得糧萬餘石，留諸將屯西江心〔一三〕，自駛回神符，遣人運入姜安需用。此時韓觀失了許多糧米，逃回東都嘯苦。張輔責曰：「汝行軍半生，不知虛實，致失軍折米，置汝何用！」命推出斬之，黄福固争，乃止。輔曰：「賊劫我糧，留何處？」觀曰：「此時某投水逃生，不知何置。」輔即密探，久之，探子回報：「現今賊將潘季祐、鄧汝戲住在神符海口，遣小將守西江心，其勢糧食必在神符堡。」張輔下令盡起大兵，起之晚矣。日夜兼程。

秋八月，直抵神符堡，潘、鄧二將引兵來迎，輔乃麾軍交戰，喝曰：「回顧者斬！」於是將士畏懼，盡力衝殺，汝戲抵敵不住，撥馬便走，背後黎寬趨來，横槊一刺，中馬足，汝戲落下，被擒。季祐亦敗走，遁入可留江乞降，輔承制以季祐仍按察副使，理義安。照前成祖所封。輔乘進至西江心，南兵戰敗亂走，輔連克二城，始知無糧，自引兵回東都。正是：

不怕海邊戈甲動，只憂江上癸庚呼。

未知此回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以一千壯士將諸郡奪歸陛下」，「郡」原作「帝」，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二〕「明永樂九年」，原作「十三年」，甲本、乙本作「九年」，按明永樂九年爲庚寅，並據前文改。

〔三〕「我之將士」，「之」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四〕「敕四川、廣西、江西、湖廣、雲南、貴州六都司安慶等」，「江西湖廣雲南」之「江西」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湖」原作「胡」，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南」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五〕「密令安慶等將三千兵搜至城後埋伏」，「令」原作「合」，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六〕「張輔鳴鼓張旗向蕊陣」，「旗」原作「琴」，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七〕「城中火起」，「火」原作「大」，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八〕「輔仍命北朝謫官分各州縣撫治」，「謫」原作「摘」，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九〕「盡收禮物」，「物」原作「飭」，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一〇〕「不知珍寶有帶去否馬騏今日若得必生翠羽牙扇」，「珍」原作「真」；「帶」字原作「滯」，均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馬騏今日若得必」數字，甲本、乙本皆作「若馬騏得死則後日不」。

〔一一〕「明永樂十年」，「十年」原作「十三年」，甲本、乙本作「十年」。按明永樂十年爲辛卯，據改。

〔一二〕「幸得善水性」，「善」下原衍一「其」字，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删。

〔一三〕「留諸將屯西江心」，「將」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第三十二回　逞驕兵張輔敗績　討强虜黎利成功

卻說張輔回東都，將鄧汝戲斬訖，會諸將議曰：「蠻寇陳季擴如網中之兔，一舉便獲；黎利兄弟如林中之虎，噬搏不常。若不誅之，必成國家之腹疾。」黃福曰：「彼兄弟足智多謀，非等閑可得，我若逼之，彼必來投季擴〔一〕，豈有是事。羽翼已成，難以卒敗〔二〕。」輔曰：「季擴廢而不用，安得相投〔三〕，某今引兵擒之。恐擒不得。然後順道追殺季擴，正卞莊之刺虎也。」福曰：「此人靜而處之，亦不失爲我良民，俟滅賊之後，自別良圖。若驟動之，事或不成，反生一禍，總兵思之。」張輔不聽，固意興兵，即傳令諸將，以兵八萬進勦。

壬辰四年明永樂十一年〔四〕。春正月丙午，大兵望清進發，黃福嘆曰：「兵連禍結〔五〕，無日得休，在此一舉。古人云：『驕兵者敗』，决然矣。」卻說黎利兄弟同被譴之後，回家尋入林中，結構一草廬，遣人往老撾取家眷，使居在此，兄弟出居於藍山，其徒黨情願相從，不忍捨去。三四年間，安常守分，化及村閭，人民歡樂，幸得一方風調雨順，禾穀豐登，四旁來者如歸市。一日，黎利方食，忽失一箸，無雷何以失

筭？問諸將曰：「是何凶吉？」段發袖一課曰：「此必有凶器，危象也。」利當疑似間，黎善外來，言曰：「諸公急整戰具，以俟迎敵。」利曰：「何處兵來？」善曰：「弟見一陣殺氣沖天，漸漸覆我寨上，今夜北兵必來。」利曰：「如此奈何〔六〕？」善曰：「先飭百姓〔七〕，即將老幼百姓潛入林中，以避箭刃，後以兵迎敵。」利立即揭籌與百姓週知〔八〕。利遣兵入山中搬取器械，鳴鼓收軍，不半日響，得二千餘人。善喚諸將，下令曰：「段莽以三百人出婆山埋伏，賊至放過，夜則鳴鼓燃燈，晝則多建旗鼓伏於中，俟賊敗，然後引兵出擊。范旦以三百人出沛林設伏，亦如段莽；趙扈、阮濟將三百人，各持一幟，十人一鼓，出正路四旁，沿山上谷，隨處靜伏，見賊敗，鳴鼓建旗燃火以助威，不必出戰；鳴鼓而攻之，焉用戰。丁禮、黎豸將六百人出藍山，取柴草積左右，灌油硫磺，分四旁設伏，聞炮號放火燒之，然後出擊。」諸人聽令出訖。再擇民鬚眉黃老五六人，附耳低言如此如此，兄弟自與范宴、崇光等引兵六百人出去。

卻說張輔提兵彌山遍野而來，至俄樂界首，已見二三人老倦焚香立於道前，輔問曰：「何處百姓？」其老對曰：「臣俄樂黎庶，見天兵遠來吊伐，特候拜謁。」輔曰：「汝境安樂否〔九〕？」父老曰：「怎得安樂？」輔曰：「誰爲盜賊？」父老曰：「雖無盜賊，亦又甚於盜賊，黎利兄弟謫官回鄉，朘民膏血〔一〇〕，脅民婦女，有不順者，即將屠戮，甚慘刻。」輔聞言，慰諭父老遣還，顧諸將言曰：「如此而黃尚書諫我勿動，若釋而不誅，則吾民糜爛矣。」言了，督兵前進。行了一亭，日已啣山，又見三四耆老設案張蓋，置酒焚香，拜於道左。輔曰：「汝何小民？」耆老對曰：「臣等藍山百姓，聞大將行經界首，特出拜謁。」輔問曰：「黎善居家何幹？天兵到此，不有應候。」耆老顰眉蹙額不言。輔再問，顧左右而後曰：「甚苦！甚苦！更不說出，又甚妙。彼最無良，日招不逞之徒，刦掠鄉外；夜聚無賴之黨，飲博家中，自縱

貪殘，無所忌憚。」輔曰：「今在家否？」曰：「有。」輔曰：「我來擒此無類，汝有順乎？」耆老曰：「將軍果能垂恤黎庶，取彼凶殘，則一方之民，正如嬰兒遇慈母。」輔曰：「汝向道相先引我軍。」耆老欣然領諾，開路先行。三更時分，到藍山險中，見燈火燦爛，問曰：「何處光瑩？」耆老曰：「此黎利家中飲博。」輔令軍疾行，至近，忽不見耆民，只是數家房壁，燈火虛張，無一人居住。輔知中計，欲退去，見一聲炮響，煙火齊發〔一一〕，燃著林間山谷，鼓噪喧天，左邊丁禮殺來，右邊黎豸殺來，輔等冒煙衝火，燋頭爛額。走至婆山，又聞一聲炮響，大鼓齊起，段莽引兵截住歸路，明將挺兵來迎，殺開一條血路，救張輔走出，至沛林中，見鼓噪喧天，范旦挺鎗趨來，喝曰：「范將軍在此〔一二〕，汝早受降！」張輔魂不附體，不知所走，范旦橫鎗趨來，幸得王通來敵，救得張輔，士卒相走，各相踐踏，落下山坎間，死者無算。輔等走出正路，見兩旁山谷火光中旗幟鼓動如雷〔一三〕，喊聲振地，不知紀極兵馬，各抱頭鼠竄而走。直至天明，至俄山，又見一聲炮響，輔吃驚，仰看見黎利等立於山頭，遙聲嘯曰：「張將軍別來無恙否？」張輔大怒，以鞭指罵曰：「汝甚無謂，我來相會，反中姦謀，我誓殺汝〔一四〕。」會將士登山攻之〔一五〕，被黎石率弓弩射下，輔四五次不得上，忽然范宴從左趨至，崇光從右殺來，將士棄甲曳戈，不可勝計，輔失驚，撥馬便走，出至神符打點，折了二萬餘人，始信黃福之言，引兵回東都去了。正是：

上馬驚心猶騎虎，中軍奪氣失揚鷹。

未知回去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彼必來投季擴」，「彼必」原爲乙文，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二〕「難以卒敗」，「以」原作「已」，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三〕「安得相投」，「得」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四〕「明永樂十一年」，原作「十四年」，諸本同。按明永樂十一年爲壬辰，據改。

〔五〕「兵連禍結」之「兵連」，原作乙文，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六〕「利曰如此奈何」，「利曰」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據上下文補。「如此」二字原爲乙文，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七〕「善曰先飭百姓」，此六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八〕「利立即揭籌與百姓週知」，「立即」二字，原爲乙文，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九〕「其老對曰臣俄樂黎庶見天兵遠來吊伐特候拜謁輔曰汝境安樂否」二十七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另甲本、乙本「否」字下有雙行小註「唯將軍不安樂我境甚於安樂」十二字。

〔一〇〕「朘民膏血」，「朘」原作「　」，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膏血」，甲本作「膏骨」，乙本作「膏脂」。

〔一一〕「煙火齊發」，「發」原作「廢」，據甲本及上下文改，乙本作「突起」。

〔一二〕「范將軍在此」，「軍」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一三〕「見兩旁山谷火光中旗幟鼓動如雷」，「幟」字原脱，據諸本及文意補。

〔一四〕「我誓殺汝」，「誓」原作「讎」，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汝」，甲本、乙本作「你」。

〔一五〕「會將士登山攻之」，「會」原作「令」，據諸本及文意改。



第三十三回　謁王城黎朝拓始〔一〕　走南麼陳祚告終

卻說黎利得勝，率將士收拾衣甲箭械搬回，命趙扈督軍，收北兵陣死，葬於東山下方回。會諸將議事，段發曰：「今乘北寇大敗，追而殺之，以圖大事。」黎善曰：「不可，彼雖一敗，兵將尚多，勢難對敵。」發曰：「若不乘勢攻之，必別求他計，非然，彼必復來，何以拒敵？」黎利曰：「發之言是。」善曰〔二〕：「我之兵少將微，民貧地曠，此處不可久駐。且彼之一敗，痛恨於心，其勢必來報復，第不知我兵多寡如何，故未敢輕進。不若虛棄挈家眷黎庶，退入義安、藍山社，此有千仞山、九百九十峯，甚是險惡，分屯居駐，彼雖有百萬雄兵，不能飛過，如此得可保萬全。」利曰：「正合吾意。」於是傳令百姓，如欲相從以避害者，起家同行。此時四民鄰庶盡願相從。先得其民。利命段莽保護家眷，趙扈保護百姓，男婦老幼萬餘口先去，兄弟與大小將佐起兵後行。馹至義安，利欲駐兵，率諸將往城中拜謁陳帝，至此不見動靜，喚所在盤詰。所在曰：「陳帝聞張輔引八萬兵來攻，恐其勢弱，盡舉兵入順州去了。」黎利曰：「欲入面君，幸得垂憐，竭心以事，今又不遇，豈非天乎？」乃長嘆曰：「悠悠彼蒼，忍使鑾輿顛沛，崎嶇道上，鳥啼花

落，水綠山青，誰之羽翼乎？」言了，起兵登程，一步一顧，徘徊如有不捨之意。行至千仞時，百姓家眷已先到，利命築數簇草蓋，使百姓暫住。黎利自出相宅，命士卒內築一城，外修八寨，據按八門休生傷死景社驚開陣法而行。不一月，內城外寨，盡皆完備。乃令段發住正東[三]，趙扈住東南，范柳住正南，崇光住正西，丁狗住西北，阮濟住正北，鄧敦住東北，丁禮、黎豸、范旦、黎欽引兵環列分住，百姓老幼，命築室於中靜處居住，再令强壯隨地開耕，相土起種，百姓安居樂業。有日，黎兄弟與段發等五六人登山觀賞，發見此城內方外圓，有門有户，前屯後寨，有正有奇，城郭相連，房屋不斷，儲糧積草各有其方，運伏設奇皆有其所[四]，退可以守，進可以攻，依然六花陣法，後因其城名曰六花城。段發曰：「如此天才，可惜陳皇不用，卒至於敗，庸可傷乎？」黎善曰：「此用兵分事，何必稱羨？」觀畢，下山回城中，善辭與黎利與諸將，請往三帶州探省妻親了不題。

卻說陳帝扈駕退入順化州，命大將阮師檜、阮山、潘徑等進屯愛子江，習象練兵，謀圖收復，早有細作，報回東都。張輔言曰：「我切齒在黎利，不在季擴。」黃福曰：「某使探聽，今黎兄弟引兵入義安，築城堅守，攻之者難。莫若撥取船隻，徑渡順州，掃除季擴，撫治交南，使百姓得安枕席。黎民懷之，此時招來黎兄弟，厚之以官，苟有不從，舉兵問罪，彼若逞技，則天下既懷我之恩，必不從彼之賊，我擒之如反掌矣[五]。」張輔聽計，自率舟師合沐晟、王友大小將佐引兵入海，徑入順州，至愛子江。見南陣排列齊整，阮師檜居中，阮山居左，潘徑居右，陣前各列雄象無數，輔以戒先軀曰：「賊今孤窮，退守於此，人臣爲國宣勞，要在建功立業，使銘名於太常幸矣。」諸將踴躍請行，輔命打船連環，橫亘一帶，大炮在前，弓矢在後，炮發連聲，鼓鳴競響，逼近岸上。阮師檜驅象來衝，所被北兵炮弩齊發，一矢落其象奴，再矢落

其象鼻，象股慓，奔還本陣，自相踐踏，北兵乘之，衝殺喧天，阮山舉刀來迎，沐晟一鎗刺死，王友生擒潘涇等數十人，阮師檜敗走，士卒死者無數。

癸已五年明永樂十二年〔六〕。春正月，輔等乘勝驅兵，至正和縣羅蒙社，此皆懸崖側徑，輔晟捨騎步行，大索得景異隱於谷中，一矢射中擒之，分兵大進，四面合擊進勦，至南靈州，獲阮師檜、鄧鎔等，南軍大潰。陳帝惶恐，遁走老撾。此時老撾軍民保護陳帝還國，不幸北將都指揮師祐引兵躡之，大軍隨後，追克老撾三關，軍民潰散，棄陳帝及妻妾於南麼，北將盡生獲了，陳祚告終。正合南交讖語云：「巡西嶺、言上皇巡西嶺。走南麼、方陳帝走。臨北地、言二帝入中國。共東阿〔七〕、東阿即陳。」張輔既平陳，欲還兵攻黎利，征夷副將軍梁袁向前請曰：「某願將五千精兵〔八〕，生擒黎利徒黨，獻於帳下，不勞總兵親臨。」輔曰：「彼誠多謀，不可輕敵。」袁曰：「昔天師誤中愚民之計〔九〕，某今已知〔一〇〕，精細而行，何憂不獲。」輔曰：「果如此，許你先往，早賜回音。」袁引兵去，輔俘陳帝返回。正是：

黃犢遇時欺老虎，蚓蚯得勢笑神龍。

未知獻俘陳帝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增補鄧鎔被獲感懷詩一首云：

世事悠悠奈老何，無窮天地入酣歌。時來屠釣成功易，事去英雄飲恨多。
致主有懷扶地軸，洗兵無力挽天河。國讎未報頭先白，幾度龍泉帶月磨。

【校勘記】

〔一〕「謁王城黎朝拓始」，「拓」原作「托」，據甲本、乙本及本回所敘事改。

〔二〕「善曰」，此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三〕「乃令段發住正東」，「乃」原作「仍」，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令」，甲本、乙本作「命」。

〔四〕「運伏設奇皆有其所」，甲本無「其」字。「所」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五〕「我擒之如反掌矣」，「擒」，原作「折」，據甲本、乙本改。

〔六〕「明永樂十二年」，「二」原作「四」。甲本、乙本作「十二年」是。按明永樂十一年爲癸巳，據改。

〔七〕「共東阿」，「共」甲本、乙本作「失」。「東阿」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八〕「某願將五千精兵」，「兵」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九〕「袁曰昔天師誤中愚民之計」，「袁曰」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昔天師」三字甲本、乙本作「若元帥」。「誤」，原作「遇」，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

〔一〇〕「某今已知」，「知」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第三十四回　張國公三次獻俘　段參將一番用計

卻説張輔生擒陳帝并文武三十餘人，班師回東都。黄福出門交候，殺牛宰馬，宴勞將士，城中寨外，各賜肉酒，以爲賀平陳之宴，日以繼夜，燈燭輝煌，笙鏞互奏。遍三日後，輔命陳洽草露布，檻送季擴歸京師。至八月，陳帝遇害。輔對沐晟、黄福曰：「今僞主成擒，黎利兄弟甚桀驁〔一〕，前後不忘黎利兄弟。諸公何計以擒之。」沐晟曰：「不知梁征夷引兵前來勦捕，事成否？」梁征夷死矣。黄福愕然曰：「已差人來掩了。」輔曰：「擒季擴時欲來殺之，梁副將慷慨請行，業已遣矣。」黄福曰：「梁袁休矣。彼兄弟雖百萬兵，未必可勝，况梁等五千人乎？此人可以智取，不可以力攻，前日某累言之，將軍豈不聞乎？」輔曰：「此奈何？」福曰：「立即飛飭郡兵引兵救應，存多少者幸。」輔急令寫公文飛去不題。

卻説梁袁引兵詐稱巡撫，望義安直至，軍行一停一止，擄掠物産，百姓殘苦，奔來六花告急。利曰：「賊從何道殺來？」百姓對曰：「聞得生擒陳帝於順化，今引兵巡撫宣慰。」利曰：「汝等先回，俟我思

之。」百姓拜謝出門。此時黎善往三帶未回，遂會衆將議曰：「賊今復來，公等以爲何幹？」發曰：「彼必乘勢來襲主公，佯言巡撫以解疑。」黎利曰：「何人敢出拒敵？」發曰：「某願往。」利曰：「公既不辭勞苦，以一千兵和與范旦、黎欽前往討賊〔二〕，我隨後接應。」發曰：「不勞主上屈駕，某等足兵矣。」三人領命引兵出六十里外，按地立寨屯駐。此時梁袁進兵至清漳縣界，已見黎兵防備。袁亦分兵布立陣勢，令人細作黎兵多少，探子回報：「度一千而已。」袁曰：「南人多詐，不足深信，豈有天兵到此，而彼以一千小卒敵之乎？如此多矣。意還多出少之計，我亦以計取之可也。」諸將曰：「大將有何秘計？」袁曰：「遣人詐降，誘彼來劫寨，我引兵搜彼寨後劫之便了。」諸將曰：「將軍神算矣。」袁喚從事馬和授計，和聽令，引數十人投黎寨來，門吏入報：「有北兵來降。」發沈吟半嚮，喚黎欽附耳説了，許門吏放馬和進入，發出接迎，叙姓名畢，分賓主坐定。發曰：「將軍遠來，必有賜教。」和曰：「某被梁袁貪殘，所到之處，傷害生靈，某以直言争之，彼即辱罵鞭撻。某聞黎公仁德，大業必成，故來相投，望期收納。」發欣喜應諾，前者仲東詐降徐政，而政先疑後信；此則馬和詐降段發，而發遽信，始知遽信者疑之，先疑者後信之。曰：「將軍誠心助我，使我來劫北寨，事成，我先請主公尊爲尚父。」徐政許仲東爲參議，段發許馬和爲尚父，前後遥遥相對。和曰：「黎公安在？某願一見〔三〕。」發曰：「黎公見强寇兵來，扶病出軍，今貴體違和，猶宿未起。」發携和手出帳後觀看，馬和偷目帳中，見一人蒙被而卧，呻吟不已〔四〕。發遂指左右言曰：「兵有無幾，恐難與敵。」和曰：「兵不必多，貴在勝算耳。將軍勿憂，已有某來，斬梁袁必矣。」發曰：「幸甚。」二人看了回寨。馬和詐曰：「某願居此。」發愕然曰：「將軍居此，誰爲内應？」和曰：「某請還，今夜將軍來劫寨。」發唯唯，和辭去。范旦直入言曰：「將軍一見賊來，不知真否，遽已信之，使彼盡窺我虛

實，何也？」發曰：「彼用詐降，我故使彼知之，然後將計就計而行。」旦會意。發喚黎欽告曰：「公將三百人伏於我寨兩旁，見賊至，舉號擊之；范旦以五百兵取道穿山，往北寨左右，殺其埋伏，然後劫寨。」二人去訖，發自引二百人伏於前路。

卻説馬和回至北寨，粱袁問曰：「賊勢如何？」和乃將前後説了一遍，袁欣然，命指揮阮柄以二千兵伏於本寨東西，賊來攻之，命參軍黄舉將二千兵往南寨左右埋伏，俟彼引兵出外，襲寨取之。分付畢，自上馬引兵隨後救應，行至南寨前路，見一聲炮響，火光齊起，一將横鎗立於山邊，喝曰：「發將軍在此。」粱袁失驚回顧，被段發一鎗刺死〔五〕，揮軍趨殺，北兵大敗走回。阮柄想爲南兵劫寨，遂起兵殺出，兩邊衝突，死者遍野。背後范旦趨來，斬柄於寨外，黄舉至寨時，喝兵殺入，不見一人，驚惶欲退，卒聞鼓響喧天，兩邊黎欽趨殺，黄舉奪路便走，至半途，撞遇段發，一鎗刺中心窩，舉翻身落馬。平明，三人得勝收軍回六花城。時四旁郡縣接得張輔公文，率兵來應，至見粱袁已死，五千人盡没，馬和脱死逃回去了。

正是：

自恃才能多客過，古來征戰幾人還。

未知馬和去回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黎利兄弟甚桀驁」，「兄弟」二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二〕「以一千兵和與范旦、黎欽前往討賊」，「一」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三〕「某願一見」，「一」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四〕「呻吟不已」，「呻」原作「伸」，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五〕「被段發一鎗刺死」，「被段發」三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第三十五回　季祐獻謀擒故老　段發討賊救慈親

卻說馬和敗走，逃回東都，入拜嘯曰：「梁副將兵至義安，誤中賊謀，將士盡覆。」黄福曰：「輕敵者敗，尚有何言！」輔曰：「黎利用兵如何？」和曰：「不見黎利，只見段發在此，其人詭詐百端。」輔曰：「黎莫非前日在傘圓屯與沐將軍廝打乎？」和曰：「正是。」輔曰：「量彼何許小人，安敢如是？」降將潘季祐曰：「段發，淳禄油塲人也，其人事母至孝，昔與漢蒼交厚，漢蒼逼之出仕，充翰林侍講，後使參軍多邦城，被黎善用計誘至傘圓擒之，彼請降現今居在此。」沐晟曰：「諸公失策，傘圓會宴之時，致某殺之，何至今日。」輔曰：「此時欲投鼠而忌器，胡寇尚强，非置彼爲内謀，不能成事，豈不知乎！今舉兵盡誅之便了。」恐誅之不可得。季祐曰：「某謀獻一計，不勞將軍匹馬，而彼自來束手就縛。」輔曰：「計將安在？」祐曰：「善與發同謀，如虎添翼，難與力征，莫若遣兵先往三帶捉陳太監，後往淳禄擒發老母，將回都中，托以苦刑，又以書招此二人，一則爲岳翁，一則爲親母，自然請降，此時利無能爲矣。」輔曰：「此計甚妙。」妙則妙，只恐晚了。立即命李彬以一千餘兵往三帶隴外，王友以一千兵往淳

祿油場，二將聽命去了。不三日，李彬回，言：「黎善已取太監家眷，去已多時矣。先是，黎利恐北將困窮，累及外親，故往請季公盡取家眷同就義安六花城居住。」及回至城中，兄弟亦來問候，黎利曰：「叔他往。」善曰：「弟亦知彼執陳帝後，乘勝必來，然已有段將軍在此，足以拒敵。」言悉，見段發來謁。善曰：「段將軍斬了賊將，破了賊兵，心中安否？」發曰：「某憑主公之威，胡爲不安？」善曰：「吾聞尊慈猶在故鄉，倘彼見公參議於此，彼即前來，執取尊慈，公心安乎？不安乎？」發聞言訖，驚曰：「願大人賜教，發請回省母。」善曰：「公以三百勇敢，與阮產急急進行，某料以時賊已至矣。」發聽命，引兵兼程，至嵓州，見家人奔來告曰：「尊慈已被北兵執去了。」發曰：「我母有何言？」家人曰：「只呵呵而笑曰：『得其死矣！得其死矣！』」發聞之，大怒，哭曰：「願公救我。」諸公憤激，言曰：「願從將軍令！」發遂不回淳祿，倍道出神符，靜俟去路。遣人哨探回報：「賊將王友所行不遠，半響至矣。」發令杜容以一百人伏於左，阮產以一百人伏於右，自將一百人於山谷上埋伏。此時王友生獲發母，無人抗阻，縱恣自行，軍無隊伍。纔至山腰，見一聲炮響，左邊杜容殺出，右邊阮產殺出，山上段發殺來，遇王友發揮鎗刺中王友肩上，王友冒死落荒而走，三人殺得北兵死者滿地，斬了竹檻，救出慈親。發曰：「今日母受驚否？」母笑曰：「生死驚懼，不入於胸中，我視死如歸，汝何懦之甚！昔汝迫於勢，出事僞朝，我心常戚戚，爾今既遇黎公，寬洪大度，長者之君，今想今得往東都，大罵張輔、黄福一場，死亦爲快，又遇汝截回，我心不遂耳！」段發拜伏唯唯，將兵收衣甲，保護老母家眷回義安。老母入城中，叩頭拜謝。黎利曰：「幸得老母無恙，又何必謝！」發母曰：「妾聞人誰無死，死於國事，其死也安幸。妾有子從事明君，賊逞野心，謀圖來抗，意彼執其母以招其子耳。妾自知之，安然而往，期至東都，先導之以義理，

示之以順逆，使明將佐含羞蒙恥，然後以身殉國，致子盡忠，誠爲妾願。何期明君不棄，遣將截回，使妾母子復覩天日，安得不謝？」利曰：「姥之忠烈，王陵、元直之母，亦不得專美於前矣！」言了，令別擇一室安歇不題。

卻説王友大敗，收得殘卒百餘人，回東都伏罪。輔詰曰：「何由而犯囚不得、軍士不全？」王友曰：「某生擒回，至神符，不幸遇段發，賊輩於山中出擊，所被山路險阻，力不可當，不已逃生而回。」輔曰：「不知何處逆黨早出於此？」黄福曰：「此必黎利覘得消息，遣段發截路奪回。」輔盛怒，曰：「此賊安得可赦！」福固諫輔，亦不聽，即下令選取雄兵十萬、健將三十員、舟師三萬、馬騎八千，糧餉整齊，器械備具，擇以甲午年明永樂十五年。春正月庚申起兵，踏平義安，勦除逆黨。忽然門吏入報：「有天使詔命至。」張輔、黄福等出東都門外接使。正是：

星列三軍揮白刃，風傳九陛送丹書。

未知接使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六回　設書驛黄張定制　貢扇翠馬李殘民

卻說張輔執陳帝時，黄福怒其恃才逞技，生事邀功，乃密奏請聖旨諭張輔息兵〔一〕，輯安黎庶。此時成祖見僞主成擒，思諸將之功，遣使奉詔往安南褒賞。使至，張輔、黄福接入宫中，排設香案，拜畢，開詔見言張輔下交南，三擒僞主，威振西南，特命鎮守交趾，賜幣五百疋、金百斤；加陳洽兵部尚書，仍參贊軍務；尚書黄福有威惠，交人懷之，戢服莫敢蠢動，應加五級，賜金百兩；諸將各加獎賞。再敕張輔宜息兵勸民，若黎兄弟可以德化，不可以威刼。此出黄福之奏耳〔二〕。於是輔不敢起釁，撫諭蠻酋，丁仁驗來降，輔權給爲鎮夷百户。疏奏，成祖允旨，遣賜敕命。

乙未年明永樂十四年〔三〕。夏四月，輔遣丁仁驗來朝，貢馬謝恩，成祖賜紗幣遣還。五月，黄福設府州縣學，及陰陽醫學僧綱道紀等書，時交州人林少礙、黎工僎亦來東都，受業於黄福。此爲林、黎二人伏筆，後回便見。張輔奏設官驛，自廣東欽州天津驛，經猫港至湧淪、天洶，從萬寧縣抵交趾，多由水道，陸行只二百六十一里，北丘温故路近七驛專便往來，成祖從之。輔復諭三江等府土官莫勛、杜惟忠、陶弘等來朝，貢

馬及金銀等物，成祖賜宴勞。升勛爲右布政使，杜惟忠爲參議，陶弘爲交趾中左右衙指揮，各賜紗幣遣還。輔命監察御史黄尊載巡撫交趾，尊載見房屋皆覆草茅，多被火患，令三司募人伐材陶瓦，起立家産，不半年，房營皆覆瓦，火患息消。

冬十二月，明成祖以張輔勞苦經營交趾，前後凡十年，乃召還，命豐成侯李彬代領鎮守〔四〕，後遣將洪武等書（乃高駢圖稟）諭黄福曰：「朕聞安南有貴地，卿係風水名家，承平之時，細心經覽，圖其形勢，遞回朕看。」黄福奉命，第人民新集，寇盜未息，不便遠去，乃命弟子分行各處尋察，弟子去未幾旬〔五〕，各印本列稟將回。福曰：「暫釘寫於後本。」時李彬見圖稟下列四字〔六〕，有對有韻。彬笑曰：「地道之利，豈有寫如此模樣，此本若行，正弟子之誤先生，即先生之誤天下後世矣。」福曰：「暫寫於此，俟平定然後覆看。」彬返，中官馬騏議曰：「交南之國，新入版圖，我等欽命分司，而奉上之誠，豈無一物，今象扇翠羽物産者多，我索貢之，以表臣子之誠，君侯以爲是否？」李彬曰：「正合吾意。」於是二人定歲貢翠羽各萬箇。

丙申年明永樂十五年〔七〕。春正月，李彬、馬騏索民供貢，馬騏墨而殘，定一而取十，要索百姓以金銀代納，驛亭遞貢，夙夜奔馳行〔八〕，齎居送，疲於勞役，死者塞路，郡縣守令得意，殘虐日甚，浚盡民財。時明制出官邊方負帶珍寶回國，官吏檢察見之，律定要斬。故諸官吏收得許多寶貝，不敢將回，盡散於民間神祠佛寺池井丘陵藏封神置，以爲後日之計。安南之民不能堪命，諸郡父老，潛往義安投六花城，嘯曰：「北寇狼心，苛酷百姓，伏望明王弘湯、武之德，除殘去暴，拯救生靈，不然，南國爲魚肉矣。」利曰：「某等凡庸，賊多見逼，拳拳以保身爲計，猶恐不及，豈敢預前世吊伐之王者乎？」父老

曰：「明主令德，舉世皆知，藍山之雲覆效矣，涇鷵之雨隨效順，雖三尺之童子，亦知其爲革命之君矣。故天下之望明公，猶久旱之望甘雨，安忍之耶？」利曰：「父老差矣！撥亂救民，除非英雄之主者不能，利烏乎敢？父老且回〔九〕，天下大亂，豈無弭亂之人出，出則大定矣，何憂之有？」父老涕泣而退，利亦爲之墜淚，遣人喚黎善商議。此時善出外未回，利退入後房，下帷歇息，心憂黎民，輾轉不寐。遂點燈剔神經，卦列未完，忽見一人披帷拜伏，利大怒，拔劍欲斬。正是：

心籌秘訣蘇民瘼，帝賴良臣助國謀。

未知其人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乃密奏請聖旨論張輔息兵」，「乃」甲本無。「論」字，原作「誘」，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二〕「此出黄福之奏耳」，「奏」原作「奉」，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三〕「明永樂十四年」，「十四」原作「十六」，甲本、乙本同。按明永樂十四年爲乙未，據改。

〔四〕「命豐成侯李彬代領鎮守」，「侯」誤作「候」，據文意改。「李」字上原衍「沐晟」二字，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删。

〔五〕「弟子去未幾旬」，「旬」原作「間」，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六〕「時李彬見圖稟下列四字」，「見」字上，甲本乙本有「來問」二字。「下」字，原作「不」，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七〕「明永樂十五年」，「十五」原作「十六」，甲本、乙本作「十五年」，是。按明永樂十五年爲丙申，據改。

〔八〕「夙夜奔馳」，「夜」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九〕「父老且回」，「回」原作「日」，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第三十七回　阮廌決志尋明主　黎利清夜得智臣[一]

卻說其人乃上福蕊溪人阮廌父飛卿也。廌早歲孤寒，天資穎悟，壬禽遁乙，無所不通，舉陳末太學生。及胡氏篡國，明將攻之，占割土宇。至陳氏中興，廌知陳氏不洪，逃而不出，欲陰求天下豪傑，以徐圖之。有日，至弘化縣，天將暮，欲尋處投宿，見一簇草蓁，問來自寓，適有老嫗自內出，言曰：「此間經亂之後，山君作祟[二]，行客往來，多受其害，公尋別處自投，老不敢惜。」廌望外日已西沈，無路可出，乃言曰：「願居在此，倘有妖祟，我自當之。」老嫗卻不得，乃納。此時廌見老嫗之言，疑懼不敢宿，至三更時，聞外門多人細語，一人曰：「屋中有一個男子，甚是秀麗，入縛而啖之。」一人曰：「不可，此是開國功臣[三]，昊天有命，勿可侵犯，上帝見誅。」廌拔劍出門外，諸人走散，惟一女子楚楚衣裳，翹翹態度，斂容立道左。廌問曰：「何等兒女，寅夜至此？」其女曰：「我本崇山神女，昨者回朝上帝，聞兩曹列籍，言南邦擾亂，許黎利爲王，阮廌爲輔，撫定四方，故妾見羣妖欲害將軍，特來勸解。」言訖不見。廌驚喜，帶劍返回家中宴息，明日起程，循至義安千仞山，見一城郭，法度精嚴，兵機整肅，人民安集，士女和諧，誠

是一帝王之景象〔四〕，不知所主者誰，自投觀其意。見來者受之，士則敦習，女則勤織，工則專業，農則務耕，六七月間，日以如常，不知黎利爲誰。會有百姓父老，叩問定來控黎公，鷹即隨父老間入，躲面偷目，見其人儼容儀，寡言語，堂堂有天日之表，又見父老言曰：「雲覆效靈，雨隨助順。」自思曰：「真帝王受命之主也。」遂避匿於寨邊。迨日夕，黎利退回密室，鷹隨步踵入後，至則利開門直入，將機内鎖了，鷹逸行四顧，望厦有一隙處〔五〕，自攀椽上透入，見黎利在帳中列太乙，鷹静坐奥室，俟卦剔漸完，開帳直入。利失驚，拔劍欲斬，鷹拜伏地，嘯曰：「請明公赦宥，容臣一語。」利問曰：「汝何等姓名，自敢乃耳？」鷹曰：「臣陳朝進士，蕊溪人，姓阮名鷹，被明將暴虐，逃遁他方，聞明公寬容長者，特來相投，無由上連，幸今出堂聽事，獲覩威顔，想來叩頭，又恐唐突，故冒死相投，潛入奥室，偷得明公算法少差，願爲一解。」黎利聞是進士，心自愛敬，下榻延之同坐，問曰：「先生亦有知算太乙耶？伏請明教。」鷹奉算子，將十六宫位次神將列定，一一不差，利始信服，語及時事，利大悦，以爲如漢高之得陳孺子。鷹熱於逞技，勸黎利起兵，利曰：「現今門下純是武將，勇而無謀，勿可驟動。」鷹曰：「明公四弟，智謀兼備，誰謂無謀？」利曰：「先生何以知之？」鷹曰：「有麝自然香，何必當風立。」利曰：「爲將之道，兵書術數，不可不知，豈有一人而能應萬機之變乎？先生不棄寡弱，煩誨將士，使知得萬一，然後就事未遲。」鷹領命退出。正是：

君臣幸契明良會，將士將歡修進時。

未知退出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黎利清夜得智臣」,「臣」原作「謀」,據甲本、乙本及本回所叙事件改。

〔二〕「山君作祟」,「君」原作「居」,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三〕「此是開國功臣」,「功」原作「公」,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四〕「誠是一帝王之景象」,「誠」原作「成」,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五〕「鷹静坐奥廈有一隙處」,「坐」原作「座」,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奥廈」,甲本、乙本作「室奥」,下同。

第三十八回　設學舍山神報兆　討北寇黎衆乞憐

卻說阮廌退出相地，惟藍山巔可築學舍，回覆黎利，先飭所在修治山上培基，後遍示軍中將士與黎庶，阮廌教習書業。廌出寨，諸將叙面，二更就寢，睡著見一女人懷姙向前嘯曰：「此山係妾所居，請諸將姑緩一旬，致妾臨盆了，然後隨將軍所爲。」阮廌覺來，知是一夢，急整衣出寨〔一〕，則東方已白，自投藍山來，已見民人斬伐樹木，培築平屋。廌問曰：「諸人掃削這山，見何物否？」諸人曰：「伐至山巔中，見有黃蛇有孕，追斬之，只得尾一段耳。」廌默然。時百姓樂黎利之德，修築不日成之〔二〕。

丁酉年明永樂十六年〔三〕。秋七月，廌就設帳，將士朝則來肄業，暮則回守寨，四旁百姓子弟聞有請入學無數，書聲與山聲共響，文陣皆筆陣齊輝。後人有詩云：

霧捲疏簾幾夕陽，依然數響隔宮牆。樹飛弓劍輕千里，花落琴書聚一堂。

筆架高低雲射影，硯池深淺月含光。攀龍附鳳人何在，分付山頭草自香。

有一夕，廌開卷觀看，見紅血一滴墜於紙上，浸了三張，廌愕然逆顧，見黃蛇巨大，卷於樑上〔四〕。廌知是

山神含怒，乃言曰：「我承天子命來此敦書，正是爲國救民，非有心於害汝，汝宜速去，不然，我仗天威除之，勿悔。」言了，蛇俛首而去。鷹自知蛇爲禍不淺，但今日天不與耳，自然安勤攻書法，訓教弟子。數日，黎利臨視，見將士勤於讀書籍，專習典章，依然鄒魯之鄉，欣然反回。適遇黎善，和至城中安歇，善曰：「弟昔往廣威覆觀山水，以爲屯兵之所，再至傘圓，登山觀看時，見吉星來聚於奎，意大兄在家，必得賢士相助，今者何在？」利曰：「不有誰爲賢士？昨見一人，甚聰慧，自稱蕊溪進士阮鷹來投，今使教習將士於山外矣。」善曰：「大兄得之矣。」利曰：「鷹與叔孰賢？」善曰：「鷹天文地理，無所不通，三教九流，無所不學，勝善十倍。善聞名久矣，多番意欲相求〔五〕，固未暇及矣。今復來，大事定矣。」善請出與鷹相見。利曰：「善。」於是至學舍，鷹出門拜揖，請入舍中相叙，會遇畢，善問曰：「諸將學進益否？」鷹曰：「某奉明公之命，幸得諸將通明，不五日，諳閑法術〔六〕，惟段發、范旦爲最。」二人談道多時，同回城中問候。忽見耆老數輩入門拜伏，泣嘯曰：「今北國索民貢獻，有不及者，殺戮甚酷，請黎公起兵討賊，以救生民。」時諸公共會，阮鷹曰：「興兵有名矣，願明公附從民願。」利曰：「不可。」鷹曰：「文臣武將者多，器械兵糧具足，胡爲不可？」善曰：「未得其時。」鷹曰：「明公討賊救民，若待及時，則衆庶糜爛絶滅，所舉者何爲？」段發曰：「從明公者，只圖伐罪救民，幸得寸功，上可以光祖宗〔七〕，下可以顯族黨。若明公不從人願，則人心懈怠，明公誰與共事乎？」言了，又見百姓五隊三羣，皆來哀求起兵，利見臣民共逼，始許允。鷹曰：「天生民有欲，無主則亂，請明公即皇帝位，然後起兵。」利驚曰：「公何出此言？我有何德敢當之！」鷹曰：「天命在人心，人心歸則天命在〔八〕，今天命在明公身上，有云：『天命歸於有德』，若無德，安得人心之所歸？明公欲逃而不能也。」黎利固不聽，拂衣而起，諸將

亦退出。正是：

見識天心歸有德，敢虧人事擅稱尊。

未知退出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急整衣出寨」，「衣」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二〕「修築不日成之」，「不」原作「一」，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三〕「明永樂十六年」，「六」原作「八」，甲本、乙本作「六」。按明永樂十六年爲丁酉，據改。

〔四〕「卷於樑上」，「於」原作「了」，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五〕「多番意欲相求」，「求」原作「投」，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六〕「諳閑法術」，「諳」原作「安」，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七〕「上可以光祖宗」，「宗」原作「尊」，甲本乙本作「宗」。按此爲越南阮朝避諱字，今改正，下同不註。

〔八〕「人心歸則命在」，「在」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第三十九回　阮進士設謀立主　黎太祖即位爲王

卻説諸將勸黎公不聽，各各退去。阮廌心生一計，自以蜂蜜將各古樹塗云：「黎利爲君，阮廌爲臣。」令蜂蟻聚食，脱盡木皮〔一〕，處處皆有，士卒黎庶見之，傳言天書降下，聲入城中。黎利不信，乘月夜帶劍出看，見二人對言曰：「來日我有新天子矣。」一人問曰：「天子爲誰？」一人曰：「爲黎利。」一人曰：「利爲之，天下定矣。」利性多忌好殺，聞得此言，拔劍斬之，見一火光，化爲一寢石而已。返回，見樹間依然八字，自思曰：「天使我也。」還至帳中宴息，來日又見文武羣臣百姓共來固請，利見臣庶交迫，乃言曰：「我安敢爲皇帝？」廌曰：「如是，請明公即王位，以慰民心。」利乃允請，於是臨臣議立爲平定王〔二〕，遣士卒築城於千仞山之南。

戊戌平定元年明永樂十七年〔三〕。春，正月甲寅，羣臣文武登壇，上建五大旗，應五行，中列二十八神炮，象二十八宿，下布八隊兵馬，以象八卦，中間排設香案，各安置畢。阮廌在左，黎善在右，黎石在前，段莽在後，文臣武將環列左右四旁，奉黎利登壇，祝曰：「利爲羣情所迫，擁立爲王，起義興師，吊民伐

罪。伏望皇天后土鑒臨，永錫邦家之福。」祝畢，西向讓三，南向讓再，然後登正位，羣臣皆呼萬歲。起駕還城中，議以黎石爲相國，丁禮爲司徒，黎豸爲司空，段莽爲水步兵馬都督，潘潦爲參議録尚書事，范柳爲左將軍，趙扈爲右將軍，崇光爲前部大將軍，車三爲平寇將軍，阮濟爲威敵將軍，鄧敦爲威遠將軍，范旦爲遊擊將軍，范宴爲都指揮使，杜容、阮産爲勦略將軍，段發爲侍郎兼參賛軍務，丁狗爲轉運使，黎欽爲調撥軍糧，勅黎善爲正軍師，阮廌爲副軍師，各掌軍國事務。善辭曰：「善本大王之弟，豈有專掌兵權，願爲軍中從事足矣，請讓阮軍師兼掌。」阮廌亦固辭，不得，始兼掌正副軍師。諸將大小臣各陞擢畢，復以子麟爲太子，命侍郎段發作論，布告天下，俾各週知。論曰：

天生司牧，相上帝而綏四方；君代天工，首庶務而寧萬國。事非獲已，威則董之，故御龍而解秦苛，劉漢救民生於塗炭；躍馬而除隨虐，李唐蘇衆庶於焦熬。誠有道吊民，無心稱亂者也。我越國天開泰運，地闢離方，賢聖篤生，會合應岐山之鳳；邦家安靖，清平符洛水之龜。五百年民不知兵，億千載國無用戰。蠢兹北寇，侵此南邦，臣子其民，郡縣其地。禮翁義狗，教既絶於四方；劍樹刀山，刑又慘於五虐。法曹争蠹，政深猛虎之殘；猾吏侵漁，民被毒蛇之苦〔四〕；神人共怨，天地不容。朕奮迹藍山，屯居洛水；翼戴協羣僚之誼，位在德元；擁迫均衆志之推，權操誼主。順人心而起義，殲仇方烏合之商郊；龔天罰以平殘，囿兆姓雁安於周宅。夫君民一體，魚鳥同情，鳥思静於飛塵，魚豈安於沸水。凡爾有衆。各體朕心。

增補阮廌《平吴大誥》，有曰：

敗義傷仁，乾坤幾乎欲息；重科厚斂，山澤靡有孑遺。開金場則冒嵐障而斧山淘沙，求明珠

則觸蛟龍而絙腰氽海。擾民設玄鹿之陷阱，殄物織翠禽之網羅。州里之征徭重困，閭閻之杼柚皆空。

又曰：

揭竿之旗，祇禄之徒四集； 投醪饗士，父子之兵一心。

又曰：

蒲藤之雷驅電掣，茶麟之竹破灰飛。飲象而河水乾，磨刀而山石缺。一鼓而鯨刳鱷斷，再鼓而鳥散麏驚。泠溝之血杵漂，江水爲之嗚咽； 丹舍之山尸積，野草爲之班紅。

諭書一下，羣黎百姓，皆悦欣，相謂曰：「黎真人應運而興，我等安於枕席矣。」豪長相率而來朝者無數，羣臣奏議興師，太祖允旨。

春二月黎太祖駕幸洛水設伯祭，親刑白馬，誓師曰：「行兵有法，將識兵情，兵隨將意，見賊勿退，見利勿爭，窮寇勿追，餌兵勿食，勿脅人妻女，勿掠人財貨，勿毀家居，勿犯陵廟。明朝將佐，必獲勿容； 彼若投降，聽其録用； 勿赦有罪，勿殺無辜[五]。一有所違，雖功不宥。」誓畢，命黎善、趙扈、阮濟等調護太子，守六花城，自率三十六將軍、馬兵六萬，隨駕親征。正是：

風隨玉輦笙歌迴，雲擁戎軺劍佩高。

未知親征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脱盡木皮」，「脱」原作「挽」，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二〕「還至帳中宴息……於是臨臣議立平定王」一段原脱，據甲本、乙本補。「也」字，甲本、乙本下有雙行小注「老實已被阮廌賺了」八字。

〔三〕「明永樂十七年」，「七」原作「九」，甲本、乙本作「七」。按明永樂十七年爲戊戌，據改。

〔四〕「民被毒蛇之苦」，「民被」原作「利又」，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五〕「勿赦有罪勿殺無辜」，「罪」字原脱，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補。

第四十回　阮將軍設計下城　蔡降將獻謀傳檄

卻説黎太祖大駕親征，前呼後擁，左護右衛，青羅紅傘〔一〕，黄鉞朱旗，堂堂儀衛，一太平天子也。百姓望其行坐，焚香拜伏，家室漿食，士女玄黄，以迎王師，往來不絶。太祖慰諭遣還，父老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皆遮護滿路，駕不得進。時義安鎮守覘得消息，飛馬告急東都，再飭下州縣，整兵迎敵〔二〕，守令畏太祖聲勢，不敢拒戰。阮廌引兵前進，直抵義安城外二十里下寨，遣徐方入城招降。蔡福集衆商議曰：「黎利勢大，降與戰孰利？」都指揮使曰：「兵未交戰，遽已請降，其有何理！莫若托以請降，觀其虛實，然後定計。」蔡福善其計，令千户李忠和與徐政投南寨來，小卒入報，阮廌喚士卒嘱畢，許李忠入，廌迎接，叙姓名坐定。忠曰：「蔡鎮守來曰請降軍師〔三〕，遣某先往定約。」廌曰：「蔡將軍先來款附，可謂知機之哲矣。」忠曰：「蔡將軍注意於軍師久矣。」廌曰：「唯唯。」忠偷目見將士三五成羣，飲博喧嘩，劍戟縱横，倒棄地下，心自輕之，請告别。廌送出，告曰：「明日請公早來，某當迎候。」忠曰：「諾。」回至城中，將南軍事體説了。朱廣曰：「如此鎮守請降，不爲世人之貽笑乎？來日擊之擒

了〔四〕。」蔡福依計，遣廣以兵數千出擊，自己引兵接應，各分付畢。

且說阮廌送李忠出門返回，潘僚曰：「賊將詐降，軍師不足信。」廌曰：「已知之矣。故令士卒懈怠，使彼心輕，然後用計擒之。」諸將信服。廌喚范柳、范宴、杜容、阮產附耳如此。平明，廌引一支兵馬至城下，遣人嘯蔡福出降〔五〕，城上李忠罵曰：「我鎮守豈有降汝輩乎？汝速討死。」廌激怨，命將士攻城。朱廣開門出戰，潘僚拍馬來迎，鬬四五合，潘僚、阮廌佯敗走，朱廣驅兵趨至南寨前，見一聲炮響，左邊阮產殺出，右邊杜容殺出，將朱廣圍住，背後蔡福諸兵出來，被范宴出兵殺退。福走回本城，見范柳立城上言曰：「今我奉軍師令，已取城了，汝何不來降？」福失驚，下馬請降。阮產、杜容縛朱廣來，阮廌入城，解廣縛，安撫百姓。福遣人報演州太守都指揮使茸聚，鎮定太守丁鑽、邊太守魯貴與千户李忠等各詣軍門投降，惟荼龍太守琴彭不肯受。廌奏捷，太祖率羣臣同至義安，蔡福等出門拜謁，太祖待爲幕賓，朱廣在軍中從事。廌問福曰：「某欲先清化諸城，後及東都，將軍以爲何如〔六〕？」福曰：「清化諸城池山川險固，難於對敵，曷若傳一檄書，彼若受降，不勞一卒，彼若不受，舉兵攻之，正謂兵先聲而後實者也。」廌聽計，草檄發。檄曰：

武庚扇變殷奄，周公奮東征之旅；玁狁整居焦獲，吉甫興北伐之師。敵王愾而心同，與賊生而誓不。廌等恭承王命，肅將天威，桓桓熊虎霜嚴，捧朱旗而直指，矗矗貔貅雲擁，揮白刃以於征。雖黄河之水漳千尋，投鞭可斷；赤縣之金城千里〔七〕，擊楫能清。以至仁伐至不仁，猶秋葉疾風之掃；取大義征大不義，正春花苦雨之摧。其止如山，所臨無敵。爾明寇自都護布按參政，下至巡檢守令弁兵，各自冒身，率同聞命。回心向化，庶無堂燕之災；束手來降，庶免池魚之禍。如其執

迷不順，舞智自神，大將徂征，網一張而盡打，天戈所指，童三尺以無遺。檄到如章，爾皆自勉。軍師兼掌軍國事務阮廌檄。

檄書傳發各道，清化守將羅通激怒大罵，欲引兵迎敵，恐勢弱，不敢出，惟將道路塞絶，堅守而已。檄傳至東都，黄福聞得此事，言曰：「南國人材何其多也，其勢不堪久屈，我等莫能安枕矣！」總兵李彬曰：「奉君之命，重鎮邊陲，豈應坐視鼠輩之辱乎？」黄福曰：「昔張英公累次欲戰之，某想誘彼相投，使爲我用，不意今又起唱亂，不得不除。」黄福此時對不得了。李彬曰：「尚書以事聞，某遣人推之。」乃遣都督朱榮、都指揮陳忠以三萬兵馬往征，御史黄尊載參贊軍務，李彬囑曰：「蠻寇非常，宜謹慎而行。」諸將聽令，即日起程，涉水登山，不厭勞苦。正是：

幾度征塵山色暗，數聲再響水光寒。

未知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青羅紅傘」，「羅」原作「鑼」，據文意改。

〔二〕「時姜安鎮守覘得消息，飛馬告急東都，再飭下州縣，整兵迎敵」，此二十四字原脱，據甲本、乙本改。

〔三〕「蔡鎮守來曰請降軍師」，「蔡」原作「黎」，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下一處同。

〔四〕「來日擊之擒了」，「擒」原作「檎」，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五〕「遣人嘯蔡福出降」，「嘯」字下原衍一「曰」字，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删。

〔六〕「將軍以爲何如」，「軍」原作「士」，據甲本、乙本及上下文改。

〔七〕「赤縣之金城千里」，「城」字原脱，據甲本、乙本補。



下集二十回

第四十一回　攻琴彭軍師勝績　封朱榮太祖敗軍

卻說蔡福見清化守將羅通不肯受降，入奏太祖，將軍擊之，願爲先鋒。太祖請軍師商議，阮廌曰：「某欲先攻清化，後討東都，聞有細作回報：『茶龍守將琴彭擁兵太重，幾欲來攻。』若大駕遠征，彼即乘虛竊發，此時背腹受敵，誰可維持，臣請大隊兵馬，先取茶龍，然後進攻清化未遲〔一〕。」太祖曰：「善。」廌命段莽、潘僚、車三以五千輕騎進發。早有探子入報茶龍城中，琴彭曰：「黎利得蔡犬來降，自爲得意，我誓殺之，不肯降也。」言訖，見小卒入報〔二〕：「賊兵已至界首。」琴彭率指揮何亮、監軍朱並以三千兵出城寨下〔三〕。阮廌亦至，布列陣勢，命潘僚去左邊，沿山埋伏；車三去右邊，沿林埋伏；命段莽挑戰，誘至伏間，舉炮擊出。二人去訖。阮廌與段莽直至北寨前，喚首將答話。琴彭開寨門，立於陣中，左邊何亮，右邊朱並，甚是雄健。廌曰：「我承王命，提兵問罪，守將何不早降？使全三軍性命。」琴彭曰：「爾是蠻狗，敢自稱王，我特斬爾首耳，豈有降爾？」廌佯怒，使段莽戰，兩邊鼓角齊鳴，戰五六合，莽佯走。彭已知其詐，不趨，莽回馬罵曰：「汝死何不追殺？」彭曰：「豈不知狗用計，誘至險中，伏兵

攻之。」鷹罵彭説破，令人招潘僚、車三引兵搜來，左右露戰，再使莽鳴鼓挑戰。琴彭拍馬舞刀來迎，鬭百餘合，不分勝負，忽見江邊潘僚引兵殺入，何亮挺鎗拒戰，右邊車三殺入，朱並提刀出敵，六將嘯殺喧天，喊聲震地。這何亮安能抵得潘僚，被一刀斬於馬下，朱並與車三戀戰，精神加倍，車三心生一計，撥馬佯走，朱並趨來，車三按劍取弓，插箭射去，中朱並馬眼，馬痛嘶奔，朱並落下，被南軍生獲。二人趨入，琴彭抵敵不得三人，撥馬走回城中，拽起吊橋，堅閉不出。鷹令軍負土填濠，以雲梯附而登〔四〕，城上琴彭令炮馬石擊下，雲梯斷絶，升之不得。鷹令掘坎穿入城中，琴彭令將士鑿濠於城内，軍不得入，連三四日，攻打不下。鷹乘馬繞城遍觀，回寨，喚段莽囑曰：「公以一千兵往西門埋伏，見東門火起，以雲梯登城攻之。」莽去訖。再命潘僚、車三引兵伐柴斬草，堆積東門，向入城中，佯爲焚城。琴彭在敵樓上望見，令將士曰：「東門城郭稍裂，賊今積草焚城〔五〕，汝等最爲謹守，係見火起，急來救應。」琴彭令士卒急汲水貯東門内，至三更時，鷹令潘僚放火焚柴，火光衝天〔六〕，琴彭率將士來救。西門虛空，段莽遣軍附梯登城，殺入城中，軍士嘯曰：「城内已得。」琴彭失驚，被莽一鎗刺死，殺散北兵，開出城門，放下吊橋，阮鷹麾兵直入，嘯曰：「軍士降者免斬。」北兵請降，得六千人。直至天明，茶龍州定，鷹出安撫百姓。忽見一陣旋風，將黃旗吹倒，鷹袖一課，吃驚，喚段莽告曰：「大王被矣。公立即引一千兵倍道出演州〔七〕，保護大王。」段莽聽命去訖。

卻説太祖命鷹將兵攻茶龍時，因聚衆計事，忽有哨馬回報：「北將朱榮彌山遍野而來，今已近抵冷水溪矣。」侍郎段發聞報，回前奏曰：「臣願引兵拒敵。」太祖曰：「賊勢大，卿守城，朕自當之。」乃遣范柳、范宴、農文歷以兵一萬隨征，諸將聽令。扈啓行。段發率文武送出門外，返回，自思曰：「王上輕敵，

恐或有失。」即唤阮産、杜容謂曰:「公以二千輕騎搜出演州後道,接應大王。」二人聽令亦去。太祖引兵至黄梅,聞北兵已至竹垣,乃命范柳屯於左、范宴屯於右,自駐蹕於中以拒敵。會朱榮遣人細作探,見太祖分兵三屯於黄梅,榮命御史黄尊載引兵挑戰,陳忠以一萬兵搜至左邊〔八〕,攻左屯,自引一萬兵至右邊,攻右屯。分付已畢,將兵前進,至黄梅,太祖命督戰鄧愛出戰,愛領命,直出嘯曰:「汝何敢抗拒天兵?」尊載曰:「我來取汝等首級。」愛大怒,挺兵衝戰,鬭至二十合,愛敗走,尊載趨來,太祖以旗招左右接應。范柳殺出,被陳忠從左邊趨來,柳兵交戰,范宴復從右邊殺出,復被朱榮搜後來戰,宴回兵拒敵,背後尊載殺來,措手不及,被朱榮活捉。尊載乘勝麾軍趨殺,范柳敗走,農文歷提刀來迎,朱榮、陳忠、尊載三面夾擊,文歷抵戰不住撥馬便走,太祖獨力不支,棄輿乘馬奔走。朱榮衝殺,斬數百人,打發陳忠調宴回交趾斬訖,與尊載合兵追趨。太祖走至蓬渡,望後見塵土衝天,失驚,嘆曰:「前有阻水,後有追兵,今日休矣。」言了,見北兵追急,乃沿江望北而走,忽見一支兵馬,如追風而來,前面一員大將高聲嘯曰:「主上有喜,段莽奉軍師令,特來接應主上,請主上行。」太祖大喜,縱馬放過。背後朱榮殺來,段莽挺兵出戰,兩邊嘯殺喧天〔九〕,不分勝負。忽見北兵陣後紛紛散出去,杜容、阮産引兵殺入,朱榮、尊載失驚,敗走。段莽、阮産、杜容殺得北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三人合兵齊進。朱榮至五十里不及,返回。范柳、文歷亦至,保護太祖歸義安。正是:

臣子盡忠圖報國,聖王多難始興邦。

未知歸義安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然後進攻清化未遲」，「後」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二〕「見小卒入報」，「卒」原作「車」，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三〕「監軍朱並以三千兵出城寨下」，「並」原作「益」，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四〕「以雲梯附而登」，「登」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改。「附」字，甲本作「負城」二字。

〔五〕「琴彭在敵樓上望見令將士曰東門城郭稍裂賊令積草焚城」二十四字原脱，據甲本補。

〔六〕「鳶令潘僚放火焚柴火光衝天」，原作「起急來救應」，係串上行而誤，據甲本改。

〔七〕「公立即引一千兵倍道出演州」，「引」甲本作「以」。「倍」字原作「培」，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八〕「陳忠以一萬兵搜至左邊」，「以」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至」字，甲本作「出」。

〔九〕「兩邊嘯殺喧天」，「兩」原作「西」，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第四十二回　阮廌謀襲臨洮城　農曆智取端雄府

卻説朱榮、尊載敗走回清化，羅通出接，收兵散失八千人。然前得一勝，生擒范宴，捷報東都。李彬大喜，請就交趾戮宴以狥衆，乃自親往交趾。陳忠曰：「范宴勇士，姑舍用之〔一〕。」宴大駡曰：「我黎朝臣子，恨不得殺汝以謝交人，豈有至汝輩大用乎？」李彬大怒，自拔劍來斬，宴至死，駡不絶口。時人有詩吊云：

牙旗風落影沉沉，血濺征袍駡不禁。只爲事君無二用，死生驚懼付無心。

李彬斬了，回城中，激勵士卒，早有凶信報入義安。太祖聞之，放聲大哭，令軍中設祭〔二〕，御親臨奠，哭甚哀，將士皆爲涕泣。祭畢，阮廌亦班還，太祖議興兵報讎。阮廌曰：「清化諸郡未下，請引兵攻之。」蔡福曰：「羅通恃險，不肯臣服，今又得朱榮、尊載自衛，謀圖固守，難於戰鬬。臣請先襲交趾，後攻東都，則清化不攻而自破矣。且清化乃大王湯沐之地，不可交兵，恐傷和氣。」太祖曰：「蔡將軍言是也，出攻交趾，斬李彬之頭，以雪朕恨。」即命軍師阮廌、參議潘僚、大將軍農文歷、平寇將軍車三、威敵將

軍阮濟以二萬攻交趾。

己亥二年明永樂十八年〔三〕。春二月，阮鷹引兵由五嶺進發，旌旗遍地，戈甲連天，所到郡縣，望風遁走。軍至回湖，被大江隔阻，鷹命屯駐，分派軍士撥取船隻，結造浮橋，以候濟師。時有臨洮守將梁成諜得，聚衆商議，參將蘇康曰：「此城是交趾後障，賊不先攻交趾而先攻此城，最爲上策。倘有疏虞，則交趾難保，兹承初來，半渡擊之，以挫其鋭。」梁成依計而行，令蘇康引兵出擊，自隨後接應。康聽令，進至江邊候敵。鷹望見江岸有備，喚潘僚告：「公以一千兵由林中而行，出下流，候昏夜，撥船渡江，搜至臨洮左邊埋伏；車三以一千兵向上流暗渡，搜至右邊埋伏，望見江中火號，將城襲之。」二將去訖，鷹再令軍士束草爲人，手持竹沙，列在船筏四旁。至三更夜分，每船筏各四人，二人執燭，二人舉棹在船，大兵隨後，唱鼓喊聲，麾軍更渡，北兵望江中燭影齊明〔四〕，人聲共響，如千萬雄兵追步，夜間不知所措。蘇康急遣人回招梁成，一面令士卒弓弩齊發，射下半晌，矢鏢俱盡。只見南軍鼓喊喧天〔五〕，逼近北岸，農文歷提刀躍上，蘇康挺鎗將文歷圍住，麾軍大進，阮濟捧開大刀飛身直上，殺入重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望蘇康刀，分爲兩段，北兵敗走。梁成引兵接應，至途中，知蘇康已失，走回至城外，見城上火燭輝煌，盡是南軍旗號，一人嘯曰：「大將軍僚三取了城矣，何不早降？」梁成失驚，沿城外而走，背後文歷趨來，斬梁成於馬下。平明，鷹引兵入城，百姓伏道拜謁，鷹慰諭畢〔六〕，就堂中，見美女三十餘人，乃是梁成脅取民女，充爲已有，鷹令放出，復命潘僚、車三引兵四出，平諸郡縣。數日，僚遣人回報：「諸郡各已先遁，不勞費力，惟端雄守將謝光擁兵甚衆，不肯臣服。」阮鷹曰：「誰人敢出破敵？」農文歷請往，鷹曰：「謝光兼人之勇，將軍當不得也，除非段發不得。」歷曰：「軍師何長他人之鋭氣，滅自已之威

風。某去，若不勝，請甘軍令！」鷹曰：「既如此，我許三千勁卒，酙酌而行，慎勿有誤。」歷押下軍令，引兵進去。時端雄百姓有人諜得，奔告守將謝光。光曰：「賊恃强，不思後患，至則死矣。」乃遣偏將梅德將兵於城後山頭屯駐，令監軍劉垂以三百勁兵往臨川埋伏，賊至擊之，先奪其氣。二人去了，自整兵環列城府守護〔七〕。農文歷軍至扶寧，見山林險惡，不敢驟進，即喚土人問路。時土人吳迥恨謝光逼取其女，告曰：「此道臨川有伏兵，將軍破之，方可得行。」文歷命吳迥向道〔八〕，令指揮鄧法將兵取道前去。歷分付士卒直夜追至臨川，見炮響一聲，伏兵齊起，當頭乃劉垂，歷挺鎗來迎，與劉垂鬭二十合，後面鄧法分兵圍住，殺入刺死劉垂，北兵退走不得，盡請降。歷曰：「汝引我兵詐回取城，免斬。」北兵聽命。歷自縛一小卒，使北兵先行，南軍隨後，回至端雄右門，嘯曰：「小將已捉了賊將解回。」城上士卒秉燭燃之，見的是己兵，再有囚犯，遂開門。文歷揮兵擁入，殺起，謝光知變，開前門走出，背後文歷趨來，北兵背水溺死無算。謝光勢逼，自投於玉燭江口，亦溺。山上梅德引兵下救，被鄧法一刀斬了，諸軍盡散。吳迥從軍嚮道突入城，救得女子，出門返回。文歷克端雄，平明，遣鄧法往諸縣招降，諸縣令聞端雄失守，皆詣軍門請降。歷留軍與鄧法守端雄，自引各縣令回臨洮，阮鷹出接應，言曰：「將軍何成功之速耶！」歷曰：「非有軍師之激，未必可勝。」鷹大笑，共入城中，諸縣令俱入拜謁〔九〕，鷹乘制喚給憑篆，許回原蒞，諸令領命去訖。阮鷹欲議攻交趾，忽有哨馬回報：「宣光諸州盜賊大起，請軍師舉兵除之。」鷹即報捷，疏奏朝廷，請差段發出攻交趾，自是引兵平宣化〔一〇〕。正是：

悠悠人事無常定，擬備瀟湘反向秦。

未知此回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姑舍用之」，「之」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二〕「令軍中設祭」，「中」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三〕「明永樂十八年」，「八」原作「九」，甲本作「八」。按明永樂十八年爲己亥，據改。
〔四〕「北兵望江中燭影齊明」，「兵」原作「方」，「明」字原作「鳴」，均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五〕「只見南軍鼓喊喧天」，「軍」原作「天」，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六〕「鷹慰諭畢」，「諭」原作「誘」，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七〕「自整兵環列城府守護」，「兵」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八〕「文歷命吴迴向道」，「命吴迴」三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九〕「諸縣令俱入拜謁」，「令」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一〇〕「自是引兵平宣化」，「是」甲本無。「化」原作「光」，據甲本及下回改，下同不注。

第四十三回　王守將交還宣化　段侍郎攻下國威

卻説宣化守將王玉聞得阮膺攻下諸郡，大怒，欲舉兵收復故地〔一〕，哨馬回報，阮膺疏奏，命車三守臨洮，自驅兵至宣化界首，見王玉布立屯寨，守備甚嚴。膺遣阮濟引兵挑戰，王玉飛馬出陣前嘯曰：「汝貪得無厭，犯吾境界，欲討死乎？」濟不答，挺鎗來迎，玉提刀出戰，兩馬交鋒，至五十合，勝負未分。膺鳴金收軍，濟退回本陣，問曰：「某未輸了，軍師何故收軍？」膺曰：「我觀王玉劍法諳閑，當以計取，不可以力勝。」乃喚諸將授計前去。來日，令農文歷復出嘯曰：「我奉軍師令，來取汝首級，汝敢戰麽？」王玉激怒，挺刀出戰，二人鬬六七合，歷撥馬走，玉嘯曰：「犬犬不大言乎？」歷輪刀復戰〔二〕，至三四合，復走。玉趨來，歷顧回言：「汝敢來此，我即碎汝首領。」玉盛怒，俛首而追，至赤土山上，不見文歷，聞一聲炮響，駐馬立看，山頭閃出一人〔三〕，言：「軍師在此，何不早降？」玉顧山脚左右，不見一人，即麾軍殺上山來，膺令弓射下，玉三四次欲上不得，軍士困倦。膺舉旗一招〔四〕，左邊阮濟殺來，右邊潘僚殺來，玉左遮右擁〔五〕，精神益倍； 文歷在山上張弓插箭，望王玉一射，中頭上金盔，翻身落馬，被潘

僚活捉，北兵走散。膺下山回寨，軍士調王玉至，膺親引其縛，言曰：「將軍不聽，必至於此。」玉曰：「人力若盡，必歸於天；烏未遇弓，何驚曲木？」膺見言詞慷慨，推之同坐，命取酒壓驚。玉不飲，阮膺引回城中，交還兵糧器械等物告別。膺固留，玉不止，自懷憑敕印篆投東都去了。膺得宣化，停留鎮撫百姓，遣人回聽交趾消息。

卻說黎太祖在義安見阮膺疏奏，命段發、范旦、杜容、阮產以六千精兵出攻交趾，段發等欽命，引兵先發。先是交趾守將左參政馮貴、右參政侯保知臨洮失守〔六〕，即遣飛騎回報東都，李彬、黃福遣人就清化召朱榮、尊載急回禦敵，榮等得驛書急引兵回交趾。時則北河諸郡盡失，榮遣馮貴守多邦，拒臨洮之兵；命侯保守三帶，拒宣化之面；指揮陳弘守國威，拒內道之兵。段發倍道引兵潛出國威府，時指揮陳弘與太守何志不意，無有防備，段發卒出，二人引兵出迎，士卒驚恐，不敢出戰。發揮軍直入，陳弘敗走，背後范旦趨來，張弓一射，中腦後〔七〕，弘落馬，何志被杜容所殺，四人合力追趨，克國威府，北兵敗回。尊載驚曰：「兵如從天而下。」即遣朱榮禦諸險要，以俟奏聞。朱榮疑事在，尊載自思曰：「連年征伐不休，實由官吏激成禍亂。」自上言曰：「交趾人民新入圖版，勞來安集，尤在得人。前則馬騏索貢擾民，故二三年間叛者四五起，而黎利兄弟最劇，後則官多兩廣、雲南貢舉，未歷國宇，遽授遠方，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知律意，若俟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致仕二年以上者，巡按御史及布政二司嚴加考覈，上其廉汙能否，以憑黜陟。」疏奏，成祖允旨，遣使往安南宣諭百姓，痛責官吏，再敕封豐成侯李彬曰：「叛寇黎利、阮膺、潘僚、車三、農文歷等，迄今未獲，宜盡心疇畫方略，早滅此賊。」

庚子三年明永樂十九年〔八〕。夏五月，明使奉詔至安南，黃福、李彬迎入宮中，拜領開看，忽有三帶守將

侯保飛報黎賊攻打甚急，請總兵救應。正是：

宫中雲會承天詔，門外風傳報戰書。

未知請救如何，且看下文便解。

【校勘記】

〔一〕「欲舉兵收復故地」，「地」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二〕「壓輪刀復戰」，「輪」原作「輸」，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三〕「山頭閃出一人」，「閃」原作「悶」，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四〕「鷹舉旗一招」，「鷹」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五〕「玉左遮右擁」，「左」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六〕「右參政侯保知臨洮失守」，「侯」原作「候」，據諸本改。

〔七〕「中腦後」，「腦」原作「惱」，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八〕「明永樂十九年」，「十九」二字，原作「二十」，甲本作「十九」。按明永樂十九年爲庚子，據改。



第四十四回 驅多邦馮貴殞命 守三帶侯保捐身

却説段發下了國威，欲引兵襲交趾，被朱榮將大兵拒險，不得與戰，凡二閱月。發見戰不成功，命范旦守國威，自驅兵往傘圓山出攻多邦。時多邦守將乃胡廣武陵人馮貴，舉進士，爲給事中，陞交趾參政，能撫集流民，歸附者衆，募得土人二萬餘，皆勁勇習戰，後中官馬騏疾之，奪其土人。及段發來攻，貴告急請兵。馬騏惟許數萬羸卒來附，貴引兵出門外布陣。段莽令杜容挑戰，容進至陣前言曰：「大將至此，何不來降！」貴曰：「我是天朝臣子，名教中人，只爲許遠、張巡，豈爲李陵、衛律，爲顔常山舌，爲嚴將軍頭，此是丈夫素志，誨汝知之。」容曰：「公既中朝科榜，豈不知順逆之理〔一〕？且張輔、黄福狼子野心，托名救弱興衰，實則占州割郡，荼毒黎庶，膾炙生靈。我奉天威，掃除逆黨，公宜速去，回覆明君，俯首來投，以免一邦屠戮；不然，則大兵所至，玉石俱焚，無悔。」貴大怒，提刀來迎，容不忍交戰，揮兵趨來，將馮貴圍住〔二〕，貴左衝右突，力竭，乃拔劍自刎而死。發惜其忠義，令將士取棺槨葬於青梅中區。至太祖得國，封爲吴王，使立廟於所在，命民四時享祭。時人有詩吊云：

此地曾經百戰功，鑿鷗倚馬幾英雄。可憐無主埋邊骨，北將諸臣亦夢中。

段發下多邦了，遣軍入城屯駐。忽見阮膺馳檄回報：「整兵拒江邊，臨期往攻三帶。」段發得令，引兵應接。卻說阮膺平宣化之時，被儂人反覆無常，故停留二三月間，撫戢方定，然後順流下攻三帶。時三帶守將乃真定贊皇人侯保〔三〕，由國子生知廣城縣，有善政，明初設交趾郡縣時，擇人撫治，陞交州知府，遷參政。朱榮命守三帶，保飭民兵，築屯於要害禦之。阮膺進至底江，見南岸寨柵相連，欲渡不得，密報段發佯爲造浮橋渡江來攻，侯保盡撥所在沿江防護，李彬亦引兵至，其勢太盛，兩邊相持二旬日，膺告諸將曰：「逆賊如斯，豈應坐視？來日布陣水戰而上。」諸將整頓船隻。平明，擂鼓三通，炮發一響，麾軍直渡。李彬引兵遍江拒戰，北寇在陸，南兵在水，戈戰之所不及〔四〕，彬令弓弩射下，南兵走不得上。此時阮膺坐在船頭視戰，被流矢中頂上，落下船來，諸將救起，幸得矢粘巾外〔五〕，無恙。膺令鳴金收軍回，喚諸將授計，令軍中宣言軍師被流矢歸神，舉哀發喪，遣農文歷分兵伏於左右，今夜賊必來劫寨，舉號擊之，自與阮濟下舟引兵出去，軍士聽令，建一白旛，軍皆素服。早有流言報入城中，李彬曰：「賊中矢時，我躍下殺之，爲舟隔地遠，故捉不得〔六〕，今賊已死，夜來劫寨，斬尸首將回，梟於東都，以償昔日諸城之失。」即飭三帶首將侯保將兵應候，不半晌，侯保至，彬曰：「公今夜引兵來奪阮膺之尸，我隨後接應。」侯保曰：「賊將多詐，不足深信。」彬曰：「真斃了，何不爲信？」侯保再三勸諫，李彬勵聲叱曰：「汝與賊通謀，不然，何以推諉？」保不得已，至二更時分，人啣枚〔七〕，馬去鈴，放下浮橋，渡過抵江，進至立石，透入南寨，不見一人，吃驚欲退，忽聞一聲炮響，文歷麾軍殺出，保左衝右突力竭，被一刀斬了。阮膺聞得炮聲，命阮濟渡浮橋嘯曰：「請李將軍將兵應接，侯保將兵來，爲被堅守，奪之未得。」李彬聞言，

即引兵渡江來，廌令濟殺上北寨，將橋斬絶，李彬至半途，見殘卒敗回，言：「中賊計，侯保已死了。」彬失驚退走，背後文歷趨來，彬走至江邊，浮橋已斷，奪路望北而走，北兵皆水死者無算。歷尋不見李彬，反回，阮濟放舟渡文歷〔八〕，平明，進克三帶州。正是：

無計李彬能不死，有謀侯保更捐生。

未知克三帶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豈不知順逆之理」，「理」原作「瑞」，據甲本及上下文改。甲本並「理」字下有一「乎」字。

〔二〕「將馮貴圍住」，此五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三〕「時三帶守將乃真定贊皇人侯保」，「時三帶」三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四〕「戈戰之所不及」，「戰」甲本作「戟」。「所」，原作「時」，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五〕「幸得矢粘巾外」，「巾」原作「中」，據文意改。

〔六〕「故促不得」，「捉」原作「促」，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七〕「人啣枚」，「人」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八〕「阮濟放舟渡文歷」，「渡」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第四十五回 國威軍艾麥成功 諒山戍採薪失守

卻説阮廌克三帶州，分兵招撫各縣，遣阮濟搜捕李彬。時李彬大敗，只得單騎遁走，披草穿山，行甚辛苦，及至東都，已幾旬月，恨悔不已，轉念曰：「皇上敕下討賊，反至失軍折將，而糧餉所費者多，不成甚事〔一〕。」幸得先是上言：「交趾地甚荒遠，不通餽運，乞依各都司衛所例，分軍屯田，以供糧餉，度地險易屯守征調之多寡。」成祖從之。彬乃令各司占守慈廉、福壽等處肥田，奪其牛牢，分人耕種。至此，見田禾甚茂，心中甚安。

辛丑明永樂二十年〔二〕。夏四月，段發駐在國威，久不得戰，糧運煩數，乃遍飭諸將，以民兵四千人，整備刀鎌繩索，及時艾麥。諸將問曰：「何麥可艾？」發曰：「賊將占奪民田，種稼麥菽，不穫何置？」諸將領命整備訖。發曰：「杜容以一千兵出富壽縣，尋處埋伏，拒前面救兵，阮産以一千兵出慈廉縣埋伏，截後面救兵。」二人領命，清夜前去。發引四千兵霄行，平明，到處麾軍盡穫。北兵見之，呼喚連天，發令盡縛。穫至午時，富壽縣令尹文職知之，引兵來迎，方出三度外，杜容起兵殺出，將文職圍住，職衝突

不得，被擒。敗兵奔來慈廉告急，慈廉令王調失驚，率軍來戰，軍至方溪，阮產伏兵殺起，生擒王調，軍士走散，二人解職調就田間。日暮，發遣諸將載麥返回，令使人以黑灰塗職、調面上斥去。職、調奔來交趾，嘯曰：「賊將盡穫官麥，將回國威去了。」朱榮大怒曰：「鼠輩怎敢如此！」即令陳忠以二千輕騎來劫國威，先斬蠻賊首，後奪麥取回。陳忠辭難，榮曰：「賊今得志，必不防備，擊之必勝，儞先去，我隨後接應。」忠聽令引兵去。時段發得麥無數，遣民兵將入寨蹂踏，再令杜容、阮產分兵伏於府城左右，以候迎敵。容問曰：「無事何以伏兵爲？」發曰：「我斥去縣令，必奔交趾告急，朱榮性急，耐不得，意以我不防備，今夜乘虛來劫我寨，决然矣。」二人信服，引兵去。至三更時分，陳忠引兵奔來，殺入城中，不見動静，驚訝欲去，忽聞鼓聲震鳴，左右杜容、阮產殺來，將陳忠圍住，忠冒死殺開一條血路出走，遇朱榮言中計〔三〕，榮激怒曰：「回兵殺之。」言未了，忽見一聲炮響，段發驅兵殺入，榮、忠敗走。發殺北兵抛棄衣甲無算，段發命士卒收拾衣甲器械將回，則東方始白矣。乃遣打點械杖，得三千餘，麥糧得萬餘斛，令范旦搬回義安，一面差人報三帶軍師知會。時阮廌安集州縣已定，見段發書報甚喜，與諸將言曰：「段侍郎其功甚大，我等豈可讓乎？莫若因州縣稍平，引兵攻諒山府，盡去羽翼，然後再圖中州，方可成算。」文歷曰：「軍師言是也。」廌命阮濟守三帶，自引兵望諒山進發。時諒山守將易光見南兵進至，即將門堅閉防守。阮廌令將士攻打不下，再使軍士百般辱罵，易光在城上亦命軍士痛罵，一連三四日，兩邊角口，自寅至酉而回，廌復遣兵圍城攻打，三日不克。廌登山見一古樹，緣上望入城中，見軍士東投西走，拔草折柴，心知城中柴草俱盡，回寨中，唤諸將授計，拔寨退去。易光在敵樓上觀望，不見南軍動静，即令人開門出看探，無有蹤迹，回報，光許軍士出城採薪。忽南軍大至，北兵驚恐，奔入城中。此時廌已

遣文歷裝作樵夫，混與北兵入城了，自分兵攻打四面。易光整兵登城守護，適後文歷一刀斬了，連殺五六人，北兵走散。歷嘯曰：「易光抗拒王師，吾已斬了，諸軍降者免斬。」士卒請降。阮廌入城，北兵奔來拜伏，請回東都，廌斥去。正是：

一將含冤空死去，三軍抱痛得生還。

未知北兵回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而糧餉所費者多不成甚事」，「不成甚事」四字原脱，據甲本補。

〔二〕「明永樂二十年」，「十」後原衍一「一」字，按明永樂二十年方爲辛丑，據改。

〔三〕「遇朱榮言中計」，「遇」字上原衍一「發」字，據甲本及上下文删。

第四十六回　李彬上疏欺成祖　范旦决水浸北兵

卻說李彬在東都，先見朱榮申報屯田之麥盡失，後見諒山敗兵回言守將易光陣死，大驚，自思曰：「今身爲鎮守，不措得一籌，失了許多城池，損了無數將校，咎將誰歸？」心生一計，上疏瞞過成祖曰：「今黎利等奔老撾，遣人來降，臣不敢許，進兵討捕。老撾輒遣頭目覽者郎阻天兵勿入境，自謂發兵繫利送軍中，久之，竟不獲。伏望陛下大赦，俾得改過自新。」疏奏，成祖以爲老撾匿賊持兩端，詔黄福遣頭目京詰之。老撾得詔，遣使奉表叙畢。成祖知李彬欺罔，尋還待罪，以榮昌伯陳智代領鎮守。

壬寅四年明永樂二十一年(一)。春二月(二)，成祖崩，仁宗即位，大赦改元。先遣使告訃安南，後敕黎利爲清化知府，其徒隨次陞擢，命内官山春奉詔往安南諭利等。時山春未至，訃音先至，陳智會諸將設祭發喪。先是，朱榮得信李彬詭言黎利敗走，至是，朱榮來助祭畢，言曰：「某聞黎自老撾還寧化州，僞求降不出，總兵以爲何如？」陳智曰：「公何愚之甚！利若果走，何將士日敗，城郭日薄，緩而不除，禍將至矣！」智因聚商議曰：「利今居在義安，其將士盡出在外，宜令人協與羅通攻利，利若失，則諸將易破

矣。」保定侯孟英曰：「總兵之計最善。」乃命都司都督方政、昌江衛指揮伍雲以兵一萬，兼督諸兵討之，方政聽令引兵去訖。時太祖在義安，命諸將出攻外城，多得捷音。又得段發獲糧萬斛運回，兵糧備具，心中稍安。忽有哨馬回報：「北寇都督方政引兵犯境，漸進近界首，請陛下遣將禦之。」太祖與羣臣言曰：「賊今久不見來，被我將佐攻之甚急，今又引兵至，此意欲先治其本而後攻其末也，誰人敢出戰〔三〕。」段莽向前再拜請行，太祖允請〔四〕，敕段莽、范柳、范旦以五千兵迎敵，莽等拜謝，引兵進至茶龍州。此時方政設立寨柵已定，會天雨久不止，段莽分兵布寨，聚衆將議曰：「賊屯堅固，勢亦難通，諸公以爲何如？」范旦曰：「試令柳將軍挑戰，觀其强弱如何，然後定計。」乃令范柳先出，柳引兵向前嘯曰：「賊輩欲死，速出與我交鋒。」方政令指揮伍雲出戰，兩邊鼓角齊鳴，戰至五十合，未分勝負，范旦鳴金收軍，柳退回本陣。旦曰：「伍雲驍勇好戰，來日用計勝之。」莽曰：「有何計策？」旦曰：「我移營駐於山脚，遣人往各下道，將各溪澗壅絶，來日賊營泥濘，引兵擊之，必獲全勝。」莽聽其計，令人去訖，旦再遣軍士伐竹結筏。平明，范柳搜出於左，范旦搜出於右，段莽居中，鼓噪大進。此時北兵駐於卑濕之地，見水漲大至，浹盡北寨，水深三尺，軍士奔走不定，各皆掘土拒築扞水。卒然南兵大至，伍雲失驚〔五〕，捧方天太畫戟涉水來迎，段莽揮軍乘筏殺來，伍雲抵敵不得，被段莽一刺落，死於水中，士卒散走。范旦、范柳驅軍左右殺至，將北寨圍住，方政大懼，便以追風馬開後躍水快走得脱，段莽殺得北兵七千人，即令往决壅水，水盡涸，三人收拾戈甲，將北兵陣死投於江中，使流出大江放去。正是：

南將紅旗懸嶺首，北兵白骨葬江心。

未知放去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明永樂二十一年」，「二十一」原作「二十二」，甲本作「二十」。按壬寅年爲明永樂二十一年，二本皆誤，今改之。

〔二〕「春二月」，此三字原脱，據甲本補。

〔三〕「誰人敢出戰」，「敢」字上原衍一「聽」字，據甲本及上下文刪。

〔四〕「太祖允請」，「祖允請」三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五〕「伍雲失驚」，「失」原作「來」，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第四十七回　報父讎五虎起兵　討國賊一龍命駕

卻說方政失利，走回清化，遣人申報東都。陳智驚曰：「賊何弄虐如此，誰人爲我除之？」時有伍雲子伍月，爲牙將軍，聞父陣死，放聲大哭，向前嘯曰：「臣請以死國，報父之讎。」會有前茶龍守將琴彭子琴克、諒山守將易光子易明、俟保子俟立、馮貴子馮諫，此四人，其父俱以陣亡，各襲封爲校尉，見伍月痛哭，觸起孝心，舉聲大哭，亦請報讎。陳智憐之，權給五虎將軍，令陳忠監護，以六萬精兵進勦。五將領命，盡令軍士舉白旗素服，陳忠出征。時陳智有兩獒犬，高四尺，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人，異於常犬，以許陳忠，囑曰：「汝將此犬獵得黎利而還。」陳忠聽令，望清化進發，至靜嘉府，羅通、方政亦引兵來會，軍勢大振。時段莽先勝茶龍州，後引兵屯於竹垣，覘得北兵消息，急飛馬奔報義安。太祖會羣臣曰：「賊兵勢盛，朕宜親征，不然，諸將難敵。」司徒丁禮奏曰：「賊雖强梗，宜遣一大將征之，陛下不必勤勞聖駕。」太祖曰：「諸將恐難敵手。」禮曰〔一〕：「請召黎四公來，賊敗必矣。」太祖曰：「黎善守六花城，不可輕去。且前善不肯受職，今安肯行。朕往一番，掃除妖孽，諸公勿阻。」丁禮不敢復言。太祖命

丁禮、黎豸守城，遣都督黃義、參軍陳理以五千兵扈駕進往，軍士至黃梅，段莽率將士迎接，至於竹垣。太祖命陳理引兵前往，伐竹造棧橋，以俟兵渡冷水溪，出攻清化； 命黃義爲前部，段莽爲左右護衛，范旦爲後部，范柳爲中部，四更造飯起兵，諸將聽令去訖。

卻說黎善在六花城，有日登山觀覽，望見一陣殺氣，飛來飛去於清化、善安間； 又有一朵慶雲，如一條龍悠揚奔走不定。善疑之，自袖奇門一課，急下山，喚趙扈、崇光告曰：「汝將二千精兵，一則搜冷水溪上，逾白藤林靜伏； 一則搜出下流埋伏，見賊至，起兵殺之，以救大王。」二人領命〔二〕，倍道出去，心尚不信，及至伊處，密令細作，回報北兵屯靜嘉，大王屯竹垣，來日進兵。二人驚曰：「相公真神人也！明見萬里之外。」扈、光各去埋伏。時太祖屯竹垣〔三〕，至五更，發一聲炮響，麾兵出渡。忽有哨馬報入靜嘉，陳忠令羅通、方政守城，自分兵五道進發。太祖方渡兵至科場，撞遇北兵，兩邊更不打話〔四〕，各麾軍交戰，嘯殺喧天。伍月挺兵當先，軍皆殊死，黃義力敵不住，敗走。伍月趨來，太祖令指揮胡重出戰，被伍月一鎗刺死。段莽提刀趨來，伍月未及措手，被段莽一刀斫爲兩段。失一虎。陳忠見伍月已死，大驅兵殺來，於是琴克、易明、馮諫、侯立四將殺來〔五〕，段莽敵不得，撥馬敗走，四人殺南兵三絕五斷，將太祖圍住。太祖惟存三百餘卒，衝突不得出，范柳引兵殺入，被陳忠截住衝殺，柳敗走。後部范旦張弓插箭，射死數十人，救出太祖。背後琴克趨來，旦挽弓射中窩心，克翻身落馬，失二虎。旦落荒便走。正是〔六〕：

隻箭縱橫誅逆賊，一身奔走救君王。

未知奔走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賊難强梗宜遣一大將征之陛下不必勤勞聖駕太祖曰諸將恐難敵手禮曰」，此三十字原脱，據甲本補。

〔二〕「二人領命」，「二」原作「一」，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三〕「北兵屯静嘉……太祖屯竹垣」，「屯静嘉」至「太祖」共三十七字原脱，據甲本補。

〔四〕「兩邊更不打話」，「不」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打」，甲本作「訂」。

〔五〕「於是琴克易明馮諫便立四將殺來」，「是」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六〕「正是」，「是」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第四十八回　隱白藤黎兵神助[一]　背冷水明將天亡

卻説范旦救得黎太祖，太祖奪路，和段莽、黎來，至途中，見一美女被北兵所脅，横死於道。太祖嘆曰：「爲朕一人，致百姓殘酷。」自停住，掘土埋之[二]。方畢，已見陳忠擁兵大來。先是，趙虘將兵伏於冷水溪上，因戲作藩籬，絶上流以伺魚，爲此溪水盡涸。太祖走至過渡，黎來斷後，將棧橋斷截，北兵追逼，黎來措手不及，被陳忠斬了，再提兵追趨。太祖奔走困倦，行不止，謂段莽曰：「力竭矣，爲朕一身，致使諸將辛苦。」言了，見二三小卒奔走來告曰：「黎被陳忠所殺。」大王聞之大哭，昏絶於地，欲自刎，段莽勸强行，太祖不起，莽聞北兵逼近，嘯曰：「請大王行，賊已至矣。」太祖曰[三]：「大兄既死，朕生何爲？」言未了，陳忠驅獒犬至。莽不得已，抱太祖望白藤林一躍，入於叢中，兩獒奔來，口言足据，陳忠將藤叢圍住，莽以劍掘土，置太祖卧下，自覆於上。陳忠令軍士斬伐，盡將鎗槊刺入段莽四肢，中十餘迹，血出濡溷，莽恐北兵知覺，自淘汀把住鎗槊鋒頭，揉去血痕[四]。忽有雙白狐自叢中躍出，兩獒便奔搏去，陳忠怒曰：「使汝獵寇，不意獵狐，留汝何用！」立斬之，二獒已死，引兵進去。倏見一聲炮響，趙

扈引兵救來，忠等不意〔五〕，忽見鼓噪震動山谷，引兵退去，趙扈追殺，易明挺鎗來迎，被趙扈刺死，失三虎。扈見溪中水盡涸，令後軍回拔去藩籬，然後追趨。太祖得脱，尋路奔入林中，遇范旦，已收殘卒一行餘，旦分兵三百人，扈護太祖、段莽回義安，自引兵伏於中路，以防進兵。此時忠等奔走，見溪中大漲，欲渡則棧橋無有，乃望南走，至下邊流，又見炮響一連，驚天動地，鼓震如雷，崇光引兵殺來，侯立縱馬來迎，被光一鎗刺死。失四虎。陳忠幸得木盾把掌來南岸遁走，北兵争渡不得，背水死者填溪，馮諫亦溺死於水中。失五虎。時人有吊云〔六〕：

白草黄沙血戰中，戴天不共老孤忠。征袍壓骨魂猶怒，五虎安能鬭一龍。

趙扈殺退北兵，尋不見黎太祖，左衝右突，撞遇范旦將兵趨出，扈問曰：「范將軍，大王安在？」旦曰：「某已遣人護回義安去了，將軍何得至此？」扈曰：「四公差某侯上流救護大王，見賊至，某殺之。」旦曰：「何不追捉陳忠？」扈曰：「和我追之。」於是二人并力趨下，遇崇光，旦曰：「陳忠安在？」光曰：「爲某殺死侯立，故忠得渡溪去了。」三人自合兵，收拾器械，循至溪邊，見黎來傷死，范旦令兵士尋木棺殯殮，載回義安。太祖見之，放聲痛哭，三四五次絶倒於地下，羣臣勸解方甦，令城内外發喪設祭。葬畢，太祖大恨，詔諸道起兵復讎，丁禮諫曰：「長公新喪，將士驚心，縱欲興兵，軍中恐懼。且賊折了五虎，其勢必舉兵報復，而我謀臣武將，俱出在外，今大王欲勤遠略，翊贊無人，臣恐人心既散，不可復收，大勢一分，不可復合，願大王思之。」太祖沈吟曰：「如此奈何？」禮曰：「爲今之計，宜寫書詐降，使彼不防，然後攻之，誠爲上策。」太祖允旨。先命寫書遣人往東都投降，後觀陳忠如何處置。正是：

實虚世事無須問，勝負兵家不足評。

未知此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隱白藤黎兵神助」，「藤」原作「滕」，據甲本及本回所叙之事改。「兵」，甲本作「王」。
〔二〕「掘土埋之」，「掘」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三〕「太祖曰」，此三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四〕「揉去血痕」，「揉去」原作「痳出」，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五〕「忠等不意」，此四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六〕「時人有吊云」，「人」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第四十九回　黄尚書承詔還北　山招撫奉命如南

卻説陳忠大敗，渡了溪時，回顧士卒，不見一人，失驚奔回静嘉，點撰折了五虎、兵一萬餘，忠煩悶不敢出戰，自引回東都。陳智大怒，欲舉兵復讎，忽有天詔，召黄福還京，敕兵部尚書陳洽代交趾布政使事，仍參贊軍務。先是黄福治交趾，練兵治民，勞來戢訓，戒飭郡邑吏修撫字之政，中朝士夫以遷謫者，必招賙恤，拔其賢者與共事。中官馬騏恬勢肆虐，福數裁抑之，騏誣奏有異志〔一〕，成祖知其妄，得寢。福居交趾十八年，設絳帳教學，弟子信從者衆，偶一日颶風，民家盡倒，福因唱一句云：「昨朝風雨家家倒，依舊垣牆。」時有交人黎公僎、林少凝從學在傍，凝應口對曰：「今日乾坤處處發，榮新草木。」福起入家中，告妻妾曰：「我將上疏請回貼覲。」妻問曰：「何謂也？」福曰：「我觀門弟口氣，南國必生聖君矣，久居，禍必不淺。」即遣徒弟整列行裝，數日上疏〔二〕。言了出門，見門吏入報：「皇上念尚書久勞在外〔三〕，召還。」福得詔欣喜，即日起程。交人有何盛恩者，扶老携幼送之，公僎、少凝送至隘留關，拜伏於地，號哭不已。黄福憐之，告曰：「我豈不欲久居，以淑諸子，但天詔召回，不敢違。且子國已有聖君，

雖欲坐固，不能得。汝兄弟返回，不須以學爲勤，宜尋西北方有英雄豪傑者從之，足以顯名矣。」少凝曰：「先生何以知之？」福曰：「驗汝之對，乾坤非西而何？」凝等始悟。僎、凝拜別返回，尋至國威相投，段發引回，入謁太祖，以爲軍中從事。太祖分遣諸將行各道屯駐，時交趾參將保定侯孟史、昌榮伯陳智聞之，議曰：「黎利已令人投降，又遣兵分屯各處，且日者朝廷咨報黎利，而招撫山壽未至，賊先後破茶龍、諒山并各處州縣，守將力盡守死者無算，今復反，宜遣軍防截諸道，俟山壽至，然後計議確當以聞。」二人計處停當，見人報山壽至，二人出接，迎入帳中，設宴相待畢。壽奉詔至義安，先遣人咨報，太祖命范旦出接，留在驛館欵待。范旦問曰：「上國封吾主何爵？」山壽曰：「上皇大赦，賜爲知府。」旦笑曰：「何其大也！」遂告別，入城中，以事聞。太祖與羣臣議曰：「我暫爲之，以解百姓之苦。」丁禮、黎豸對曰：「臣事陛下，欲樹寸功，俾光前世，今天下十分已得八九，而陛下屈受知府，不知臣等所行者何職？」太祖曰：「朕豈不知！第念諸將辛苦干戈，士卒橫罹鋒鏑。」諸臣固争，太祖曰：「容朕思之。」諸將謝出。段發至驛館，山壽安然不起，怒曰：「汝輕南國將佐無人乎？不日即滅盡汝輩，席捲北京，執汝君臣，致於闕下，我天子一統四海，豈屈汝主之封乎？」山壽曰：「我是天使，汝安得無禮？」段發激怒，叱曰：「如此則有禮。」自拔劍欲斬之，范旦抱住，山壽躍出得脱〔四〕，反回東京，言與陳智，以事奏聞。明仁宗大怒，議起駕親征。

癸卯六年洪熙元年。春正月，詔榮昌伯陳智爲征夷將軍，整備士卒接應，復詔三十六道鎮城以三十六萬雄兵扈駕親征，不幸仁宗崩於寢殿，事寢。正是：

風催蒼鶴扶戎輅，雲擁黄龍去鼎湖。

未知此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騏誣奏有異志」，「誣」原作「巫」，據文意改。「志」字原脫，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二〕「數日上疏」，「上疏」二字原脫，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三〕「皇上念尚書久勞在外」，「久勞」二字原脫，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四〕「山壽躍出得脱」，「壽」甲本無。「出」，甲本作「走」。「脱」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第五十回 論天文善廌同見 操兵柄智政無功

卻說仁宗方議親征，忽然宴駕，羣臣扶宣宗即位，改元宣德，遣使往安南告訃。陳洽、陳智等設祭，諸將望拜畢，回營中。陳智曰：「黎利毁駡，罪不容誅，今朝廷重遭凶事，未可動兵，應遣人細作，觀黎利如何處置，然後便議。」陳洽曰：「善。」乃使人去訖。

卻說黎利見段莽打駡山壽，自思曰：「此事必不肯休。」遂使召黎善與軍師阮廌同日還朝議事。不二日，黎善至，入城請安畢，太祖曰：「今段莽毁辱明使，彼必大舉兵來問罪，賢弟以爲何如？」善對曰：「誠有此事，然事亦中寢。」太祖曰：「何以知之？」善曰：「弟觀天象，見紫垣大暗，仁宗必不在陽世，故雖起兵，而事從中輟。」太祖與諸臣皆猶疑惑不敢盡信〔一〕。居一二日，阮廌自諒山回，入城拜謁，奏曰：「臣奉命徂征，所爲賊將數欲復讎，民心騷動，故久居在外，鎮撫兆民，不得近左右貼覲，罪甘萬死，伏望赦宥。」太祖曰：「今有關係事，故召軍師回議〔二〕。」廌曰：「莫非陛下憂北兵來乎〔三〕？昔日臣在諒山，亦知陛下被矢，第關山遠隔，未易卒來，且既有四公，必無恙矣。」太祖曰：「然。」廌曰：「北

將未暇用兵，爲今大國有大凶，安得遑其侵伐。」太祖曰：「軍師何以知之？」對曰：「北斗星遥，紫微垣暗，洪熙已升遐矣。」羣臣相驚服，曰：「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太祖曰：「此事四弟亦已言之〔四〕，朕不盡信，今軍師復言之，意必有矣。」廌曰：「四公見識十倍於臣，請陛下使之出力，則天下可圖矣。」善曰：「某淺智小才，安敢當大事？」廌曰：「請大人勿辭勞苦，拯救生靈，則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羣臣亦曰：「大人不起，如蒼生何？」太祖亦勸，黎善始肯聽命，權領副軍師爵印。阮廌拜辭，請出諒山前去〔五〕，太祖允旨。黎善亦請回六花城操演士卒，二人退去故所，招集兵馬。早有東都細作探得虚實回報〔六〕，陳洽上疏曰：「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携貳，招聚逆黨，日加滋漫，望敕總兵早滅此賊，以清邊方。」既請奏，明宣宗敕陳智、方政討黎利。

甲辰七年宣德元年。春三月，陳智、方政以三萬兵進至茶龍州界首〔七〕，時茶龍太守武必達聞得消息，告急，太祖命范旦、黄義、陳理、黎公撰、林少礙率六千兵出拒，五將奉命出去。至茶龍時，則陳智等已將兵圍城攻打，范旦停軍寫書，令陳理以數千鋭卒殺入城中報信。陳理置書於懷中，持弓帶箭，殺入城來。城上必達見有兵來救應，即出門放下吊橋，陳理擁入，背後北兵殺來，城上必達令弓弩齊發，北兵退卻。必達得信，還軍士聞號開門出戰。時范旦登山，望陳智已入城了，命少礙在左、公撰在右、黄義在中，自在後督師出戰，發炮三聲，鼓噪殺入城中。必達敗走，陳理引兵殺出，陳智、方政雖是多兵，而畏懼黎將謀略，不敢力鬭，南兵所至，北兵散走，智、政抵敵不住，撥馬便走，范旦麾軍衝殺，北兵七顛八倒，奔走不定，旦等得勝，收兵入城。智等敗回東都。時山壽主招撫〔八〕，擁兵自衛，陳洽力勸起兵進勦，壽不聽，陳智、方政敗後，又不能相洽〔九〕，恨之，以事奏聞。正是：

三萬精兵成甚事？ 數章疏奏復何爲。

未知奏聞如何，且聽下文分解〔一〇〕。

【校勘記】

〔一〕「諸臣皆猶疑惑不敢盡信」，「諸」甲本作「羣」。「皆」字，甲本無。「猶」原作「由」，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二〕「故召軍師回議」，「軍」原作「君」，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三〕「莫非陛下憂北兵來乎」，「非」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來」字下，甲本有一「侵」字。

〔四〕「此事四弟亦已言之」，「已」原作「以」，據文意改。

〔五〕「請出諒山前去」，「請」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六〕「早有東都細作探得虛實回報」，「探得虛實回報」六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七〕「陳智、方政以三萬兵進至茶龍州界首」，「方政」二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八〕「時山壽主招撫」，「撫」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九〕「又不能相洽」，「能相」二字，原爲乙文，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一〇〕「且聽下文分解」，「分」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第五十一回　宣宗大論交趾國　馬暎小勝廣威城

卻說宣宗嘗會羣臣於文華殿，見陳洽上書啓奏。宣宗言曰：「將相不和，故寇賊得以猖獗。」即下璽書切責智等，而以咸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管官，都督馬暎充參將〔二〕，討黎利。仍命陳洽參贊軍務，安平伯李安掌交趾都司事，削陳智、方政官爵，隸軍中自効，諸將拜命去訖。罷朝，蹇義、夏原吉、楊士琦、楊榮留侍，宣宗言：「太祖黄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阻山隔海，辟在一隅，縱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處令，吾子孫毋倚富强要戰功。』後因胡氏殺主虐民，太宗皇帝有吊伐之師，蓋興滅繼絶之盛心也。而陳氏子孫殺戮殆盡，不得已而殉土人之情，而建郡縣，置官守。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皇考念之，深爲惻然。昨者遣將率師，朕反覆思之，欲如洪武之例，使自爲一國，歲常奉貢，以全一方民名命，卿等以爲何如？」蹇義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棄於一旦，臣等以爲非是。」宣宗顧士琦、楊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趾自唐、虞三代，皆在荒之外。漢、唐以來，雖設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朱崖數叛，發兵擊之，賈損之議罷朱崖郡，前史稱

之。夫元帝中主〔二〕，猶能布行仁義，况陛下父母天下，與此豺狼較得失耶？」宣宗頷之。原吉對曰：「天子舉動，天下皆知，今已使將出征，若從中止，則天下以我中國爲弱也。」宣宗曰：「善。」遣驛書督王通急行，救南方黎庶，通至交趾駐軍〔三〕，密差軍間諜南兵如何。

卻說黎善自回六花城之後，以范旦爲前軍，黃必爲後軍〔四〕、尹諸爲左軍、丁狗爲右軍，請命於太祖，遣黎石守六花城。冬十月，自率兵三萬出傘圓前屯劄，移書召段發來會，時發在國威，招得兵民數萬，杜容、阮産亦來謁候，軍勢甚盛。善命范旦取廣威，范旦聽命，引兵進至。此時廣威守將韓光不敢抗拒，開門逃脱〔五〕，旦入城，差人回報。善擁兵出據廣威，分道攻諸郡縣，命黃必以二千人往青威，必領命引兵前進，勢若追風，不日至青威。縣令何祥見南兵至，引兵出戰，黃必嘯曰：「天兵至此，汝何不降？」何祥不答，挺鎗來迎，兩馬交鋒，鬭至五十合，黃必膂力過人，何祥抵敵不住，敗走。必驅兵追逼，祥不敢回城，奪路便走，必遂得青威，引兵入城，安撫居民〔六〕。祥走至東都告急，王通命參將馬暎先引兵擊之，自與陳洽率三萬人追後進發。馬暎軍至青威界首，分兵搜截各道，黃必知之，寫書令人飛報廣威，不幸差人被北兵所獲，調回馬暎取書，將差人斬訖，分付士卒，夜間襲攻，黃必不知差人被獲〔七〕，卒然北兵夜至，必堅閉城門守護。至平明，馬暎遣人出外放一升天炮，黃必想是救兵已至，開門出戰，馬暎飛馬提刀出來，兩邊相鬭百餘合，不分勝負，必不見外兵動静，心中疑懼，王通又遣騎將於論〔八〕、戰將張輔平三面夾攻，必力戰三將，鋒鎗盡折，惟存木柄而已。馬暎趨入一鎗，刺中黃必胸邊，大腸盤出，必猶戀戰不退。士卒言曰：「將軍抱腸矣。」必聞言，望下見之，以手推之不入，遂斷絶擲去，輪回交戰，轉至濠邊而死。馬暎收復青威。正是：

必有大亡隨後至，豈無小勝報先來。

未知收復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都督馬暎充參將」，「暎」原作「瑛」，據甲本及本回回目改。

〔二〕「夫元帝中主」，「夫」原作「大」；「主」字，原作「土」，皆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三〕「通至交趾駐軍」，此六字原脱，據甲本補。

〔四〕「黄必爲後軍」，此五字原脱，據甲本補。

〔五〕「開門逃脱」，「開」原作「閉」，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六〕「安撫居民」，「居民」原乙作「民居」，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七〕「差人被北兵所獲……黄必不知差人被獲」，「被北兵所獲」至「黄必不知差人」三十字原脱，據甲本補。

〔八〕「王通又遣騎將於論」，「遣」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第五十二回　敗浙江王通死魄　顯黃山黃必生魂

卻說馬瑛刺死黃必，收復青威，遣人回報成山侯王通，合兵於石室縣，進屯寧橋，以覘賊勢。先是，黎善遣黃必出攻青威，必去了，黎善猛省曰：「吾誤矣，黃必出青威，年與方相尅，必不吉。」急差人往青威，令段發替之。差人至時，則段發已入山洞招兵黃必陣死，亦是天也。未還。停至來日，發回，已見小卒狼狽而歸，言黃將軍既襲得城(一)，被北將馬瑛、王通、陳洽引兵來圍，外無救護，力盡死了。發即委人上馬，飛報廣威。黎善見之，悔曰：「黃必不幸，我之過也。此讎不可不報！」即傳令諸將起兵，以高端爲先鋒，引一千兵先行，尹諧、丁狗、梅素、范旦引一萬兵後進，行至國威屯紮，段發接應，軍至黃土山屯駐，差軍就寧橋下戰書(二)。前者呂毅下戰書於陳帝，此則黎善下戰書於王通，前後遥遥相對。

書曰(三)：副軍師致書於明將王通等。夫爲將之道，要識兵機，復度事世，可以論戰。若事機世力可及者，整兵來日交攻，如不可及者，面縛歸降，庶免性命屠戮，勿謂戒之不早也。欽此。

書至，王通大怒，欲斬來使。陳洽諫曰：「大人之量，何恨小人之言，今若殺之，賊必謂我無容物乎。」王

通曰："汝賴尚書之面，不然，則斬汝首，付回與黎善，以此爲令〔四〕。"乃取墨批曰："來日決斬蠻寇之頭。"使者去訖。通命諸將整頓船隻，來日渡江，以擒老犬。陳洽曰："賊來意欲報讎，宜暫駐師於石室之沙河，以觀其勢。"王通深怒，只欲渡江而陣，洽反覆言地勢險惡，宜立斥候持重〔五〕，通不從，乃命付諸將起五更起兵，諸將聽令去訖。

時黎善見使還，叙畢，乃遣尹諧引二千兵下羅江栅，以帆席爲囊貯沙〔六〕，俟平明，壅水上流〔七〕，見黄土山火起，引軍過硃山，出寧橋擊賊南寨；丁狗以二千兵渡金闕栅後，搜出石室北邊埋伏，見號擊賊北寨；梅素引兵出門前，分左右静伏；高端引二千兵出江邊，此處盡是蘆葦幽鬱，可以伏軍，賊至放過，俟敗後出兵擊之；范旦出前誘敵。分付已畢，就寨中懈倦，微寐著，見黄必向前拜泣曰："臣誤中賊計，以至陣亡，恨不得生以報主上之恩，死則呑逆賊之首，願明公憐之。"言訖，忽見一陣旋風而去〔八〕。黎善驚覺，悼念黄必不已，令點燈觀書，倏聞炮聲連動。此時更方五鼓，王通麾軍竟渡，會天窈冥，風雨大作，陳洽奮馬奔來勸住，王通不從，驅兵欲入，見殿前當頭一員大將，乃范旦，立馬横刀嘯曰："王通欲來討死麽？"通大怒，舞鎗來迎，旦鬬三四合敗走，通趨來，旦輪刀復戰，二三合又走，一連三四次，引王通近至黄土山。陳洽嘯曰："將軍勿入重地，恐中姦計〔九〕。"王通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言了，見一聲炮響，駐馬立看，見黎善安坐飲酒於山頭，通大怒，罵曰："賊欺我太甚。"即麾軍殺山上來，山上炮石射下，三四次，北兵不得上，通力漸倦，善令射連珠炮，放升天火箭一枝，左有梅素引兵殺出，山上善驅兵殺下，王通力竭，撥馬便走，背後梅素追來，通走至江邊，見天雨泥濘，洪水大漲，狂波逆浪，衝激奔放〔一〇〕，北兵渡不得，一枝右有高端又分兵殺來，北軍背水死者塞江。陳洽當奔走間，忽見一陣黑

雲，黃必橫刀立於其中，恰失驚落馬，被范旦所殺。馬�亦走至江邊，見黃必自空中而降，追殺馬暎，暎大懼，撥馬回走，遇高端一刀斬了。王通勢逼，投於水中，幸得善於水性，躍上岸來〔一一〕，走至石室，見丁狗立於城上，言曰：「我已取城了，汝何不降？」通失驚，東投至寧橋，尹諸截住去路，嘯曰：「王通急來受縛。」通魂不附體，擲劍投於民家，脫去衣甲，假作農夫，回東都去了，三萬兵盡沒。正是：

三軍散盡旌旗劍，一將奔趨肺腑寒。

未知此回如何〔一二〕，且聽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言黃將軍既襲得城」，「軍」原作「公」，據甲本及上下文改。「既」，甲本作「已」。

〔二〕「差軍就寧橋下戰書」，「軍」甲本作「人」。「就寧橋下」，原作「下寧橋就」，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三〕「書曰」，此二字原誤竄入小註「黎」與「善」字之間，據甲本及上下文移。

〔四〕「以此爲令」，「令」原作「合」，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五〕「宜立斥候持重」，「立」甲本無。「持」原作「特」，據甲本及文意改。

〔六〕「以機席爲囊貯沙」，「帆」原作「機」，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七〕「壅水上流」，「上」原作「下」，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八〕「忽見一陣旋風而去」，「見」甲本作「化爲」。「旋」，原作「放」，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九〕「恐中姦計」，「恐」原作「忽」，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一〇〕「衝激奔放」，「激」甲本作「擊」。「放」，原作「效」，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一一〕「躍上岸來」，「上」原作「山」，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一二〕「未知此回如何」，「此」原作「如」，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第五十三回　破東關重寄受首　襲清化何忠喪身

卻說黎善擊敗王通，收軍回寨〔一〕，上書奏捷。太祖在義安，得捷書，大喜，命段發居守，分兵駐屯各處畢，然後命丁禮、黎豸、黎公撰、林少巖以馬兵一萬親征交趾。諸將領命，分兵進發，軍至石室，黎善及大小將佐皆來拜謁。黎善以黄必顯靈助順提説，太祖憐之，命所在立廟於山間，四時享祀，封爲忠義顯應威靈大神。封畢，以精兵來圍東都關，東都守將韓重寄告急於王通。通敗後，氣大沮，心怖，軍士畏懼，不敢出戰。韓重寄自閉城門堅守，太祖攻之不下，使人招降。寄率將士坐城上辱罵，太祖大怒，召降將蔡福告曰：「賊敢弄虐如此，公以爲何如？」福曰：「請造雲梯竹棧，外築土壘山，駕棧於上，倒入城頭，擊之必獲。」太祖聽計，令軍修築，三日完備。時重寄在敵樓上望見，遣士卒造火攻，并清夜潛出焚賊攻具，蔡福立於土山，見城中修造火具，幾欲出戰。蔡福下山奏太祖曰：「攻城貴急，若緩，彼必知之，我計破矣。」太祖令將士曰：「誰人先登城者爲頭功。」軍士踴躍，或架或棧，或務雲梯，城中九千人〔二〕，尚修造火攻，見南軍已擁上城，公撰、少巖先登，重寄失驚，挺鎗來迎，被少巖一刺落於城下。太祖怒未

息，令盡殺北兵，遂克東關。早有細作回報王通，通益懼，寫書遣人陰求太祖息兵，乞上疏分封，再請馳檄清化、迤南各府縣各處歸黎氏，清化守將羅通得檄，與衆將言曰：「非君命而欲襲城，義甚不可。」馳檄人回報羅通不肯還城，太祖曰：「何人敢往取清化？」高端向前請往，太祖允旨，命段發、尹諧將二千兵進往。蔡福奏曰：「臣亦請往説羅通，使不勞陛下將士。」太祖許諾。四人拜命，行至清化，羅通諜得，引兵去書館布陣，以候迎敵。蔡福謂段發曰：「先擊之，以挫其氣，然後説之方便。」發聽計，命高端在左，尹諧在右，自居中，建旗鳴鼓，向羅通陣殺入。通亦撞鼓麾軍大戰，兩邊戰了多時，不分勝負，發命高端以兵抄出通陣後夾擊，通不意，大敗，走回城中，堅閉不出。福馳馬至城下，大呼曰：「請守將答話。」羅通登城，福説曰：「盜物歸故主，今黎王仁德布於天下，我欲抗，亦不能得，公宜見幾，以全首領。」羅通大罵曰：「汝爲臣不忠，屈身事賊，尚欲效李陵誘蘇武乎？ 吾不足殺汝，慎勿復言。」張弓一射，中蔡福頭，即下城去。福羞慚滿面而回，言曰：「此人之心〔三〕，牢不可敵，圍城攻便了。」發遣軍遍城攻打，六日不下。發令樹起敵樓觀望，見城中軍士宰馬而食，知是無糧，令高端解東門圍，出魚江埋伏，令尹諧伏東館，見賊退走擊之。二人聽命去訖，發即麾軍攻之終日，至夜不息，城中糧盡，羅通會衆商議，平州知州何忠言曰：「糧食既盡，賊攻太急，今東門無人，請王師清夜開門出走，反回東都，後自區處。」羅通依計而行，乘夜開出東門，放下吊橋，引兵退渡。纔至東館，聞一聲炮響，尹諧麾軍殺來，通措手不及，被尹諧斬了； 何忠奪路快走，至魚江渡，又聞鼓噪喧天，高端殺來活捉，端喜曰：「何知州來何遲也？」命舉酌勸忠曰：「若能降我，榮禄不淺。」忠唾面罵曰：「汝乃賊奴！ 我乃天朝臣，豈食汝犬彘食乎？」奪杯擲中端面，流血盈頭，端大怒，將何忠斬了。時人有詩吊云：

丈夫志氣異乎人，氣膽忠肝怯鬼神。凜凜英風千古在，不惟守義又成仁。

李彬聞何忠已死，以事奏聞。宣宗憐悼，敕旌其門，賜謚「忠節」。高端收軍回克清化，段發遣尹諧報捷。

正是：

人生自古誰無死，忠義於今凜若生。

未知尹諧報捷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收軍回寨」，「軍」原作「運」，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二〕「城中九千人」，「城」原作「或」，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三〕「此人之心」，「此」原作「北」，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第五十四回　平淹南韋均懸頭　攻建昌馬書失守〔一〕

卻說段發平了清化，遣尹諧報捷，太祖聞之大喜，命黎善往淹南招安。善領命，率丁狗、杜容、尹諧以五千兵進發，過懷安，經平陸，出義興東表柵屯次，令人往淹南招安〔二〕。先是淹南守將丙安見王通檄書先報，會衆將議曰：「王總兵移我於此，諸公還與守孰優？」指揮韋均曰：「食君之祿，衣君之衣，出鎮邊城，欲廣其地，猶恐不足，況又棄之乎？」丙安曰：「若不還，彼來招安，此時何辭以諉？」均曰：「擊之便了。」安曰：「黎善雖是無能，而勇將謀臣不爲不少，恐當不得他。」均曰：「臨機應變，不可先圖。」至是入招安，安問韋均曰：「黎善既至，公不有何計以當之？」均曰：「守將整頓酒菓，佯爲迎接犒師之禮，某謀自來，彼信爲真，不有防備，某來刺之，便了。」安依計，使一百精兵隨行。時黎善屯師東表，夜間見鄉中驚鬧，畜產不寧，善遣丁狗將兵彈壓，動亦不止，寨中弓箭摇動，善疑之，沉吟半晌，倦坐於床上，合眼見黄必向前報曰：「軍師宜小心慎密，來日必有刺客之徒。」言訖，出去。善驚覺，立即喚諸將與鄉中耆老歷叙黄必助順與報夢始終，說了一遍，所在耆老欣喜，請設香燈於庭密禱，畜產隨即寧

靜，耆老入覆黎善，請自立廟於鄉中奉祀，奏請太祖襲封，亦如黃小廟故事，黎善允許，耆老退出。善令杜容持刀斧手伏於壁中，囑曰：「見我叱之，趨出捉住。」分付畢，獨坐帳中。來日，見小卒入報明將韋均迎接，善命丁狗截兵在外，許韋均自入。丁狗得令，出請北兵權留在外安歇，韋均單身入至帳前。善曰：「誰爲我擒之？」杜容壁中躍出，將韋均捉住。均曰：「小將無罪。」善曰：「汝來行刺客，安得無罪？」令檢刷背後，得短刀一雙，寨外丁狗立將二百兵縛住，檢之，每人各有短刀二口。善命將均斬訖，告北兵曰：「汝等同惡相濟，殺汝等不武。」斥去，再遣尹諧以韋均頭懸於旗上，引兵進至迤南城外。丙安在城上望見，魂漂魄散，倒持劍鋒，差人開門請降。善問曰：「建昌守將者誰？」丙安曰：「是爲馬書，其人倔强，難於曉諭。」善曰：「公和我招之。」丙安聽令，同黎善進至芳林屯駐，令丁狗出馬來進下，令尹諧搜至樂道直上，黎善引一隊不齊不整之兵，與丙安出去。馬書聞得消息，引兵出府後布陣，卒然黎善兵至，馬書見軍無行伍，回顧家將笑曰：「人言黎善用兵如神，觀此則知有名無實，可恨王通盲蠢，去了許多城池。我今先斬黎善之首，回梟東都，看王總兵羞也不羞。」言了，見黎善與丙安軍至陣前〔三〕，善高聲言曰：「軍師在此，何不早降？」馬書罵曰：「丙安大犬，降汝犬賊；我是大將，豈降汝乎！」善佯怒，麾軍交戰，書提刀殺來，善退走，書不趨，善回顧言曰：「如此猶不降，更待何時？」書罵曰：「犬賊猶此大言。」輪刀復追，告軍士曰〔四〕：「并力追之，斬善必矣。」士卒并力追去〔五〕，近至芳林，忽見一聲炮響，當頭大將叱曰：「杜容在此！」馬書舞刀來迎，兩邊戰至百合餘，不分勝負，自然見丁狗引兵襲後，馬書殊死殺來一條血路，走回府城，已見黎善坐在城上嘯曰：「我已取城了。」書大怒，欲打上城來，見尹諧從東殺至〔六〕，後面杜容、丁狗殺來，書失驚〔七〕，望南而走，尹諧、丁狗、杜容分兵追趨，書走至

安老，被丁狗追及〔八〕，一刀斬於樹下。三人收軍返回，於是真定、太平、瑞英諸守將令去城而遁，善令報捷。正是：

決策攻城多後效，籌謀破賊得先聲。

未知報捷如何，且聽下文分解〔九〕。

【校勘記】

〔一〕「攻建昌馬書失守」，「守」原作「首」，據甲本及本回所叙之事改。

〔二〕「令人往迤南招安」，「令」原作「今」，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三〕「見黎善與丙安軍至陣前」，「至」原作「倒」，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四〕「告軍士日」，「日」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五〕「士卒并力追去」，「并」甲本作「奮」。「追」，原作「進」，據甲本及上下文改。「去」，甲本作「至」。

〔六〕「見尹諧從東殺至」，「尹諧從」三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七〕「善失驚」，「失驚」原作「大罵」，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八〕「被丁狗追及」，「被」字與「及」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九〕「未知報捷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此十二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第五十五回　宣宗遣將征安南　黎祖忿心攻交趾

卻說黎太祖得黎善捷音，知是迤南諸郡縣悉平，自差人勸李安投降。安大怒，勸王通進征，通推托不敢出兵，李安見通氣喪，自思曰：「昔黃福撫治南方，多人畏服，莫若奏請再來，以安邊境。」乃上言曰：「黃尚書昔在交趾，民心思之，乞今復至，以慰民望。」後將南國城池盡失奏了〔一〕。宣宗命召黃福自南京赴闕議事，以安遠伯柳昇爲征夷副將軍，保定伯黎銘、都督崔聚由廣西，沐晟爲征南將軍〔二〕，與定伯徐亨、新寧伯譚忠由廣西雲南〔三〕，李震參贊軍務，黃福仍掌布按二司事。

乙巳八年明宣宗二年。春二月，宣宗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琦、楊榮諭曰〔四〕：「前者論交趾，寨原吉拘牽常見，夏徵舒弒陳靈公，楚子討之，殺徵舒，既縣陳，申叔以爲不可，楚子復討陳，古人復美如此。太宗初得胡寇，定交趾〔五〕，即欲爲陳立後，今欲承先志，使中國之人相安無事，卿等爲朕再思。」士琦對曰：「此盛德事，惟陛下裁自聖心。」上曰：「朕志已決定，無復疑也。但干戈之際，使令放求，恐未暇及，俟稍寧靜，當令黃福專意求之。」士琦奏曰：「當先飛報王通練兵，俟王師至同進。」宣宗曰：「善。」即遣驛書先報。

卻說李安恨太祖招降，復令人致書與太祖，辭極褻慢。太祖曰：「此狗甚是欺人，敢致書目朕爲無物，朕誓殺之。」立傳諸將起兵親征，命丁禮、黎豸、黎公僎、林少礙以三萬兵進攻交趾〔六〕。諸將聽命，起兵登程，會段發回自清化，知太祖出征，驚曰：「兩軍師不在，而御駕遠征，恐或有失。」喚高端、范旦告曰：「二公以二千兵，一往慈廉，一往永順，界外静伏，若上皇全勝則已，或有稍敗，起兵救之。」二人去訖。時太祖去至大同，早有交趾細作回報，李安請王通言曰：「某下一書，知黎利耐不得，今引兵來，總兵宜承其寨柵未定擊之。」王通依計，令都督李吉、參將朱常引兵伏於東西塢，王通後應。吉常伏了，太祖兵至交趾城外，傳令軍士下柵，將士奔走，設立寨。忽見銅角一通，李吉東塢殺來，朱常西塢殺來，南軍行陣未定，擊皆敗走。司空丁禮喝止不住，王通卒來，禮措手不及，被王通斬了，司徒黎豸挺兵來救，被李吉刺死，斬下萬餘人，將太祖團團圍住。太祖曰：「吾輕敵，今日休矣。」言了，手拔寶劍望北兵直揮，軍皆倒死，適見少礙、公僎身被重傷，引兵殺入，嘯曰：「主上少寬，臣願以死報君。」二人奮不顧身，殺開一條血路，救出太祖。背後朱常、李吉引兵殺來，公僎使少礙護太祖先行，自斷後，且戰且走，至慈廉，鼓噪喧天，礙吃驚，出前觀看，當頭一員大將〔七〕，乃范旦。范旦嘯曰：「林將軍慢行，追兵某自當之。」礙大喜，請太祖飛馬放過。李吉殺來，范旦叱曰：「大將軍在此。」飛馬望李吉一射，落於江邊，盡殺北兵。太祖走至永順，見林中草木摇動，知是伏兵，乃命少礙先提刀殺入，見高端，端嘯曰：「莫是林將軍麽？」礙曰：「是也。將軍何得至此？」端曰：「段侍郎命我在此接應主上，今主上安在？」礙曰：「所在不遠。」二人皆出〔八〕，叙接畢，已見後面塵士衝天，太祖曰：「必有追兵至矣。」高端曰：「陛下且喜，臣請殺賊。」言了，提鎗來迎。先是，朱常知太祖致公僎斷後〔九〕，自先走去，常不戰公僎，引兵倍道追

太祖，至永順，端發號出擊，朱常不意，被高端一鎗刺馬下，殺散北兵，乃與太祖反回。公僎、范旦亦至，共還東都。正是：

無地勝時能反敗〔一〇〕，有天絶處更逢生。

未知還東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後將南國城池盡失奏了」，「盡失」二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二〕「沐晟爲征南將軍」，「南」原作「西」，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三〕「新寧伯譚忠由廣西雲南」，「譚」原作「潭」，據甲本及上下文改。「廣西」二字，甲本無。

〔四〕「召大學士楊士琦、楊榮諭曰」，「諭」原作「謂」，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五〕「定交趾」，「定」字原無，據甲本及文意補。

〔六〕「命丁禮黎豸黎公僎林少礙以三萬兵進攻交趾」，「公」字原脱，據上下文補。「僎」，原作「撰」，據甲本及上下文改。「林」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甲本無「公」字、「少」字。

〔七〕「當頭一員大將」，「當」甲本上有一「見」字。「大」，原作「一」，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八〕「二人皆出」，「出」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九〕「朱常知太祖致公僎斷後」，「致」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一〇〕「無地勝時能反敗」，「反」原作「返」，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第五十六回　黎謀將緩兵交趾　馬忠臣死節昌江

卻說太祖敗回東關，設寨掘塹，修理城郭，兵勢復振。王通得勝之後〔一〕，諸將請乘勢亟擊，通猶豫未決，以致李吉、朱常陣死，李安恐懼，以聞。三月，明宣宗命行在刑部侍郎樊敬往廣西，副都御史胡廙往廣東，運糧赴交趾。大敕武昌城都護衛中都留守司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廣東、福建、江西、四川都司官兵各數萬，俱從安遠伯柳昇〔二〕、黔國公沐晟等攻交趾。再敕英國公張輔總兵南伐，時張輔畏黎兄弟，告病不敢出征，於是柳昇先馳書報王通〔三〕，然後進發。時太祖失丁禮、黎豸，悼念不已，日不視事，飲食俱廢，羣臣屢勸不止。數日，侍郎段發奏曰：「人生修短，命在乎天。昔桃園結義之時，不願同生，但願同死，若關、張先死而漢主亦無奈何。伏望陛下少養龍體，以安諸將之心。先詔黎軍師、阮軍師返回，會勦北寇，以復其讎。若陛下憂悶日加，不惟讎寇不除，而天下事亦去矣。」太祖聞之，方起，遣使召黎善回，復敕阮廌興兵。先是廌往諒山時，撫諭百姓，後引兵圍丘溫，丘溫守將陳聚累戰不勝，被文歷斬了，克丘溫〔四〕，再引兵攻昌江，被昌江深溝高壘〔五〕，城中衆將五員，雄兵三萬，都督指揮李任〔六〕、顧福

等日夜拒戰，鷹千方百計，攻之不克，不敢放曠，將城圍住，凡九閱月。不日，撫勦哨軍捉得北使解回，鷹令檢刷懷中，得密書：「柳昇、沐晟等提兵進征，九月且至，先報王通内應。」鷹將書洗補，改「九月」爲「十二月」，命將北使斬首訖，再遣一人携書報交趾來〔七〕。忽見太祖敕興兵，鷹具將書意列陳，上疏太祖起駕會勦，疏至東關，時黎善自迤南回，太祖召羣臣議曰：「鷹請朕親征，倘王通知虚空，引兵來攻，若何？」善對曰：「安得來攻！阮軍師改書展三月，正使彼緩師期耳〔八〕。請依阮軍師之計〔九〕，令人虚張聲勢，佯爲向交趾，復作移書求和，然後進兵攻柳昇，昇既敗，則王通束手矣。」太祖依計，一一分付畢，飛檄召諸將同來會獵北寇，自引兵進至昌江，阮鷹率諸將迎接。太祖命攻城甚急，此城中糧盡，李任、顧福等懸明皇像於壁上，行五拜畢，大哭，三四次昏絶於地，二人各以劍割其喉自刎。時人有過昌江，吊詩云：

人臣事主效忠貞，竭力心思望北城。自古人生誰不死，死於國事死猶生。

中官馬智亦大哭，北向再拜，撞頭於砌石〔一〇〕，破腦而死。後人有詩云：

回頭北向淚汎瀾，城與俱亡不記還。一帶昌江天地老，令人起敬馬中官〔一一〕。

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見任福、馬智已死，二人相語曰：「寧爲忠義鬼，不爲慚負人。」言了，相對涕泣。先是，劉子輔涖昌江時，有娶潘蕙之女潘娘爲妻〔一二〕，生得一男子名弼，母子出帳外，見子輔帶淚容〔一三〕，潘氏問曰：「君何爲而眼淚淋灕？」子輔曰：「此非汝所知！」潘娘曰：「妾豈不知乎？主憂臣辱，夫死婦亡，妾願先死。」輔曰：「何關於汝，而至捐生。」潘娘曰：「雖妾本南國人，而奉君巾櫛，五倫之本，人事所關，詩不云乎：『死生契闊，與子成説。』生則同席，死則同穴，妾之願也。」言訖，回顧其

子弼，已絶吭了，潘娘咬舌而死〔一四〕。時人有詩吊云：

一點靈臺鐵石堅，芳風終古對青天。男兒冠帶還禽犢，不及潘娘母子賢。

劉順、子輔見潘娘母子俱亡，二人皆自縊死。軍士感子輔有惠政，俱立廟盡。太祖令人招安，潘僚、陳扦領命走至城邊，嘯曰：「軍士降者免其屠戮。」城上軍士裸身辱駡，僚縱火燒，死者大半，平定昌江。此時王通聞之益懼，斂兵不敢出。正是：

寒雁遇弓驚曲木，勁鷹奮翼困牢籠。

未知斂兵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王通得勝之後」，「勝」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二〕「俱從安遠伯柳昇」，「從」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三〕「於是柳昇先馳書報王通」，「昇」甲本下有一「等」字。「報王通」三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四〕「丘温守將陳聚累戰不勝被文歷斬了克兵温」十八字原脱，據甲本補。

〔五〕「被昌江深溝高壘」，「被」原作「破」，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六〕「都督指揮李任」，「督」甲本無。「李任」二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七〕「再遣一人携書報交趾來」，「遣」，原作「造」，據甲本及上下文改。「報」，甲本作「投」。

〔八〕「正使彼緩師期耳」，「彼」字上原衍一「之」字，據甲本及上下文删。
〔九〕「請依阮軍師之計」，「軍」原作「君」，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一〇〕「撞頭於砌石」，「撞」原作「撞」，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一一〕「令人起敬馬中官」，「令」原作「今」，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一二〕「有娶藩蕙之女潘娘爲妻」，「蕙」，甲本作「惠」。「潘娘爲妻」之四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一三〕「容」字原作「潘氏」二字下，據甲本及上下文乙正。
〔一四〕「咬舌而死」，「舌」原作「牙」，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第五十七回　攻隘留產斬北將　伏彝鎮廌設南兵

卻説王通自寧橋之敗，氣膽沮喪，雖獲城下勝，而志不固，又見朝廷咨報〔一〕：「大兵出征，十二月臨境。」且意柳昇雖出〔二〕，日期猶久，道路多梗，未能卒至〔三〕，太祖又遣書求和，不得不從。按察司楊時習曰：「奉命征討，乃與賊和，棄地還師，以何逃罪？」通勵聲叱曰：「非常之事，非常人能之，汝何所知！今賊布陣排兵，欲向交趾，汝徒恃文墨，盍賦一詩以退之乎？」時習默然。通仍備方物，修進表〔四〕，選一人詐爲太祖所遣，回朝進貢，黎善諜得，奏請太祖進攻隘留關。

七月，大兵進至隘留，隘留守將趙謙求救於南寧守將鎮遠侯顧興組，組素畏黎利聲勢，擁兵不出。隘留城陷，趙謙冒死引兵出擊，黎善遣杜容出戰，二人交馬，至一百合，謙氣力倍加，容敵不住，敗走，謙趨來，容輪刀復戰，善令阮産搜出陣後殺起，趙謙不意，被阮産一刺，死於馬上，杜容麾兵殺來，遂克隘留關。太祖進入，百姓伏道拜謁，踴躍呼曰：「吾黨今日復見太平天子！」皆呼萬歲，太祖慰勞遣之。會羣臣商議，太祖問曰〔五〕：「今聞北朝大將引兵來，諸公用何計以退之？」黎善曰：「柳昇勇而無謀，沐

晟驕而輕敵，黃福有勇而遲，今宣宗又遣諸郡人視兵，是棄百萬人命矣，宜用計破之，甚易！」太祖曰：「計將安在？」善曰：「先遣公僎、少礙將二千兵出隘留關左右，將木石塞絶諸小路，入山谷中埋伏，俟北兵退去，出擊之。又遣諸將沿途設立寨柵迎敵，要輸不要贏，誘至彝鎮，然後用計擒之。若大聚於此，則國中空虛，倘王通知之，自内竊發，則背後受敵，進退難矣。」太祖曰：「善。」令車三守隘關，分公僎、少礙設伏去了，自引兵回彝鎮。太祖曰：「朕爲羣公百姓所逼，擁立爲王，今天下十分已得八九，誰人爲我廣訪陳家宗族還國，即正位號，朕臣事之，以副朕願。」羣臣進言曰：「主上順天應人，天下莫不引領而望主上之爲君者，豈有讓於人乎？傳曰：『天與之而不取，反受其殃。』願主思之。」太祖曰：「朕豈當不義之名乎？」羣臣固争，太祖不聽，即移書老撾遍尋，其人去訖。早有隘留告急〔六〕：「柳昇引兵，將至不遠。」阮廌奏曰：「請主早降明旨，使諸將得便宜行事。」太祖曰：「其策隨軍師所料。」廌欽命出外，會諸將受計。諸將畢集〔七〕，廌曰：「趙扈以一千兵出華林〔八〕，文歷以一千兵出渠嶺，范旦屯寨溪，高端屯鬼門關，清江寨則尹諧，壽德柵則梅素，各引一千兵出此屯住。匿其强壯，露其老弱，賊至引兵出擊，不必求勝，要誘賊至彝鎮而已。」六將聽命去訖。復遣丁狗、崇光引三千兵伏於夾馬坡左右，范柳伏於橋邊，見賊渡了，將橋斷絶。再檄昌江守將防備，以候賊間道，飭回東都。令段發引兵截交趾後道〔九〕，分付各道去訖，自回帳中。太祖命取茶對飲，黎善曰：「主上遣人尋陳氏後，决必得，宜修書，令人詣柳昇言罷兵〔一〇〕，立陳王主其地爲是〔一一〕。」阮廌曰：「彼安肯釋兵？」善曰：「故知彼不肯休，此時我殺之，無悔矣。」太祖曰：「彼之甚强，勢難必破也。」善曰：「臣昨見天象，北分將星摇摇欲墜，三日柳昇必死。」太祖顧阮廌曰：「軍師亦以爲是乎？」廌曰：「臣已列太乙，客星遇囚迫，不惟柳昇，將

相功臣，死獲殆盡。」太祖信之，即修書遣人前往，柳昇受書不啓封，令人奏聞，與衆將言曰：「雖然如此〔一二〕，我此行盡滅南狗矣方快。」黄福曰：「賊已受降，止之爲愈，勿可勞師大舉，彼黎兄弟智巧獨奇，恐無萬全之功。」昇曰：「尚書何畏之甚！黎利兄弟我素知之，我殺之如勁鷹之搏野鴨耳！」福固諫，昇不聽，自麾軍打關。正是：

不欲虚心聞直諫，只緣技癢逞驕功。

未知打關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校勘記】

〔一〕「又見朝廷咨報」，「廷」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二〕「且意柳昇雖出」，「且意」二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雖出」，原作「雖獲城下一勝」，係誤抄上行，據甲本改。

〔三〕「未能卒至」，「至」，原作「平」，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四〕「進修表」，「表」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五〕「太祖問曰」，此四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六〕「早有隘留告急」，「有」原作「在」，據甲本及上下文改。「留」字下，甲本有一「關」字。

〔七〕「諸將畢集」，「將畢」原作「齋」，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八〕「趙扈以一千兵出華林」，「趙」原作「阮」，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九〕「令段發引兵截交趾後道」，「道」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甲本「道」下有雙行小注「此如一段調兵因爲不遺一簇」十二字。

〔一〇〕「令人詢柳昇言罷兵」，「兵」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一一〕「立陳王主其地爲是」，原無「立」字，「主其」作「土」，據甲本及上下文補改。

〔一二〕「雖然如此」，「此」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第五十八回　破七屯柳昇縱敵　發一鏢太祖神威

卻説柳昇不聽黃福之諫，引兵打關，時守關大將乃車三，開門出擊〔一〕，嘯曰：「柳兵無顏，我主已和，猶來挑戰，欲討死乎？」昇曰：「我來取汝主首級！」車三佯怒，挺鎗來迎，鬭上四五合，詐敗，柳昇麾軍趨來，車三棄關遁走。昇進至華林，不見車三，聞一聲炮響，一將立馬橫刀嘯曰：「賊奴不識趙將軍麽〔二〕？」昇不答，飛馬來戰，扈交鋒戰上十餘合〔三〕，扈佯敗，昇復趨，扈走不定，日暮，昇收軍屯駐。平明起兵，進至渠嶺，文歷已排列陣勢，昇望之，全是老弱，笑曰：「黎利用兵如此，黃尚書誇張太甚。」言未了，文歷嘯曰：「汝何敢侵我境界，欲全性命，返旆北歸；不然，碎尸萬段。」柳昇叱曰：「安南羣犬，宜速納下首級。」文歷佯怒，舞槊來迎，昇大笑，令都督崔聚出戰。文歷曰：「喚汝柳昇來〔四〕。」聚曰：「我大將豈寧與汝鼠輩争乎！」歷趨來交戰，鬭上六七合，歷佯走，崔聚趨殺〔五〕，言曰：「大言兒何不返戰？」歷輪刀復戰，三四合，復走，柳昇大驅兵來戰，文歷快走，昇追至寒溪，范旦引兵出迎，昇乘勢衝殺，旦敵不住，退走〔六〕。忽雷鼓喧天，伏兵齊起，昇望之，盡是疲兵倦卒，撫掌大笑曰：「如此伏

兵，稱爲奇絶。」昇麾軍擊之，南兵盡散。復趨至鬼門關，見關内建一大旗，内書「欽命大將軍高」。後見一人手執開路刀，坐下黄騌馬，立於陣前。昇命喚何將出來答話〔七〕，聚來唤，端不答，驅兵出戰。昇大怒，麾兵來拒，兩邊鼓角齊鳴，喊聲震地，戰自午至酉，端敗走，昇鳴金收軍，傳令：「今日已暮，諸將暫休，來日五更初起兵。」諸將聽令。至五更，擊鼓三通〔八〕，三軍進至清江寨，見尹諧嘯曰：「汝連破五屯，猶爲常耳，至如我住此，汝雖接兩翼不能飛過。」昇見言，前來觀看，見城栅稀疏，笑曰：「南犬大言太甚！如此城郭，自恃爲堅。」言了，驅兵大戰，諧不鬬，奪路便走，回頭呼柳昇大駡曰：「汝恃强奪吾城栅，若敢追來，吾即斬汝首。」昇大怒，喝兵追之。至春德，梅素將兵截住去路，嘯曰：「大賊怕乎？梅將軍在此。」昇見軍伍不整，旌旗亂倒，言曰：「人言南寇用兵如蜂屯蟻聚，信然！此行斬南寇必矣。」令諸將混戰，梅素敗走。昇凡所經之處，屯栅拒守，連破之，無人敢敵，放心直抵鎮魚界首。梁銘與李慶向前言曰：「聞黎兄弟行兵有法，豈有連拔七屯，如入無人之境，其中必有誘敵之計，將軍可住兵，以覘賊勢。狃小勝，氣甚驕，兵累日不得休，困敗而少斥堠，不扼險擾重，而欲急奔，卒如敵伏何？」李慶力疾語昇，昇唯唯而已。前至倒馬坡南邊，黎善望見，令杜容先出辱駡，阮廌在左，黎善在右，太祖居中，阮産隨後，引兵出拒。柳昇見南軍百般毁駡，激怒，獨與百騎過橋，忽聞連聲炮響，范柳起兵將橋斷絶，柳昇至南岸橋頭，黎善呼曰：「射！射！」太祖張弓插箭一射，中柳昇腹上，落死水中。南兵鼓噪大進，左邊丁狗殺來，斬梁銘於馬下，右邊崇光殺來，李慶措手不及，被崇光所殺，崔聚在後隊，阻不得進，自率本部從間道走回至昌江，潘僚截住，聚大驚，冒死力戰，然倉卒新喪元帥，吏士氣沮且囂，僚驅象乘之，北兵大潰。聚被執，郎中忠安主事陳鏞。李防退走，至壽德，梅素起兵殺出，刺忠安於馬前，鏞防得脱〔九〕，走至清

江寨，尹諧截住歸路，二人見逼，逞劍來迎，諧挺鎗望李防一刺死了。陳鏞奪路走至鬼門關，高端引兵殺來，斬陳鏞於陣，惟主事潘原落於林中，得脱歸，七萬精兵盡没。時王通諜知柳昇與太祖交兵，自將救應，至途中，被段發伏兵殺退，北兵死者太半，大懼，走回東都不出。工部尚書黄福居後，知昇已死，大兵潰散，落荒遁走，至隘留關，見伏兵齊起，右邊少礙、左邊公僎將福圍住，軍士活捉。僎、礙知是業師，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先生向不北歸，少子必不致此。」言已皆泣。車三令軍士檻黄福將回鎮彝稟命。正是：

　　師弟情中無背義，君親頭上敢忘恩。

未知稟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開門出擊」四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二〕「賊奴不識趙將軍麽」四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三〕「扈交鋒戰上十餘合」，「上」甲本無。「十」原作「下」，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四〕「文歷曰涣汝柳昇來」，「唤」字原在「曰」字上，據甲本及上下文乙正。
〔五〕「崔聚趨殺」，此四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六〕「退走」，此二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七〕「昇命喚何將出來答話」，「昇」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八〕「擊鼓三通」，原作「連」，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九〕「鏞防得脱」，「鏞」，原作「鎔」，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第五十九回　救黃福少礙得代　立陳暠太祖求封〔一〕

卻說礙、僎生獲黃福并圖書典籍各項，命車三送回鎮彝關聽命〔二〕。太祖命將圖籍觀看，見安南地裸乃高駢遺稾，并黃福門弟註本在後，太祖笑曰：「黃福自恃風水名族，不能保全一身，今日安逃其死！」福曰：「我若受刑，是無地理。」太祖曰：「劍已逼頸，猶且不知？」福曰：「某恐有劍，不能弑人，乃自弑耳。」太祖大怒，令推出斬之，武士推黃福出，忽見黎公僎抱住，少礙向前稽首，請代尚書之死。太祖曰：「我殺寇讎，公何救解？」少礙奏曰：「臣與公僎受業黃尚書，方生獲時，師生之誼，釋之亦宜，第念君臣之道，不敢狥私，故解稟納，臣請自代。」太祖曰：「朕豈殺愛將而赦仇人乎？」阮廌曰：「副將軍得礙、僎伏兵於此，意欲使二將報業師之義也。」善曰：「然昔日遣二將，已決然獲福，必不敢以私滅公，獻俘帳下，是事君以忠；請代刀前，是事師以義。請主上宥之，使二人得忠義兩全可也。」太祖乃赦。黃福入謝，言曰：「南國之民，勞於兵革，請大王班師釋旅，回守南邦，致某回朝，奏請息兵，得兩國安然無事矣，則天下之大幸也。」太祖曰：「諾。」福辭回，太祖目送，善、廌餞至

途中，公僎、少礙以一千兵送行，出隘關，其土豪饋以餱糧〔三〕，贈以金帛出境。二人拜伏涕泣，福諭曰〔四〕：「黎王英雄之主，事之得矣。宜回勸王即正位，遣使交通請和，無人敢往，自請行之，此時師友相遇矣。」言畢相別。福至龍州，悉以所贈歸之官。時沐晟、李震擁兵於雲南，不敢進，福先遺書召沐晟等還，後遣人往南寧逮顧興組下獄。僎、礙返回鎮彝入謝，忽有人報陳暠自老撾回，太祖率羣臣文武出門迎接，入帳中，叙寒喧畢，黎善曰：「明主始回，而交趾未下，請兵問罪，豈置他人肝睡於卧側〔五〕乎？」太祖曰：「善。」遂將兵進攻交趾。時王通聞沐晟已死，惶懼束甲詣軍門，請與太祖立壇爲盟退師〔六〕，太祖許允〔七〕，令修表請封陳暠。王通遣指揮闞忠與太祖所遣人奉表及方物前往〔八〕。表曰：

安南國主陳暠叩首上言：臣陳日煒三世孫〔九〕，曩被賊臣季犛父子簒國，弑戮陳族，臣奔老撾，以延殘命，已二十年。近者國人聞臣尚在，逼臣還國，衆云天子既平胡寇，即有詔旨訪求陳氏子孫立之，一時未得，乃建郡縣，今皆欲臣陳情請命，仰恃天地生成之恩，奉表上謝。

明宣宗覽表，密示張輔，輔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逆賊耳。」尚書蹇義、元吉皆言不宜棄成功，示我以弱。大學楊士琦、楊榮言曰：「興兵以來，天下無寧歲，今瘡痍未起，而又動兵，臣不忍聞。且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心也，求之不得，然郡縣禍亂相尋，至深厪先帝憂，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安其民，於計大便。漢棄朱崖，前史榮之，安在爲示弱乎？」宣宗曰：「卿二人言是，先帝意朕固知之。」明日，出暠表示羣臣，且諭以息兵養民之計，羣臣頓首稱善。於是以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充正使，通正使黃雲、上卿徐永達爲副使，詔諭雲南言：「陳後

裔尚存，國人乞封暠爲王，永奉職貢，其頭目大小〔一〇〕，俱以實對，即遣使受封，如洪武故事〔一一〕。」又敕王通并内外鎮守三司衛所各府州縣文武吏士〔一二〕，即日舉衆來歸。正是：

南邦定是南邦主，北國還爲北國臣。

未知來歸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校勘記】

〔一〕「立陳暠太祖求封」，「暠」原作「嵩」，甲本作「暠」。按《明史》卷九《宣宗本紀》載：「（宣德二年十一月丁酉）遣侍郎李琦、羅汝敬立陳暠爲安南國王」；《明史》卷三百二十一《外國列傳・安南》載：「（陳）暠亦至，稱『臣暠先王暊三世嫡孫』。」則甲本是，據改，下同。

〔二〕「命車三送回鎮彝關聽命」，「彝」原作「夷」，甲本同，據上下文改，下同。

〔三〕「其土豪饋以餱糧」，「餱」原作「候」，據文意改。

〔四〕「福論曰」，「論」原作「誘」，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五〕「豈置他人肝睡於臥側乎」，「置」原作「至」，據甲本及上下文改。「於臥側」三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六〕「與太祖立壇爲盟退師」，「退」字下原衍一「之」字，據甲本及上下文删。

〔七〕「太祖許允」四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八〕「王通遣指揮闞忠與太祖所遣人奉表及方物前往」，「闞」，原作「闕」，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九〕「臣陳日煒三世孫」，「煒」原作「奎」，據甲本及上下文改。

〔一〇〕「其頭目大小」,「目」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一一〕「如洪武故事」,「如」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一二〕「又敕王通并内外鎮守三司衛所各府州縣文武吏士」,「縣」字原脱,據甲本及上下文補。

第六十回　陳暠歸神南宮裏　黎利即位東閣中

卻説宣宗敕王通班師回朝，蔡福不幸卒於東閣，太祖命棺槨貯殮，再令將前北將軍死燒灰，藏於木函，送回東都門外，設壇遣北朝將士臨祭。太祖命將士出奠畢，先遣北兵載歸内地安葬，王通辭太祖返回。

丙午九年明宣宗三年。閏四月，王通至京，羣臣交勸通及梁暎、崔聚等，廷勒王通失律，喪師棄地，山壽回護反賊，馬騏激變邊方，皆論死，詔何忠復其家，梁暎坐罪有差，詔褒封安南死事死節之臣，至如朱廣、崔聚、杜貴、李忠等皆伏誅，黄福、沐晟免議不題。

卻説太祖送王通時，接見明使李琦等至，和與太祖回宫館安歇，太祖命設宴相待，忽有衛士報曰：「陳暠痛瀉，甚是危急。」太祖失驚，辭明使回宫中請安，及至，則陳暠氣已絶矣。太祖大哭曰：「天使南邦無主耶？何奪陳暠之速！」李琦亦來問訊，果已陳暠死了。李琦曰：「天不昌陳，人謀徒費耳。」太祖分令羣臣行殯葬禮畢，始出宫館，與明使議事。李琦曰：「明公自爲之，上表言暠死，請理國政。」太

祖曰：「某若舉此，後世必謂黎利篡陳暠而得國，我不爲也。」羣臣皆言：「主上固意不爲，諸將失望，舉皆散盡，寇亂復興，則天下無遺類矣。」言了，見百姓耆老共來請大王即位。李琦等曰：「人心如此，安得逃乎？」太祖乃聽。即修表擇人如明，諸將疑訝，不敢往。公僎欣然請行，太祖許允。乃遣黎公僎往使送還北國，大小將佐三十人、士卒一萬五百七十人，馬二百四十匹，惟死者無算。李琦等與公僎至北京，具表上奏，宣宗會羣臣議曰：「先是文皇時用兵，幾度自討不臣，力言交趾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文皇不悅，至是始驗云，雖黎利此時真贗，未知然，業已置之，不必復問。」張輔奏曰：「黎利反覆抗拒王師，請下獄，公僎殺之便了。」逮僎下獄，數日，輔命取公僎出，以蚌殼醪兩目，至於城邊絕食，然後入奏。黃福回朝，見一人披衣仰卧在城邊，望之乃公僎，福默然，諸臣問曰：「南使餓餒如此，安得穩卧？」公僎曰：「吾曬乾五經笥耳。」黃福回家，命制糠米丸，密置襪中，至城邊，以手放之，僎摸拾得而食之，七日充飽。宣宗使人出探，見公僎巍然吟詠不輟，使回具奏。宣宗問黃福曰：「醫書七日不食則死，今南使已九日矣，如何不死？」福對曰：「臣觀其人聰明俊異，非是凡品，如此不死，必有神助，望陛下釋之。」宣宗命赦公僎，召入朝候旨。公僎得釋，入文華殿拜謝。宣宗曰：「朕有大學演義部錯滅不全，若汝暗寫詳悉，候朕放回。」僎領命，請紙筆，坐於殿庭，下筆滔滔不竭，并上下大小脚註，不舛一字，進呈宣宗，嘆奬不已，賜勞斥之。公僎回至安南，入拜謁，拜畢，羣臣奏請太祖升東閣，擇日即皇帝位，建國號大越，紀元順天。

丙午順天元年秋八月，大赦天下，封賞功臣，拜阮廌爲太保、濟文侯，黎善爲大傅、興邦公，善固辭曰：「善幸爲皇弟，此已極矣，不敢與聞國政，乃止於是。升擢大小官僚，褒贈節之臣，開科取士，文書

調役，務從寬簡，天下太平，四民樂業，朝廷閑暇，邊境無虞，誠一虞周之宇宙，始知有大德者，天與之，人歸之，固不恃富强，而天下自治矣！」

皇越春秋卷之下終　共初中下六十回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越南汉文小说集成　６
作者＝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
页数＝３４４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１２
ＳＳ号＝１２７７４２１５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７６５８０９９
ｕｒｌ＝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ｄｕｘｉｕ．ｃｏｍ／ｂｏｏｋＤｅｔａｉｌ．ｊｓｐ？ｄｘＮｕｍｂｅｒ＝０００００７６５８０９９＆ｄ＝ＡＤＢＥＥ４Ｄ２７５１Ｂ８６４８８ＦＢ３３８３９Ｂ９９０ＦＤＤ２＆ｆｅｎｌｅｉ＝０９０４＆ｓｗ＝％Ｄ４％ＢＤ％Ｃ４％ＣＦ％ＢＡ％ＢＡ％ＣＥ％Ｃ４％Ｄ０％Ａ１％ＣＢ％Ｂ５％ＢＣ％ＡＦ％Ｂ３％Ｃ９